

# 武俠世界

碧血紅鷹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著

大漠起風雲，鷹城生變亂。殺手之王血劍  
誅巨寇，雪刀浪子大鬧三絕宮。場面熱鬧驚險  
，過程緊張激烈，當然令你耳目一新，手不釋  
卷。

金箭獵刀 (龍虎雙傑故事) • 聖誕特稿 •

本故事寫江湖事跡，具有新的風格，湖海  
恩仇，亦俠亦艷，有可歌可泣情節，生龍活虎  
打鬥，奇男俠女戀情，是篇引人入勝，不可錯  
過的佳作。



261971

聖誕特大號  
\$3.00

965



編後話 本期欣逢聖誕佳節，本刊發行特大號，同人等謹祝各位讀者聖誕快樂，新年進步，並願各位在假期中身心愉快，萬事如意！

\*\*\*  
[碧血紅鷹]是本期精選刊出的雪刀浪子傳奇故事，內容曲折離奇，情節迂迴變幻，場面熱鬧驚險，過程緊張激烈……雪刀浪子龍城壁大鬧三絕宮，群邪辟易！殺手之王司馬血血劍誅巨寇，痛快淋漓！保證令你耳目一新，手不釋卷，幸勿錯過。

\*\*\*

聖誕特稿選刊龍虎雙傑故事[金箭獵刀]，這是一部別具新風格的武俠小說，題材脫俗，內容寫盡湖海中之恩怨情仇，情節感人處可歌可泣，有生龍活虎的打鬥場面，亦有旖旎纏綿之兒女私情描述，哀艷悱惻，賺人熱淚，敬請先睹為快！

\*\*\*  
一九七八年元旦即將來臨，在下一期裡本刊繼續發行巨型特大號，[大漠驚龍]與[玻璃殺人王]兩大巨著，同時安排在下期隆重推出，全部內容保證令你喝采，屆時敬請購閱。預祝各位新年快樂！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60.00  
一年港幣\$ 1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68.00  
一年港幣\$ 13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82.00  
一年港幣\$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理：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聖誕特大號  
• 本期訂價港幣三元 •  
H.K. \$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 碧血紅鷹(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大漠起風雲，鷹城生巨變！本文是一部場面熱鬧驚險，過程緊張激烈的動作打鬥小說，雪刀浪子大鬧三絕宮，殺手之王血劍誅巨寇，令你痛快淋漓，歎為觀止。

龍乘風 3

###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 金箭獵刀(龍虎雙傑傳奇故事)

神魔亂武林 獵刀平板蕩

龍乘風 41

#### 粉骷髏(驚魂六記故事之四)

酸風吹地獄 妒雨降人間

黃鷹 61

#### 八絕(民間技擊鬥智傳奇故事)

樓頭設陷阱 陰溝裡翻船

朱羽 69

#### 邊城風雲(俠義傳奇故事)

力圖拯國運 誓作殊死鬥

高阜 77

#### 黑心尤物(司馬洛傳奇故事)

引上死亡路 玩弄股掌間

馮嘉 87

#### 大地飛鷹(新穎俠情中篇)

調集總精銳 一戰決雌雄

古龍 98

#### 風起雲湧(民初俠義奇情小說)

保武德傳統 行正義光明

朱揚 103

###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 未央劍

無相自無覺 遇強反更強……伴霞樓主 113

#### 殘山俠隱

羣雄盡匯集 醞釀爭奪戰……蕭逸 123

### 其人其事·技擊叢談

#### 拳打脚踢肘擊膝撞(奇招絕技)希華 39

#### 飛躍的掌刀(技擊叢談)希雲 67

#### 郭雄虎猴拳勝鷄拳(其人其事)麥海雲 95

#### 日本相撲視為國寶(摔角雜談)賴嚴霜 102

#### 點穴先要苦練指勁(練功秘訣)金剛 111

# 武俠世界

第96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納粹幽靈

著雲馬

事故盜俠拐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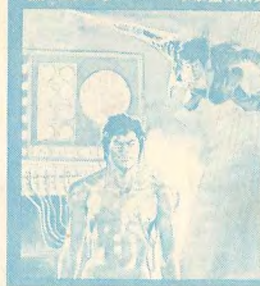
全書144頁定價HK\$2.00

名作家馬雲君之作品早已風行世界各地，其筆下之名著“鐵拐俠盜故事”一直是由“武俠世界”獨家刊登。單行本行銷海外，至今已先後出版了百餘集。電台、電視台亦紛紛搬上廣播，備受歡迎！

## 人械機半

著雲馬

事故盜俠拐鐵



全書142頁定價HK\$2.00

馬雲著

出最新  
鐵  
拐  
俠  
盜  
故  
事

環球出版社 印行  
新系機構

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A新報大廈  
電話：五一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 大漠鷹城

## 神秘歌聲

沙漠，八月。  
正午，驕陽暴射進老刀王的眼裏。  
在這個無情的大漠上，風沙無情，陽光更無情。

風沙可以埋葬整隊駱駝。

陽光可以烤熟任何人的皮膚，更可以抽乾任何人身上的每一滴血。

每年，死在大漠上的人有多少？  
沒有人知道。

也沒有人願意知道。

天地無情，歲月也無情。

但更無情的，還是沙漠裏的風，和那烘爐般的烈日。

老刀王的刀斷折了。

他的水袋也爆裂了。

還有他那匹老駱駝，也已被人砍斷了四條腿。這裏除了無盡的黃沙之外，他唯一能夠看見的，就是碧藍的天空，和那火紅的烈日。

六十八歲的老刀王，他還不想死。就算要死，他也要找一個人墊棺。

驕陽雖烈，但又怎比得上老刀王胸膛裏正在燃燒的憤怒之火。

雖然，老刀王已在垂死邊沿，但他並不感到悲哀，只是感到憤怒。

無比的仇恨。

無比的憤怒。

仇恨、憤怒，使他在絕望中仍然支撐

着。

他要留下自己的一條老命，去找一個人算帳。

日漸西移。

老刀王突然雙膝一軟，倒了下去。

他已經整整三天，並未喝過一滴水。

在沙漠裏，能够三天不喝水而不死的人，並不多見。

水。

老刀王需要水。

但他倒下來時候，卻沒有看見水。

他只看見藍藍的天空。

還有一隻兀鷹。

黑色的，性格殘酷的兀鷹。

這種鷹專門吃人身上的肉。

老刀王喃喃道：「我不會死，我不會死，我絕不能死在這裏。」

黑兀鷹仍在半空盤旋。

而且已飛得越來越低。

老刀王在中原武林，成名四十年，從未用過暗器。

他一向都只用金鱗魚背刀。

江湖中人，最少有一半以上的人，認為老刀王根本不懂得怎樣用暗器。

然而，了解老刀王的人都知道，老刀王並非不懂使用暗器，而是不喜歡使用暗器傷人而已。

老刀王是個頂天立地的好漢。

他性子硬朗，作風豪爽。

他要殺人，用刀已足夠有餘，又何必用暗器？

但現在，老刀王已把暗器扣在手中。

他要用金鱗鏢，對付這一隻想吃他身上血肉的兀鷹。

他儘量忍耐。

他要等待這隻扁毛畜牲越飛越低的時

候，鼓盡全身氣力，一鏢殺死牠。

牠想吃牠的肉，喝牠的血。

現在，老刀王也有這種想法。

——不是你吃了我，便是我吃了你。

現實本來就是殘酷的，尤其是在這種充滿死亡陷阱的地方上，連一顆沙那樣微小的東西，都是殘酷可怕的武器。

一顆砂，可以弄瞎一個人的眼睛。

這句話，也許有人不相信。

但如果你在半點也不誇大。

這句話，實在半點也不誇大。

黑兀鷹越飛越近了。

老刀王只覺得自己的手心在沁汗。

如果不能擊落這一隻老兀鷹，他就完全絕望了。

陡地一陣風吹，黑兀鷹飛得更低。

老刀王看得真切，手裏扣着的金鱗鏢突向半空激射，直刺黑兀鷹的頸下。

這一鏢很準。

力道也比老刀王想像中剛勁有力。

老刀王心頭一喜，他肯定這一鏢必可命中，把這頭巨大的黑兀鷹擊落。

可是，半空中突然冒出一塊黑影。

黑影飛處，剛好擊落金鱗鏢。

黑兀鷹一聲嘶鳴，振翅冲天飛去。

老刀王又驚又怒。

##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 碧血紅鷹

他要殺人，用刀已足夠有餘，又何必用暗器？

但現在，老刀王已把暗器扣在手中。

他要用金鱗鏢，對付這一隻想吃他身上血肉的兀鷹。

他儘量忍耐。

他要等待這隻扁毛畜牲越飛越低的時

候，鼓盡全身氣力，一鏢殺死牠。

牠想吃牠的肉，喝牠的血。

現在，老刀王也有這種想法。

——不是你吃了我，便是我吃了你。

現實本來就是殘酷的，尤其是在這種充滿死亡陷阱的地方上，連一顆沙那樣微小的東西，都是殘酷可怕的武器。

一顆砂，可以弄瞎一個人的眼睛。

這句話，也許有人不相信。

但如果你在半點也不誇大。

這句話，實在半點也不誇大。

黑兀鷹越飛越近了。

老刀王只覺得自己的手心在沁汗。

如果不能擊落這一隻老兀鷹，他就完全絕望了。

陡地一陣風吹，黑兀鷹飛得更低。

老刀王看得真切，手裏扣着的金鱗鏢突向半空激射，直刺黑兀鷹的頸下。

這一鏢很準。

力道也比老刀王想像中剛勁有力。

老刀王心頭一喜，他肯定這一鏢必可命中，把這頭巨大的黑兀鷹擊落。

可是，半空中突然冒出一塊黑影。

黑影飛處，剛好擊落金鱗鏢。

黑兀鷹一聲嘶鳴，振翅冲天飛去。

老刀王又驚又怒。

但他驚怒的時間並不長久。

原來擊落金鱗鏢的，竟是一個裝滿了水的皮袋。

皮袋並沒有爆裂，而且剛好落在老刀王的面前。

對於老刀王來說，這簡直就像是夢境一般。

他還沒有去拿那袋水，就聽得一個人平靜地說道：「在我的地方裏，你可以殺人，也可以殺了自己，但絕不能殺鷹。」

老刀王側着臉，仰首向左上方望去。

他看見了一個很年輕的少年。

這少年身上，最少懸掛着八九把長短不一的劍。

老刀王吃了一驚。

就在這一瞬間，他已認出其中三把劍的來歷。

這三把劍的名字是：

落霞。

無影。

赤電。

無論任何人，只要他擁有這三把劍的其中之一，都勢非大受別人注意不可。

江湖中風雲險惡，別人注意你，並不是一件好事。

越多人注意的東西，越是危險。

象齒焚身。

匠夫無罪，懷璧其罪。

這少年年紀青青，居然擁有這幾把名劍，實在並不值得羨慕。

老刀王看着少年身上懸掛着的劍，真箇目瞪口呆。

少年似是看穿了他的心事，淡淡一笑



道：「你看中了我的劍？」

老刀王却搖頭。

「老夫不慣用劍，再寶貴的劍，對老夫來說都毫無用處。」

少年笑了：「你現在最需要的，並不是殺人的武器，而是救你自己性命的水，是嗎？」

老刀王不再客氣，連忙把水袋盡拿過，一口氣就把手喝了一半。

在沙漠裏，水就等於是人的血。沒有血的人不能活，沒有水喝，時間一長，連駱駝都可能被渴死！

老刀王雖然肚子還餓得很厲害，但在這個時候，食物的重要性，遠遠不如水。

當老刀王喝夠了水之後，他的眼睛看得更清楚。這個少年的眼睛很大，兩條眉毛很濃，雖然臉龐看來瘦削一點，但配上挺直的鼻子使他看來更加英俊幾分。

老刀王看了片刻，突然大聲笑道：「好俊美的小子！」

俊少年沉默着。

老刀王皺了皺眉，忽然又道：「你爲甚麼要救老夫？」

俊少年嘆了口氣：「因爲如果不救你，恐怕那隻鷹就會死在你的鏢下，何況我只不過給你一點水喝，又算得上甚麼一回事？」

老刀王道：「在沙漠裏，水的重要性就等於你體內的血。」

俊少年忽然問道：「你爲甚麼會來到這裏？」

老刀王沉下了臉，怒道：「老夫不見

了一批紅貨。」

俊少年道：「八十六顆夜明珠，再加上一對玉龍金印，自然難免令人眼見心謀了。」

老刀王面色更是一變。

「你如何會知道？」

俊少年淡淡一笑：「你說得真妙，這件事我我不知道，還有誰知道？」

老刀王道：「你究竟是誰？」

俊少年道：「你替人運送這批紅貨，難道連送給誰都不知道？」

老刀王一怔，過了半晌，才道：「難道你就是大漠鷹王強大鷹的兒子？」

俊少年點頭道：「不錯，我就是大漠鷹王的兒子，我叫小鷹。」

老刀王怔住了。

他覺得自己的耳根在發熱。

因爲他不見了的那批紅貨，原本是屬於強大鷹的。

老刀王並不是鏢師。

但他有八個弟子，其中有七個都已分別成爲了鏢局的總鏢頭。

這七個總鏢頭的年紀都不老。

他們在江湖上的聲望，當然遠遠比不上老刀王。

兩個月前，這七間鏢局的總鏢頭，接到一批紅貨，聲明是要他們七間鏢局聯保運送，目的地就是送去鷹城。

鷹城！

大漠鷹城！

那是一個遙遠而神秘的地方。

把這趟鏢接下，還把師父老刀王請了出來，親自主持這一宗買賣。

運送這一趟鏢，可算勞師動衆，陣容鼎盛。

然而，這一趟鏢居然丟了。

七個總鏢頭，三十二個鏢師，六十八個趟子手，全部都在一個晚上被人宰掉。

那時候，鏢隊已來到了大漠。

當時事情發生之前，每一個人都聽到一種他們聽不懂的歌。

歌聲充滿詭秘，也充滿蒼涼的味道。

三個總鏢頭立刻親自從帳篷裏走出去，看個究竟。

但他們甚麼也沒有看到，只見到刀光一閃。

三個總鏢頭立刻只剩下半個。

——其中兩個嚇了氣。

——而最後一個，却剩下了半條性命，連跑帶跌的回到陣營裏。

老刀王心都絞碎了。

他只是聽到這個重傷的弟子，在斷斷續續的說道：「雪……刀……浪子……殺我……」

說完這六個字之後，他連半條性命都保留不住，也倒下去。

老刀王聽了這六個字，却一點也不相信。

「胡說！龍城壁怎會殺你！」

「雪刀浪子怎會在這種連鬼都不到的地方？」

三個總鏢頭突然被殺，氣氛立刻緊張起來。

那種沒有人聽得懂的歌，忽然又再响起。

這種歌裏的言語，既不是漢語，也不是藏語。

沒有人聽得懂這種歌。

但每一個人，都聽出了歌中肅殺的意味。

老刀王鬚眉皆豎，立刻帶着幾十個幹練的鏢師，騎着駱駝衝出帳篷外。

當他們追出半里之後，背後突然三匹馬飛馳而至。

老刀王一凜。

這三匹馬短小精悍，鞍上的人却身裁高大健碩！

其中一人，蒙着半邊臉，目光森冷得令人可怕！

在他手裏揮動着的，赫然是風雪之刀。

老刀王怒吼一聲：「龍城壁，果然是你！」

那人冷冷一笑，不由分說揮刀直劈而下！

就在這一剎那間，老刀王看得更清楚，這個蒙着半邊臉的人，正是雪刀浪子龍城壁！

老刀王的刀絕不比風雪之刀稍慢。

但龍城壁却刀中有刀。

風雪之刀擊出之後，接着又是一柄短刀從腰間激射而出。

老刀王看得真切！

龍城壁的腰間，有一個彈簧機筒，左手輕輕一拍，短刀就會激射而出。

刀中有刀，短刀比風雪之刀更要命。

但老刀王沒有中刀！

他在背上捱了一掌，翻身倒下！

給他這一掌的人，是龍城壁身後的一個黑袍人。

黑袍人配合着龍城壁的出擊行動，悄悄的在老刀王背後拍了一掌。

這一掌，把老刀王打得不省人事。

老刀王以爲這一次自己要死了。

然而，他沒有死。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烈日就在他的頭頂上！

他的刀斷折了！

他的水袋也爆裂了！

還有他那匹老駱駝，也已被人砍斷了四條腿。

七個總鏢頭，三十二個鏢師，六十八個趟子手，全部都已變成死人。

老刀王的眼睛紅得彷彿在滴血！

龍城壁！

你幹的好事！

這一段血仇，就算傾盡長江之水，也難洗滌得去。

貨丟了！

七間鏢局的一切，也在這一陣子全完了。

老刀王已經變成了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

八個弟子，剎那間就死了七個，一世英名，一夜間便盡付東流。

沒有人能瞭解他的心情。

除了小鷹。

強小鷹瞭解老刀王。

他唯一不瞭解的，就是自己的父親爲甚麼要這七間鏢局，把八十六顆夜明珠和一對玉龍金印運送到鷹城？

強大鷹在兩年前，離開了鷹城，遠赴中土！

他離開鷹城的時候，是在一個嚴寒的冬夜。

自此之後，強小鷹就一直沒有見過父親。

但他相信自己的父親！

強大鷹絕不是一個容易被擊敗的人。

鷹城城主雖然年輕，但他所發出的命令，和他父親所發出的命令同樣有效。

在大漠裏，鷹城已差不多統治了一半的天下。

鷹城裏的人，幾乎每一個都是身經百戰的戰士！

就算是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他也有本領用細小的拳頭，把一個強壯的大漢打死。

這並不是神話。

每一個鷹城裏的人，從五歲開始就已經接受嚴格的武藝訓練！

鷹城中人，不論是男是女，甚至是殘廢的人，都必懂得武功！

城主，就是整個鷹城的唯一主宰。

自從強大鷹離開了鷹城之後，強小鷹就成爲了鷹城中權力最大的人。

老刀王雖然遭遇重大的挫折，但命運的安排，使他在最不幸的時候，幸運地遇見了強小鷹。

強大鷹是漢人！

而強小鷹的母親，却是藏人！

她叫美多！

美多是藏女中最美麗的一個！

現在，她的年紀大了，但二十年前美艷不可方物的風韻，仍然遺留在她的臉龐上！

老刀王在鷹城中，見到了城主夫人——美多。

美多對於老刀王的遭遇，顯得很關心。

但她沒有問自己丈夫的下落！

老刀王在鷹城中，住了整個月。

鷹宮，在鷹城最西北的角落裏。

老刀王在這裏休息了整整一個月。一個月的靜養使他精神比以前更旺健，但心情仍然很差。

他決定要重返中原！

他要找回那批紅貨。

同時，更要找龍城壁決一死戰。

沙漠上風雪險惡。

中原裏又怎樣？

江南，九月二十八。

秋雨綿綿，連江南都有點涼意了！

衛空空拖着那匹又老又瘦的猴子馬，來到了澤城東南一里外的一座茶亭下。

茶亭只賣茶，不賣酒！

幸好衛空空今天不想喝酒。

別人來說，是難得一醉！

但近兩個月來，他却是難得一天清醒。

這也難怪，因爲這兩個月，他都在唐竹權的家裏作客。

兩個大醉鬼碰頭，自然難免喝得天昏地暗。

唐竹權是杭州最能喝酒的大胖子，他的大肚皮簡直就像個特大的酒罈。

衛空空被唐竹權灌醉過一次。

自此之後，衛空空一看見了唐竹權，就滴酒不肯沾唇！

但現在的情況，又改變了！

天下間很多事情，每一天都在變。

尤其是喝酒的人，今天不喝，說不定明天就會喝得一塌糊塗。

衛空空本來一度怕了唐竹權，但現在又不怕了！

因爲近半年來，衛空空的酒量又大了不少。

別以爲武功才可以苦練，喝酒也是一樣可以苦練的。

但不能喝酒的人，倒也別去苦練酒量，喝得多了，消化不了，說不定就會被醉死。

衛空空並不是這類人。

他本來就是個喝酒的天才，除了唐竹權之外，又有甚麼人的酒量能與衛空空相比？

喝酒是一件愉快的事。

喝醉了酒也是一件愉快的事。

別以爲喝醉酒一定痛苦！

能够把喝醉酒都視爲樂事的人，這人才是個真正的酒徒。

但這種酒徒並不多。

連龍城壁喝醉了酒的時候，都會覺得痛苦，空虛。

但衛空空却例外。







不！  
絕不！

雖然世上絕大多數的人都害怕死亡，但也有人絕不怕死！

只要死得有價值，就算從容就義，引頸就戮，却又何妨？

龍城壁就是這種人。

在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人絕不是自己。

他對自己的一切都不在乎。

他可以穿最單薄，最殘舊的衣服，也可以喝比醋還酸的劣酒。

但他重視感情。

感情有很多種。

愛情是感情的一種。

友情也是另一種。

他重視友情的程度，絕不下於重視愛情。

他從不對朋友許下任何漂亮的諾言，但當朋友有難的時候，他就來了。

就算有十座刀山擺在他的面前，都不能阻止他與朋友共同應付困難的決心。

所以，當他接到了丁黑狗的一個消息之後，立刻就飛馬趕去澤城。

丁黑狗是丐幫的三袋弟子。

也是龍城壁的一個窮朋友。

但無論是誰，只要有龍城壁這樣的朋友，都絕不會真的貧窮。

別忘記，真正的友情也是財富。而且這種財富遠比金錢有價值得多。

## 雲家雙絕 千變萬變

澤城，並不能算是一個小城鎮。

這裏有十二間酒家，八間客棧，還有兩間規模很大的綢緞莊。

但最能吸引男人的，還是城北的澤香閣。

澤香閣有最華麗的賭場，更有最動人的少女。

不過龍城壁巴巴的趕到澤城，並不是要去澤香閣。

他要找一個朋友，而且這個朋友已快陷入一個危險的陷阱。

這人就是衛空空。

狗最喜歡啃骨頭。

狗狀元用的骨頭棒，形狀就像一根粗大的骨頭。

但這根骨頭上沒有肉，只有早已乾透了的血。

那是人血。

無數人的血。

狗狀元最擅長使用的一招棒法，名為「九鑿追命殺」。

一招九式。

每一式都是鑿向別人的天靈蓋。

天靈蓋再堅硬的人，也禁受不起骨頭棒的任何一鑿。

曾經有一個練過鐵頭功夫的教頭，據說他的鐵頭已可以撞破了城池的大門。

但三年前他被狗狀元的骨頭棒一鑿，骨頭棒竟然從天靈蓋插入，再從咽喉裏穿

出。

所以，無論是誰，都一定握不住狗狀元的一棒。

衛空空沒有練過鐵頭功。

但當狗狀元用骨頭棒向他的天靈蓋鑿下去之際，他居然向上迎頂過去。

狗狀元莫名其妙。

這人難道活膩了？

可是，就在千鈞一髮之際，衛空空的身子已突然左閃兩尺。

衛空空閃得真快。

骨頭棒已鑿下，卻沒有擊中衛空空的

天靈蓋，而是擊了個空。

狗狀元心知不妙，抽身急退。

他退得急。

但衛空空的劍更急。

劍光驟閃，血花飛濺如雨。

狗狀元慘叫了一聲，一顆腦袋已經搬家。

這顆腦袋飛滾而出，不偏不倚，居然給狼君子雙手接着。

狼君子捧着狗狀元的腦袋，兩張臉的表情都是驚愕到了極點。

他們顯然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狼君子一聲怒吼，把狗狀元的腦袋向後一拋，然後揮動一根八尺長的精鋼鑄造的狼牙棒，七七四十九招連續地向衛空空進攻。

狼君子這四十九招棒法，的確很有霸氣。

衛空空竟然被逼退八九步。

豬神魔面色陰冷，手裏早已扣着一撮毒針，伺機待發。

衛空空雖然被狼君子這四十九招棒法逼得連續後退，但豬神魔的舉動，早已被他看得清清楚楚。

驀地，豬神魔大喝一聲：「狼老大，攻他上三路。」

狼君子會意。

豬神魔叫他攻衛空空的上路，其實是他叫他攻衛空空的肩、胸、咽喉。

但忽然間，狼君子身子一矮，棒勢急轉，變成地堂刀法般的去勢，橫掃衛空空的足踝。

狼君子身子一矮，豬神魔手裏的毒針就向衛空空的臉上射去。

這一着，的確很陰損，也令人防不勝防。

可惜他們今次的對手，是偷腦袋大俠衛空空。

他們的手法可以瞞得過別人，但却瞞不過衛空空。

衛空空不但眼利，而且身形之快，更是令他們無法想像。

狼君子身子一矮，豬神魔手裏的毒針向衛空空激射，這本來是天衣無縫的殺人詭計。

可是，衛空空却在這個時候，施展出魅影迷踪步法。

魅影迷踪步法，是風雪老祖臨終前傳授給龍城壁的一套輕功。

龍城壁沒有挾私自珍，除了自己不停苦練之外，又把這套輕功的心訣，送給衛空空。

雖然現在衛空空只練成了一半，但由於他本身的輕功已極高明，一經施展，狼君子竟然連衣角都碰不着。

豬神魔更是大吃一驚。

分明在面對面的衛空空，却突然不見了。

他只看到一株柳樹。

衛空空呢？

衛空空在哪裏？

雨濛濛。

衛空空整個人，好像就在秋雨中不見了。

直等到豬神魔再次看見衛空空的時候，衛空空的劍已砍在他的頸子上！

狼君子現在一點都不像個君子。

他就像個呆子。

衛空空的劍，就像是刑場上劊子手的砍頭大刀。一劍砍下，誰的腦袋都休想保得住。

砍腦袋劍法，也許是天下間最殘酷的劍法。

用最殘酷的劍法，去對付天下間最殘酷的人，這就是衛空空一向的作風。

狼君子想逃。

但衛空空殺性已起，如何容他逃得出劍鋒之下？

又是驚天地，泣鬼神的一劍。

好兇狠的一招法場斬首。

狼君子剛才的銳氣消失了，他的信心

已被摧毀於無形。

血飛濺。

醜陋的人頭應聲落地。

血水和雨水混在一起，但鮮紅的顏色

二個人。

仍然刺人眼目。

直到現在，賣茶的老伯才把頭鑽出來，原來他躲在一堆枯黃了的矮樹之後。

中州三秀死在中州三獸的暗算之下。

天理循環，中州三獸並無善終，結果都死在衛空空的劍下，落得個身首異處的慘淡收場。

賣茶老伯臉都青了。

看他的表情，既不像哭，又不像笑。

那正好套上一句，這叫做哭笑不得。

衛空空救人要緊，也不顧得甚麼男女避嫌，連忙扶起她，把一顆解毒靈丹放進她的口中。

賣茶老伯嘆了口氣，道：「這個小妮子真可憐，自幼就沒了爹娘，長大了還要給這些豬狗欺負。」

衛空空道：「你認識她？」

賣茶老伯點點頭，說道：「她是澤城一個破落戶的小女兒，她父親姓秦，叫秦濁。」

衛空空聳聳肩，秦濁這個名字，他陌生得很。

過了片刻，雪桃兒醒了一點。

突然間，雪桃兒破口驚叫道：「小心，這賣茶的老伯就是秦濁，是魔煞團的老大！」

衛空空一凜。

秦濁這個名字他沒有聽過。

但魔煞團的名號，他却是聽過的。

魔煞團是一個殺手組成的神秘組織，據說這一個組織自創立以來，已暗殺過十

暗殺十二人，在江湖上來說，本來並不是一件怎樣的大事。

但魔煞團所暗殺的十二人，全是在江湖上名氣極大，武功也極高的厲害人物。

難道這個賣茶的老伯，竟然真的就是魔煞團的老大？

賣茶老伯的臉，還是那樣地蒼白。

可是，比他臉色更蒼白的，還是他的一雙手。

他的手，白得就像是嚴冬裏的皓雪，那裏還像是一雙屬於人類的手？

衛空空眉頭一皺，冷冷道：「難道這就是白手功？」

賣茶老伯蒼白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神秘的微笑：「衛大俠果然見多識廣，白手功在江湖上已失傳了數百年，想不到還是一眼給你瞧了出來。」

衛空空緩緩道：「你的名字真的是秦濁？」

賣茶老伯笑了笑，笑得很淡：「不錯，老夫才是秦濁，至於這個娃娃姓的父親是誰，恐怕連她的母親也弄不清楚。」

雪桃兒面色漲紅，紅得像是一團火球：「老匹夫，本姑娘今天跟你拚了！」

她說拚就拚，一點也不含糊。

她的手裏還有劍。

劍光一閃，瞬即點到了秦濁的咽喉。這一劍看來很快。

但在衛空空看來，却還是太慢了。

當然是一流的。

雪桃兒這一劍就算再快一倍，恐怕也殺不到秦濁。

衛空空的看法，一點都沒有錯。

雪桃兒的劍快，秦濁的手比她的劍更快。

只見秦濁白森森的一雙怪手，已觸及到雪桃兒的粉頸，只要一捏下去，這個漂亮的小姑娘立刻就要變成一個被捏斷了頸的屍屍。

衛空空當然不會讓雪桃兒就此死在秦濁的手裏。

劍氣縱橫，砍腦袋劍法已經展開。

衛空空的劍，看來不比雪桃兒的劍快得了多少。

但他的劍一揮出，濃厚的殺氣就已逼到秦濁的眉睫。

天下間各門各派的劍法，不下千種。但能够比砍腦袋劍法更具殺氣的劍法，恐怕連一種都找不出來。

秦濁現在面對着兩柄劍。

但他仍然很鎮靜，鎮靜得好像完全未受到任何威脅。

衛空空正全意的去替雪桃兒解危。

但一件令他想不到，絕對意想不到的事，突然發生。

雪桃兒的劍，本來並不很快，但在突然間，却變得快逾流星。

可是她這一劍，並不是刺向秦濁，而

是刺向衛空空。

雪桃兒的眼色也在變。

原本清清秀秀的一張臉，忽然間就變



成了另一個人似的，變得狡猾，目光有如霧夜裏的貓頭鷹。

她的眼睛是明亮的。

但却明得令人感到可怕。

衛空空直到這一剎那間，才驚然驚覺，自己已掉進了一個可怕的陷阱！

雪桃兒的真實名字，當然並不是雪桃兒。

她姓雲，名字是千變。

自從十二歲開始，她一直都是魔煞團裏最厲害的一個殺手。

她現在的年紀，說大不大，說小也不算小。

但若論殺人的經驗，她無疑已是第一流的老手。

衛空空已全神貫注的去對付秦濁。

他又怎料得到敵人真正致命的一擊，竟然是來自這個「雪桃兒」？

雲千變這一劍，已經靜悄悄地刺進了衛空空的心窩。

這是立死無救的一劍。

衛空空一聲悶哼，身形急劇向後跳躍，左手捫胸，胸前已鮮血筆直外冒。

衛空空慘笑一聲：「好一個雪桃兒，好一個計中計，妳……妳是誰？」

秦濁嘿嘿一笑，道：「衛大俠，你聽過雲家雙絕的名號沒有？」

衛空空咬了咬嘴唇，身子突然發抖：「雲家雙絕，千變萬變？」

秦濁看着他，就像獵人看見了一隻中箭的兔子。

衛空空嘆息一聲，道：「衛某人能够

死在雲萬變的劍下又還有甚麼好說的？」

雲千變的眼睛，忽然變得水淋淋似的，柔聲地道：「我不是雲萬變，我叫雲千變。」

秦濁慢慢的說道：「雲萬變是男人，是千變的胞兄。」

不管雲萬變也好，雲千變也好，這兩兄妹殺人的手法，都是層出不窮，千變萬化。

雲千變吃吃一笑，晶瑩的劍鋒又再揚起，直指衛空空：「剛才那一劍，還差一寸便可以刺破你的心臟。」

衛空空在這個時候重重一咳，嘴角同時沁出了鮮紅的血。

雲千變媚笑着，第二劍突然發難。

雲千變的劍法，也許本來比不上衛空空。

但無論怎樣看去，她的劍法都足以稱為一流高手而有餘。

中州三獸，秦濁和雲千變，都同是魔煞團的殺手。

中州三獸犧牲了，他們的死亡，換取了雲千變刺向衛空空心臟的那一劍。

這是一個無懈可擊的殺人計劃。

為了要殺衛空空，魔煞團甚至不惜犧牲了中州三獸的性命。

中州三獸當然料不到，衛空空的砍腦袋劍法竟然如此厲害。

現在，衛空空已掉進了一個令他無法自救的陷阱。

江湖上死亡的陷阱，本來就很多！

誰都不能保證，自己會在陷阱重重的

江湖上，活得了多久？

能活一天便是一天。

這正是所有江湖人的悲哀。

雲千變毫不保留地再刺一劍，這一劍，百分之百致命，而且任誰都可以看出，衛空空已無招架之功，甚至連逃避都不可能。

他已受了重傷。

他能够站着，已是勉強支撐得很辛苦了。

衛空空不想倒下去。

可是，他想再勉強站着也已不能了，因為雲千變的第二劍，又再刺在他的胸膛上。

晶瑩的劍鋒，閃爍着衛空空身體裏流出來的血光。

那是剛才第一劍刺進衛空空體內所留下來的血。

只要再補一劍，衛空空就算有三頭六臂，也勢非完蛋不可。

可是，雲千變劍鋒僅觸及衛空空的肌膚，衛空空的身子便立刻飄開八尺。

雲千變一聲大喝：「甚麼人？鬼鬼祟祟？」

衛空空嘆了口氣。

雲千變已看出了自己的虛弱。

在平時，這一飄八尺之勢，對衛空空來說，根本就是易如反掌的事。

但此刻他身受重傷，別說一飄八尺，就算移動一步，也是大有困難。

衛空空再也支持不住，蹲坐下來。

在他的身後，赫然亮出了另一個藍衣

人的臉孔。

劍眉，直鼻，星目，一張充滿男性魅力的臉。

這張臉有時候像小孩般，笑得很可愛。

這張臉有時候就像醉鬼般，醉得很可憐。

但現在這臉上的表情，既不可愛，也不可憐，而是冷森森的，令人覺得極為可怕。

雲千變顯然還不知道這個可怕的年青人是誰。

但她背後的秦濁已脫口道：「雪刀浪子！」

當秦濁說出這四個字的時候，這個藍衣年青人的手裏已亮出了一把刀。

刀鋒銀亮如雪。

風雪之刀！

這人正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秦濁不錯是魔煞團的老大。

但魔煞團武功最高的，却還是雲家雙絕。

雲家雙絕。

千變萬變。

這兩兄妹不但武功極高，而且詭計百出，端的令人防不勝防。

衛空空已成爲了雲千變的劍下敗將。

但在最後關頭，龍城璧却出現了。

雲千變當然聽過龍城璧這個人，也聽過他以前的不少故事。

尤其是兩個月前，龍城璧劫走老刀王的一批紅貨。

這件事，不但轟動了整個江湖，也掀起了一場驚人的風暴。

老刀王已廣邀武林同道，集中力量，聲言要把龍城璧剖心挖肝，以謝天下。

龍城璧本來只是一個浪子。

但現在他已變成了一個大盜。

殺七個總鏢頭，三十二個鏢師，六十八個趟子手，劫走八十六顆夜明珠和一對玉龍金印，這些罪狀已足夠龍城璧死上一百次。

老刀王甚至已懸紅黃金三萬兩，來換取龍城璧的頭上首級。

黃金三萬兩的誘惑力，你說這能有多大？

所以，當雲千變知道眼前的就是龍城璧之後，她笑了。

她笑得很甜。

甜得就像是看見了三萬兩黃澄澄的金子。

龍城璧的臉並不像金子，但是却像獅子。

一隻威猛，憤怒的獅子。

他早已知道了魔煞團要暗算衛空空。丁黑狗給他的消息，十次中最少有九次完全正確。

這一次並不是第十次。

衛空空是他的朋友。

不是酒肉朋友。而是肝胆相照的生死之交。

那匹健馬已在這裏三里外跑斷了腿。

龍城璧覺得很遺憾。

但爲了要救衛空空，就算再跑斷十四

馬的腿，也非要趕到不可。

幸好三里之遙，憑他的輕功，瞬息可達。

他若來遲半步，恐怕衛空空已經死在雲千變的劍下。

看見受了傷的衛空空，龍城璧又豈能不變成憤怒的獅子？

不過，儘管他很憤怒，他握着刀的手仍然穩定。

秦濁冷冷的盯着龍城璧。

只要他與雲千變一動手，他就會同時動手！

他動手並不是對付龍城璧，而是要先殺了衛空空。

魔煞團要殺的人，一定非死不可。

因爲魔煞團注重它的聲譽。

魔煞團最引以爲傲的一點，就是「以殺爲業，永無活口」。

既然有人付了酬金，要買下衛空空的性命，那麼在秦濁的心目中，衛空空無異已經是一個死人。

衛空空若還能活下去，魔煞團便活不下去。

所以，衛空空這一個人，是非殺不可的。

至於龍城璧，既然他碰到了上來，也是該殺。

這一顆腦袋值三萬兩金子，比起衛空空的性命，還更值錢！

殺一個人就能够得到三萬兩黃金，這種事並不是容易碰得着的。

一直綿綿不斷的秋雨，忽然停了。

雨雖停，龍城璧的衣衫却早已濕透。

只有風雪之刀，滴水不沾，只有一股冰冷的寒芒在閃爍着。

雲千變面對着的，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雪刀浪子。

同時，也是三萬兩黃金。

她忽然想起雲萬變。

雲萬變是她的胞兄。

她這個大哥除了嗜賭之外，是甚麼都好。

他英俊，武功高強，性格也溫和，對待妹子千依百順，她能够有一個這樣的哥哥，真是沒甚麼話好說的。

她又想起雲萬變以前對她講過的一番說話：「憑妳的劍法，已可以在江湖上闖出一番事業，但妳若有一天碰見了雪刀浪子，還是避之則吉的好……」

當時她嘟起了嘴，很不服氣。

直到現在，她仍然不服氣。

她不認爲龍城璧會比自己更強。

她已作了一個決定。

她要用事實來證明，她大哥的說話是錯的！

可是，雲萬變的說話是不是真的錯了？

錯的是雲萬變，抑或是他的妹子雲千變？

現在又有誰能知道？

澤城最能吸引男人的地方，是城北的澤香閣！

澤香閣的老闆，也是澤城最有權勢的大亨。

他姓高，名字是萬富。

這高萬富本來是一個典型的殷實生意人，他以前從來不沾手酒色財氣這一類生意的。

但五年前，他變了。

他變得揮霍無度，而且還大手筆地闖開了澤香閣這個充滿酒色財氣的天下。

他這一個轉變，使澤城變成了一個聞名遐邇的地方。

現在，高萬富正準備出門。

他的車夫已備好車馬，沒有人知道這個賭場的大亨要去甚麼地方。

高萬富登上了馬車之後，他沉聲吩咐車夫：「我想去喝一杯清茶。」

車夫點點頭，也不問高萬富要去甚麼地方喝茶，就把馬車駛出城門之外……

高萬富的確是一個殷實商人。

從十八歲在街上賣冰糖糕開始，直到五十八歲成爲澤城首富，他都是本着一顆良心去做生意。

他是不喜歡經營酒色財氣這一類的生意。

但他五十九歲那年，爲甚麼會變得那樣厲害呢？

沒有人知道。

高萬富沒有兒女，也沒有甚麼親人，只有一個老婆，也已死去。

雖然他富有，但却孤獨。

難道長久的孤獨，會使他的性格有所改變了？

事實並非如此。

高萬富的性格沒有變。



但他的人却在五十九歲那年變了。他在五十九歲的時候，變成了一具死屍！

高萬富死了！

他已死了五年。

但沒有人知道他已死去，因為他仍然「活」着。

現在這「活」着的高萬富，當然是個冒牌貨。

這個冒充高萬富的人，就是雲家雙絕的雲萬變！

雲萬變殺了高萬富，然後憑着高明的易容術，使自己變成了高萬富。

高萬富沒有甚麼親人，要冒充他更加容易幾分。

他動用了高萬富的財富，一手創建了澤香閣。

澤香閣是美人窩，也是大賭場，這種地方永遠都能吸引男人，也最能賺錢。

但雲萬變最主要的目的，還是要藉着這一個地方，作為魔煞團的一個主要根據地。

樹不能沒有根。

一個龐大的組織亦復如此。

可是，雲萬變這一個根據地的秘密，終於給一個人查出了。

這人就是偷腦袋大俠衛空空。

衛空空的消息，也很靈通。

當雲萬變在澤城大興土木，動工興建澤香閣的時候，他就已經對這個「高萬富」有所懷疑！

高萬富是衛空空的堂叔伯，衛空空一向了解他的為人。

高萬富忽然變成一個銷金窩的大老闆，這種事實在令衛空空難以相信！

而令衛空空更懷疑的，就是高忠義之死！

——高忠義是高家年紀最大的義僕，他對於高萬富，可謂忠心耿耿。

——自從高萬富變成澤香閣的大老闆後，高忠義就失踪了，經過別人的追問，才發覺高忠義已病死！

衛空空覺得事有蹊蹺，暗中派人調查。他派去調查這件事的人，都是精明幹練的老捕快。

這幾個老捕快早已退職，但若論查案經驗之老到，世間上已很少捕快能與他們相提並論。

衛空空曾數次救過這幾個老捕快的性命，他們數十年不斷與黑道上的大盜展開劇鬥，所結下的仇家實在不少。

如果不是衛空空，這幾個老捕快早就已經死光了。

這幾個老捕快不負所托，終於查出，高忠義並不是病死，而是被毒死的。

根據多方面的跡象證明，高萬富已經死了。

現在這個高萬富，是假的。

最後，老捕快更是查出，冒充高萬富的人，就是魔煞團中的真正主宰——雲萬變！

秦濁雖然名義上是魔煞團的老大，但真正的大權，實際上還是在雲家雙絕的手裏！

雲萬變坐在馬車裏，面色很凝重。車夫是他的心腹手下皮鳥。

皮鳥的父親，是二十五年前關中第一號巨寇，提起呼風喚雨金雷掌皮海翁，這個名號真是挺嚇人的。

皮海翁雖然曾是關中第一強盜，但到了五十歲那年，却逃不過情關上的打擊。

他暗戀一個女強盜。

但女強盜却一聲不響，悄悄的嫁給了一個闊少爺。

皮海翁心灰意冷之餘，隨便的就找了一個女人結婚，生下了皮鳥。

那知皮鳥還未滿月，這個甚麼事都提不起勁的強盜父親就跑到和尚寺，去做其和尚。

皮鳥得不到父愛。

他只得得到了一大筆的財富，和父親遺下來的練武秘笈。

一個奇怪的父親，他所養下來的兒子也是怪異無比。

皮鳥今年二十四歲。

他甚麼都不喜歡，只喜歡做一種事。這種事就是專門砍斷別人的腳。

他曾對雲萬變說：「如果皮海翁回到家裏，我也會砍斷他的腳，好叫他別再離開母親。」

他對父親的感情，很複雜。

既思念，又憎恨。

父親做了和尚，做兒子的當然很不滋味。

皮鳥很孝順母親。

但對於那個未見過面的父親皮海翁，

他就毫無尊重之意。

他總是直呼父親名字，叫他皮海翁，而不會提到「家父」這些字眼。

雲萬變很喜歡皮鳥。

因為皮鳥已替他砍斷了不少敵人的腳，雲萬變的江山，最少有三分之一是由皮鳥替他打出來的。

雲萬變真的是去喝茶？

不。

他要喝茶，絕不必跑到城外。

他跑到城外去，因為他接到了一個消息。

龍城壁忽然到了。

龍城壁已來到了澤城外的那座茶亭。

雲萬變現在的身份，是澤城首富高萬富，如果沒有甚麼必要，他絕不會親自動手。

但現在情況不同了。

他相信憑秦濁、雲千變和中州三獸的力量，足可解決衛空空。

然而，雪刀浪子的突然出現，却使他放心不下。

尤其是雲千變。

雖然她的劍法一流，但却太強。

她絕對不是雪刀浪子的敵手。

當皮鳥把馬車駛到茶亭的時候，雲千變剛好已一劍刺向龍城壁的咽喉。

她這一劍，志在必得。

但雲萬變却在車廂裏看得很清楚，自己的妹子果然不是龍城壁的敵手。

龍城壁的刀還未動，雲千變就已經敗了。

雲千變悽然苦笑：「大哥……還是你說得對……我的確，不是他的敵手……」

雲萬變皺眉皆豎。

到後來，他連鬍子都自己扯脫了。

雲萬變才三十歲，這一把長鬍當然子是假的。

衛空空雖然身受重傷，但是他仍然可以看得出，這個經過易容的老人就是雲萬變。

龍城壁冷冷一笑道：「聽說雲家兄妹，男的英俊女的漂亮，看來倒是真的。」

雲萬變現在的臉龐，一點也不英俊。

雖然他把鬍子扯脫了，但臉上皺紋斑駁，如何談得上「英俊」二字。

雲萬變怒道：「你想看我的廬山真面目，那容易得很，只要你能殺了我便可如願。」

龍城壁手中雪刀一揚，寸步不離衛空空。

他現在的情勢，並不有利。

雲萬變，秦濁和皮鳥，已圍成一個品字形，把龍城壁和衛空空圍在中央。

龍城壁甚麼都不怕。

他唯一的顧慮，是衛空空。

如果衛空空不是受了重傷，就算對方人數再增十倍，龍城壁又何懼之有？

就在這個時候，衛空空突然看見龍城壁的左手在滴血！

龍城壁的手，的確很快。

去……

無論是誰看見這個情景，都一定會認為龍城壁做得太狠辣，太絕。

雲千變是一個長相清秀秀秀的姑娘。她的臉孔，很討男人的歡喜。

任何男人看見她，別說用刀刺在她的纖腰，便是擱她一記耳光，恐怕也沒有多少人能下得了手。

但龍城壁例外。

因為他知道這個女人的底細。

你不捨得殺她，但她却隨時會把你宰掉。

刀本來就是無情之物。

雲千變絕對不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

龍城壁早就想把雲家雙絕剷除。

雲家雙絕，千變萬變，變來變去，始終是江湖上的心腹之患。

尤其是龍城壁看見了衛空空身受重傷，更是無名火起三千丈。

再加上雲千變一出劍就是狠毒無比的殺着，既然你要殺人，那麼自己又何必客氣？

像雲千變這種女人，雖然外表很清秀動人，實際上，却是與一條美麗的毒蛇無異？

誅奸除魔，龍城壁一輩子也從未皺眉手軟過。

雲千變這一次真的楞住了。

她的身子開始痙攣，想嘔吐。但一張開嘴巴，吐出來的却是鮮血。當她快要倒下去的時候，一隻強壯的手支撐着她。

的。

當龍城壁的手捏着她的劍鋒時，她的手猛地再向前一推。

這一推之力絕不弱。

如果龍城壁的手勁稍差一點，雲千變的劍鋒就會貫穿他的胸膛。

但龍城壁的手勁很強，她未能趁此一推之勢，殺死龍城壁。

只不過這一推之勢，也使龍城壁的掌心受了傷，整塊左掌，險些未曾被切斷。

直到現在，衛空空才發覺龍城壁的手在滴血，那是因為局勢一直太緊張，而龍城壁又把左手緊緊按在腰上，一時之間，的確不容易看出原來他已受傷。

這一點傷勢，雖然暫時並不致命，但即使龍城壁的血不斷地向外流。

流血太多，肯定就會影响到本身的武功。

在此強敵環伺的時候，任何微細的影響，都足以決定雙方的勝負。

勝與負，也就是生與死的決定。

龍城壁面對着三個陌生的敵人。

這三人的武功，都絕非弱者。

但他仍然很鎮靜，一點也不急亂。

他知道如果自己一亂，衛空空這條性命就再也難以保得住了。

雲霧忽然散開。

一陣溫和的陽光，照射在龍城壁的臉上。他的臉在發光。

立刻鮮血飛濺。

風雪之刀已染滿鮮血。

血不停的滴下。

雲千變的這一劍，名堂是叫「輕輕一點」。

這一招劍法的名堂古怪，但施展出來的時候，却也氣勢磅礴，極具名劍手的風範。

雖然名為「輕輕一點」，但這「一點」絕對致命。

試問又有甚麼人的咽喉，能够經受得起雲千變劍下這「一點」？

龍城壁也經受不起。

但他却有辦法，使這一劍不點到自己的咽喉上。

這辦法簡單得很，雲千變一劍刺來，他立刻就伸出手把她的劍鋒捏住，然後折斷。

說出來很簡單的辦法，但做出來却一點也不簡單。

雲千變的臉，立刻變得煞白。

這是甚麼武功？世間上真有如此快的手？

究竟是龍城壁的手太快？

還是她的劍太慢？

雲千變不知道。

直到風雪之刀已刺進她小腹之後，她仍然茫然地不知道真正的答案。

雲萬變怪吼一聲，身形暴起，直向雲千變飛去。

他只看見刀光一閃，雲千變的腰肢就立刻鮮血飛濺。

雲萬變的心此刻也不停的沉到腳底下



了一副深沉得令人感到可怕的表情。

他的手裏沒有劍。

他的劍在腰間。

只要他的手一動，劍就會在他的手中，劍鋒也會刺進敵人的體內。

他一向很信任自己的手，更信任自己的劍。

長久以來，他一直都想找一個人一決高下。

這一個人，並不是雪刀浪子龍城壁，而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司馬血號稱殺手之王。

對於這一點，雲萬變一向都不服氣。他認為司馬血未必能強得過自己。

真正的殺手之王，應該是誰？

是司馬血？

還是雲萬變？

沒有人知道。

但現在，江湖上的朋友都一致公認，司馬血是殺手之王。

但若與雪刀浪子相比，殺手之王還是風頭略遜一點的。

雲萬變本來打算獨力把雪刀浪子解決，然後再去找司馬血一較高下。

他突然發覺，自己和雲千變都是屬於同一類型性格的人。

世間上好勝的人，本來就比自甘淡薄的人多得多，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

好勝的人，當然千方百計爭取勝利。但現在，雲萬變儘量把自己的好勝心壓下。

他絕不托大，毫無與龍城壁單打獨鬥之意。

之意。

他知道龍城壁並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爲了替雲千變報仇，他決定要以衆壓寡，憑三人之力把龍城壁碎屍萬段。

他突然重重一咳。

這一下咳聲很特別，咳出來的聲音，尖銳無比。

他的咳聲剛响起，秦濁那一雙慘白色的手突然暴長兩尺，十指箕張，直向龍城壁的臉上抓去。

白手功。

好怪異，好厲害的白手功。

龍城壁看見秦濁雙手突然暴長兩尺，沒有被嚇了一跳。

能够讓他真正嚇一跳的事並不多。

如果他稍有錯失，他就死定了！

如果他揮刀去砍秦濁的這一雙手，他也死定了。

因爲這一雙突然暴長兩尺的手，居然是假的。

一雙假手，已不知在甚麼時候，套在了秦濁的手上。

這一雙手，除了色澤白慘慘之外，和真人的手幾乎毫無分別。

但假手畢竟是假手。

秦濁這一招也是假的。

真正的殺着，並不是由秦濁發出，而是來自龍城壁背後的皮鳥。

皮鳥手裏的武器，是一條長逾八尺的馬鞭。

只聽得呼嘯之聲驟响，馬鞭已罩到龍城壁的頭頂之上！

龍城壁沒有閃避。

因爲他若一退開，這一鞭就會打在衛空空的傷口之上。

他絕不能够讓衛空空再受傷的。

風雪之刀雖然鋒利無匹，但以刀敵鞭，並不化算。

因爲馬鞭是柔軟之物，很可能會連風雪之刀也給捲去！

秦濁的假手，忽然又變成了一種奇特的暗器再度射去，只見假手上白中透藍，顯然含有劇毒。

龍城壁的確遇上了高手。

秦濁和皮鳥，都是高手，他們殺人的手段，不但老辣，而且令人防不勝防。

就在這個時候，雲萬變的劍也已經出鞘。

一點精芒，從劍尖中暴射，直點龍城壁的眉心！

秦濁的假手毒辣。

皮鳥的馬鞭兇狠。

但是最難對付的，還是雲萬變的這一劍。

只見龍城壁的左手突伸，皮鳥的馬鞭已被他緊緊抓住。

風雪之刀同時揮動，秦濁的假手也已被劈開兩截！

但還有雲萬變這一劍呢？

龍城壁已絕對無暇招架，也絕對無法閃避。

他的左手已抓住皮鳥的鞭。

風雪之刀也已在全力對付秦濁。毫無疑問，雲萬變這一劍，必定可以

貫穿過龍城壁的眉心，把他殺死。

可是，突然間另一股寒芒疾閃，劍光大盛！

雲萬變的臉色也陡地一變。

他畢竟疏忽了一件事，也疏忽了一個

人！

衛空空竟然還有力量再度出劍！

雲萬變的劍固然很快！

但衛空空這一劍之威，居然比雲萬變的劍有過之而無不及。

「鏗！」

雲萬變的劍蕩開。

衛空空躍着的身子暴起，再劈一劍！

依然是威震天下的砍腦袋劍法。

可是，這一劍的力度，已經比剛才一劍大減。

他畢竟已受了重傷，這種傷勢使他無法再支持下去。

但雲萬變給他突如其來的兩劍，竟然被衝亂了陣法。

龍城壁一聲冷喝，左手一扯，皮鳥整個人凌空飛起。

龍城壁左手上的鮮血冒得更多。

但他好像不覺得痛楚。

他甚麼都不顧慮，唯一顧慮的是衛空空。

語云：「得一知己，死而無憾！」

當衛空空無法支持，倒在地上的時候，他心裏就是這樣想着。

皮鳥整個人凌空飛起，他忽然棄鞭。鞭不在手，一柄尖細的銀鈎却已同時出現在左手上。

銀鈎尖細而幼長，龍城壁一望而知，他在以前是一個只看重金錢的職業殺手。

但現在，他對友情，遠比金錢更重視得多。

龍城壁是他的朋友。

衛空空也是他的朋友。

朋友有難，就算拚了一條性命，也該有難同當。

司馬血是殺手之王。

殺手之王當然是具有第一流殺手的本色。

他把火紅烈馬拴在遠處，然後靜悄悄的來到這裏。

對付魔煞團的人，手段也不必太過光明正大。

何況魔煞團正在以衆欺寡，三人合擊雪刀浪子？

雲萬變的眼色變了！

他一向都認爲自己才是最强的殺手！

可是，司馬血露出這一手劍法，殺了皮鳥，立刻，使他的自信心大爲搖動。

若是換上了自己，是否也能刺出同樣辛辣準確的一劍？

雲萬變隱隱覺得手心在冒汗！

殺手之王果然並非浪得虛名之輩。他一直都想與司馬血一較高下。

血竟然在這個時候突然出現了。

雲萬變凜然一驚。

他已看見了一個比自己殺氣更重的劍手。

這是類似「挖目雙妖」所使用的武器。

挖目雙妖雖然橫行江湖多年，但到頭來還是落得了慘淡的收場。

一看見這種歹毒的武器，龍城壁心中就大爲光火。

皮鳥這一鉤，果然是準備把龍城壁的眼珠子挖出來。

龍城壁急棄長鞭。

左手一伸，緊扣皮鳥的腕脈。

皮鳥大喝一聲，亦棄銀鈎，手形修變，「叭」聲劈出一掌。

雲萬變脫口讚道：「劈得好！」

他當然知道皮鳥這一掌之威。

皮鳥父親皮海翁遺下來的武功秘笈，最主要的就是呼風喚雨金雷掌！

這種掌力，異常剛猛，力足開碑碎石，而且招式變化甚速，昔年皮海翁忍着這一套掌法，曾被江湖綠林之輩稱爲無敵大盜。

龍城壁的左手受傷，如何能抗拒得住皮鳥這驚天動地的一掌。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又有一柄鋒利的劍凌空殺出！

劍鋒直刺過來，彷彿驚虹驟現。

血紅的劍鋒。

碧血劍！

龍城壁精神猛然一震，殺手之王司馬血竟然在這個時候突然出現了。

他雖然從未見過這個人，但他却認出這把劍，就是殺手之王的碧血劍。

碧血劍不但極薄，而且極鋒利，劍鋒血紅之色閃爍不絕。

既是名劍，也是寶劍。

衛空空的劍，原本不是名劍，但現在已很有名！

江湖上的朋友，都稱呼偷腦袋大俠的劍爲衛氏神劍。

衛氏神劍已很有名，是名劍。

但無論怎樣看法，衛氏神劍都絕不是寶劍，更加配不上一個「神」字。

厲害的不是劍，而是人。

但司馬血和碧血劍不同了。

人固然厲害。

劍也同樣厲害。

是名劍，也是寶劍。

皮鳥正全心全意對付龍城壁，絕對料不到殺手之王的碧血劍竟然會突如其來，刺向自己的心臟。

呼風喚雨金雷掌的威力確是不同凡响。

但龍城壁的輕功身法，也同樣不凡。

皮鳥一掌落空，身形急退。

他要閃開司馬血這一劍。

響！

皮鳥的臉突然猛烈地一陣抽搐。

他看見了一股血柱，從他自己的鼻子上射出。

血很腥。

一陣山風吹過。

他又看見了司馬血用手抹劍。

劍上有血。

那却是皮鳥的血。

皮鳥怪嘯一聲，雙手空空如也，拚死衝前，他要親手捏死司馬血。

但他只衝前三步，整個人就直挺挺的倒了下去。

司馬血的出現，真是突然得令人難以相信。

龍城壁沒有問他爲甚麼來到這裏。

他早已知道爲甚麼司馬血會來到這裏。

因爲他開始趕來澤城的時候，丁黑狗已到處去找司馬血。

丁黑狗對龍城壁道：「殺手之王就在附近，你先趕去澤城救衛大俠，我去找司馬血！」

當時龍城壁沒有說甚麼，只是匆匆策馬趕去澤城。

他不知道丁黑狗是否能夠找到司馬血，把這個消息告訴他。

但龍城壁却知道，如果司馬血知道這件事的話，他一定會和自己同樣焦急，會馬不停蹄地趕到澤城。

事實上，龍城壁沒有猜錯。

司馬血的性格已改變。



但今天碰上了雪刀浪子和殺手之王，他以前的信心全都變了！

人總會有變。

歲月，能令人改變。

人，也能令別人改變。

歲月催人老。

而人，却令別人一個人改變得更快，摧毀了一個人的自信心，往往比摧毀一個人的性命更殘酷。

雲萬變一向對自己的劍很有信心！可是，當皮鳥倒下之後，他的信心也隨着崩潰下去。

秦濁是老江湖了。雲萬變心境裏的變化，他是看得很清楚。這一戰，他已經敗了。

不戰而敗。倘若勉強一戰，只怕會敗得更快，敗得更慘。

既不能戰，也沒有戰勝的把握，又何苦勉強一戰？所以，秦濁拉着雲萬變的手，匆匆離開這座茶亭。

雲萬變沒有把雲千變的屍體留下。他揹起了雲千變，淒然離開這裏。妹子被殺之仇，他當然還是要報的。但現在，他却像一隻戰敗的狗，挾着尾巴荒落而逃。

司馬血沒有追。龍城壁也蹲坐着，任由雲萬變離去。但雙方的心情却很沉重，而且他都明白一件事：

「無論怎樣，將來還是要再拚過高下」

的！」

霧茫茫。

紅花、青草、小橋，還有一隻能言鸚鵡，神氣地站在一株小樹的極枝上。

這是許竅之最心愛的一隻鸚鵡。但現在許竅之連逗玩鸚鵡的心情也沒有了。

因為衛空空的傷勢很沉重，醫谷裏的幾個老醫士正在全力搶救着。許竅之是醫谷的谷主。

論到醫術，在江湖上他已算得上是頂尖份子。可是，若與醫谷裏的一羣老醫士相比，他還是差得多。

醫谷羣醫之中，脾氣最古怪，火氣最猛烈的醫士，是一個姓時的老人。

沒有人知道時老人的名字。人人都叫他時九公。時九公脾氣最古怪，火氣最猛烈，偏醫術却最深湛，最到家。

可是，近幾年來，時九公已沒有施展過他的醫術，終日只顧勤修武功。他的醫術高明，人盡皆知。

但他的武功怎樣，卻是從來都沒有見過。x x x

江湖三大奇俠，是指雪刀浪子龍城壁、偷腦袋大俠衛空空和醫谷谷主許竅之。許竅之是醫谷的主人。

偌大一個醫谷，着實有不少事情要他去管理。他關心醫谷。

他更關心龍城壁和衛空空這兩個喜歡冒險的朋友。

冒險，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但為了伸張正義，爲了要把胸中熱血豪情盡量發揮，這兩個年青人幾乎每一天，每一刻都在冒險。

冒險得太多，難免有碰釘子的时候。這一次，衛空空的傷勢，實在是太嚴重了。

嚴重得隨時隨地都可能咽氣畢命。龍城壁雖然也受了傷，但他的傷勢並不要緊，左手略經治療，復原只不過是指日可待之事。

但衛空空的情況，却十分不妙。司馬血找了一輛舒適的馬車，把衛空空和龍城壁帶到了醫谷。

但他現在的心境，一點也不舒服。他以為把衛空空帶到醫谷，必然可以獲救痊癒，但他顯然太樂觀了一點。

昨夜，龍城壁睡得很好。他睡得很香甜，因為醫谷的醫士在藥裏加上了一種令人熟睡的藥散。

龍城壁需要休息。但許竅之和司馬血都沒有睡。他們在一盞小燈下，靜靜的坐着，足足坐了整晚。

衛空空仍然在暈迷的狀態中。直到龍城壁醒過來的時候，兩個已經疲倦不堪的老醫士走了過來，對許竅之搖了搖頭，嘆道：「衛大俠的傷勢，實在太嚴重，他現在仍然未曾咽氣，這已經是一個奇蹟。」

龍城壁和司馬血聞之，各人心中俱是一驚。

許竅之問道：「依兩位之見，該當如何？」

兩個老醫士沉吟了半晌，其中一人說道：「除非時九公肯出手，否則機會太微了。」

許竅之眉頭一皺。提起了時九公，他的確是醫谷中醫術最高明的一個神醫。

但時九公的脾氣實在太壞。而且這兩年來，他絕不肯替任何人醫治疾病，曾經有一次，許竅之親自求他醫治一個垂危的老病人，結果居然給時九公三拳兩腳便打了出來。

這是一件秘密，許竅之也沒有向任何人提起。

當然，許竅之的武功，並不一定及不上時九公，但時九公在醫谷中是老前輩，他雖然身為谷主，也不能做得太過份，總不成真的與時九公拚了起來。

直到現在，許竅之唯有把這件事說出來。龍城壁雙眉一軒，沉聲道：「如果時九公不肯施展醫術救人，他學醫又有何所用？」

司馬血道：「衛空空性命危在旦夕，好歹也要將這個老頑固揪出來。」

許竅之苦笑一聲，道：「事情既已到了這個田地，唯有硬着頭皮，再找時九公一趟了。」x x x

醫谷並不是一個小山谷。這一個山谷，幾乎比一般小城鎮的面

積還更龐大。

這裏的環境很清幽，修飾佈置也極為精緻。

但時九公住的地方，却令人有一種塌塌塗之感。

他住的是一所不大不小的石屋。

屋外有口井，井旁養着幾隻金毛猴。

屋的四壁，只有一個很小的窗戶，裏面的環境不問而知，黑沉沉而毫無生氣。

最令人感到恐怖的就是屋頂之上，竟然擺放着一大堆野獸的骸骨，獠牙突齒，看來瘴瘴刺目。

龍城壁眉頭一皺。

時九公住的地方，爲甚麼竟然透着一種無法描敘的邪氣？

許竅之輕聲低語，道：「他以前並不是這個樣子的，但近兩年來，他變得比以前更孤僻，脾氣也更猛烈而古怪。」

龍城壁並未接話，整個人似是陷入了沉思之中。

忽然間，石屋的門「呀」聲打開。石屋裏冒出了一張蒼老、憔悴不堪的臉。

雖然這個老人的臉很憔悴，但他的嗓子仍然威猛嚇人已極：「你們都滾出去，老夫不接見任何人！」

x x x

時九公！

這個脾氣猛烈的老人，就是醫谷裏的第一號神醫時九公。

龍城壁輕輕嘆了口氣，道：「你要咱們滾出去，恐怕效果將會適得其反。」

時九公面色一變，怒道：「這算是甚麼意思，你是甚麼人？」

龍城壁道：「在下姓龍。」

時九公哼一聲，道：「龍城壁是你的甚麼人？」

龍城壁一呆，繼而笑道：「龍城壁是家父的第三兒子。」

時九公又是哼一聲，道：「你是龍隱的幾個兒子？」

龍城壁道：「第三個。」

時九公怪眼一翻，吐一聲道：「他奶奶的熊，說來說去，原來你就是雪刀浪子龍城壁！」

龍城壁淡然道：「不錯，在下就是龍城壁。」

時九公從石屋裏走了出來，步履一顛一拐的，左腿好像有點不大靈活。

許竅之雖然也是醫谷的谷主，但時九公的身份比他似乎還要高出不少，他根本就連眼角都不瞧他一下。

時九公輕輕一咳，對龍城壁道：「看你這人相貌甚是端正，想不到也是個心狠手辣之徒。」

龍城壁並不否認。

對於那些邪魔外道，作奸犯科的惡人，他的確常用狠辣的手法去對付他們。

時九公深深吸了口氣，道：「老刀王那批紅貨已落在你手中？」

龍城壁點頭道：「不錯。」

時九公嘿然一笑，道：「想不到你做事也如此够狠够絕，幾十條人命轉眼間就活活給你埋葬在沙漠裏。」

許竅之和司馬血都大是奇怪。

時九公足不出戶，如何會知道這些發生在大漠上的事？

一驚。

許竅之問道：「依兩位之見，該當如何？」

兩個老醫士沉吟了半晌，其中一人說道：「除非時九公肯出手，否則機會太微了。」

許竅之眉頭一皺。提起了時九公，他的確是醫谷中醫術最高明的一個神醫。

但時九公的脾氣實在太壞。而且這兩年來，他絕不肯替任何人醫治疾病，曾經有一次，許竅之親自求他醫治一個垂危的老病人，結果居然給時九公三拳兩腳便打了出來。

這是一件秘密，許竅之也沒有向任何人提起。

當然，許竅之的武功，並不一定及不上時九公，但時九公在醫谷中是老前輩，他雖然身為谷主，也不能做得太過份，總不成真的與時九公拚了起來。

直到現在，許竅之唯有把這件事說出來。龍城壁雙眉一軒，沉聲道：「如果時九公不肯施展醫術救人，他學醫又有何所用？」

司馬血道：「衛空空性命危在旦夕，好歹也要將這個老頑固揪出來。」

許竅之苦笑一聲，道：「事情既已到了這個田地，唯有硬着頭皮，再找時九公一趟了。」x x x

夫能。」

龍城壁道：「你帶我來這裏，就是看時九公搖搖頭道：『我要你看的，並這些靈芝草？』

不是靈芝草，而且靈芝人。」

「靈芝人？」龍城壁爲之一楞。

「不錯，是靈芝人。」

龍城壁目光閃動，正想再問下去，但忽然間，他的背後响起了一陣微弱的聲音，緩緩的道：「我就是靈芝人。」

龍城壁轉身望去，又是一楞。

他的背後是一道磚牆。

磚牆下居然有一道深坑。

深坑裏躺着一個人，他臉色像條魚。

而且像一條腐爛發白的魚。

龍城壁皺眉道：「你是誰？」

躺在深坑裏的人用孱弱的聲音回答：「我姓強。」

龍城壁的眼睛陡然睜大。

「難道你就是大漠鷹王強大鷹？」

那人輕聲回答：「你猜對了。」x x x

強大鷹！

大漠鷹王強大鷹，竟然會變成了一個躺在深坑裏的怪人。

其實，他並不是怪人，而是病人。

時九公嘆了口氣，道：「他躺在這條深坑裏，已經足足兩年。」

龍城壁已明白了這是甚麼一回事。

這條深坑，剛好可以把強大鷹的身子藏下去，這樣他每天都可以嗅得到碧血靈芝草的氣味。

時九公道：「他中了一種奇毒，只有







現在，追命鳥又找到目標物了。兩個不知死活的人，居然來到了這座古寺的門外。

追命鳥向這兩個人襲擊的時候，遠處一株枯樹下，有一個身穿紫袍的老者正在冷眼旁觀。

紫袍老者的左眼已瞎。他僅餘下來的一隻右眼，也好像迷惘不堪。

但他臉上所流露出來的表情，却是兇狠而殘酷的。

只聽得紫袍老者冷冷一笑，喃喃道：「追命鳥又有一頓飽餐可吃了。」

原來追命鳥的主人，就是這個身穿紫袍，臉上笑容殘酷的紫袍老者。

物似主人。

紫袍老者的容貌，竟和追命鳥最少有七分相像。

兇殘的鳥。

兇殘的人。

現在，追命鳥的一雙利爪，已快抓在其中一個藍衣人的頭髮上。

紫袍老者桀桀笑道：「抓得好！」

這一隻怪鳥，氣力驚人，這一抓之力，縱然獅虎，恐怕亦難以抵擋得住。

可是，那紫袍老者的笑容，忽然僵住了。

因為追命鳥的爪剛抓下去，那個藍衣人的手也同時向上一揮。

追命鳥的爪快。

但藍衣人這一揮之勢更快。

藍衣人的手裏有刀。

而且無堅不摧，名震江湖南北的風雪中。

司馬血的劍，有時候如閃電，有時候卻從容不迫，宛若海燕飛翔。

他這一劍，却是介乎兩者之間。

樊如火面色一變，雙刀幻出兩道紫紅金錢，身形急退八尺。

司馬血冷笑，再刺一劍。

雪之刀。

雪亮的銀光一閃！

追命鳥連掙扎的機會也沒有，便被齊中斬開兩半。

血飛濺，羽毛飄散如雪。

這一隻追命鳥，少說也有過百斤重，平常作惡多端，想不到給藍衣人手起刀落，便立時一命嗚呼，比宰雞還更爽快。

紫袍老者的笑容僵住，連臉都變成了紫色。

這一隻追命鳥，不啻是他的心肝寶貝，等閒人物，就算練過武功，手上有兵器，也絕不是他的對手，想不到現在竟然給這個藍衣人一刀便斬成兩半，又如何不令他暴怒如狂？

那兩個年青人已逐步向古寺走去。

紫袍老者怒吼一聲，袍袖飄飄，向那兩人衝去。

這兩個人，自然就是龍城壁和司馬血了。

龍城壁一刀宰了追命鳥，隨即發覺鳥爪之上，鑲套着鋒利的鋼片。

毫無疑問，這是一隻被主人放縱橫行的惡鳥。

這種惡鳥，為禍人間之烈，恐怕絕不下於洪水猛獸。

龍城壁喜歡殺惡人。

這隻鳥來勢洶洶，毫不友善，既然能向自己襲擊，當然也曾襲擊過其他人，這種兇鳥，留在世間，將來一定累及無辜。

既然如此，倒不如先下手為強，一刀把他宰了。

那柄風雪之刀。

樊如火身形甫進又退，喝道：「你是誰？這把是不是風雪之刀？」

龍城壁淡淡一笑，回答道：「你說對了。」

樊如火獨目圓睜：「你就是雪刀浪子龍城壁？」

龍城壁微笑點頭。

司馬血補上一句，道：「他就是龍城壁！」

樊如火愣住了。

他一向是個自視極高的老惡魔。但無論他如何自負，又豈足以憑一人之力，與雪刀浪子和殺手之王同時展開惡鬥？

這一刀，宰得很漂亮。

不但速度極快，而且去勢急勁準確，不使使刀的絕頂高手，絕難辦到。

紫袍老者是識貨之人。

但他却未曾認出那一柄刀，就是風雪之刀。

而且他未曾料到，這兩個年青人，竟然就是雪刀浪子龍城壁和殺手之王司馬血。

當龍城壁第一眼看見紫袍老者的時候，他就已經發覺到這個老者的臉色很不好看。

獨目老者。

一張不友善的臉。

使龍城壁想起了一個人。

這人就是三絕峯上，三大老魔頭之一的獨目老妖婆如火。

樊如火的左眼，就是給那隻追命鳥啄瞎了的。

追命鳥雖然啄瞎了他的眼睛，但他却毫不怪責這隻扁毛畜牲。

這個性格兇殘的老人，與其他兩個老魔頭臭味相投，於是佔了三絕峯，並打算於將來創立一個三絕教。

三絕教的三位教主，當然就是三大老魔。

樊如火甚至已決定用追命鳥作為三絕教的教符徽記，將來三絕教的令牌，都會雕刻着追命鳥的畫像。

誰知道三絕教還未成立，追命鳥便已變成了沒命鳥。

樊如火怒不可遏，氣沖沖的攔住龍城壁。

樊如火道：「金虹五毒藥每八百年才結實一次，每次僅結實八顆，這一點，你可曾知道？」

龍城壁道：「這一點並不重要，最重要的，還是三絕峯上的三大老魔，現在擁有八顆金虹五毒藥。」

樊如火道：「你想要多少？」

龍城壁淡淡笑道：「不多，只想要四顆。」

樊如火眉頭一皺。

司馬血却接道：「他要四顆，我也要四顆，咱們每人都要一半！」

樊如火目中怒芒一閃，但又隨即消逝了。

其他兩魔，又是怎樣的人物？

當龍城壁等三個人離開這座半山的古寺後，古寺裏突然响起了一種很奇怪的聲音。

這種聲音並不怎樣響亮，但却清晰可聞。

片刻之後，古寺前的野草，突然冒出一個大胖子。胖子的手裏，捧着一個大酒罈。

剛才那種奇怪的聲音，原來就是這個大胖子正在喝酒。

唐竹權！

這個大胖子就是天下第一號醉鬼唐竹權！

他為甚麼會跑到這種地方來喝酒？

登三絕峯，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除了飛鳥，沒有任何野獸能够攀登上這種筆直如削的山峯。

但龍城壁，司馬血和樊如火能。他們的輕功，在當世武林而論，已臻化境。

但他們仍要小心翼翼，否則一個不小心，就會整個人像石頭般跌了下去。

三絕峯頂，雲霧更濃。

而三絕宮，就在峯頂不遠之下！

當三人來到三絕宮前的時候，最少已有二十個青衣人在「恭候」着。

樊如火笑了。

那是皮笑肉不笑的那種笑！

這二十個青衣人，都是三大老魔親手調教出來的弟子，他們所練的武功，絕對

直到現在，樊如火才驀然驚覺，龍城壁的刀，是一柄寶刀。

不但是寶刀，而且還好像是風雪老祖

雪之刀。

雪亮的銀光一閃！

追命鳥連掙扎的機會也沒有，便被齊中斬開兩半。

血飛濺，羽毛飄散如雪。

這一隻追命鳥，少說也有過百斤重，平常作惡多端，想不到給藍衣人手起刀落，便立時一命嗚呼，比宰雞還更爽快。

紫袍老者的笑容僵住，連臉都變成了紫色。

這一隻追命鳥，不啻是他的心肝寶貝，等閒人物，就算練過武功，手上有兵器，也絕不是他的對手，想不到現在竟然給這個藍衣人一刀便斬成兩半，又如何不令他暴怒如狂？

那兩個年青人已逐步向古寺走去。

紫袍老者怒吼一聲，袍袖飄飄，向那兩人衝去。

這兩個人，自然就是龍城壁和司馬血了。

龍城壁一刀宰了追命鳥，隨即發覺鳥爪之上，鑲套着鋒利的鋼片。

毫無疑問，這是一隻被主人放縱橫行的惡鳥。

這種惡鳥，為禍人間之烈，恐怕絕不下於洪水猛獸。

龍城壁喜歡殺惡人。

這隻鳥來勢洶洶，毫不友善，既然能向自己襲擊，當然也曾襲擊過其他人，這種兇鳥，留在世間，將來一定累及無辜。

既然如此，倒不如先下手為強，一刀把他宰了。

那柄風雪之刀。

樊如火身形甫進又退，喝道：「你是誰？這把是不是風雪之刀？」

龍城壁淡淡一笑，回答道：「你說對了。」

樊如火獨目圓睜：「你就是雪刀浪子龍城壁？」

龍城壁微笑點頭。

司馬血補上一句，道：「他就是龍城壁！」

樊如火愣住了。

他一向是個自視極高的老惡魔。但無論他如何自負，又豈足以憑一人之力，與雪刀浪子和殺手之王同時展開惡鬥？

這一刀，宰得很漂亮。

不但速度極快，而且去勢急勁準確，不使使刀的絕頂高手，絕難辦到。

紫袍老者是識貨之人。

但他却未曾認出那一柄刀，就是風雪之刀。

而且他未曾料到，這兩個年青人，竟然就是雪刀浪子龍城壁和殺手之王司馬血。

當龍城壁第一眼看見紫袍老者的時候，他就已經發覺到這個老者的臉色很不好看。

獨目老者。

一張不友善的臉。

使龍城壁想起了一個人。

這人就是三絕峯上，三大老魔頭之一的獨目老妖婆如火。

樊如火的左眼，就是給那隻追命鳥啄瞎了的。

追命鳥雖然啄瞎了他的眼睛，但他却毫不怪責這隻扁毛畜牲。

這個性格兇殘的老人，與其他兩個老魔頭臭味相投，於是佔了三絕峯，並打算於將來創立一個三絕教。

三絕教的三位教主，當然就是三大老魔。

樊如火甚至已決定用追命鳥作為三絕教的教符徽記，將來三絕教的令牌，都會雕刻着追命鳥的畫像。

誰知道三絕教還未成立，追命鳥便已變成了沒命鳥。

樊如火怒不可遏，氣沖沖的攔住龍城壁。

樊如火道：「金虹五毒藥每八百年才結實一次，每次僅結實八顆，這一點，你可曾知道？」

龍城壁道：「這一點並不重要，最重要的，還是三絕峯上的三大老魔，現在擁有八顆金虹五毒藥。」

樊如火道：「你想要多少？」

龍城壁淡淡笑道：「不多，只想要四顆。」

樊如火眉頭一皺。

司馬血却接道：「他要四顆，我也要四顆，咱們每人都要一半！」

樊如火目中怒芒一閃，但又隨即消逝了。

其他兩魔，又是怎樣的人物？

當龍城壁等三個人離開這座半山的古寺後，古寺裏突然响起了一種很奇怪的聲音。

這種聲音並不怎樣響亮，但却清晰可聞。

片刻之後，古寺前的野草，突然冒出一個大胖子。胖子的手裏，捧着一個大酒罈。

剛才那種奇怪的聲音，原來就是這個大胖子正在喝酒。

唐竹權！

這個大胖子就是天下第一號醉鬼唐竹權！

他為甚麼會跑到這種地方來喝酒？

登三絕峯，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除了飛鳥，沒有任何野獸能够攀登上這種筆直如削的山峯。

但龍城壁，司馬血和樊如火能。他們的輕功，在當世武林而論，已臻化境。

但他們仍要小心翼翼，否則一個不小心，就會整個人像石頭般跌了下去。

三絕峯頂，雲霧更濃。

而三絕宮，就在峯頂不遠之下！

當三人來到三絕宮前的時候，最少已有二十個青衣人在「恭候」着。

樊如火笑了。

那是皮笑肉不笑的那種笑！

這二十個青衣人，都是三大老魔親手調教出來的弟子，他們所練的武功，絕對



是殺人的武功。

他們有意憑這二十個弟子的力量，闖開另一個天下！

當龍城壁和司馬血來到三絕宮前，這二十個青衣人立刻組成一個陣勢，把他們緊緊的包圍着！

龍城壁不在乎。

司馬血比他更不在乎。

因為這種場面，他們已見得太多了。真正的高手，不必算人多。

若是酒囊飯袋之輩，縱然再多幾倍，又有何足慮？

然而，他們也看出了一點。

這二十個青衣人就算不能稱為第一流的頂尖高手，但也決不是酒囊飯袋！

看他們排列的陣勢，井井有條，顯然是久經嚴格訓練，這股力量，倒也不可輕侮！

龍城壁淡淡一笑，對樊如火道：「在下並不是甚麼大人物，貴官如此陣仗恭迎，未免太隆重了。」

樊如火架架一笑！

他那種猙獰的面貌又再浮現在臉上：「隆重一點，總是比較安全一點的，否則招待不週，將來咱們三兄弟的臉上，都不好看。」

樊如火的說話，已很露骨。

龍城壁也不生氣。

因為對方這一着，是早已在他意料之中。

× × ×

陽光已漸漸移到頭頂之上。

快正午了！

龍城壁和司馬血就站在三絕宮前，動也不動。

他們不動，二十個青衣人也不動。

青衣人的手裏沒有武器！

但他們的腰間，有三種兵器！

其中七人，佩劍。

另外七人，懸刀。

還有六人，腰間各自掛着兩柄長僅兩尺的鋼鏢。

不問而知，那七個用刀的，就是樊如火的弟子！

至於那七個佩劍的，當然就是三大老魔中排行第二，號稱劍魔血手，軒轅百機所調教出來的徒弟！

軒轅百機在三十年前，已經是名震天下的了。

那時候，武當派的九劍真人，仗着九套武當派劍法，縱橫天下，睥睨江湖。

但軒轅百機却趁着九劍真人患病之際，向他挑戰。

九劍真人扶病赴約，結果在一千招之後，不支敗走。

姑勿論九劍真人當時病況如何，但軒轅百機曾勝過他一仗，那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

兩年之後，九劍真人病逝了！

劍魔血手軒轅百機之名，更加响亮。

甚至有人說，九劍真人是被軒轅百機打傷，才會死去的。

龍城壁對於軒轅百機這種人，可說毫無好感！

如果他是憑真實本領擊敗九劍真人，龍城壁也許還會欽佩他的武功，但事實上

，軒轅百機雖勝，却是乘人之危，這種作風，可說不君子到了極點。

那簡直是十足的小人。

龍城壁並不是甚麼正人君子。

但他也決計不是小人！

他是浪子。

他是個抱打不平，專門對付卑鄙小人的雪刀浪子。

他希望能見到軒轅百機。

也希望能夠會一會他的武功，即使死在他的劍下，亦死而無憾。

× × ×

軒轅百機並不在三絕宮中。

原來他對那隻追命鳥，極為鍾愛，當他聽到追命鳥被殺的消息後，就立刻趕下山去！

他要找回追命鳥，即使是鳥的屍骸，也要找回來！

登峯的路徑，共有兩條，一在東邊，而另一條却在西邊！

龍城壁等三人從東邊路徑飛登上峯。而軒轅百機却從西邊路徑下峯而去。

當他去到古寺的時候，龍城壁，司馬血和樊如火恰好到了三絕宮前。

樊如火一直以爲大魔和二魔都會在宮中。

却未料到龍城壁斬追命鳥的時候，這些情景已被軒轅百機的一個弟子從遠處看見。

這弟子急急回報！

軒轅百機聞訊，大爲震怒！

雖然追命鳥是老三樊如火的，但軒轅百機對於這一隻鳥兒，亦視如寶貝！

此刻乍聞追命鳥被殺，又焉能不怒火中燒。

他立刻帶了一柄百毒邪劍，從西邊路徑衝下去！

却未料到，龍城壁和司馬血，已從東邊路徑來到了三絕宮前！

× × ×

古寺荒涼！

軒轅百機到處找尋追命鳥的骸骨。

可是，他還沒有找到追命鳥，就碰見了一個肚皮大得驚人的胖子。

大胖子胖得驚人，他手裏捧着一個大酒罈也同樣驚人！

軒轅怒喝一聲：「你是甚麼人？竟敢在這裏喝酒？」

× × ×

大胖子嘿嘿一笑：「爲甚麼我不能在這裏喝酒？真是笑話！」

軒轅百機本已怒氣冲天，此刻被人一加頂撞，更是鬚眉皆豎，神態猙獰可怖已極。

大胖子又咕嘟咕嘟的把酒猛喝，然後狂笑道：「你想打架？老子沒有空，失陪了。」

說着，轉身便走。

軒轅百機一胸怒氣無處發洩，如何能讓這個狂妄的大胖子說走便走？

聽！聽！

一連兩劍，直向大胖子的背心上面刺去！

外。

大胖子突然大笑。

笑聲中，大胖子的身軀，已在八丈之外。

軒轅百機以爲這兩劍勢必可在對方的

背心上，刺出兩個透明的窟窿，誰知竟連對方的衣衫都沾不上。

大胖子人在八丈之外，聲音却在軒轅百機的耳邊響起：「好一招連環雙絕殺，可惜老子還未喝醉，否則，老子已經變成劍下亡魂了。」

軒轅百機臉色發白：「你是誰？」

大胖子冷冷笑道：「你不知道老子是誰，但老子却已認出你的來歷。」

軒轅百機怒笑不語！

大胖子把酒罈裏的酒全都喝光，然後才接道：「劍魔血手軒轅百機名震江湖，想不到最大的本領，除了乘人之危之外，還有背後偷襲這一套，難怪死在你劍下的人，越來越多了。」

軒轅百機目中倏地露出一絲怨毒的光芒：「你姓唐？」

大胖子嘿嘿笑道：「老子不錯姓唐，來自杭州！」

軒轅百機笑不出了。

連怒笑都笑不出。

因為他面對着的胖子就是杭州老祖宗唐老人的兒子，也是天下第一號稱大醉鬼唐竹權！

× × ×

醉鬼有很多種。

有一些醉鬼，每天醉得昏昏沉沉，連睡覺的時候也捧着一壺酒。

另一種醉鬼，並不是天天都喝，但逢喝必多，而且必醉。

至於唐竹權，他的酒量的確驚人。

無論他喝了多少酒，他却不曾醉到不醒人事，大到了糊塗一些而已！

可是，面臨到重要的關節，他也絕不

會真的糊塗！

杭州唐門，在武林上的聲望極高！

就算比起蜀中唐門，絲毫不見遜色。

如果唐竹權不是個厲害的醉鬼，恐怕杭州唐門早就已經被人毀了不知多少次。

軒轅百機有一個秘密。

這個秘密就在他的左肩上！

他的左肩，曾被用人槍刺穿，幾乎整條左臂都被廢掉。

刺穿他左肩的是一枝松木紅纓槍！

松木紅纓槍是唐老人的兵器，軒轅百機以爲唐老人的武功不高，狹路相逢，一言不合大打出手，那知幾十招之後，肩頭上便被唐老人用槍狠狠的戳了一下。

總算唐老人槍下留情，未曾取了他的性命！

這件事，江湖上沒有甚麼人知道！

軒轅百機一直耿耿於懷，却又不敢去找唐老人報復！

想不到現在居然會碰見了唐老人的兒子。

這一筆帳，正好一併算在唐竹權的頭上。

面臨大敵，軒轅百機不再發怒！

他知道自己必須保持冷靜。

唐老人武功極高，自己並不是他的敵手。

而唐竹權這個醉鬼又如何？

× × ×

盛名之下無虛士！

軒轅百機號稱劍魔血手。

他的歹毒邪劍，固然能殺人，他的一雙手，也同樣能令敵人剖心瀝血，肝腸寸

斷。

唐竹權雖未領教過他的武功，但這人兇殘之處，也是略有所聞！

他已看出，軒轅百機滿臉殺氣，好像非殺人不足以洩其忿似的。

幸好唐竹權不怕惡人。

再兇惡的人，唐竹權都不怕。

酒能壯胆！

唐竹權滿肚子都是酒，他的胆子可能比手裏的酒罈還更大。

他現在手裏捧着的酒罈，已經空空如也。

酒罈裏面的酒，都已灌進他的大肚皮內。

忽然間，酒罈裂開兩半。

軒轅百機冷笑一聲，道：「你就用這種破裂的酒罈當作兵器？」

唐竹權怪笑着：「不必。」

「不必？你連破罈子來當作兵器都不必？」

「當然，這個破罈子不是兵器，而是暗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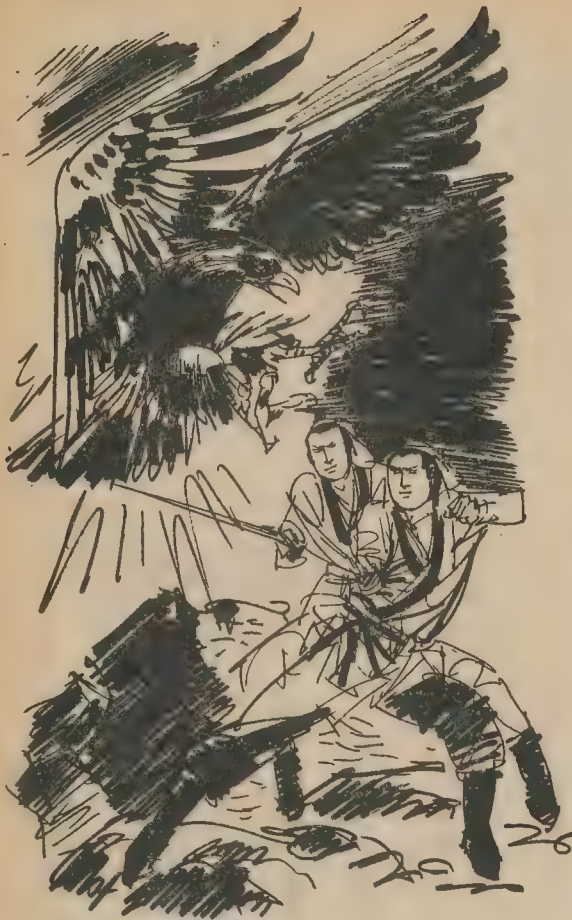
「暗器」兩字剛說出口，那兩邊破罈子立刻又碎成了無數小塊，挾着凌厲的呼嘯聲，紛紛向軒轅百機激射過去。

這是暗器功夫最普通，却也最難練得好的「滿天花雨」手法。

軒轅百機右手揮劍，左邊袖袖飛揚，把破片全部捲跌。

但唐竹權忽然又一招聲東擊西，虛勢撲向軒轅百機，左手突然再射出了一塊破片。

軒轅百機沒有上當，這一塊破片又被





他用劍擊落。

唐竹權哈哈一笑，大聲喝道：「好劍法。」

大笑聲中，軒轅百機已反守為攻，向唐竹權劈出連環十三劍。

唐竹權又是一聲怪笑，對軒轅百機的十三劍，根本不加理會。

別看他好像醉薰薰似的，其實他的眼睛比誰都還更雪亮。

他已看出了軒轅百機這十三劍，只不過是虛張聲勢。

真正的殺着，不在他這十三劍，而是唐竹權背後突如其來的一個白衣人！

軒轅百機這十三劍，並非志在擊殺唐竹權，而是想把唐竹權逼退向後。

白衣人就在唐竹權的身後。

唐竹權不但眼睛雪亮，耳朵也靈敏得很。

他已聽出自己的背後有人。

這人在草叢中行動，但所發出來的聲響，却僅比蚊子飛行時候稍大一點。

毫無疑問，來者是一位高手。

幸好唐竹權早已察覺到背後有人，否則他這麼向後一退，勢非中伏不可。

白衣人猝然發劍。

一劍七式，每一式都不離唐竹權的左右太陽穴。

劍快絕！

但唐竹權的身子，竟比白衣人的劍還快。

白衣人對於自己的劍法，一向都很有信心，但唐竹權這個看來笨鈍的大胖子，竟然輕描淡寫的，就把他的劍閃開。

唐竹權不斷冷笑，反客為主，施展出擒拿手法，反逼白衣人。

白衣人毫不畏懼，再來一招穿心劍！

軒轅百機認為機不可失，立刻趁勢抽劍，橫劈唐竹權腰腹。

乘人之危，本就是軒轅百機的拿手好戲。

但唐竹權也已看準了軒轅百機會有此一着。

當百毒邪劍幾乎已劈到之際，唐竹權的身子突然飛躍而起。

一躍就是九尺！

唐竹權是個大胖子，渾身都是笨重的肌肉。

一個如此龐然大漢，竟然能够平空飛躍九尺，倒也是一幕奇景。

但更奇的景象，還在後頭。

唐竹權飛躍九尺之後，半空中竟然連續踢出五腿，而這五腿都是向軒轅百機的頭上踢去的。

軒轅百機一凜。

他一向只聽人說過，唐門五絕指法威力驚人，何以唐竹權不施展五絕指法，反而使用腿功？

但這五腿踢來，力量萬鈞，威力恐怕還在五絕指法之上，本來軒轅百機先下手暗算對方，但最後反奪先機者，居然還是唐竹權這個大胖子。

軒轅百機怎樣也想不到，這個如此胖大的醉鬼，竟然能够踢出這五腿。

軒轅百機想用劍把唐竹權的腿砍下。

但唐竹權這五腿，已把他逼得透氣不過，高手相爭，佔先機者自然大佔便宜。

軒轅百機情急之下，唯有連續向後退開去。

唐竹權剛逼開了軒轅百機，白衣人的劍又到。

白衣人連發七劍。

每一劍都精、狠、絕。

唐竹權身子一偏，右手猛地一翻，唐門五絕指法已經盡展所長，雖然白衣人的劍鋒已緊逼着他，但他的右手指尖也步步威脅着對方。

軒轅百機看得為之一陣發涼。

唐老人固然武功極高，就連他這個看來笨鈍如象的胖兒子，武功亦猶在自己之上。

暮地，白衣人一聲冷笑，回劍入鞘。

唐竹權一怔：「雲萬變，麼怎你忽然又不想和老子拚命了？」

白衣人雙眉一揚，冷冷道：「你居然已認出了我就是雲萬變。」

唐竹權哈哈一笑：「五年前，老子曾見過你一面，那是在望醉酒館之中，當時一個麻臉漢子正在和你拚命。」

雲萬變臉上一陣發青。

唐竹權又笑道：「那時候老子已有九分酒意，但和你拚命的人，曾說了幾句話，老子到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

唐竹權這句說話一出，雲萬變的臉色又再變了幾變。

那幾句說話，唐竹權記得，雲萬變更加沒有忘記。

當時雲萬變在望醉樓酒館之中，殺了一個曾經救他一命的師叔。

這個師叔，是個滿臉麻子的大漢，江湖上的人，都稱呼他錢麻子。

錢麻子曾救過雲萬變的性命，如果不是錢麻子，雲萬變早在十五歲的時候，便已死在董家莊六煞的刀下。

但數年後雲萬變給錢麻子的報答，却是背後突如其來的一劍。

這一劍，使錢麻子身受重傷。

錢麻子跟他拚命，結果還是死在雲萬變的手裏。

錢麻子想不到自己曾救過他一命的人，竟會恩將仇報，而雲萬變這樣做法，只不過是因為想得到一本武功秘笈。

錢麻子破口大罵雲萬變。

那幾句說話，唐竹權都聽得很清楚。直到現在，他還沒有忘記。

雲萬變心狠手辣，雖然外表相貌堂堂，但所做出來的事，却連禽獸都不如。

就在這個時候，軒轅百機已趁勢回登三絕峯。

雲萬變冷冷一笑，對唐竹權道：「這裏並不是拚命的好地方。」

唐竹權板起了臉，道：「你喜歡在甚麼地方咽氣，盡管說出來。」

雲萬變目中露出絲絲怒意，呼聲道：「雪刀浪子龍城壁在三絕峯？」

唐竹權冷冷道：「好像是。」

雲萬變道：「既然三絕峯如此熱鬧，咱們就到峯頂上再決一死戰。」

龍城壁。

三絕峯，三絕宮。

二十個青衣人，最少已有八個的身上，都染滿了殷紅的鮮血。

司馬血的劍，是絕不留情的。

龍城壁還沒有動手。

他的雙手正在悠閒地互相撫弄着，好像完全不覺得激烈的戰事已經開始。

樊如火的眼瞳，已經變得像赤燄般火紅。

因為那八個身上染滿了鮮血的青衣人，其中有五個都是他自己認為最傑出的弟子。

司馬血劍鋒抖動，他殺人比起女孩子繡花還輕鬆。

其實繡花絕不是一件輕鬆的事，稍有錯失，繡花的針就會刺破自己的手指而流血。

殺人亦然。

不過，現在司馬血並沒有殺人。

雖然那八個青衣人的身上，都滿是鮮血，但他們還未死。

他們之所以能够還活着，並不是司馬血劍下留情，而是龍城壁叫他，別過份趕盡殺絕。

別人的說話，司馬血從來都不理會。但龍城壁的說話，却是例外。

理由只有一個。

因為龍城壁就是雪刀浪子。

龍城壁。

樊如火手裏的刀已揚起。

龍城壁冷冷一笑，道：「樊老魔，在下不殺這二十人，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犯過甚麼大罪。」

樊如火怒道：「然則老夫又如何？」

龍城壁道：「你所犯的重罪，罄竹難書。」

樊如火怒喝一聲，作勢欲撲。

但他的身子還沒有動，咽喉上便冒出了一股血箭。

龍城壁的刀仍在鞘內。

他的刀沒有拔出。

只見樊如火的咽喉上，不但冒出了一股血箭，而且還冒出了一根手指！

咽喉上竟然會冒出一根手指，這真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

樊如火怒吼如雷。

他轉身向後望去，順勢就是一刀。

可是這一刀，已軟弱無力。

他看見了身後站着一個人。

這人笑嘻嘻的望着他，右手食指高高抬起。

他的右手食指有血。

龍城壁。

樊如火手裏的刀已揚起。

龍城壁冷冷一笑，道：「樊老魔，在下不殺這二十人，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犯過甚麼大罪。」

樊如火怒道：「然則老夫又如何？」

龍城壁道：「你所犯的重罪，罄竹難書。」

樊如火怒喝一聲，作勢欲撲。

但他的身子還沒有動，咽喉上便冒出了一股血箭。

龍城壁的刀仍在鞘內。

他的刀沒有拔出。

只見樊如火的咽喉上，不但冒出了一股血箭，而且還冒出了一根手指！

咽喉上竟然會冒出一根手指，這真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

樊如火怒吼如雷。

他轉身向後望去，順勢就是一刀。

可是這一刀，已軟弱無力。

他看見了身後站着一個人。

這人笑嘻嘻的望着他，右手食指高高抬起。

他的右手食指有血。

那幾句說話，唐竹權記得，雲萬變更加沒有忘記。

當時雲萬變在望醉樓酒館之中，殺了一個曾經救他一命的師叔。

這個師叔，是個滿臉麻子的大漢，江湖上的人，都稱呼他錢麻子。

錢麻子曾救過雲萬變的性命，如果不是錢麻子，雲萬變早在十五歲的時候，便已死在董家莊六煞的刀下。

但數年後雲萬變給錢麻子的報答，却是背後突如其來的一劍。

這一劍，使錢麻子身受重傷。

錢麻子跟他拚命，結果還是死在雲萬變的手裏。

錢麻子想不到自己曾救過他一命的人，竟會恩將仇報，而雲萬變這樣做法，只不過是因為想得到一本武功秘笈。

錢麻子破口大罵雲萬變。

那幾句說話，唐竹權都聽得很清楚。直到現在，他還沒有忘記。

雲萬變心狠手辣，雖然外表相貌堂堂，但所做出來的事，却連禽獸都不如。

就在這個時候，軒轅百機已趁勢回登三絕峯。

雲萬變冷冷一笑，對唐竹權道：「這裏並不是拚命的好地方。」

唐竹權板起了臉，道：「你喜歡在甚麼地方咽氣，盡管說出來。」

雲萬變目中露出絲絲怒意，呼聲道：「雪刀浪子龍城壁在三絕峯？」

唐竹權冷冷道：「好像是。」

雲萬變道：「既然三絕峯如此熱鬧，咱們就到峯頂上再決一死戰。」

龍城壁。

樊如火手裏的刀已揚起。

龍城壁冷冷一笑，道：「樊老魔，在下不殺這二十人，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犯過甚麼大罪。」

樊如火怒道：「然則老夫又如何？」

龍城壁道：「你所犯的重罪，罄竹難書。」

樊如火怒喝一聲，作勢欲撲。

但他的身子還沒有動，咽喉上便冒出了一股血箭。

龍城壁的刀仍在鞘內。

他的刀沒有拔出。

只見樊如火的咽喉上，不但冒出了一股血箭，而且還冒出了一根手指！

咽喉上竟然會冒出一根手指，這真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

樊如火怒吼如雷。

他轉身向後望去，順勢就是一刀。

可是這一刀，已軟弱無力。

他看見了身後站着一個人。

這人笑嘻嘻的望着他，右手食指高高抬起。

他的右手食指有血。



有可能突然一躍而起，把風雪之刀刺進敵人的胸膛裏。

× × ×

搜魂飛鏢。

奪命魔君。

這八個字，絕不足以用來形容沈獨梟這一個人。

他最喜歡性子爽直的人。

他所選擇的弟子，全是性格爽直，胸無城府的年青人。

他總共選了二十三個弟子。

但現在，二十三個弟子，就只剩下了六個。

其他十七個，都已死了。

因為這十七個人，都不能令沈獨梟完全感到滿意。

沈獨梟用鐵腕手段對付他的敵人。

而他對付自己的弟子，所用的手段也是同樣兇殘，毫無人性。

三年前，他曾經在三絕宮前練武。

他早已下令，無論是誰，都不能偷看他練武功。

這時候，剛巧五個弟子從山下回來，他們是奉了樊如火的命令，到峯下購買糧食的。

誰知道其中一個弟子偷偷的看了沈獨梟一眼，結果就連其他四人都遭遇到可怕的懲罰。

他把這五個人的眼珠，都用鋼鏢鏢了出來。

他鏢去別人的眼睛，也鏢去了別人的性命。

幾年之內，二十三個弟子就只剩下了六個。

這六個弟子，仍然圍着司馬血和龍城壁，他們的身上，並未受傷。

沈獨梟教出來的弟子，畢竟比其他兩魔的弟子要強得多。

現在，他那雙比野獸還更充滿獸性的眼光，直盯着唐竹權。

唐竹權並不介意別人用這樣的眼光盯着自己。

只要自己沒有做過虧心事，又還有甚麼目光足以讓自己害怕呢？

× × ×

沈獨梟冰冷，蒼老的聲音又再响起。

他仍然是重複着那四句說話：「唐胖子，你竟然從背後暗算老樊，唐老人的臉，都給你丟盡了！」

唐竹權怪眼一翻，大聲道：「老子偏就是喜歡丟老子的臉，你又管得着嗎？」

沈獨梟一怔。

「老子偏就是喜歡丟老子的臉，」這十五個字，真是令他「大開耳界」了。

聞所未聞的怪語。

見所未見的怪人。

事實上，唐竹權的確是個脾氣有點古怪的怪人，這一點，誰都不能否定。

這個大胖子怪得可愛，也怪得可怕。

對於善良的人，他是怪得可愛的。但對於惡人來說，這個大胖子就怪得令人可怕了。

龍城壁一向都很欣賞他的作風。唐竹權的作風，是豪邁的，也是剛直的。

雖然，他滿身肥肉，但在他的肉裏，似乎隱藏着一種令人肅然欽佩的傲骨。

他沒有傲氣，只有傲骨。

無論他喝了多少雄酒，他的傲骨都不會被烈酒溶化。

而司馬血給唐竹權的評語，只有兩個字。

這兩個字就是「有種」！

× × × × ×

軒轅百機的臉有點發熱，因為他攔阻不住唐竹權。

而雲萬變的臉色却是冷森森的，倒像是臉上塗上了一層薄蠟，殺氣凜然。

他是一個以殺人為業，也以殺人為樂的殺手。

司馬血本身也是職業殺手。

他知道一個真正的殺手，絕對不能有任何的感情。

殺手應該是一個絕對無情的人。殺手無情，才能殺人。

若是給感情二字羈困，那麼被殺的人，很可能就是自己。

然而，人畢竟還是人。

又有誰能真的無情。

雖然天下間兇殘毒辣的人多的是，但他們也有感情，只不過別人不容易看得到而已。

雲萬變也許對任何人都無情。但雲千變呢？

他對這個妹子的感情又有多少？沒有人能知道，也沒有任何字眼足以形容。

但江湖上的人都知道，雲萬變唯一最親的親人，就是他這個妹子雲千變。

可是，雲千變死了。

她死在龍城壁的刀下。

當日，雲萬變抱起了她的屍體，匆匆離去。

大仇人在眼前，他居然在最後關頭還能忍耐得住。

當日如果他不顧一切與龍城壁展開決鬥，說不定他現在只剩下一具骷髏骨。

但他沒有冒險。

龍城壁相信他一定會再來找自己。現在，他果然來了。

事情相隔僅短短日子，雲萬變憑甚麼敢再度對着雪刀浪子？

難道他認為憑三絕宮的力量，就足以把龍城壁碎屍萬段？

如果他不是倚靠三絕宮，又是否單憑自己的力量？

魔煞團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組織。

在魔煞團裏，能够稱為一流高手的殺手，最少還有七八個。

可是，他們仍不足以對付雪刀浪子。現在，雲萬變捲土重來，顯然是另有所持。

他所持的是甚麼力量？

沈獨梟忽然吩咐他最愛寵愛的兩個弟子，把一張坐得最舒適的豹皮大椅抬出來。

然後，他就慢慢的坐着，還把搜魂鏢插進青磚地下。

這一張豹皮大椅，他已用了十六年。

大椅已殘舊。

但豹皮仍然很柔軟，坐在這種椅子上，的確是一種享受。

唐竹權也是個喜歡享受的人。

但他認為人生最享受的事，絕不是坐在這種椅子上。

只有最好的酒，才會令他感到最快樂，最享受。

拚命的時間已到。

殺氣已籠罩着三絕峯頂。

在這個時候，還只顧享受，是不是過份了一點？

沈獨梟坐在豹皮大椅上，手裏一根搜魂鏢，差不多已有一半陷進了堅硬的青磚地下。

龍城壁淡淡的道：「好手勁。」

唐竹權哼了一聲：「他要坐得舒舒服服，老子偏要他站起來。」

沈獨梟冷冷道：「唐胖子，你背後暗算老樊，你將會舒舒服服的躺下去。」

唐竹權突然縱聲大笑，道：「老子背後突襲樊如火，這叫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沈獨梟的臉色頓時一沉。

司馬血却悠悠笑道：「唐胖子幹得好，樊如火活了幾十年，只怕從背後暗算別人，沒有一百次，也有九十八次。」

沈獨梟沒有反駁。

因為司馬血說的，都是事實。

龍城壁忽然嘆了口氣，道：「沈老魔，你還記得時九公嗎？」

沈獨梟冷笑道：「那個老匹夫不自量力，早已被老夫轟了出去。」

龍城壁雖然一笑，道：「時九公乃當世第一神醫，他向你索取金虹五毒藥，目的也是救人性命，你不肯給他也還罷了，又何苦把別人的腿腳險些打斷？」

沈獨梟冷冷道：「總算他溜得快，否則老夫不但打斷他的腿，還要打碎他的腦袋。」

龍城壁道：「他的腿被你打斷了不要緊，你若打斷了他的腦袋，恐怕你再也難有半天安寧的時候。」

沈獨梟道：「難道你認為老夫會怕了醫谷？」

龍城壁道：「這並不是怕與不怕的問題，而是醫谷中高手如雲，許谷主若大興問罪之師，三絕宮又焉有安寧之日。」

沈獨梟冷冷一笑：「久聞雪刀浪子是十年來風頭最勁的年青刀客，老夫倒希望能領教領教！」

龍城壁微微一笑。

司馬血却道：「沈老魔，你還是別動手的好？」

沈獨梟寒着臉：「難道憑老夫的搜魂鏢，還配不配與他動手？」

司馬血笑道：「不是你配，而是雪刀浪子不配與你動手。」

沈獨梟並不愚蠢。

他當然聽得出這是反面的說話。

沈獨梟突然從豹皮大椅上飛躍而起。

他的身子剛躍起，搜魂鏢已像一桿鋼槍般向唐竹權的肚皮上刺去！

× × × × ×

破空聲响，巨喝聲音，同時响起。

巨喝的並不是沈獨梟，而是唐竹權。破空聲响來自沈獨梟的搜魂鏢，聲勢驚人。

但唐竹權這一喝的聲勢，却猶更驚人幾分。

他竟敢沒有閃避，雙掌翻飛，向上一托！

搜魂鏢快如閃電。

唐竹權的雙掌却似乎比閃電還快。

沈獨梟目光一閃，鏢勢突變，像是狂風掃落葉般，改劈唐竹權的後腦。

但唐竹權已把搜魂鏢緊緊牽住。

搜魂鏢雖然變招，但唐竹權已逼着沈獨梟，反而把他逼退開去。

沈獨梟一聲冷笑，右手握鏢，左手一揚，十二柄小飛鏢從袖中激射而出。

唐竹權一聲長嘯，雙手鬆開搜魂鏢，却把十二柄小飛鏢全部接下。

好漂亮的接暗器功夫。

沈獨梟利那間眉頭大皺，一聲冷喝，二十個青衣人又再發動攻勢。

軒轅百機立刻上前，協助二十個青衣人對付龍城壁和司馬血。

雲萬變拔劍迎風而立，一雙眼睛森冷無比。

龍城壁氣定神閒。

這二十個青衣人，其中已經有部份受傷。

司馬血劍出如電，向其他未曾受傷的人進招。

激戰方酣之際唐竹權突然一聲悶哼。

龍城壁心頭猛然一震，驟施殺着，將兩個攔阻着他去路的青衣人雙腿砍斷。

刀快。

龍城壁的身子去勢更快。

只見唐竹權臉色慘白，背上斜斜一道血痕，鮮血汨汨冒出。

龍城壁怒目圓睜。

是雲萬變背後給唐竹權一劍的傑作。

龍城壁大發神威，刀勢如浪翻騰，迅速地向雲萬變的劍鋒上捲去。

沈獨梟見唐竹權已受劍傷，機不可失，手中一根搜魂鏢招式突趨狠辣急激，已把唐竹權逼得無路可退。

司馬血力戰十八青衣人，雖佔上風，但軒轅百機却在旁，虎視眈眈。

這一戰，異常凶險，生死勝負，誰都未能預料。

## 血染絕峯 平息亂局

正當三絕宮上打得天翻地覆之際，峯下那座古寺門外，却靜悄悄的出現了一羣神秘的紅袍金槍客。

這一羣神秘的紅袍金槍客，人數總共二十三個。

二十三個紅袍人。

二十三桿金光燦爛的長槍。

他們靜悄悄的出現在這裏，顯然是有所圖謀。



過了片刻，山道之上，又來了四個紫袍金刀客。

這四個紫袍人，年齡比那二十三個紅袍人都要大得多。

他們的紫袍之上，都刺繡着無數栩栩如生的鷹。

鷹！

他們並非空手上山，而是抬着一口很闊大的棺木。

這一口棺木，最少比普通的棺木大上一倍。

棺木上也刻着鷹！

鷹！

神秘的隊伍。

詭秘的棺木。

抬着大棺木的四個紫袍金刀客，脚步很慢，好像每走一步，都要經過深思熟慮，才踏出一脚似的。

過了這一會，大棺木終於被抬到古寺的門前。

然後，在山峯下又再出現了三個金衣人。

這三個金衣人，其中兩個的年紀很輕，臉上還稚氣未除，大約只有十四五歲。

而另外一個，却已白髮蒼蒼，年紀好像已六旬開外，但細看他的容貌，又似是個只有四十來歲的中年人而已。

金衣中年人神色陰沉，手裏提着一個大燈籠。

這個大燈籠，居然也是金色的。

原本荒蕪無人的古寺，忽然間就聚集

了這一批神秘的不速之客。

金衣中年人緩緩地來到了古寺，然後恭恭敬敬的在那口棺木前跪拜下去。

他的身子才彎下，所有的人也跟着他，圍繞着那口棺木跪拜。

棺木沒有移動。

但一把低沉，令人不寒而慄的聲音，却從棺木裏傳了出來。

「勞動，這是你唯一可以替蕭爾錚報仇的機會，你明白嗎？」

金衣中年人咬牙叩頭，連聲道：「屬下明白。」

棺中人乾咳一聲：「那很好，當年龍城壁初出道，憑一柄風雪之刀，連毀了江北十二大寨，連你的師兄，也不是他的對手。」

勞動滿面悲憤之色，顯然，他與蕭爾錚的感情，十分之深厚。

棺中人又乾咳了兩聲，然後淡淡的道：「三絕峯上，現在必已打得天翻地覆，雲霧變雖然劍法厲害，但要對付那三個小子，只怕還大不容易。」

勞動道：「憑三絕宮三絕老魔武功，縱使未能殺掉雪刀浪子，最少也能保持不敗之局，況且……」

棺中人冷冷一笑。

勞動連忙住口。

只聽得棺中人道：「你以為三絕宮那幾個老骨頭，可以應付得了龍城壁？」

勞動無言。

棺中人忽然嘆了口氣，然後才道：「如果本王預料得不差，此刻三絕老魔最少

已損折了兩個。」

勞動一怔：「損折兩個？」

棺中人道：「不錯，唯一可以勉強支持的，只有沈獨梟。」

勞動的額上忽然冒汗。

棺中人道：「你不必害怕，也毋須緊張，本王既然答應為你報仇雪恨，當然有極大把握。」

勞動連連叩頭：「王爺洪恩，屬下沒齒難忘。」

棺中人淡淡道：「不必言謝，令師與本王曾是生死之交，你的事，也就是本王的事。」

棺中人又續道：「三絕峯上既已鬧得天翻地覆，咱們現在就上去，殺龍城壁，斬司馬血，活剝唐竹權的皮！」

棺中人此言一出，二十三個紅袍金槍客首先向峯上衝去。

然後，那四個紫袍金刀客，就抬起了那副巨大的棺木，緊隨其後。

勞動手提金燈籠，與兩個金衣少年，最後登上山峯。

荒蕪無人的古寺，又再陷入一片死寂中。

古寺內外，似乎已再無人跡。

但當這一大批神秘人物登上山峯之後，古寺內一尊佛旁，却傳出了一個人嘆息之聲。

只聽得這人喃喃地說道：「果然是鬼王爺從中作祟，但鬼王爺又是甚麼人？」

然後，佛像背後，冒出了一個灰袍老人。

灰袍老人已白髮蒼蒼，但他手裏的一桿松木紅纓槍，却是使天下黑道羣邪，為之心寒膽戰。

這個灰袍老人，竟然就是唐竹權的父親唐老人！

棺中人，就是鬼王爺。

鬼王爺神出鬼沒，近十年來，江湖上死在鬼王爺手下的英雄豪傑，可謂不計其數。

但沒有人見過鬼王爺的廬山真面目。因為，鬼王爺的一張臉，是一片空白的。

他的臉沒有耳朵，沒有眼睛，也沒有鼻子和嘴巴。

當然，這是他的假面具。鬼王爺曾出現江湖多次，每次都從棺中冒出。

他每一次出棺，例必有人死在他的手下。

唐老人偵查鬼王爺的行踪，已經有多年。

他不斷地偵查鬼王爺，因為杭州最著名的滿雲閣，曾被鬼王爺的手下一把火燒成焦炭。

滿雲閣的老闆呂靜，曾學過十七招槍法。

而這十七招槍法，是唐老人傳授給他的。

所以，雖然呂靜和唐老人之間，並無師徒之名，却有師徒之實。

唐老人性格孤傲，不喜歡收錄弟子。

呂靜能夠獲得唐老人傳授十七招槍法，的確難能可貴。

唐老人很喜歡呂靜。

雖然呂靜並不是一塊練武的上好材料，但却非常勤力，性格沉實，絕不誇浮。

他這個人，就像是一條忠實而勤力的牛。

他不懂得投機取巧，但却懂得規規矩矩，一步一步發展他的事業。

他做的生意，是賣酒。

他賣最好的酒，更聘請最能燒好菜的廚子，把滿雲閣變成杭州最著名的一間酒家。

但呂靜千不該萬不該，他居然殺了一個紅袍金槍客。

這一個紅袍金槍客，原來就是鬼王爺麾下二十四殺手之一。

這一個殺手在滿雲閣裏喝了幾斤滿雲香。

滿雲香是滿雲閣最著名的佳釀，入口香醇，而且也不會容易令人喝醉。

可是，這個殺手未免喝得多了一點，而且他本來的酒量也很差。

偏偏呂靜也喝醉了。

他是個賣酒的人。

他平時很少喝酒。

他的酒量，也許比這個殺手更差。

兩個喝醉了的人，不知何故，居然頂撞起來。

殺手的金槍，耀人眼目。

呂靜不服氣，他也有一桿槍。

於是，這兩人在滿雲閣前，大打出手。

手。

苦戰三百七十二招之後，殺手終於死在呂靜的槍下。

但呂靜却因此惹來了鬼王爺的報復。

鬼王爺的報復手段，非常兇殘。

他把滿雲閣的廚子，小二，全都用金槍，釘死在桌子之上，還把他們的舌頭都割去。

十五個死人，都被割下舌頭。

鬼王爺把這十五根舌頭，吩咐勞動用刀切成肉醬，然後強逼呂靜吞下。

鬼王爺對呂靜說：「你若肯吞下這十五根舌頭，本王就放你一條生路。」

呂靜不肯。

他寧願死，也不肯吃別人的舌頭。

結果，鬼王爺下令放火，把滿雲閣燒成焦炭，而呂靜也在烈火之中化為飛灰。

那時候，唐老人父子都不在杭州。

他們正在西域，與西域的羊皮商人做生意。

當唐老人回到中原，知道這件事之後，大為震怒。

但他並不愚蠢。

他知道鬼王爺十分厲害，若貿貿然進行報復，必會失敗。

所以，他一直都在等待。

現在，他終於找到鬼王爺的機會。

鬼王爺固然神出鬼沒。

但唐老人又何嘗不是個來去無踪，手段高強的老江湖？

呂靜被殺，他一定要為他報仇雪恨。

同時，他也知道自己的兒子，正在三絕峯上，與三絕老魔展開一幕驚天動地的決鬥。

鬼王爺插手其中，當然對唐竹權十分不利。

鬼王爺的預料，絲毫無誤。

當他們登上三絕峯的時候，三絕老魔只剩下沈獨梟一個。

樊如火死在唐竹權的指下。

而軒轅百機，却因為找到了一個襲偷龍城壁的機會，結果暗算不成，反而被龍城壁連消帶打，把他的腦袋齊中削開成兩半。

這一刀並不快。

但軒轅百機却无法抵擋。

司馬血力門二十青衣人。

這二十個青衣人的武功，在江湖上已足以稱為高手。

但司馬血劍出如電，殺人的經驗遠比他們豐富。

經過一番劇戰之後，二十個青衣人已倒下了一半。

而軒轅百機却在這個時候，偷襲龍城壁，結果反而被龍城壁殺死。

唐竹權雖然受傷，但雲萬變仍然無法再進一步把他傷害。

因為龍城壁的刀，處處不求自保，自願保護着唐竹權。

沈獨梟眼見三絕峯被弄得一塌糊塗，心中大為氣忿。

可是，他與雲萬變聯手之下，仍然奈

何不了龍城壁，反而連軒轅百機的性命也丟在對方的刀下。

雲萬變心中有數。

他傷了唐竹權之後，招式也不再走險着，處處穩紮穩打。

他這樣的做法，志在消耗龍城壁的體力。

因為強援將到。

鬼王爺一出現，龍城壁，唐竹權和司馬血又焉還有活路？

二十三個紅袍金槍客，彷彿一堆烈火般湧上了三絕峯上。

接着，又見四個紫袍人，抬着一口巨大的棺木，停放在三絕宮前。

雲萬變的劍立刻回鞘。

沈獨梟也自動退開一旁。

但唐竹權和龍城壁並未感到減輕了壓力，因為勞動已率領着二十三個金槍手，把兩人重重圍住。

龍城壁不怕。

但他却担心唐竹權。

唐竹權明白他的心意，現在他們所面臨的敵人，絕對不容易對付。

這是一個凶險的危局。

突然間，那一具巨大的棺木，一跳而起。

唐竹權雖然身受重傷，但仍然怪笑着，道：「他奶奶的，怪事年年有，想不到連棺木也會跳了起來。」

龍城壁微笑着道：「棺木裏的是不是殭屍？」



唐竹權搖頭道：「不是殭屍，殭屍雖然兇惡，却不會連棺木也弄得跳起來。」

龍城壁吸了一口氣，道：「然則你認為棺木裏的是甚麼東西？」

唐竹權大笑，道：「說得好！棺木裏的並不是個人，而是一個比豬還不如的東西。」

龍城壁忍住了笑，道：「究竟那是甚麼東西呢？」

唐竹權臉色忽然一沉，冷冷的道：「如果老子沒有猜錯，棺木裏的東西，就是鬼王爺！」

龍城壁一點也不覺得意外，道：「是不是那個無眼，無耳，無口也無鼻的鬼王爺？」

唐竹權道：「你不妨把棺木的蓋掀開，就可以知道老子說得不假。」

龍城壁當然沒有真的去把棺木蓋掀開來。

但棺木蓋却在這個時候，自動「砰」一聲，倒了下來。

棺木裏有一個人。

他穿的衣服很特別，有紅、黃、紫、綠、黑、白六種顏色。

他的頭髮，每一根都彷彿如鋼針，而臉孔却是一片空白的。

沒有眼睛，沒有耳朵，也沒有嘴巴和鼻子。

他的臉色慘白如紙。

這當然是一副假面具。

他究竟是何方神聖？

城一千三百餘人！」

勞勒冷冷說道：「殺千餘人，小事而已！」

龍城壁睜目怒吼：「殺千餘人，猶說是小事？簡直荒天下之大謬！」

勞勒額上汗如雨下。

而龍城壁的風雪之刀，也像狂風驟雨般當頭劈至！

鬼王爺突然大喝：「住手！」

勞勒急退。

龍城壁本欲一刀把他解決，也暫時停了下來。

司馬血力戰三絕老魔的弟子，除了肩中一鏢之外，並未再有受傷。

碧血劍再加上殺手之王，憑着那二十個後起之秀的力量，仍不足以把他徹底擊敗。

二十個青衣人，現在只剩下了四個。這四人雖然還能站着，但也已搖搖欲倒。

這時，司馬血和青衣人之戰，也暫時停止。

鬼王爺發出了一陣冷冷的笑聲，對龍城壁道：「雪刀浪子的確名下無虛，可惜今日三絕宮前，就是你喪身之地。」

龍城壁冷冷道：「在下對於生死二字，從不放在心上，就算死了，又有甚麼值得可惜？」

勞勒手裏握着的金燈籠，突然碎裂。金燈籠碎裂之後，裏面竟然藏着十八條細小的毒蛇。

十八條毒蛇同時向唐竹權和龍城壁的身上竄去。

她們的行動很快，而且去勢刁鑽，的確令人有防不勝防之感。

但龍城壁却立刻抱起了唐竹權，兩人同時翻身，飛衝峯下。

勞勒怒喝一聲：「休想逃走，還我師兄命來！」

龍城壁沒有真的逃走。

他知道唐竹權受傷極重，無論如何都逃不出去。

他作勢衝下，其實却是誘敵。

勞勒見龍城壁兩人衝下山峯，自然立刻追上。

龍城壁出其不意，翻身連發九刀。這九刀，使勞勒剛衝過來的身子，立時被逼退九步。

鬼王爺那一張空白的臉，突然一陣抽搐。

「上！」

勞勒立刻又再衝上。

二十三個紅袍金槍客，也同時發動了攻擊。

這種以多欺寡的打法，龍城壁已領教過不少。

而司馬血却在此際，右肩上被一把鋼鏢插中。

青衣人氣勢本已衰弱，其中一個突抱拚命之心，寧願自推一劍，也要把司馬血

好厲害的鬼王爺，居然把話鋒刺到自己的心坎裏。

鬼王爺冷冷地接道：「明人不幹暗事，明人也不說暗話，大家不妨將心裏的事，說個明白。」

龍城壁冷冷道：「在下並不是個明白人！」

鬼王爺道：「總也不是一個渾人。」

龍城壁道：「錯。」

「哦？」

「許多時候，在下會比渾人更加渾噩百倍。」

「你的說話，本王明白，只希望你今天不會像個渾人。」

龍城壁寒着脸，道：「你想得到手的是甚麼東西？」

鬼王爺道：「這句說話，正是本王想問你的。」

龍城壁回答道：「在下想要金虹五毒菓。」

鬼王爺仰天大笑，空白的面具抽搐不已：「好！本王就答應你的要求。」

打傷。

擊傷司馬血之人，已然中劍畢命。但其他還能作戰的青衣人，却捨死忘生的，對司馬血展開無情的攻擊。

天崩地裂的一戰。

血腥已染紅了三絕峯！

二十三桿金槍，二十三種槍法！原來這二十三殺手，每人所練的槍法，都並不一樣。

所以，這二十三桿槍一起向龍城壁進攻的時候，勞勒臉上已露出了得意而殘酷的冷笑。

他相信龍城壁一定會死在金槍陣下。沒有人能對付這二十三桿金槍。

可是，他疏忽了一件事。

唐竹權雖然身受重傷，但他的武功仍未失去。

就在這二十三殺手拚命進襲龍城壁的時候，唐竹權突然左手一揚，一蓬金光，直向二十三殺手罩去。

勞勒臉色一變。

「唐家金針！」

二十三殺手一直都沒有把唐竹權放在眼內。

因為他長得實在太胖，而且又已身受重傷。

沒有人能想到，唐竹權在這個時候，竟然還能施放這樣厲害的暗器。

只聽得一連串悶哼之聲，二十三個金槍殺手，竟然佔了一大半被金針所傷。

二十三個人立刻就只剩下了八個。

沈獨鼻臉色鐵青，倒提著搜魂鏢，匆匆地來到鬼王爺的面前，恭聲道：「閣下在。」

鬼王爺揮了揮手，簡短地說出了兩個字：「拿來。」

沈獨鼻身子一震。

鬼王爺森冷的聲音又再响起。

「拿來。」

沈獨鼻又猶疑了半晌。

鬼王爺冷冷一喝，怒聲道：「你好大的膽子！」

沈獨鼻臉色一變，終於道：「龍城壁等人弄成三絕宮這個樣子，軒轅百機與樊如火却是因他而死，閣下就算拚了一條老命，也絕不願意把金虹五毒菓交出！」

鬼王爺喃喃一笑，道：「有骨氣，有種！」

沈獨鼻是三絕宮的主宰。

但在鬼王爺的面前，他却變成了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鬼王爺又沉聲道：「只可惜有骨氣，有種的人，通常都不會太長命。」

龍城壁精神一振，手裏的一柄風雪之刀，彷彿雪花飛舞般，把這八人逼得手忙腳亂。

勞勒大怒。

他奪了一桿金槍，整個人像瘋狗般向龍城壁撲去。

瘋狗。

現在無論任何人看去，勞勒都的確只像一條瘋狗。

鬼王爺忽然輕輕嘆了口氣，然後緩緩地從巨棺中走了出來……

金槍！

九九八十一招追風槍法，在勞勒的手中重複施展。

可是，龍城壁輕描淡寫的，就把勞勒的槍勢完全封住。

龍城壁忽然冷冷地道：「你的師兄是誰？」

勞勒哼了一聲，道：「蕭爾錚！」

「蕭爾錚？」龍城壁手中刀勢忽轉緩慢：「這人已死在我的刀下整整十年。」

勞勒怒喝道：「你滿手血腥，罪孽深重。」

龍城壁嘿一笑，道：「在下的確滿手血腥，但罪孽深重的，却是蕭爾錚。」

「蕭爾錚兄有何罪孽？簡直胡說！」

龍城壁冷冷道：「十二年前，蕭爾錚率領盜匪三十餘人，洗劫百花城。」

「那又如何？」

「百花城內，皆手無縛雞之力，完全不識武功之輩，蕭爾錚恃強凌弱，毒殺全

長命。」

但沈獨鼻就算現在立刻死了，也不能算是短命。

人生七十古來稀。

沈獨鼻早已超過七十歲之數，即使死了，又還有何憾？

他認為自己死亦無憾。

但他錯了。

他違抗了鬼王爺的命令，固然難逃一死。

但他仍然無法保留得住那八顆金虹五毒菓，這一點，是大出他意料之外的。

灰白色的一隻手。

那是鬼王爺的手。

沈獨鼻連看都沒有看清楚，額上便已被鬼王爺的手，輕輕拍了一下。



但即使他知道，也說不出來，因為他的嘴巴已被一股極度的寒意，凍得僵硬。鬼王爺毫無表情的面具，突然在這個時候解下。

鬼王爺的廬山真面目，突然呈現在每一個人的眼前！

那是一張絕不平凡的臉。

這一張臉給人的印象，遠比鬼王爺的空白面具更冰冷無情。

不但無情，而且驕悍。

但龍城璧却可以肯定，這絕不是漢人的臉。

鬼王爺並非漢人。

他是個藏人。

而且，龍城璧更認出了他就是薛班！

薛班！

鬼王爺竟然就是薛班。

但龍城璧一點也不感到意外，因為他早就知道鬼王爺是和大漠鷹城有密切關係的人。

——那四個紫袍人，他們的袍上，却刺繡着無數的鷹。

——而鬼王爺躺着的胸口棺材，也刻着鷹！

江湖上以鷹為標誌的幫會雖多，但這些幫會却是以鷹為尊貴，威武的象徵。

這些幫會，都尊崇鷹。

但這個紫袍人身上繡着的鷹，並不是雄糾糾的鷹，而是死去了的鷹。

而鬼王爺棺上所刻着的鷹，也是已經

中箭身亡的。

所以他們絕不是尊敬鷹，而是仇視！

除了薛班之外，又還有甚麼人是這樣痛恨鷹的？

他不但痛恨鷹城，連鷹也被他仇視。

所以，鬼王爺就是薛班，龍城璧一點也不覺得詫異。

龍城璧雖然從未見過薛班，但他可以肯定這一個鬼王爺就是薛班。

他沒有料錯。

同時，他也知道薛班的目的。

他顯然是要奪回那一張鷹城的寶圖。

——當日在大漠上，龍城璧花了五萬兩銀子，和一個神秘大盜合作，去劫掠老刀王的那一批紅貨。

——那一批紅貨，表面上主要的寶物是夜明珠和一對玉龍金印。

——但真正的寶物，其實卻是一張藏寶圖。

——藏寶圖就在那對玉龍金印之內。

——龍城璧把那七間鏢局的人全部殺光，雖然是狠辣了一點，但如果知道這七間鏢局真正底蘊，相信連老刀王也會同意龍城璧的做法。

——原來那七間鏢局，竟然都是殺人放火的強盜。

——三年前潼關發生了一件巨劫案，一隊二百八十五人的商隊，突然遇劫，結果二百八十五人，死了二百八十三個。

——唯一還能倖存性命的，是一對體弱多病的小夫妻。

——這兩夫妻被壓在一大堆屍體之下，才能倖存性命的。

——龍城璧經過一番深入的調查，終於查出了這七間鏢局的總鏢頭，原來就是盜匪之首。

——而那些鏢子，趙子手，也就是山賊無異的強盜。

——這件事，老刀王一直被蒙在鼓裏。

——天下間，除了龍城璧之外，還有一個人知道這件事，這個人就是唐竹權。

沈獨梟僵硬地站立着。

他的身子不能動。

他的嘴巴也不能說話。

但他還有一雙眼睛，還有一對耳朵。

他看見鬼王爺薛班緩緩地走到那張豹皮大椅上坐下。

沈獨梟的臉色慘白。

薛班桀桀一笑，道：「這一張豹皮大椅，很好，很好。」

沈獨梟目中怒芒暴射。

如果他現在還能動的話，他一定會毫不考慮，衝前與他拚命。

薛班悠悠地把身子搖晃着，然後接着冷笑道：「你以為本王不知道金虹五毒菓藏在甚麼地方，你想錯了。」

他突然左肘向後一撞。

看他的樣子，這一撞可說是絲毫不費吹灰之力。

但那張豹皮大椅，卻立刻像被連劈了十斧般，勒勒怪響，整張散開。

只見椅背之後，赫然藏着兩個狹長型的木匣。

薛班冷冷一喝：「勞動！」

勞動應聲而出。

不待薛班吩咐，他已把那兩個狹長型的木匣拿起，恭恭敬敬的遞到薛班手中。

薛班冷冷地盯着沈獨梟。

「這就是金虹五毒菓！」

沈獨梟滿臉暴戾之氣，却無從發洩。他顯然不明白，薛班怎樣會知道這個秘密。

薛班淡淡的笑道：「任何人想瞞騙本王，那是自尋死路，沈老兒，你還記得摩摩嗎？」

摩摩！

沈獨梟的臉兒又再變了。

他當然沒有忘記摩摩。

摩摩是揚州一個很漂亮的女人，三絕宮也並不是個六根清淨的地方。

沈獨梟很喜歡摩摩，把她從揚州帶回三絕宮。

直到有一天，他發覺摩摩在暗中窺視自己的行動，終於把她一拳打死。

他這一拳打得並不重，但摩摩還是死了。

到後來，沈獨梟才查出，真正令摩摩致命的，並不是自己的拳頭，而是摩摩用毒針刺破自己的手指。

謎一樣的女人。

她死的時候，也令沈獨梟有謎一樣的感覺。

摩摩究竟是誰派來的臥底？

薛班縱聲長笑，說道：「好！我相信你。」

她究竟查到多少有關自己的秘密？

長久以來，沈獨梟都沒有得到答案。

但現在，他明白了。

原來摩摩是鬼王爺派來的。

摩摩所查到的，就是那張豹皮大椅。

沈獨梟的那張豹皮大椅，裏面不但藏着金虹五毒菓，而且還藏着幾本練功的經典。

而薛班感到有興趣的，只有金虹五毒菓。

因為他要憑金虹五毒菓，威逼龍城璧把那張藏寶圖交出來。

樊如火死在唐竹權的指下。

軒轅百機的腦袋被龍城璧齊中削開兩半。

現在，沈獨梟也難逃一死的命運。

他是給勞動用金槍貫胸刺死的。

薛班是一個殘酷的惡魔。

他對敵人所施用的手段，固然殘酷。對於下屬，他的手段也同樣殘酷，誰若背叛了鬼王爺，就得立刻去見鬼！

金虹五毒菓就在薛班的手中。

「只有那一張藏寶圖，才可以交換金虹五毒菓！」這就是薛班所開出的條件。

龍城璧沒猶豫：「好！我答應你！」

薛班冷笑道：「你不後悔！」

龍城璧冷冷道：「在下做事，從不後悔！」

薛班縱聲長笑，說道：「好！我相信你。」

說着，果然真的把金虹五毒菓拋給龍城璧。

龍城璧把金虹五毒菓藏好，又從身上取出一塊薄薄的羊皮。

這就是藏在玉龍金印的鷹城藏寶圖！

藏寶圖已終於又回到薛班的手裏。

龍城璧冷笑道：「在下等告辭了！」

薛班臉上神色，倏地變得更冷酷：「交易雖已完成，但還有件事未曾辦妥！」

龍城璧沉聲道：「在下早已知道這是一件怎樣的事。」

薛班道：「你且說出來聽聽。」

龍城璧冷冷道：「你當然不會輕易的就把金虹五毒菓交給在下，你也一定知道，這八顆金虹五毒菓，可以把強城主的性命救回。」

薛班點頭道：「不錯。」

龍城璧冷聲一笑：「所以，你要在下辦妥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腦袋給你割下來！」

薛班仰天大笑。

「聰明！聰明！果然聰明！」

龍城璧冷冷道：「在下如果割下自己的腦袋，那豈非變成笑得要命？」

薛班嘿嘿笑道：「你自然不捨得把自己的腦袋割下，但斷門四絕刀會替閣下效勞。」

斷門四絕刀，就是抬棺的四個紫袍金刀客。

龍城璧一聲巨喝，先發制人，手中風雪之刀直向那四人的腦袋劈去。

這一招，有點像偷腦袋大俠衛空空的砍腦袋劍法。

薛班嘿嘿一笑，不再理會這一戰誰勝誰負，揚長下山而去。

勞動沒有跟隨着薛班。

他知道薛班決不會無緣無故的離開這裏。

果然，他沒有料錯。

薛班剛下山不久，又再回來。

不過他並非獨自回來，而是被一桿松木紅纓槍逼回來的。

勞動面色一變，脫口道：「杭州老祖宗！」

他沒有看錯。

薛班下山，因為他已發覺到山峯下有唐竹權的父親，有杭州老祖宗之稱的唐老人。

但是他怎樣也料不到，來者原來竟是唐竹權的父親，有杭州老祖宗之稱的唐老人。

唐老人一出現，勞動的臉色固然為之一變，但臉色變得更難看的，却是唐竹權了。

別人身處厄境，忽逢老友相救，都會喜出望外。

但唐竹權却剛好相反。

他寧願死，也不願意給父親看見自己現在這副狼狽的樣子。

唐老人的松木紅纓槍，是江湖一絕。

無論是誰，忽然面對着唐老人這樣厲害的對手，都勢非大吃一驚不可。

薛班雖然武功極高，但也難以例外。

唐老人得勢不饒人，把松木紅纓槍的招式發揮得淋漓盡致，直到三十招後，薛班才告驚魂甫定。

唐老人見兒子受了傷，也不敢再步步緊逼。

龍城璧本與斷門四絕刀展開激戰，此刻亦暫時停手。

「哼！不中用！不中用！」唐老人一看見了兒子，就大聲地罵起來：「老夫若是像你這般窩囊廢，早就已經死了八百次了。」

唐竹權苦笑一聲，道：「你是老子的老子，本事當然大得多。」

「混帳！」唐老人臉都黃了：「甚麼叫做老子的老子，越來越沒規矩！」

唐竹權又是一陣苦笑，突然白眼一翻，支持不住暈倒過去。

幸而龍城璧臂力不弱，把這個大胖子的身軀扶住。

唐老人又是一陣怒罵：「生死關頭，翻甚麼白眼？要暈倒也不是這個時候，真沒長進！」

龍城璧一看見了唐老人，已經頭皮發炸。

暈倒就是暈倒，又要分甚麼時候不時候？

這一對父子，真是稀奇古怪，堪稱武林怪物。

薛班的手裏，突然亮出一雙短棍。

這一雙短棍，只有一尺二寸，烏溜溜的滑不留手。



雙棍一揚，呼嘯生風。

唐老人冷笑道：「你的武器，就是這一對豬腸也似的鐵棍？」

薛班沉聲道：「這一對鐵棍，將會刺穿你的肚子，你還是別倚老賣老的好！」

唐老人怒哼一聲，大喝：「鬼王爺看槍！」

「槍」字才出口，松木紅纓槍已疾刺了十五次。

好快的槍！

但薛班的身軀也絕不慢。

唐老人連刺十五槍，他的身軀就閃動了十五次。

每一槍都好像刺進薛班的心窩。

但每一槍都在薛班的胸前不足一寸的地方擦過。

薛班果然不愧是藏人中的絕頂高手。

就在這個時候，龍城壁突然大喝一聲，抱起唐竹權，向山峯之下全力奔去。

斷門四絕刀和勞動自然不肯放過。

但勞動的身子才衝前兩丈，頸上已捱了一劍。

這一劍，來無影，去無踪，勞動根本連對方的劍是從何處而來也未弄清楚，咽喉上便覺得一陣冰冷。

勞動整個人立時僵住。

然後，他才聽見一個人淡淡的對他說：「勞動，再見了。」

司馬血！

這是司馬血的聲音。

事實上，除了司馬血之外，又有誰能在這個時候，給予勞動致命的一擊？

現在，無論是誰，都會認為唐老人已瀕趨於敗倒的邊緣。

但唐老人並不認為如此。

局勢越兇險，他越不服輸。

只要他還未咽氣，就算把他的下半身子斬去，他都絕不會認輸的。

也許，他本來就是一個性格頑固的老人。

越頑固的人，越不容易服輸。

薛班以短棍直欺唐老人的長槍，形勢上不但沒有吃虧，反而佔着佔先。

就憑這一點，已足以證明鬼王爺薛班，的確不是一個尋常的人物。

若是別人，給薛班這幾着絕招，早已俯首稱臣敗落。

但唐老人沒有敗落，他有一股頑強的鬥志，雖然薛班好幾次已在取勝邊緣，但結果都未能取勝。

唐老人忽然一聲長嘯，全力迫刺向薛班。

一槍七式！

身形七變！

這就是唐老人的絕技——「一槍十四變」！

唐竹權已受傷。

他絕對不能再在三絕峯上逗留下去。

三絕宮前的形勢，非常混亂，唐竹權暈迷不醒，就算是武功最差的一個人，也可以輕易地把他殺死。

金虹五毒藥既已到手，還是先保護唐竹權，才是上策。

龍城壁拖着唐竹權，就像是孫悟空拖着了豬八戒，唐竹權的身材，的確太胖太重了。

斷門四絕刀窮追不捨。

終於，在那座荒涼的古寺門外，把龍城壁趕上。

斷門四絕刀一聲不響，立刻就拔刀向龍城壁砍殺。

龍城壁拖着唐竹權，不能拔刀。

他只能一味閃避。

但他又能閃避得了多久？

幸好殺手之王司馬血也已殺出重圍，及時趕到，協助龍城壁一臂之力。

龍城壁見對方武功不弱，人數亦多，只好放下唐竹權，與司馬血全力應戰。

龍城壁的刀，再加上司馬血的劍，二人刀劍合璧，威力更是驚人。

然而，斷門四絕刀也不是弱者。

一時之間，誰也不容易得佔上風。

三絕峯上，唐老人與薛班正殺得難分難解。

薛班的一雙短棍，並非普通的短棍，而是暗藏着五種暗器的武器。

但薛班異常機警，一見頭勢不對，竟然不再戀戰，掉頭就跑。

唐老人大喝：「鬼王爺，你逃不了的！」

薛班不理，急步向山峯下衝去。

荒涼的古寺前，龍城壁獨力抗拒斷門四絕刀。

唐竹權已受傷暈倒。

而司馬血在接戰不久後，由於右肩傷勢加深，影响到劍法，終於被斷門四絕刀劈在腰間，倒地不起。

龍城壁大為驚怒。

唐竹權身受重傷，已令他憂心忡忡，現在司馬血又中刀倒下，怎不令他為之大受打擊？

他一向很少關心自己。

但他却太關心別人，尤其是自己的朋友。

可是，斷門四絕刀的武功，皆極不弱，四人聯手，龍城壁自然難免陷於惡戰之局。

斷門四絕刀的老大，是陶利鶴。

陶利鶴六十八歲，他練刀已六十年。

另外三人，刀法最快的是老二袁藏真，但刀法最毒辣的，却是老三方箭。

方箭這個人就像一枝箭。

無論是誰，惹上了方箭這種人，都一定會大嘆倒霉。

司馬血就是給方箭砍傷的。

這五種暗器，包括毒針，毒砂，毒霧，毒彈丸和毒汁。

薛班的棍法，本來就極其厲害。

再加上這幾種暗器，當然更令人防不勝防。

但唐老人是老江湖，他與敵人交鋒的經驗，極為豐富，再多花樣的歹毒武器，他也見識過不少，也領教得多。

對付這種花樣多端的歹毒武器，最佳的良策，就是以不變應萬變。

這一套功夫，說來容易，但若非一流高手，又焉能做到這一個地步？

薛班雙棍在手，忽左忽右，招式狠辣而詭異。

唐老人身形展開，手中一桿松木紅纓槍得密不透風。

薛班突然一聲斷喝，左右雙棍一分，中門大露。

但唐老人並非初出道的初生之犢，他當然看出，這只不過是薛班的誘敵之計。

他絕不上當。

如果唐老人挺槍冒進的話，薛班就會身子挨着槍旁，順勢就給唐老人一記當頭棒。

薛班見唐老人並不上當，於是倒退抽棍，利那間連踢七腿。

這七腿不但速度奇快，而且已算準了唐老人槍勢的去路。

唐老人一生臨陣無數，會過不少腿功厲害的名家，但他們與薛班相比下來，顯然相形見拙。

這七腿，每一腿都足以把唐老人的心

臟踢成粉碎，但唐老人寶刀未老，又給他一一閃避開去。

但唐老人一閃之後，形勢上立刻有了一個重大的轉變。

唐老人一向都以攻為守，但忽然間就被薛班反佔先機。

薛班得勢不饒人，一衝兩丈，左棍按掣，射出一蓬毒汁。

唐老人又再退閃。

只見毒汁飛揚之處，連地上的青磚都被烤成焦土之色，若給它噴在臉上，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薛班的攻勢更加凌厲。

唐老人袍袖飄飛，槍勢也更急。

倏地，薛班雙棍如剪般，將唐老人的松木紅纓槍交剪在雙棒之中。

唐老人槍尖一沉。

薛班却以左棍力壓唐老人的松木紅纓槍，然後右棍脫手，飛擊唐老人的臉。

這一着，真是異常兇險。

兩人之間的距離極近，唐老人的反應若稍慢半步，立刻就會腦袋開花，當場斃命。

但唐老人却是高手之中的高手，薛班短棍飛擊過來的時候，他立即使出鐵板橋的功夫，短棍堪堪從他的鼻尖上不足半尺飛掠開去。

這一來，薛班的手裏，已少了一根短棍。

但形勢上，薛班又再佔更大的上風，他已把唐老人逼得透氣不過。

高手相爭，猶如對奕，最重先機。

龍城壁只覺得手心在隱隱冒汗。

時間一長，對於自己只有壞處，而絕對沒有好處。

因為他還要照顧那兩個身受重傷的朋友。

他的顧慮實在太多。

如果他被斷門四絕刀殺死，那麼事情便糟透了。

龍城壁一死，唐竹權和司馬血就決難有生望。

不但這兩人要死，就連醫谷裏的強大鷹，恐怕也得一輩子躺在地上。

這一戰的牽連，實在太廣，已不單只是龍城壁個人生死問題。

龍城壁身處險境的經歷，已經不知多少次，但真正令他感到內心驚悸的，只怕還是第一遭。

陶利鶴顯然也已經看出了這一戰的重要性。

如果一舉把龍城壁，司馬血和唐竹權都殺死，將來又還有甚麼人，敢不服從鬼王爺。

陶利鶴只對一個人忠心。

這人就是鬼王爺薛班。

為了薛班，就算你要他上刀山，入劍林，他也絕不會眉頭一皺。

薛班生平，從沒做過甚麼好事。

但有一次，他居然大發慈悲之心，把一個誤中奇毒的女人救活。

這個女人，就是陶利鶴唯一的女兒。

陶利鶴的女兒，她也不是甚麼良家婦女。

唐老人一眼瞥見，知道再來一槍，就可以把薛班逼得更亂。

唐竹權已受傷。

他絕對不能再在三絕峯上逗留下去。

三絕宮前的形勢，非常混亂，唐竹權暈迷不醒，就算是武功最差的一個人，也可以輕易地把他殺死。

金虹五毒藥既已到手，還是先保護唐竹權，才是上策。

龍城壁拖着唐竹權，就像是孫悟空拖着了豬八戒，唐竹權的身材，的確太胖太重了。

斷門四絕刀窮追不捨。

終於，在那座荒涼的古寺門外，把龍城壁趕上。

斷門四絕刀一聲不響，立刻就拔刀向龍城壁砍殺。

龍城壁拖着唐竹權，不能拔刀。

他只能一味閃避。

但他又能閃避得了多久？

幸好殺手之王司馬血也已殺出重圍，及時趕到，協助龍城壁一臂之力。

龍城壁見對方武功不弱，人數亦多，只好放下唐竹權，與司馬血全力應戰。

龍城壁的刀，再加上司馬血的劍，二人刀劍合璧，威力更是驚人。

然而，斷門四絕刀也不是弱者。

一時之間，誰也不容易得佔上風。

三絕峯上，唐老人與薛班正殺得難分難解。

薛班的一雙短棍，並非普通的短棍，而是暗藏着五種暗器的武器。

但薛班異常機警，一見頭勢不對，竟然不再戀戰，掉頭就跑。

唐老人大喝：「鬼王爺，你逃不了的！」

薛班不理，急步向山峯下衝去。

荒涼的古寺前，龍城壁獨力抗拒斷門四絕刀。

唐竹權已受傷暈倒。

而司馬血在接戰不久後，由於右肩傷勢加深，影响到劍法，終於被斷門四絕刀劈在腰間，倒地不起。

龍城壁大為驚怒。

唐竹權身受重傷，已令他憂心忡忡，現在司馬血又中刀倒下，怎不令他為之大受打擊？

他一向很少關心自己。

但他却太關心別人，尤其是自己的朋友。

可是，斷門四絕刀的武功，皆極不弱，四人聯手，龍城壁自然難免陷於惡戰之局。

斷門四絕刀的老大，是陶利鶴。

陶利鶴六十八歲，他練刀已六十年。

另外三人，刀法最快的是老二袁藏真，但刀法最毒辣的，却是老三方箭。

方箭這個人就像一枝箭。

無論是誰，惹上了方箭這種人，都一定會大嘆倒霉。

司馬血就是給方箭砍傷的。



她十七歲的時候，便已經把好幾個男人弄得團圓轉，最後還挑撥離間，使這幾個男人互相殘殺。

連陶利鶴都痛罵自己的女兒是個女妖精。

然而，無論是女神也好，女妖精也好，她畢竟還是他唯一的骨肉。

她誤中毒，其實也是自作孽。

原來她準備了一種極毒的毒散，想毒殺一個老富商，奪取他的財產。

然而，陰差陽錯，這種毒散居然不必吞下也能傳播，她嗅到了這種毒散的氣味，亦同告中毒。

如果不是薛班救了她，她早已變成了一具全身腐爛而死的屍體。

陶利鶴很感激鬼王爺。

自此之後，斷門四絕刀就成為了鬼王爺的左右大將。

陶利鶴對薛班忠心。

而袁藏真，方箭和賈北山，却絕對忠於陶利鶴。

陶利鶴的事，當然也就是他們三人的事。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四人同心，又將如何？

方箭是四個人之中，發招最少的一個

人。

但他每發出一刀，都使龍城壁為之暗捏一把冷汗。

因為方箭的刀，只在最有利的時候才發動，每一擊都使人防不勝防。

竹權，反而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因此，龍城壁沒有理會方箭。

他只是全心全意，對付賈北山和陶利鶴。

方箭的人像箭。

他的刀更像箭。

他喜歡暗算別人，也喜歡做些順手牽羊，不費吹灰之力的事。

這種人無疑懶性太重，而好勝的心理却是太強。

方箭對陶利鶴派給他的任務，感到很滿意。

唐竹權是名震天下的唐家大少爺，杭州老祖宗唯一的兒子。

殺了唐竹權之後，自己在江湖上的威名，自當不可同日而語。

江湖是一個名利的圈子。

有名的人，發財機會總比較無名的人大得多。

他敢與任何人打賭，他這一刀，立刻就結果了唐竹權的性命。

可是，他的如意算盤打得太响了。

這一注，贏家不是方箭。

他輸了。

他敗在唐竹權的五絕指法之下。

方箭的刀雖快，但當他的刀刺向唐竹權肚皮的時候，唐竹權突然輕輕地把手子一側。

如果對方不是龍城壁，方箭的刀，早已得手。

但龍城壁仍然難免被方箭算了一下。

最陰損的一刀，使龍城壁又驚又怒。

幸好龍城壁閃避得快，否則方箭這一刀，立刻就要讓龍城壁變成太監。

饒是如此，龍城壁仍然被方箭的刀割了一下，左腿之上，鮮血如泉冒出。

方箭冷笑。

他沒有繼續去追擊，反而向後退了開去。

他一退，袁藏真的刀又再補上。

他也學了方箭的那一套，不到最有利的時機，決不貿然出手。

現在，龍城壁的左腿已受傷，左邊脇下露出了一個破綻，此時不再全力出擊，更待何時。

但他的刀還未發出，陶利鶴便已大聲喝道：「老袁，別中……」

「別中計」的「計」字還未出。袁藏真的刀已如電般向龍城壁左脇下飛斬。

這一刀斬得很兇，別說是人，就算是一頭大象，恐怕也得被斬開兩截。

然而，龍城壁並不是大象。

他是雪刀浪子，天下獨一無二的雪刀浪子。

這一刀，袁藏真認為是得意傑作。

誰知道得意傑作，居然變成了最後的傑作。

只見龍城壁的腰一擰，左腿向前一伸，不退反進，風雪之刀却乘着袁藏真發招

在方箭的眉心之上。

一指斷魂。

方箭中了這一指之後，就帶着滿臉驚愕和不相信的神色，歸天去了。

方箭被殺，陶利鶴的臉色立刻刷地煞白。

方箭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陶利鶴更不相信那是事實。

唐竹權的確是受了重傷。

但他仍然能發出如此致命的一擊。

方箭固然毫無防範之心，即使他全心全意，小心翼翼的去行刺唐竹權，恐怕也難以避開這一指。

方箭剛倒了下去，賈北山也同時傳來一陣慘呼之聲。

賈北山動手要殺司馬血，但一桿松木紅纓槍，却在這個時候來一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穿心一槍。

血如飛雨。

賈北山是「螳螂」。

「黃雀」當然就是杭州老祖宗唐老人了。

唐老人在三絕峯之上，力戰鬼王爺薛班。

薛班雖然想逃跑，但他最後還是給唐老人趕上。

唐老人殺性大起。

之勢，直向他的腰間插去。

袁藏真想不到龍城壁竟然有此一着。

袁藏真走的是險着。

龍城壁走的也是險着，而且比袁藏真的險着更加兇險。

可是，袁藏真低估了龍城壁的刀。

龍城壁的刀，已深深的插在袁藏真的腰間。

袁藏真一聲怒吼，反手再劈一刀。

但這一刀，他甚麼都沒有劈到。

然後，他雙膝一軟，跪着死去。

陶利鶴的眼睛彷彿在冒火。

他手裏的刀殺氣逼人，但他却没有出手對付龍城壁。

他突然吩咐方箭和賈北山道：「雪刀浪子由我來對付，你們去殺唐竹權和司馬血！」

好毒的主意。

龍城壁心頭一震，急步退回到司馬血的身旁。

但他保護得了司馬血，却無法再保護唐竹權。

方箭的臉上本無表情，他的刀已像箭般飛擊天下第一號大醉鬼。

龍城壁的眼睛也像陶利鶴般，像是快要噴火。

但賈北山却已一刀向司馬血的臉上劈去。

——如果你是雪刀浪子，將會怎辦？

這本來是一個死局。

到後來，反而被薛班用陰寒的內家掌力，逼得險些無法自保。

但就在兩人僵持劇鬥最烈的時候，兩個金衣少年出現了。

他們就是緊緊隨着勞動的兩個金衣少年。

可是，這兩個金衣少年並不是對付唐老人，反而動手對付薛班。

薛班大怒，喝道：「兩個小鬼，你們反了！」

兩個金衣少年不理不睬，依舊用金槍向他襲擊。

唐老人初時以為對方有詐。

但到後來，他發覺這兩個金衣少年並不是裝胸作勢，而是真正正正的準備跟薛班拚命。

唐老人無緣無故得到兩人的協助，槍下威力大增。

不出百招，薛班就已經被其中一個金衣少年刺死。

唐老人大奇。

那個金衣少年淡淡一笑，突然用手向臉上一抹。

他一抹之後，整張臉立刻變了。

他的臉變得英俊，但仍然是少年模樣。

唐老人道：「小鬼頭，你們經過易容了？」

金衣少年笑道：「你是老江湖了，難道還看不出來？」

龍城壁的本事就算再大十倍，此刻他只能挽救唐竹權或司馬血的其中之一。

唐竹權暈迷在先，而司馬血倒下後。

這兩個人都已身受重傷。

驟看起來，這兩個人的傷勢都同樣嚴重。

但其中却有一個小小的秘密，除了龍城壁之外，沒有任何人知道。

這一個小小的秘密，就是唐竹權並非真的暈倒。

他故意裝成暈倒的樣子，並不是用來唬嚇自己的父親，而是要分散敵人的注意力。

別以為這個大胖子是個呆子。

他的腦筋，比許多看來聰明的人更加聰明百倍。

現在，他的計劃終於收效了。

龍城壁本來也不知道唐竹權是假裝昏迷的。

但當他抱起唐竹權，從三絕山峯奔下來的時候，唐竹權的眼睛忽然張開，然後低聲對龍城壁笑道：「你的氣力不錯，當真舉重若輕之至。」

龍城壁一怔，心裏又好氣又好笑。

他並不是個愚鈍的人，也立時明白了唐竹權的用意。

面臨強敵，裝昏扮死，向來不是高明的策略。

但唐竹權的確受重傷，只不過傷勢並不外表般看來嚴重而已。

所以，真正身受重傷的人，並不是唐

金衣少年淡淡一笑，道：「我姓強，叫強小鷹！」

鬼王爺薛班終於死了。

那兩個金衣少年，原就是勞動的兩個弟子，一個叫潘文烈，另一個則叫呼延偉。

但是，他們現在已經被囚禁在大漠鷹城。

現在的兩個金衣少年，是由強小鷹和他的朋友答有易冒充的。

這件事，強小鷹做得很好，連勞動也被他們瞞過。

經過此一役，鷹城的變亂，總算平息了。

強大鷹的傷勢，有了金虹五毒藥再加上碧血靈芝的治療，漸有起色。

而唐竹權和司馬血，也在極兇險的情況下，拾回了兩條性命。

斷門四絕刀的袁藏真，方箭，賈北山先後被殺，陶利鶴面目無顏，亦相繼自刎而死。

雲萬變最後暗算龍城壁，結果却死在雪刀浪子之下。

臘月，風寒，酒暖。

衛空空已有許久沒有喝酒。

時九公警告他：「半年之內，你若喝酒，傷勢就會惡化！」

衛空空本來置諸一笑。

但時九公又扳起臉孔道：「你的傷勢一旦惡化，別人就會說老夫的醫技不到家

而唐竹權肥胖的手指，却已狠狠的刺



，你若連累了老夫沒生意上門，老夫就打斷你的狗腿。」

衛空空一怔。

他果然聽話，半年之內，不再喝酒。

現在，還沒有半年。

桌上的酒，共有十纔。

桌的四週，共坐着五個人。

這五個人就是龍城璧、司馬血、唐竹

權、唐老人和衛空空。

有唐老人在，唐竹權喝酒總是斯文一點的。

他喝的不多，只喝了二十斤。

唐老人不喜歡兒子喝酒。

他也不喜歡女兒唐竹君和龍城璧的來

往。

但他的兒子不大聽話。

他的女兒也是如此。

唐老人氣得無話可說。

女兒總是要嫁人的。

唐老人會不會把女兒嫁給龍城璧？

雪刀浪子會不會有一個屬於他自己的

小天地？

目前，誰都不敢肯定。

現在，唐老人在酒館裏，正等他的女

兒。

唐竹君在家裏有點悶，到姨婆的家裏

住了半個月，唐老人已派了一輛馬車，去

迎接她來到這裏。

忽然間，酒館門外，車馬鑼鑼的聲响

酒館裏却是暖洋洋的。

現在，正是當浮一大白的最佳時候。

但龍城璧沒有喝酒。

他回刀入鞘，走出門外，也不理唐竹

權的呼喚，獨自望北而去。

北方的風更寒冷。

他去甚麼地方？

他又將會遇到些甚麼事？遇見些怎

樣的人？

沒有人知道。

但每一個人都知道，龍城璧是一個浪

子。

他是一個不折不扣，流浪天涯，到處

為家的雪刀浪子。

(完)

## 奇招絕技

# 拳打脚踢肘擊膝撞

希華·文

懂得武功的人，不止是拳打脚踢，一

來攻擊的武器，那是頭，肩，拳，脚，膝

？原因是頭顱特別硬，而且巨型，頭和手

的比較真是相差得太遠了，沒有練習過頭

那是非常危險的，故此，練習頭槌使用前

原理，纏住對方，兩個軀體迫近，然後用

骨或者氣門，即是橫隔膜部份，對方立刻

斗，就要當心他使用獨劈華山。

是兩人一定要打到貼身才有機會撞擊，如

第三種打擊敵人的秘密武器就是拳或

比較插槌更陰毒的一種拳叫做鳳眼槌

除了拳頭作為攻擊性武器的就是脚，

既然膝頭可以撞擊，手腳當然也可以

南派拳術中，蔡李佛拳最喜歡用插槌

即使握緊拳頭，仍不一定是以平拳的

你看自己的手和脚，便知一切，一

第七種撞擊的部位是臂，北派拳脚往

這種拳並非握緊，而是握緊之後向前伸

故此，有許多門派都是先用掛槌打出

這一招，並非由泰國傳入中國，實際上是

特別的是向對方下頰撞擊，更有份量，值得

第二點，普通的拳頭總是在較遠的地

有時握緊拳頭用拳尾打落的，這種打

法傳下來，包括膝撞的一種，碰着泰國或

於此，這種攻勢反而變成他們的獨門武

力，很容易施展出來，要是用插槌打中肋

就把對方的琵琶骨打斷。看見敵人拳大如

膝撞似乎很易施展，實則不易，原因

支持。



## 金箭獵刀



## 神魔亂武林

## 獵刀平板蕩

月色朦朧，今夜濃霧。  
踏着滿街黃葉，齊拜刀在問，天涯何處是吾家。

月色是醉人的。

他手裏的酒更能醉人。

但齊拜刀沒有醉，他還要殺人。

殺人絕對不是一種享受，有時候，他寧願殺了自己，也不願意殺人。

但那些無惡不作的江湖敗類，他不能不殺。

他不殺人，這些人就會活着。

而這些人活下去的結果，就是有更多的人會死在他們的手下。

佛家也有「以殺止殺」。

齊拜刀不是和尚，他若要殺人，根本不必理會別人的看法怎樣。

三年了，齊拜刀已整整流浪江湖三年了。

天涯何處是吾家？

秋燈下，彭太師最少已有七分酒意。  
彭太師當然姓彭，但太師二字，却是江湖中人給他的一個外號。

彭太師的年紀並不老，才五十出頭。人未老，寶刀更未老。

他提起了彭太師的刀法，江湖上敢攔其鋒的人已越來越少。

彭太師的真正名字，是霸刀。

他所練的刀法，家學淵源，是彭門威鎮天下的霸王九絕刀。

彭家自從二百年前力挫崢嶸十七鬼之後，家族聲名一直大盛。

傳到了彭太師這一代，死在天霸金刀下的武林高手已不計其數。

若論殺人最多的，首推彭太師的祖父彭連玉。

彭連玉掌管彭氏家族才不過五年，殺人最少的一年都數逾一百。

所以，他的外號是閻王老彭。

但閻王老彭終於在五年後病死。

到了彭太師的父親彭蜀美那一代，是彭家在江湖上最平靜的一年。

彭蜀美賦性溫和，不喜動刀弄棒。

可是，他畢竟也是彭門的長子嫡孫，霸王九絕刀法他並非不懂。

有人見彭蜀美性格沉靜，以為他在刀法上的成就遠遜其父彭連玉，於是在酒血亭下，約戰彭蜀美。

約戰彭蜀美的人，就是齊拜刀的父親齊帥。

這件事，是發生在十八年前的一個黃昏。

結果，齊帥不敵彭蜀美，死在酒血亭下。

而三日之後，彭蜀美也突然患病去世了。

此後，就是彭太師的天下。

現在，彭太師的名字，已被他自己的外號所蓋過。

人人都稱呼他彭太師。

有人追究這外號的來由，原來彭太師的相貌，與當朝太師最少有八分相像。

所以，他的外號就叫「太師」。

酒是烈酒。

刀是快刀。

烈酒與快刀，是彭太師最欣賞的兩種事。

他已經喝了八斤烈酒，酒名是「天天醉」。

喝這種酒八斤還不醉的人，天下間最多不超過十人。

彭太師並不是其中之一。

原本已有七分醉意的彭太師，現在已真的完全醉了。

在彭府的花園裏，他醉後舞刀。

刀法快而亂。

最後，他開始嘔吐，醉得一塌糊塗。

他很想睡一覺。

但是齊拜刀在這個時候，直闖了進來。

能夠闖進彭府，直到這座後花園的人，他的本領就絕不能小覷。

齊拜刀闖進來的時候，正是彭太師醉得最厲害的時候。

彭家的總管，打手，全部追了上來。

齊拜刀在闖進這裏之前，已傷了十幾個彭家的高手。

齊拜刀的確是存心來到這裏殺彭太師的。

但是現在彭太師醉了，他反而沒有下手。

彭家的總管，是彭立醉。

彭立醉從不喝酒，因為只要喝上少量的酒，他就非醉不可。

他的酒量很差。

但他的武功絕對不差。

然而，他攔阻不住齊拜刀。

齊拜刀還未施展全力，彭立醉便已被他的刀鋒逼得團團亂轉。

彭太師滿身酒氣，一雙醉眼呆愣愣的，好像完全沒有看見齊拜刀。

齊拜刀比他年輕二十歲。

但江湖傳言，齊拜刀的獵刀，已勝過彭門的霸王九絕刀。

不是打獵的刀。

而是獵殺江湖敗類的刀。

彭太師對於江湖上這種傳說，似乎一點也不介意。

現在，齊拜刀居然找上門來了。

但彭太師却已醉得連刀都險些抬不起來。

忽然間，彭太師的眼睛，直瞪着齊拜刀。

「你是誰？你的鼻子為甚麼會是綠色的？」

齊拜刀冷笑道：「我的鼻子沒有發綠，你醉了。」

彭太師嘿嘿一笑：「你敢說我醉了？」

你有幾顆腦袋？」

他說這兩句話的時候，威風凜凜，好像沒有醉。

但他說完這兩句話之後，又彎下了腰，不停的嘔吐，連今天早上吃過的飯菜都嘔了出來。

他的脚步很虛浮，雙膝突然同時虛軟，竟然在齊拜刀的面前「撲」的一聲跪了下來。

雖然他的手裏有刀。

而且他是無堅不摧，威震中原武林的天霸金刀。

但現在這把刀最大的用途，並不是用來殺人，而是支撐着彭太師的身子。

齊拜刀看着彭太師，眼睛裏充滿着一種無法描敘，可怕已極的仇恨。

齊拜刀的父親齊帥，是獵刀的第二代主人。

獵刀第一次出現江湖，已是在三十年前。

獵刀的第一個主人，也就是親手鑄鍊獵刀的鐵匠游疾舞。

游疾舞原是鐵匠出身，但無意中得到一個武林異人的練武秘笈，終於成為名震天下的絕代高手。

彭蜀美在決鬥中殺了齊帥，江湖中人一致公論，認為齊帥的武功，的確不如彭蜀美。

但事實的真相，知道的人少之又少。

齊帥不錯是死在彭蜀美的刀下。

但齊帥在未會與彭蜀美展開決鬥之前，便已遭受到別人的暗算。

暗算齊帥的人，就是彭蜀美的兒子彭霸刀，也就是當今江湖上人人稱為彭太師的彭家主人。

彭太師憑一杯慢性的毒酒，使齊帥的內力，最少比原來減弱一半。

齊帥那時候並不認識彭太師。

更想不到他決鬥前在一間小酒館裏喝酒，那個店小二竟然就是彭蜀美的兒子。

這是江湖上最不公平的決鬥。

彭蜀美並不知道對手已經被自己的兒子暗算。

等到他發覺到齊帥的內力有問題時，齊帥已經死在自己的刀下！

彭太師暗算齊帥這件事，彭蜀美知道之後大為光火，竟然要追殺兒子，為齊帥報仇。

彭太師知道這個消息後，連忙星夜逃亡。

三日之後，彭蜀美突然急病死了。

彭蜀美的死訊傳開，彭太師才匆匆回家。

但彭蜀美患的是甚麼病？他的死亡為何如此突然？

這是江湖中，一直沒有人能夠知道的謎。

同樣地，沒有人知道太師曾用毒酒暗算過齊帥。

但再秘密的秘密，也有被人知道的時候。



看得清清楚楚。

這個大醉的老人，的確已經醉得很厲害。

當他看見齊帥喝那些毒酒的時候，想上前阻止。

無奈他已醉得連腳步都抬不起來，心中一急，反而昏倒過去。

沒有人理會這個醉老人。

連齊帥都心神彷彿，疏忽了這個老人的存在。

但是這個醉老人，絕不是一個平凡的人。

而且他與齊帥，甚有淵源。

他就是獵刀的鑄造者，鐵匠游疾舞。

游疾舞把獵刀送給齊帥。

但齊帥連他的樣子都從未見過。

游疾舞是一個性格怪異的人，他認為齊帥有資格使用獵刀，所以就派人把獵刀送給他。

所以，齊帥接刀之後，仍然未見過游疾舞一面。

游疾舞當年一醉，誤了齊帥的性命。結果，彭蜀美輕易地殺了齊帥，但真正害齊帥的人，却是彭太師。

齊拜刀是齊帥的兒子。

同時，也是游疾舞親自調教出來的弟子，那一把獵刀，游疾舞已向彭蜀美討回了。

當年的事，是非恩怨，一言難盡。

總而言之，彭太師害死了齊帥，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當齊拜刀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之後，他當然要找彭太師算帳。

但彭太師却偏偏醉了。

獵刀在刀鞘內。

但彭太師的刀就在他的手裏。

只不過他已醉。

一個真正醉了的人，無論他手裏握着的武器怎樣厲害，也和廢鐵無異。

齊拜刀當然要殺彭太師。

但他却不想殺一個已經爛醉如泥的人。

齊拜刀要他死得清清楚楚，他要他清楚地領略到死亡的滋味。

所以，現在並不是殺彭太師的時候。

他打算離開彭府，改天再來。

但彭太師却忽然扯住他的衣襟，道：

「你就是齊帥的兒子齊拜刀？」

齊拜刀道：「不錯。」

彭太師哈哈大笑，道：「好極了，你快來殺我，我等你的刀足足等了三年！」

齊拜刀冷笑道：「自從我冒名江湖之後，你便已知道我一定會找你算帳？」

彭太師道：「先父殺了你的老子，你當然會找我算帳，你殺人根本就不必講甚麼道理，痛痛快快地給老夫一刀，殺呀！殺呀！」

齊拜刀冷冷一笑，頭也不回，就向外走出去。

「總有一天你會比現在清醒，那時候便是你的死期！」

他忽然又聽到「咕咚」一聲。

彭太師又已醉倒下去。

這一個統領彭家的主人，的確醉得不

像話。

可是，齊拜刀剛向外走出還不够三步，彭太師的刀忽然已到了他的雙膝。

這一刀，比閃電更快，比豺狼看見了兔子撲得更狠。

好快的一刀。

原本已醉薰薰的彭太師，突然間就變成了另一個人。

雖然他的臉還是紅紅的，但他的手很穩定，無論是誰，都絕不容易能夠避得開他這一刀。

齊拜刀的確沒有意料到，彭太師並沒有真醉。

雖然彭太師曾嘔吐，但並非因為喝醉了酒而醉。

原來彭太師曾服下了一種古怪的藥丸，這種藥丸吞下，能讓一個人看來和真的醉漢毫無分別。

彭太師沒有醉。

他裝醉裝得恰到好處，竟然瞞過了齊拜刀。

驚天動地的一擊，絕對沒有人能避開彭太師這一刀。

齊拜刀也不能。

但突然間，一枝金箭破空而至。

「鏗」一聲响，竟把彭太師這一刀震開。

齊拜刀無法避開的一刀，就此給金箭解圍。

彭太師面色驟變。

他處心積慮的計劃，成敗就繫於這一刀了。

可是，這一枝突如其來的金箭，已把

他的計劃全部粉碎！

齊拜刀的眼睛，現在已變成血紅。

「彭蜀美，你沒有醉！」

彭太師冷冷道：「無論老夫是否已醉，今天你想活著離開這裏，那是做夢。」

說着，又是連續七刀，砍向齊拜刀的雙肩。

這一次，齊拜刀有所預防，彭太師想擊中他就絕不容易。

彭太師心中最忌憚的，還是那金箭。到目前為止，他仍然沒有看見發射金箭者的踪跡。

齊拜刀殺性大起，拔出獵刀，刀如急雨，反擊彭太師。

彭太師暗算失手，信心上已打了一個折扣。

但他仍有所恃。

在彭府裏，還有四個為彭太師助拳而來的武林高手。

戰鬥既已開始，他的四個朋友也就不再躲藏，全部出現。

四條人影出現之後，齊拜刀倏地住手。

他看見了四張陰森可怕的臉。

也看見了四種完全不同的武器。

這四個替彭太師助拳的人，分別穿着青、白、黃、米四色衣衫。

穿青袍的，是一個四十來歲的青臉漢子，他手裏拿着一對黑鷹奪命鋼爪。

這人姓霍名寓，本是洛陽城一個市井無賴，在二十歲的時候無意中救了一個江

湖大盜，大盜感恩之餘，就把這對黑鷹奪命鋼爪送了給他，並且傳授他二十八招黑鷹爪法。

霍寓練成了二十八招黑鷹爪法之後，再遇機緣，拾到一本內功秘笈，苦練五年之後，果然大有成就。

到目前為止，江湖上死在霍寓一雙黑鷹鋼爪下的高手，已不計其數。

在霍寓身邊的，是一個白袍老人，他的身軀並不怎樣高大，但手裏的一根鐵杖却粗大得驚人，重量達一百三十八斤，比昔年花和尚的禪杖還重一倍以上。

這個白袍老人乃涼州易家堡堡主，人稱「神杖震五州」的易無量。

易無量身後，有一個黃衫書生，這個書生的臉孔很蒼白，但嘴唇却殷紅如火，手中一柄摺扇，看來平平無奇，其實却是一件極厲害的殺人武器，既可點穴，復能射出五種不同的暗器，扇骨共分十一節，每一節都可伸出劇毒尖刺。此人乃易無量的嫡婿——毒書生呂鵬。

還有一人，身穿米衣，雙腳已廢，全憑一雙木拐支持行動，這人的年紀約四十來歲，但卻老氣橫秋，似是從未將任何人看眼內。

這人齊拜刀早已認識，他姓董名山，外號「飛無腿」，雖然他已「無腿」，但雙拐點地行走如飛，能追得上他的江湖高手還不多見。

這四人行動迅速，瞬即已把齊拜刀圍在中央。

青淡鋒芒的獵刀，正面臨着五種不同

類型武器的挑戰。

彭太師冷冷一笑，對齊拜刀道：「金箭幫幫主是你的甚麼人？」

齊拜刀笑了笑，道：「你以為我是和金箭幫幫主一起來到這裏的？」

彭太師冷冷道：「剛才如果不是那枝金箭，恐怕你早已變成了雙足齊斷的殘廢……」

他這句說話信口而出，却惹來董山的不滿。

「彭太師，誰說雙足齊斷便是個殘廢？」

董山的臉色很不好看，這人的器量也未免狹窄一點：「董某斷足三十年，能比我走得更快的武林高手又有多少？」

彭太師陪笑道：「董兄乃上天下地，絕無僅有的武學奇才，自然另作別論，但齊拜刀這小子又怎能及得上董兄萬一？」

董山臉色一寬，嘿笑道：「好說！好說！」

誰知道這四個字才出口，半空中突然一團黑泥飛射而至，竟然不偏不倚，塞進他的口內。

董山的臉色，立刻變得像黑泥般，難看之極。

易無量大喝一聲，鐵杖頓地一點，人如巨鳥，直向一株老樹梢頭飛去。

樹梢上一條黑影疾閃而下，重重一掌擊向易無量的胸間。

易無量大喝道：「是甚麼人，鬼鬼祟祟的？」

只見那人蒙臉黑衣，身手甚是靈活。

半空中，易無量拚鬥蒙臉黑衣人。

易無量乃涼州易家堡堡主，向以內功

名震天下，論到掌力，他絕不比少林寺的鐵掌大師輸虧。

可是，這一掌相拚下來，吃虧的竟然是易無量。

只見易無量剛衝上去的身子，突然向後彈出，就像是一頭中了箭的老鷹。

黑衣蒙面人手中還有一把金弓。

彭太師怒喝道：「你就是金箭幫的幫主？」

黑衣蒙面人甚麼話也沒有說，一手拉起齊拜刀，雙雙飛越彭府。

彭太師自然不肯放過，易無量，呂鵬，霍寓和董山更是窮追不捨。

齊拜刀本不想離開這裏。

但他却被黑衣蒙面人的手所吸引。

黑衣蒙面人的手，就像是一塊精美的羊脂玉，柔軟光滑，美麗動人。

齊拜刀沒有想到這人竟會是個女人。

黑衣蒙面人低聲對他道：「對方尚有強援，已經快到彭府，再不離開，性命可就難保。」

齊拜刀不怕死。

但在死之前，無論如何都要先把彭太師手刃，以報父親的血海深仇。

倏地，他看見彭府大門之外，有一匹馬。

這匹馬渾身碧綠，色澤竟如綠玉。

蒙面人叱道：「快上馬。」

兩人行動迅速，立刻騎上馬背，綠玉馬甚是靈敏，一經催策，瞬即離開彭府，把彭太師等人遠遠拋在後面。

齊拜刀只覺得背後的蒙面人軀體柔軟，呵氣如蘭，顯然是個女子。

「妳是金箭幫的甚麼人？」

蒙面人嬌笑道：「你說我像金箭幫的幫主？」

齊拜刀道：「據我所知，金箭幫的幫主最少比你更高兩尺，更重一百斤。」

蒙面人道：「所以，我絕不可能會是金箭幫的幫主，對不對？」

齊拜刀道：「妳究竟是誰？」

蒙面人道：「你猜一猜。」

齊拜刀皺眉一笑，搖頭道：「女孩子的事，一向都很秘密，我又怎猜得着？」

蒙面人悠然一笑，道：「既然如此，你暫時只好把我當作一個神秘人物了。」

碧綠色的怪馬仍在奔馳。

雖然牠背負着兩個人的重量，但牠所奔馳的速度，仍然比任何馬匹都還快。

彭府裏不乏好馬。

彭太師等人也會策騎追跡。

可是，沒有一匹馬能追得上。

靜夜。

彭府門外，來了一輛黑漆馬車。

這一輛馬車行駛甚是急速，但趕車的身手不凡，有大路不走，從小徑穿過，亦行駛得甚是平穩。

車門打開，一個身穿皮袍的老人，大步走到彭府門前。

皮袍老人才走到大門，又有五輛馬車，相繼而至，每一輛馬車都走出一個身穿皮袍的老人。

總共六個皮袍老人，每一個人的腰間，都懸着一柄劍。

彭太師神態恭敬地走出，對最先的一個皮袍老人道：「強護法，四位分舵的舵



主，都已到了。」

強護法道：「老夫知道。」

彭大師道：「谷主呢？」

強護法閉上了眼睛，緩緩地道：「你的說話太多了，谷主知道，一定會很高興。」

彭大師面色一凜，忙垂首道：「是！」

這個平時威嚴十足的彭家主人，此刻竟像是小沙彌碰見了大法師，連話都不能多說。

六個皮袍老人，分立兩旁。

他們等待着的，是一個來自遠山深谷的神秘谷主。

這一個山谷，就是神魔谷！

× × ×  
江湖上最著名的山谷，有鬼王谷，萬毒谷，仙人谷，還有黔西的迷魂谷。

但江湖南人若知道神魔谷谷主的來歷，相信神魔谷的名氣，立刻就會遠遠蓋過其他四谷。

然而，直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甚麼人知道神魔谷的谷主是誰。

因為神魔谷每一次的行動，都極其神秘。

曾經與神魔谷交過手的人，現在已沒有一個是活着的。

彭府在江湖上名氣極大。

但神魔谷早已控制了這一個龐大的家族。

因為遠在彭蜀美的時代，獨孤與便已控制了彭大師。

彭大師暗算齊師，雖然是出自他自己的主意，但獨孤與也是同謀者。

獨孤與就是神魔谷谷主！

× × ×  
獨孤與睡在一張柔軟的床上。

床在車廂裏，他的馬車比一般的最少闊大兩倍。

他喜歡在旅途上舒舒服服的，所以這輛特大的馬車行駛速度，並不很快。

他的年紀不老，看來還沒有五十歲。三十年前，中原獨孤保憑一柄長劍，殺敗不知幾許英雄豪傑。

獨孤保就是他的父親。

但他父親的下場，很悲慘。

獨孤保是死在少林，武當，峨嵋，崑崙，點蒼五派掌門圍攻之下的。

他死時，身上已沒有一塊肉能够保持完整的。

普天下間，又有誰能抵抗五派掌門聯手的一擊。

獨孤保也不能。

但獨孤保的劍法和內功心法，却留傳了下來，傳給了獨孤與。

獨孤與苦練武功二十年，他的成就已超過了父親。

神魔谷原名天鋒谷，谷主就是天鋒老人。

天鋒老人早已退出江湖，不問世事，但獨孤與却在一個黃昏裏，堅請他決一死戰。

天鋒老人不肯。

獨孤與就拔劍，把天鋒谷三十四個無辜的人，全部殺光。

死屍一模一樣。

× × ×  
草笠人露出了一個冷漠的笑容。

他的目光也同樣森冷，令人感到不寒而慄：「彭大師，谷主的脾氣，你是知道的。」

彭大師只覺得牙關不停地打戰：「知……知道……」

草笠人的手輕輕一揚，手中忽然就多了一把尺半長的彎刀。

刀鋒薄而利，要割斷一個人的咽喉實在太容易了。

彭大師的手裏也有刀。

而且更是無堅不摧的天霸金刀。

獨孤與輕輕嘆了口氣，道：「好刀，果然都是好刀。」

草笠人緩緩道：「但比起獵刀，還是差得遠了。」

獨孤與乾咳了兩聲，對彭大師道：「老彭，你動手罷，只要你殺了楚總管，你就可以活下去。」

彭大師額上的冷汗涔涔而下：「屬下豈敢……豈敢……」

獨孤與皺了皺眉，道：「其實本谷主也不忍心殺你，但你辦事不力，事前又把話說得太滿，如果不給你一點教訓，將來本谷主又如何能够服眾？」

彭大師忙拋下金刀，道：「屬下知錯，但求谷主饒赦一死，齊拜刀的事，屬下一定盡力而為。」

獨孤與沉吟片刻，才冷冷道：「既然如此，死罪可赦，但活罪難饒，本谷主要你割掉左目，切去左耳，還要自己打碎五

他的刀本也是無堅不摧的刀。

他本身也是個殺氣嚴霜的殺人者。

但現在，一切都改變了。

無堅不摧的刀已崩折。

殺氣嚴霜的人，也已死在楚三爺的刀下。

× × ×  
獨孤與凝視着彭大師的屍體，喃喃嘆道：「彭大師死了，齊拜刀知道之後，一定會感到很可惜。」

楚三爺冷冷的一笑道：「齊拜刀不會感到可惜的，絕對不會。」

獨孤與笑了笑，道：「他的父親是給彭大師暗算才死在彭蜀美手下的，齊拜刀自然要替他報仇，現在彭大師的人都已死了，齊拜刀豈會不感到可惜？除非……」

楚三爺道：「除非他是個死人，死人是永遠都不會感到甚麼事情值得可惜。」

獨孤與突然大笑，道：「好！說得好！齊拜刀一死，就不會再為彭大師的死而感到可惜的了。」

楚三爺道：「齊拜刀的刀法雖然不錯，但要把他變成一個死人，似乎還難不倒楚某。」

獨孤與的眼睛裏露出了讚賞之色：「論刀法，楚總管的確是天下第一絕。」

楚三爺傲然一笑。

獨孤與忽然臉色一沉，道：「但假如齊拜刀得到了那本金龍譜，事情可就麻煩了。」

楚三爺哼一聲，道：「金龍譜只不過是傳說中的傳說，誰都不知道天下間是不是有這麼一本金龍譜。」

願牙齒，你願不願意？」

彭大師聞言大喜，忙磕頭道：「屬下願意，願意……」

說完，以指矧目，用刀切耳，接着一拳重重擊向自己的下顎，總共打碎了六顆牙齒。

獨孤與冷笑道：「你矧目矧得很好，用刀切耳也沒有做錯。」

草笠人道：「但你却存心違抗谷主的意思，故意把六顆牙齒打碎。」

彭大師面色一變，道：「打碎牙齒，也是谷主的吩咐……」

草笠人淡淡道：「谷主叫你打碎幾多顆牙齒？」

彭大師一怔，道：「五顆。」

草笠人握着那柄鋒利而薄的彎刀，緩緩逼近彭大師：「但你现在並不是打碎五顆牙齒，而是六顆！」

彭大師血淋淋的一張臉，登時顯出極其憤怒的神色：「楚三爺，你這豈不是存心挑別麼？」

草笠人冷冷的道：「就算楚某人是存心挑別，那又怎樣？」

彭大師的心沉了下去，剩下來的一隻右眼望着獨孤與。

獨孤與嘆了口氣，喃喃道：「本谷主的確吩咐你打碎五顆牙齒，但你却打碎了六顆，那還有甚麼話好說？」

彭大師喉嚨裏發出咯咯怪聲，他現在的憤怒，已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草笠人楚三爺冷冷的看着他，眼睛越來越森冷。

他忽然說出了三個字。

「動手罷！」

彭大師呆在那裏，動手也不是，不動手也不是。

楚三爺也在沉默着。

獨孤與背負雙手，淡淡的道：「只要你能够接得下楚總管十招，本谷主就放你一條生路。」

堂堂彭府的主人，難道連楚三爺的十招都接不下？

沒有人相信這種事。

彭大師知道，自己絕對不是楚三爺的敵手。

但十招眨眼即過，難道自己連接對方十招的本領也沒有？

彭大師畢竟是威震一方的武林大豪，在江湖上是一流的使刀高手，如果他連別人的十招都接不下，也該死無怨了。

倏地，彭大師一聲暴喝：「好！看刀！」

就在他說出最後一個字的時候，楚三爺已出手。

他出手的速度，比彭大師說話更快。

彭大師口裏說「看刀」，但他的刀沒有動。

動的只是他的腰和腿。

他的腰一動，楚三爺的刀便已刺了個空。

接着，彭大師連環八腿，像旋風般踢向楚三爺的腰腿和脊骨上。

這八腿踢得够狠，够準。

只要有任何一腿踢中敵人，對方也勢非要癱軟下來不可。

彭大師對於這八腿，也不敢存有太大的奢望，只要有其中一腿能够擊中目標，他已感到很滿足的了。

但奇怪得很，這八腿竟然全都擊中對方。

彭大師又驚又喜，這八腿都踢中對方，看來楚三爺的武功，也不外如是。

只見楚三爺的身軀一陣猛烈的搖幌。

彭大師不再猶疑，舉刀直向楚三爺的腦袋砍去。

他已有八成以上的把握，能把楚三爺斃在刀下。

可是，他歡喜得太早了。

楚三爺雖然連中八腿，身子也在劇烈搖幌，但他手裏的彎刀，仍然十分穩定。

直到彭大師單刀直進的時候，他終於發覺到楚三爺的神態，仍然很從容，一點都不像是受了重傷的樣子。

彭大師大駭。

雪亮的彎刀。

刀鋒薄而利，在秋燈下閃動着奪人魂魄的寒光。

剎那之間，彭大師只覺得自己的呼吸突然停頓。

他察覺到一種殺氣，已逼到他的咽喉之上！

× × ×  
彭大師並不是一個時常都充滿幻想感的人。

現在他並非在幻想自己的呼吸已經停頓。

而是楚三爺的刀，根本已深深割進了他的咽喉血管裏。

彭大師的天霸金刀，仍在向前竄衝。



獨孤與淡淡的說道：「如果天下間沒有那本金龍譜，楚總管也豈非要失望得很嗎？」

楚三爺枯黃的臉孔彷彿變得更加枯黃：「無論怎樣，齊拜刀這小子是死定了。」

獨孤與緩緩道：「齊拜刀和金龍幫有甚麼關係，你可知道？」

楚三爺搖頭。

獨孤與長嘆了口氣道：「如果金龍幫也插手這件事，事情就會更加棘手。」

楚三爺道：「谷主可以放心，金龍幫雖然財雄勢大，但本谷也絕不會輸，就算是硬碰硬，咱們的力量也是足以應付裕如。」

獨孤與沉吟半晌，道：「楚老弟，這件事你一定要辦妥，殺齊拜刀是第一任務，奪獨刀是第二任務，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憑獨刀找到金龍譜！」

楚三爺微微一笑。

他是神龍谷的總管。

照常理而論，總管的職位和權力，無論如何都比不上谷主。但楚三爺這個總管，却似乎有點特別。

究竟楚三爺和獨孤與間的關係是怎樣的？

齊拜刀又到了甚麼地方？

× × ×

年年難過年過。

處處無家處處家。

又過年了。街上爆竹亂响，到處都是「恭喜發財」的聲音。

在一間石屋裏，齊拜刀在獨自喝着悶酒。

回顧這三年來，每一次過年，他都在不同的地方，喝着不同的酒。

前年的年初一，他在太湖霹靂寨中，把霹靂寨寨主的頭顱砍下，然後用他腰間懸掛着的牛角杯，喝最烈性的高粱酒。

去年正月初一，他在潼關鐵竹軒，和鐵竹軒的主人鐵竹軒君對飲竟日夜，結果兩個人醉到年初三才醒過來。

但今年的年初一，他却被人囚禁在這間石屋裏，獨個兒在喝悶酒。

× × ×

齊拜刀並不是普通人。要囚禁一個普通人容易，但要囚禁齊拜刀，却是萬難。

兩年前，齊拜刀曾被一個奸官囚禁，在大牢裏捱了一天餓蚊的滋味。

但第二天，齊拜刀就從大牢裏逃了出來。

不到十天，那個奸官便被人發現死在大牢最髒的一個死囚牢裏。

這件事，的確轟動官場。

齊拜刀不死在大牢裏，反而判他入獄的知府大人死在獄中，這真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

但現在，齊拜刀的確是被囚在這間石屋裏。

這間石屋平平無奇，甚至連門都沒有鎖上。

但只要他離開這裏半步，立刻就會有個很高的漢子，很禮貌地請他回到石屋去。

如果齊拜刀不肯，這個漢子就會把他像老鼠一樣亂打，直把齊拜刀打得不成人形。

形。

這個高大的漢子，姓李，名大醬。

在齊拜刀的眼中看來，李大醬的武功，只能算是第四流的水色。

可是，齊拜刀現在連一個四流脚色都能把他打得死去活來。

因為他武功已經盡失，連獨刀也已被人擄去。

廢去他武功，搶去獨刀的，就是那天晚上在彭府用金龍幫他一命的蒙面女人。

× × ×

屈指一算，齊拜刀被囚在這間石屋裏，最少已超過一百天。

這一百天以來，他所過的生活，真是比嚼蠟還更乏味。

他喜歡騎最快的馬，到處流浪，抱打不平。

但現在，他却連自身都難保。

那個蒙面女人的武功很邪門，在百天之前，她出奇不意的就把齊拜刀的穴道制住。

齊拜刀當然很不服氣。

蒙面女人嬌笑一聲，居然伸手把他的穴道解開。

「你若不服氣，咱們空拳赤手，公公平平的比劃比劃，如果你輸了，就得乖乖聽我的說話。」

齊拜刀臉都氣青了，當下大聲的道：「如果你現在還能再次把我的穴道制住，我就叫你三聲姑奶奶。」

蒙面女人笑道：「你叫我姑奶奶有甚麼用，如果你輸了，我就要把你的武功廢掉。」

齊拜刀冷笑一聲，他不相信這個女人能够再次把他的穴道制住。

可是，他這一次料錯了。

蒙面女人的武功，真是邪門得厲害，一經交手雙方纏鬥之下，齊拜刀才發覺她的武功竟然比自己高出甚多。

一想到她要把自己的武功廢掉，他額上不由冒出汗豆般大小的冷汗。

他想逃。

但是他的輕功，竟然又比不上蒙面女人。

常言有道：「棋差一着，縛手縛腳。」當不真錯。

結果，蒙面女人很輕鬆的，又把齊拜刀的穴道要穴制住，登時使齊拜刀無法動彈。

蒙面女人說要廢他的武功，並不是說說便算數。

她把一種藥散倒在齊拜刀的口中，半個時辰之後，齊拜刀的武功就完全消失。

蒙面女人又把他弄昏。

當他醒來的時候，他已被囚在這間石屋裏。

兩天之後，蒙面女人又來了。

她微笑着對齊拜刀道：「你別妄想逃走，這裏方圓五十里內，全是我手下，就算你的武功仍在，想逃出這個地方也是絕不可能的事。」

齊拜刀問她是誰？

蒙面女人笑道：「總有一天你會知道的，但目前還不是時候。」

齊拜刀苦笑道：「甚麼時候才是時候呢？」

件事。

沒有了武功，可以活下去。

沒有了獨刀，也可以活下去。

但若自殺死了，就肯定不能活下去。

齊拜刀不想死，他希望自己的性命越長越好。

因為他的性命越長，那些江湖敗類的性命就越短。

尤其是彭太師，他怎能在殺這奸賊之前，便自己上吊一命嗚呼？

只要自己還能活下去，彭太師的性命就會在風雨飄搖之中。

他一定要殺彭太師。殺這個卑鄙無恥的奸賊。

這個時候，石屋的門忽然打開。

門外站着兩個人。

其中一個，是高大得像隻巨猩猩的李大醬。

而站在他身旁的，却是一個看來已經醉薰薰的老人。

齊拜刀登時一呆，繼而脫口叫道：「師父！」

站在李大醬身旁的，赫然正是獨刀的鑄造者，也是齊拜刀的師父鐵匠游疾舞！

× × ×

游疾舞的年紀已很老了。也許正是因為他的年紀很老，以致他實際上多少歲，你無法從外表能够看得出来。

有人說他已超過一百歲。但游疾舞堅決否認，他對人說道：「別把老夫看得太老，老夫現在還年輕得很呢。」

他的確很年輕。

一個人的心境年輕，才是真正的年輕，比起那些三四十歲便已暮氣沉沉的人，游疾舞無疑是優勝百倍。

游疾舞一看見了齊拜刀，便頻頻搖頭，道：「唉，不中用，不中用。」

他頻頻說「不中用」，倒把齊拜刀說得連臉都紅了。

游疾舞突然瞪大眼睛對齊拜刀道：「你臉紅甚麼？為師並不是說你不中用。」

齊拜刀一怔。

游疾舞嘆了口氣，道：「不中用的是為師，如果不是為師的武功不中用，又怎會把這些不中用的武功，調教出一個不中用的徒弟？」

齊拜刀一呆，繼而失笑道：「說來說去，到底還是那句，弟子不中用。」

游疾舞怪眼一翻，道：「誰說你不中用，游鐵匠的弟子，金龍幫幫主的乘龍快婿，誰敢說你不中用？」

齊拜刀差點沒跳了起來：「師父，甚麼乘龍快婿？誰說我是金龍幫幫主的乘龍快婿？」

游疾舞哼了一聲，道：「渾小子，還有三天就是你洞房花燭的大日子了，還懶得像條豬！」

齊拜刀問道：「我娶金龍幫幫主的女兒？」

游疾舞道：「當然。」

齊拜刀漲紅了臉，道：「師父，你別拿這種事來開玩笑。」

驚地，門外一把嬌滴滴的聲音傳了進來，道：「游老俠並不是開玩笑。」

齊拜刀一呆。

這把聲音，他永遠都不會忘記。

門外的人，就是那個蒙面的女人！

× × ×

蒙面的女人現在已沒有蒙面。

齊拜刀一直都在想，這個女人一定很漂亮。

那麼美麗的聲音，那麼美麗的一雙手，她這個人的臉孔怎會不美麗？

可是，當他看見這個女人的臉之後，他連皮膚上的汗毛都為之倒豎起來。

這個女人不但不美麗，簡直就醜得像母夜叉。

齊拜刀沒有見過母夜叉。

但他相信母夜叉的臉孔就算醜陋，也決不會比眼前這個女人更難看了。

她有一張蛋臉。

但這並不是一張美麗的蛋臉，而是比臭蛋更難看的臉。

三角眼，朝天鼻孔，歪嘴，麻子，粗大的黑痣，比老頭子還更黃的牙齒，偏偏一雙眉毛却粗得像張飛，就只差在沒有鬍子。

這樣的一個女人，難怪她要把臉孔蒙罩着。

游疾舞嘻嘻一笑，說道：「新娘子來了。」

齊拜刀面色都青了：「你說我將會和這個女人結婚？」

游疾舞「呸」一聲，道：「甚麼女人？她是個不折不扣的黃花閨女，她是金龍幫幫主的獨生女兒葉飛燕！」

齊拜刀囁囁着，道：「原來妳是葉小

但齊拜刀完全沒有想過「自殺」這一

吊。

像越來越淡了。

齊拜刀已沒有離開這間石屋的打算。他已逃過五次。

每一次逃出去，結果都是一樣，給別人打得鼻青臉腫回來。

一個沒有武功，連獨刀都已被人搶走的齊拜刀，又還能有些甚麼希望呢？

如果換上了別人，說不定早已懸樑上







，然後，一刀一個，把這三個老顧客砍翻，變成死顧客。

這三個老顧客的身上，都有刀劍之類的厲害武器。

但田老爹一出手，他們就連刀劍都沒有拔出來，便已屍橫客棧。

田老爹殺了三個人之後，這個掌櫃的職位已就不下去了。

倘若客棧老闆知道這件事，他將會怎樣對付田老爹？

× × ×

這間老客棧雖然殘舊得厲害，但客棧老闆却是一個朝氣勃勃的年青富翁。

他姓鮑名無汗，十八歲的時候，就會經用一隻左手，把連雲寨四個強盜的頭骨捏成粉碎。

殺強盜的人，當然深受別人尊敬。可是，如果鮑無汗這個人本身也是一個強盜，那自然又當別論。

連雲寨在黑鵬城西八十里外。現在，連雲寨沒有了，但却出現了一夥比連雲寨更猖獗的盜賊。

盜賊的首腦，正是鮑無汗。

鮑無汗現在最多還不過三十五歲，但他的手下，已超過三百五十人。

這三百五十人都是江湖敗類，其中最少有三百人曾經幹過殺人越貨的勾當。

那間老客棧，是屬於鮑無汗的。

鮑無汗擁有太多的產業，比這間老客棧更好的客棧，他最少還有十間。

每一個人都稱呼他鮑老闆，但這間老客棧裏的田老爹，却稱呼他小鮑。

鮑無汗感到很不滿意，幾乎想動手把

田老爹殺死。

但田老爹看來是如此老弱，可能他已老得糊塗萬分，鮑無汗才沒有把他宰掉。

鮑無汗不宰他，他却把鮑無汗的三個心腹手下宰了。

那三個「老顧客」，就是鮑無汗最寵信的心腹，人稱鵬城三義。

鵬城三義其實一點也不「義」，由於鮑無汗勢力越來越龐大，這三人的所作所爲也就越來越令人感到髮指。

然而，鮑無汗却很欣賞。

鮑無汗又何嘗不是一個心狠手辣的惡魔？

× × ×

風雪漸停，黑夜已被黎明的陽光驅走了。

在那間老客棧門外，硬挺挺的躺著三具死屍。

那是鵬城三義的死屍。

鮑無汗在清早的時候，便已接到了這個消息。

他立刻騎著一匹黑馬，帶著三十個精悍的手下，趕到老客棧。

鵬城三義果然死了。

在他們的身旁，有一把刀！

不是寶刀，也不是精鋼打造的鋼刀，而僅是一柄菜刀！

這種菜刀，本該用來切菜。

但現在它却把鵬城三義頸子上的血管，完全切斷。

鮑無汗走上前，仔細的看了一遍。

當他看完之後，臉上的神色變得很難

重。

他突然大喝一聲：「田老爹，快滾出來！」

他一連大喝了幾次，田老爹終於出現了。

鮑無汗額上無汗，心中却有汗。

田老爹以前給他的印象，是老弱糊塗，如果他要田老爹殺死，簡直就和捏死一隻螞蟥一般，將會毫不費力！

但現在，鮑無汗的觀感已完全改變。

田老爹能够把鵬城三義變成鵬城三屍，這份本領，就足以使任何人對他刮目相看。

鮑無汗雖然表面上仍然擺出好大的架子，但他心中已絕不敢小覷田老爹。

田老爹看來仍然和以前一般疲弱，行動遲緩。

但鮑無汗看見他的眼睛裏所透射出來的光芒，竟然爲之不寒而慄。

「田老爹，你隱瞞得好，」鮑無汗的臉色發青：「直到現在，你才向鵬城三義開刀，他們究竟有甚麼得罪了你？」

田老爹搖頭，淡淡道：「沒有。」

鮑無汗冷笑道：「雖然你是一個深藏不露的前輩高手，但想撼動鵬城，恐怕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田老爹乾笑兩聲，道：「的確不容易，但却不見得絕無可能。」

鮑無汗嘆了口氣，道：「你殺鵬城三義，是不是因爲他們吃喝和住店都不肯付賬？」

田老爹緩緩道：「這一點還不足以讓我老人家動手，他們到處吃喝不付賬早已

成爲慣例，何況這間客棧又是你的。」

鮑無汗目中帶著怒火，道：「你究竟是誰？」

田老爹斷然道：「憑你還不配問。」

鮑無汗嘶聲喝罵道：「你以爲鮑某不敢殺你？」

田老爹嘿嘿一笑，說道：「身爲神魔谷第七護法的小鮑，又怎麼會連殺人都不敢？」

鮑無汗的臉，立刻由鐵青變成血紅！

「好一個田老爹，你知道的事果然不少。」

田老爹淡淡道：「如果你能够殺了老夫，那麼我這個老人家就會變成甚麼都不知道了。」

鮑無汗突然大笑。

那是憤怒的笑。

也是殺人前的奸笑。

大笑聲中，鮑無汗的左手已像閃電般抓向田老爹的頸子上。

× × ×

鮑無汗十八歲的時候，就會經用一隻左手，把連雲寨四個強盜的頭骨捏成了粉碎。

那時候的鮑無汗，其武功遠遠不如今日！

現在，鮑無汗的武功精進甚多！

而田老爹的頸子，無論如何也比不上那四個強盜的頭骨更硬。

如果鮑無汗的左手能够抓到田老爹的頸子，那麼田老爹一定會變成斷頸老爹。

田老爹仍然靜靜的站在那裏，好像根本完全沒有看見鮑無汗已對他展開凌厲的

攻擊！

田老爹真的沒有動。

鮑無汗的左手已狠狠的在他頸子上一捏！

× × ×

憑鮑無汗的指力，要捏斷一條大山豬的頸子，也絕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他練的是大力金剛指，而且已達到第六層境界。

可是，田老爹的頸子，竟然比他的大力金剛指還更堅硬。

「格勒」一陣怪响，鮑無汗的五根手指，一齊折斷。

鮑無汗臉色慘變。

他做夢也料不到這一捏，田老爹的頸子竟然會傳出一股強大的反彈力，連自己的五指都被震斷！

田老爹乾咳兩聲，嘆道：「小鮑，回頭是岸，神魔谷第七護法這個職位，你索性讓給獨孤與衆任好了。」

鮑無汗暴退三尺，額上黃豆般的冷汗已滾了下來。

就在此刻，雪地中突傳來一陣雄壯的歌聲。

歌者是個黃衣漢子。

歌聲雖然雄壯，但細聽之下，却隱藏著詭秘、肅殺的意味。

田老爹冷冷一笑。

「一曲勾魂，墓域殺手來了。」

黑色的棺木！

棺木之上有一根金矛，直插在棺木之上。

× × ×

一曲勾魂。

墓域殺手。

黃衣漢子沒有名字，這八個字就已足夠代表他的一切！

墓域殺手當然來自墓域。

墓域是甚麼地方，沒有人知道。

曾經到過那裏的人，現在都已變成一堆白骨。

傳說中的墓域，那裏根本沒有墳墓，只有棺木。

那裏的棺木，數量並不很多！

但每副棺木裏的死屍，都是江湖上成名的頂尖高手！

如果不是叱咤風雲的大人物，也不配躺在墓域的棺木裏。

這些死人，都是死在金矛之下的。

金矛，就是墓域殺手的唯一武器。

他每殺一人，事前都必定替死者準備一副棺木。

田老爹冷冷一笑。

一直蟄伏在這間客棧五年的田老爹，原來竟然就是鐵匠游疾舞！

天下間的鐵匠何止千萬，但能够用頸子震斷鮑無汗左手五指的鐵匠，這人若非游疾舞又還會是誰？

鮑無汗再也不敢托大。

面對着游疾舞，鮑無汗忽然間就變成了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他想不透的，就是游疾舞爲甚麼會在自己的客棧內做了五年的掌櫃。

墓域殺手忽然用一雙冷漠的目光，盯着鮑無汗。

過了半晌，墓域殺手才道：「鮑護法，你做得很對。」

鮑無汗一怔。

他想不出墓域殺手這句說話的意思。

墓域殺手又接道：「你帶了三十個手下，但沒有讓他們首先動手，這一點你做得很對。」

鮑無汗聽了，後，汗流浹背。

他並不是個蠢人，墓域殺手的意思，再也明顯不過，他分明是說：「如果你派三十個手下先打，這三十個手下都會變成死人。」

游疾舞武功極高，鮑無汗的手下絕對不是他的敵手。

墓域殺手緩緩地把金矛從棺木中拔出，來。

鮑無汗只覺得一股逼人的殺氣，從金矛上傳了過來。

這一根金矛，已殺人無數，而且殺的都是江湖上成名的高手。

鮑無汗突然迸出了一句這樣的說話：

「你有把握殺游疾舞？」

墓域殺手露出了一個冷酷的笑容：「連獨孤谷主都認爲我可以讓游疾舞躺進棺木裏，你爲甚麼竟敢有此一問？」

鮑無汗一呆。

他陡地感到渾身都有一種說不出的寒意。

墓域殺手忽然輕輕揮了揮手，道：「你可以離開這裏，我不想免費殺人，雖然你是神魔谷的第七護法！」

鮑無汗咬了咬牙，終於上馬。

片刻之間，他和三十個手下都在雪地上消失得乾乾淨淨。

游疾舞冷冷的對墓域殺手道：「你真的有把握殺老夫？」

墓域殺手嘆了口氣，道：「游疾舞，你太老了。」

游疾舞淡淡一笑，道：「人雖老，可是寶刀未老。」

墓域殺手臉上帶著詭秘的微笑：「你還有寶刀？你的獵刀在哪裏？」

游疾舞道：「獵刀老夫早就送了給姓齊的人。」

墓域殺手冷冷道：「齊拜刀呢？」

游疾舞臉上的表情，忽然變得比墓域殺手更爲詭秘：「齊拜刀就在你身後不足一丈。」

墓域殺手的眼色變了。

他不必轉過身子向後望，便已聽見了一個人悠悠的道：「齊拜刀在這裏，獵刀也在這裏。」

在他身後的棺木上，不知甚麼時已坐著了一個人。



棺木漆黑。

這人的衣服也同樣漆黑。而這人眸子裏的顏色，更是漆黑得發亮。

墓域殺手把金矛向地一插，一雙眼睛直瞪着對方。

「你就是齊拜刀？」

「不錯，在下齊拜刀。」

「五年來，我一直都在找你。」

「你找的人，向來都是江湖上具有名氣的人，你找他們的目的，也不外乎只有一個字。」

墓域殺手冷笑道：「不錯，只有一個字。」

齊拜刀悠然道：「這一個字就是——殺！」

墓域殺手點頭冷笑道：「我已找了你五年，想不到今天你却自己碰了上來。」

齊拜刀微笑道：「這是否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闖進？」

墓域殺手冷笑道：「你說得一點都不錯。」

齊拜刀道：「現在，你可以馬上動手了。」

墓域殺手沒有動手。

他動的是腿。

他的脚尖輕輕一挑，竟然就把那副漆黑的棺木凌空挑起。

不過，他的腰間，仍然纏着一條粗大的繩子。

棺木與他的身軀，是連成一起的。

棺木被踢起，齊拜刀的人却仍然穩坐。

在棺木之上。

墓域殺手突然用金矛，向齊拜刀的胸膛激射。

「鏗」一聲响，齊拜刀的獵刀也已出鞘。

矛快。

刀更快。

棺木在半空飛舞，齊拜刀和墓域殺手彷彿已被這具漆黑而沉重的棺木隔開。

剎那間，墓域殺手的金矛已攻出了十五招。

齊拜刀突然退後，站在一處動也不動，就像是突然間變得麻木了。

但真正麻木的，並不是齊拜刀，而是墓域殺手。

連游疾舞都沒有看見齊拜刀是怎樣出手的。

但墓域殺手的咽喉上，已冒出了一股血槽。

游疾舞只覺得獵刀的刀光一閃，墓域殺手的身形便猛烈地一震。

想不到就只是這一刀，便已殺了這個神秘，可怕的墓域殺手。

齊拜刀的武功，顯然已比五年前判若兩人。

游疾舞感到很安慰。

齊拜刀在他身上所練的武功，已經盡廢。

他現在的武功，完全是另一門派的武學。

——金龍譜上的武功，齊拜刀終於練成了。

神龍谷又還能神氣多久？

× × ×

晨光曦微，天氣仍然寒冷得要命。在青烟堡裏，賭局仍然在繼續。

青烟堡裏，距離鵬城大約有三百二十里。

稍為在江湖上混過兩天的人都知道，青烟堡其實是個賭場。

在這裏，你可以大賭特賭。

——可以大賭特賭。

——但決不能小小注碼的賭。

青烟堡裏絕不歡迎注碼下得太小的賭客。

曾經有個大財主，帶着二十個保鏢到青烟堡賭錢，他押的是牌九，每注只押黃金十兩。

結果，他賭到第三口的時候，就被人攔了出去。

不但大財主被攔了出去，連他的二十個保鏢都被攔了出去。

那二十個保鏢，每一個都是少林俗家弟子的傑出好手。

大財主花了大量金銀才聘請得到的保鏢，竟然在一頓飯時光之內，全部被人打得鼻青臉腫。

青烟堡的力量，真是非同小可。

這裏是豪賭的地方。

也是賭命的地方。

這裏不但賭錢，也賭命。

——如果青烟堡主認為你的一顆腦袋可以值一千兩金子，你就可以用你的腦袋來作爲賭注。

——贏了的話，一千兩黃金就馬上奉送。

——要是輸了的話，這顆腦袋就只好被砍下來，被製成「人頭乾」。

人頭乾已經成爲了青烟堡最著名的標記。

近十年來，有不少人用腦袋來作爲賭注。

有一部份的人的確憑了這一招贏了大錢。

但也有更多的人，因爲賭命輸了，便不見了自己的一顆腦袋。

腦袋最值錢的紀錄，是山西大富豪文庭玉。

文庭玉在青烟堡賭了三日三夜，輸了的金子已足夠填滿一口深井。

最後，他輸到甚麼都沒有剩下，只剩下自己的一顆腦袋。

他還要賭下去。

青烟堡主不反對，認爲他的腦袋可以值黃金三萬兩。

結果，文庭玉輸了。

他的腦袋，已被藥改製成人頭乾，還懸掛在人頭大廳最當眼的地方。

雖然這些腦袋早已被砍下，但由於經過特別的製煉，到現在看來都還是栩栩如生。

越是栩栩如生，也越是怵目驚心。

而最不值錢的一顆腦袋，却是一個乞丐。

這一個乞丐並不屬於丐幫，而他本來也並不是一個乞丐。

他是一個不求上進的名門子弟。

由於好賭，他輸掉了八百畝良田，十

二幢大廈，連三個漂亮的妻子都輸掉。

結果，他淪爲乞丐。

他本身有點武功，淪爲乞丐之後，捱不住飢寒交迫的痛苦，索性跑到青烟堡，要憑自己的腦袋來押注。

他以爲自己的腦袋最少可值一百兩金子。

一百兩金子，在他以前來說，根本就不算甚麼一回事。

但現在，一百兩金子已比以往的一百兩金子都還更重要。

可是，青烟堡主認爲他的腦袋不值錢，只值紋銀一兩！

一兩紋銀一顆腦袋？

誰願如此押注？

但這個淪爲乞丐的名門子弟居然答應了。

結果，他押銀一兩。

他押一兩紋銀在「大」的一方。

可是，開出來的點數却只是二、三、五。

恰好十點！

小！

乞丐這顆腦袋輸了，他沒有賴，索性自己拿刀把腦袋砍了下來。

砍腦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砍別人的腦袋已經困難，砍自己的腦袋就更不容易。

但他砍得很好。

他只砍了一刀，便把自己的腦袋砍下來了。

現在，這顆最不值錢的腦袋，也被放在人頭大廳之中。

× × ×

江湖人風雲險惡，每一個人都在玩命，賭命。

江湖上比尋常百姓更嗜賭，所以青烟堡的賭客，最少佔了一半以上都是江湖中人。

人在江湖，本來就經歷着無數次的賭博。

所以，即使是賭人頭，也有人甘願孤注一擲的去賭。

這究竟是江湖人的豪氣？

還是江湖人嗜賭成性的悲哀？

兩年前，青烟堡一共贏了五顆人頭。

去年，沒有。

一個都沒有。

但今年呢？

晨光曦微，宰人魔就給一個令人發楞的消息從夢中驚醒。

宰人魔並不是這個人的外號。

他姓宰，名人魔。

近幾年來，宰人魔在江湖上的名氣，已遠在十年前之上。

他就是青烟堡堡主。

令他從夢中驚醒的消息，是有人要賭人頭。

宰人魔立刻披上一襲豹皮外袍，帶着十個心腹手下，趕到豪勝堂。

豪勝堂就是青烟堡聚賭的地方。

要賭人頭的，是一個自稱齊拜刀的年青刀客。

齊拜刀！

齊拜刀竟然要賭人頭。

宰人魔眉心深鎖，他知道這件事情大有蹊蹺。

齊拜刀難道吃了熊心豹胆，竟然敢闖到青烟堡？

青烟堡的勢力絕不孤單。

青烟堡還有更大的後台在支撐着，否則，青烟堡也不可能在江湖上有這樣的位置。

青烟堡的後台，就是神龍谷！

豪勝堂前，呼盧喝雉的聲音仍然十分熱鬧。

齊拜刀却悠閒地站在一角，彷彿這裏不是殺氣騰騰的賭場，而是風景幽雅的湖畔。

湖水固然可以淹死人。

但賭桌上無形的殺機，又何嘗不足以淹死任何一個嗜賭的賭徒？

宰人魔第一眼看見齊拜刀的時候，心中就有一個這樣的感覺。

這人看來最像賭徒。

但也是一個最穩定，穩定得完全不像在賭博的賭徒。

殺人也和賭博差不多。

最不像殺人者的殺手，才是最可怕的殺手。

宰人魔是賭博和殺人的高手。

他現在已深深體會到，齊拜刀是一個可怕的賭徒，也是一個可怕的刀客。

八年前，宰人魔曾與齊拜刀有過一面之緣。

那時候的齊拜刀，在江湖上也頗有名氣。

但宰人魔覺得八年後的齊拜刀，簡直就遠勝八年前的齊拜刀十倍。

「齊大俠，久違了。」

「宰堡主，八年不見，想不到青烟堡已成爲了最著名的賭場。」

「不錯，因爲在這裏，人頭有價。」

「照宰堡主的看法，在下的腦袋值多少？」

宰人魔毫不考慮，就回答道：「十萬兩。」

齊拜刀淡淡一笑，問道：「十萬兩銀子？」

宰人魔搖頭，道：「不是銀子，是金子。」

兩人這幾句話說得並不怎樣响亮，但所有正在賭博的人全都聽見了。

一時之間，原本喧嘩熱鬧的賭場，立刻變得鴉雀無聲。

這個年青人的腦袋爲甚麼竟然能值黃金十萬兩？

人叢之中立時有人低聲道：「如果我的腦袋也能押十萬兩金子，就算賭輸了也是輸得痛快！」

賭徒！

唉，他們賭的是金子，還是自己的性命呢？

× × ×

齊拜刀的腦袋，這次真的押了十萬兩金子。

宰人魔悠悠的道：「你可以選擇任何形式的賭博，只要你贏了，十萬兩黃金立刻如數奉上。」



齊拜刀眼中一亮，道：「在下不想賭骰寶，也不想賭牌九，更不想賭番攤。」

宰人魔冷冷一笑，道：「難道你想賭刀？」

齊拜刀淡淡笑道：「宰堡主說對了，在下想賭刀，誰的刀快，誰就贏。」

宰人魔面色沉重，道：「你心目中的對手是誰？」

齊拜刀沉默了半晌，忽然又笑了，道：「隨便任何人都行，只要他能把我殺掉，他就贏了。」

宰人魔展顏一笑。

這一笑，充滿殺機，濃厚的殺氣已在豪勝堂中擴散瀰漫。

生死之戰，一觸即發。

宰人魔用的武器，並不是刀，也不是劍。

他喜歡用斧。

不是長斧，是短斧。

短斧連柄僅長一尺，但却重達二十八斤。

一尺長的短斧居然重二十八斤，鑄造這柄短斧的當然不是普通的鋼鐵。

事實上，這一柄斧頭的確不是普通的斧頭。

這是用天山雪底寒鐵鑄成的宰人斧。世人只知道海底寒鐵是世間難求的寶物。

誰知雪底寒鐵比海底寒鐵更難求，想開採一斤雪底寒鐵，比在沙漠裏找尋十斤金砂還更困難。

宰人斧是用雪底寒鐵鑄成的，而能够

抵禦宰人魔一斧之威的江湖高手，並不多見。

最主要的，還是因為幾乎已沒有甚麼兵器，能够抵禦得住宰人魔的宰人斧。

宰人魔在神魔谷中，地位甚高，僅次於獨孤與楚總管之下。

齊拜刀一出現，他就已經知道對方的來意。

齊拜刀並不是真的爲賭博而來。他是爲了殺人而來的。

昔年齊師在酒血亭下被彭蜀美所殺，固然是由於彭太師下毒所害。

但彭太師這樣做法，也是因爲受了獨孤與的箝制。

齊拜刀原本要找彭太師報仇。

但當他練成金龍譜上的武功之後，彭太師早已被殺。

這一段血海深仇，當然還要報。

神魔谷已成爲江湖上最龐大的一股邪惡力量。齊拜刀面對着的敵人，已不再是一個彭太師，而是整個龐大的邪惡組織。

宰人魔憑藉着神魔谷的勢力，使青烟堡成爲天下最備受矚目的一座固壘。

齊拜刀就算武功再高，單人匹馬又怎能將青烟堡毀滅？

宰人魔充滿信心，他要把齊拜刀的腦袋割下，然後製成人頭乾。

宰人斧已在宰人魔的手中。

當宰人斧在宰人魔手中的時候，別人的腦袋就危險極了。

誰知道宰人魔並沒有用宰人斧對付齊拜刀。

他突然左掌翻飛，一連八掌直向齊拜刀的胸膛擊去。

這八掌的威力，即使用「排山倒海」這四字，也絕不足以形容其洶湧程度的萬一。

這八掌又快又重，而且每發一掌，就有一枚毒鋼鏢從袖中射出。

齊拜刀雙腿紋風不動，而獵刀已經出手。

天下獨一無二的獵刀。

爲了要練成金龍譜上的武功，齊拜刀獻出了獵刀，金龍幫幫主獻出了金箭，終於在葉絕手那裏換取到金龍譜。

當齊拜刀藝成之後，葉絕手却死了。

葉絕手臨死的時候，親手把金箭和獵刀，都交給了齊拜刀。

他嘆了口氣，對齊拜刀道：「拿去，用這把刀，毀掉神魔谷，別再讓獨孤與和楚三爺再攪下去了。」

獵刀再加上金龍譜上的武功，會產生甚麼威力？

豪勝堂本是聚賭的地方。

但現在，聚賭的人已暫時停止。

他們都退開一旁，看青烟堡的堡主怎樣把這個狂妄的小子毀掉。

在這些賭客眼中看來，齊拜刀無異是螳臂擋車，自尋死路。

可是，齊拜刀的手，並不是螳臂。

獵刀更不是尋常的刀。

宰人魔八掌八鏢同時迸發，俱被齊拜刀化解。

於是，宰人斧出動了。

宰人魔一向自誇宰人斧是天下第一利器，無堅不摧。

可是，這一次，他的宰人斧却吃了大虧。

宰人斧飛劈齊拜刀。

齊拜刀的獵刀也同時迎了上去。

刀斧相碰，濺出一蓬刺目的火光。

宰人魔只覺得虎口劇痛，右手竟然被震得鮮血直冒。

而他的宰人斧，也已崩折出一個頗大的缺口。

宰人魔大駭。

他怎樣也想不到，獵刀竟然能把宰人斧碰出一個缺口，而獵刀却完全無恙。

宰人斧雖然還未被徹底摧毀，但却已摧毀了宰人魔的信心。

齊拜刀果然是一個令人感到可怕的殺人者。

高手相爭，勝負往往只繫諸於一錢之隔。

但現在，宰人魔已明白，憑自己的武功，想割下齊拜刀的腦袋，那是做夢。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宰人魔對於自己的實力，知道得很清楚。

雖然自己不是齊拜刀的敵手，但是他還有大批精銳的戰士，殺人不眨眼的暗殺手。

一對一打不過齊拜刀，但用車輪戰術，總可以罷？

主意一決，立刻抽身後退，同時大喝

道：「十魔大陣，上！」

齊某的岳父，又怎能說是甚麼勾結？」

宰人魔怒喝一聲，宰人斧向後疾揮，擊落了三支飛射而至的金箭。

「暗箭傷人，算甚麼英雄好漢！」

齊拜刀冷笑道：「宰堡主既想死在明刀明槍之下，那容易得很，獵刀不會射出暗器，總會讓你死得瞑目。」

宰人魔臉色一變。

暗箭固難防，明刀明槍也不是齊拜刀的敵手。

倏地，宰人魔一聲長嘆，斧擊天靈蓋，就要自殺。

但就在這個時候，豪勝堂外突然傳來一陣劇烈嘶殺的聲音。

六個黑衣人，滿身鮮血的滾了進來。

豪勝堂外，十幾個殺聲喧天的赤膊力士，各持巨棒，一路殺入豪勝堂內。

赤膊力士之後，有六個皮袍老人。

六個皮袍老人身後，有八個紅衣大漢，分別抬着兩頂軟兜轎子，氣勢磅礴的湧至。

宰人魔大是振奮，因爲神魔谷六大護法和正副兩位谷主，已及時趕到。

神魔谷谷主獨孤與。

而神魔谷的副谷主，則是昔日的楚總管楚三爺。

神魔谷高手趕到之後，立刻就把手金箭幫的六個高手打得落花流水，果然先聲奪人。

豪勝堂的賭博，已完全停頓，賭客也紛紛撈回賭本，荒落逃走，只有十幾個胆大的江湖人物，仍然停留在豪勝堂內。

宰人魔見己方強援已到，當然不會再

作自裁之舉。

誰知道他的宰人斧才放下，齊拜刀的獵刀已毫不客氣地攻至。

一刀三式，每一式都足夠讓宰人魔看得眼花繚亂。

宰人魔大吼一聲，身形倒翻，避過三刀。

齊拜刀刀勢不停，三刀之後，整個身子也突然鷹隼般冲天飛起。

宰人魔半空中身形飛舞，又是咆哮一聲，一斧向齊拜刀的小腹上砍去。

齊拜刀急閃。

這一斧沒有劈着齊拜刀，却直砍在一條石柱的中央。

隆隆一聲巨響，一根粗大的石柱竟然齊中被擊斷，這一斧之威實在難以想像。

齊拜刀人在半空中，却仍冷笑道：「宰堡主，再見了！」

最後三個字剛出口，獵刀已像閃電般刺入宰人魔的後腦之內。

血如泉湧。

慘呼一聲，名震四方的青烟堡堡主宰人魔，就死在齊拜刀這一招快刀之下！

兩頂轎中坐着的，當然就是獨孤與和楚三爺。

楚三爺看得很清楚，齊拜刀這一式刀法，已達到了令宰人魔無法抵抗的地步。

楚三爺不喜歡齊拜刀，也不喜歡他的父親齊師。

齊師之死，楚三爺應負最大的責任。

現在，他要斬草除根。

齊拜刀一日不除，始終是神魔谷的心

腹大患。

連宰人魔都已死在他的刀下，這筆帳又怎能不算清楚？

金龍幫潛伏數年不動，顯然是有所圖謀。

就在此刻，獨孤與掀開轎子的布簾，對楚三爺道：「先殺齊拜刀這小子！」

楚三爺不隱瞞自己心中的想法，說道：「憑我之力，未必能够順利把齊拜刀解決。」

獨孤與冷冷道：「到時老夫自然會助你一臂之力。」

楚三爺露出一個神秘的微笑，道：「谷主親自出馬，齊拜刀這小子死定了。」

微笑中，身形一起，像鬼魅般從轎頂之上衝了出去。

楚三爺手裏的刀鋒，比獵刀的鋒芒光亮不知幾倍。

齊拜刀喜歡刀。

尤其是獵刀。

但他不能否認，楚三爺的彎刀也是一柄好刀。

最少，這柄刀比起彭家的天霸金刀更厲害。

但無論刀怎樣，最重要的，還是用刀的是個怎樣的人。

好刀落在庸手，又與廢鐵何異？

但好刀落在高手之中，那便如虎添翼，一舉手一投足，皆可置人於死地。

齊拜刀自從練成金龍譜上的武功之後，功力已遠勝從前。

但他仍然覺得，楚三爺的實力，着實

金箭幫已在江湖上銷聲匿跡了一段時期。

但現在，它又復出了。

金箭幫的出現，是突如其來，事前毫無半點動靜的。

直到此刻，宰人魔終於發覺，自己一手打出來的江山，親手創建的青烟堡，現在已落在金箭幫的手裏。

宰人魔冷冷一笑，笑聲很不自然：「難怪你敢闖到這裏來撒野，原來你已和金箭幫勾結一起。」

齊拜刀悠悠笑道：「金箭幫幫主乃是



不可輕侮。

楚三爺從轎頂之上衝出，身法之怪異，彷彿幽靈。

他的臉色也同樣蒼白如雪。

白慘慘的一個人。

殺氣已將這個人完全籠罩着。

齊拜刀冷冷笑道：「閣下就是楚三爺嗎？」

楚三爺面罩寒霜，冷然道：「不錯，你就是齊拜刀？」

齊拜刀道：「在下就是你找了五年，欲殺之而後快的齊拜刀。」

楚三爺冷冷一笑。

齊拜刀又道：「楚三爺，你現在可以動手了。」

楚三爺沉聲道：「殺你這種渾小子，還不易如反掌。」

齊拜刀沉聲道：「既然如此，何必多說廢話。」

楚三爺發出一陣冷森的笑聲，突然發動攻勢。

齊拜刀反應非常敏捷，彎刀在剎那間刺到，他偏身猛地向後一閃，已避開楚三爺這狠毒急迅的一刀。

楚三爺繼續揮刀。

刀光森冷輝煌，如電閃半空，聲勢駭人已極。

齊拜刀一聲冷喝，連接楚三爺十七刀了。

楚三爺這十七刀，幾乎是在十七個不同的方向分別發動的，就像是有十七個人，十七把刀，在同一個時間追擊齊拜刀。

樣。

這種刀法，已足夠在此一剎那間，連殺十七人。

可是，這十七刀未能傷及齊拜刀。

齊拜刀現在已是高手中的高手。

楚三爺雖然武功極高，但要擊敗齊拜刀，又談何容易？

神魔谷六大護法見狀，紛紛亮出武器，圍住齊拜刀。

但金箭幫也有七八名高手，同時出現，攔截住這六大護法。

劇戰更加激烈。

論武功，金箭幫的高手絕不比神魔谷六大護法輸虧。

一時之間，直殺得天昏地暗，彷彿整座青烟堡，都快要被激鬥震塌。

在豪勝堂外一株老樹的樹梢上，有兩個老頭兒正在談笑喝酒。

他們好輕鬆，輕鬆得就像台下看戲的人。

這兩個老頭兒，並不是普通人。

尋常人物，又怎能蹲坐在樹梢之上？這兩個老頭兒，其中一個已差不多六十歲。

但他和另一個老頭兒相比，却還是顯得太年青了。

年青得簡直就可以做那個老頭兒的孫子。

因為另外一個老頭兒，就是鐵匠游疾舞。

游疾舞的實際年紀有多大？恐怕連他自己都計算不出來了。

至於和他對飲的老頭兒，就是金箭幫的幫主葉天印。

葉天印在金箭幫中，擁有無上權威。

他平時給人的印象，是威嚴十足的領袖人物。

但實際上，葉天印的性格，並不如他的外表般冷酷。

游疾舞是武林前輩人物的老前輩。

葉天印把女兒嫁給齊拜刀，游疾舞從中斡旋居功不少。

游疾舞在這個時候，尚與葉天印輕鬆談笑，好像完全不覺得戰局已進展到生死存亡緊要一髮的緊張地步。

獨孤與初時並未注意到豪勝堂外的老樹樹梢上，坐着這兩個老頭兒。

直到他發現兩人的時候，游疾舞的目光已直盯在他的臉上。

獨孤與臉上的表情，就像塊木頭。

他靜靜的看着游疾舞。

游疾舞也靜靜的看着他。

這兩人的目光，就像是兩把無形的鋒刀，彼此都緊迫着對方。

獨孤與突然從轎中取出一柄劍。

那是一柄鑲着十二顆寶石的神魔劍。

神魔劍雖然還未出鞘，但劍中的殺氣，彷彿已籠罩着整個豪勝堂。

葉天印喃喃的說道：「神魔劍，確是一柄邪劍！」

葉天印長嘆了口氣，道：「老夫的野心，早已消逝，如果昔年老夫決心與你打硬仗，不論誰勝誰負，神魔谷也勢非元氣大傷不可，又何致於弄到今日這般田地呢？」

獨孤與笑了。

他微笑着道：「今日江湖，已是神魔谷的天下。」

葉天印冷笑一聲：「只怕未必。」

獨孤與嘿嘿一笑，道：「葉幫主武功極高，名滿天下，倒不知道敢不敢接本谷主三劍？」

「三劍？」葉天印仰天狂笑，道：「莫說三劍，便是三百劍又何妨？」

獨孤與冷笑道：「老匹夫，你好好大的胆子！」

隨着一聲怪嘯，破空聲突响。

十二點寒芒，疾射葉天印與游疾舞。

葉天印與游疾舞人影翻飛，雙雙從樹上落下。

獨孤與將葉、游二人逼落，神魔劍同時出鞘。

神魔劍的確是一柄邪劍。

劍剛出鞘，劍鋒上就揚起一層薄薄的劍氣。

「颼」一聲，神魔劍忽然向齊拜刀的小腹上刺去！

獨孤與最想要殺的人，畢竟還是齊拜刀！

齊拜刀與楚三爺酣戰之際，神魔劍突然乘虛而入，而且這一劍絕對致命。

齊拜刀急退。

但獨孤與絕不放鬆，劍勢緊緊逼進，配合着楚三爺的刀，已將齊拜刀逼到牆邊死角。

天下間有誰能以一人之力，抗拒神魔谷正副兩大谷主的刀劍？

沒有人能。

唯一例外的，也許還有一個。

這個人就是齊拜刀！

楚三爺的刀，和獨孤與的劍，已完全封死齊拜刀的每一處退路。

他們要在這牆角裏，逼殺齊拜刀。

這是獨孤與心中早已算好的計劃。

他用聲東擊西之計，使齊拜刀以為自己與葉天印展開決鬥。

但在最後一剎那，獨孤與要殺的人，却還是齊拜刀。

齊拜刀看來已毫無活路。

但忽然間，獵刀全力擊出，把獨孤與的神魔劍震開。

能够把獨孤與的劍震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江湖上能够做到這一點的高手，恐怕絕不超過十個。

楚三爺毫不猶豫，趁齊拜刀震開獨孤與的劍之際，突然一刀刺向他的鼻樑上。

這一刀，絕無失手之理。

楚三爺肯定齊拜刀已無法兼顧自己這一刀。

可是，他的肯定，却未免太「肯定」了。

齊拜刀連看都沒有看他一眼，左手突揚。

楚三爺的刀，竟然給齊拜刀的左手兩指，緊緊拑住。

楚三爺面色大變，失聲脫口叫道：「龍指功！」

齊拜刀冷冷一笑，道：「楚三爺果然識貨。」

齊拜刀露出了這一手功夫，連獨孤與都看得為之一怔。

這分明就是金龍譜上的武功，想不到在短短幾年之內，竟給齊拜刀練成了。

獨孤與殺機更濃。

齊拜刀一日不除，神魔谷又豈能有安枕之日？

楚三爺自出道以來，從未遇到現在般難以下台的局面。

堂堂神魔谷副谷主的刀，竟然給一個年青伙子用手指拑住，這件事將來傳到江湖上去，教他的臉擱到那裏去？

想到這一點，楚三爺不顧一切，突然鬆手棄刀，雙掌疾拍齊拜刀的胸膛。

這兩掌的威力，看來似乎比鋒刀更加驚人。

齊拜刀目光一寒，左手一伸，居然把楚三爺的彎刀掣在手中，變成自己手上的武器。

這一着變化之快，更加大大出乎楚三爺的意料之外。

楚三爺的額上，陡地冒出冷汗。

颼！

颼！

楚三爺雙掌疾拍齊拜刀。

但齊拜刀却用他自己的刀，把他的兩

條手腕一齊斬斷。

只見兩股血柱，從楚三爺斷腕之處，狂噴不止。

楚三爺踉蹌連退五步。

六大護法其中兩人，連忙前去扶住楚三爺。

楚三爺突然狂吼，作勢要衝前，再與齊拜刀拚命。

但接着，他的身形並不是衝前，而是退後。

霎眼之間，楚三爺已迅速離開豪勝堂，離開了青烟堡。

他這一次離去之後，江湖上就再也沒有人見過楚三爺這個人。

豪勝堂，已變成了腥風血雨之地。

金箭幫的精銳戰士，在這一役裏充份發揮出他們巨大的潛在力量。

神魔谷的六大護法，每一個都是曾經在江湖上名噪一時的黑道高手。

但面對金箭幫的高手，六大護法顯然佔不到任何便宜。

楚三爺被斬斷雙腕，對於他們的士氣，無疑是一個打擊。

但更嚴重的打擊，却還是來自游疾舞和葉天印的聯合行動。

獨孤與以聲東擊西之計，以為可以出其不意，一劍誅殺齊拜刀。

沒想到齊拜刀已練成了龍指功，竟然在絕無可能的情况下，反而把楚三爺的雙腕斬斷。

楚三爺狼狽敗走，獨孤與唯有憑一人之力，繼續與齊拜刀週旋。

齊拜刀勇挫強敵，氣勢更加是凌厲萬分。

獨孤與冷然一笑。

齊拜刀一聲猛喝，突然把楚三爺的彎刀，脫手飛擊獨孤與。

「叮」一聲响，獨孤與連劍把彎刀擊落。

齊拜刀左掌輕抹獵刀。

刷！刷！刷！

獨孤與連發六劍！

齊拜刀一點也不緊張，反手一刀復一刀，把獨孤與這六劍全數化解。

雙方的動作，都快到了極點。

倏地一聲冷喝，獨孤與退後盈丈，左脚一挑，把一張木椅挑起。

齊拜刀不理會獨孤與的舉動，舉刀又繼續逼前狠狠揮擊。

幕地，那張木椅忽然碎開七八塊，一齊直向齊拜刀迎面激射。

這不能算是暗器，却也不能不算是暗器。

獨孤與自然明白，這一張木椅碎開七八塊激射齊拜刀，絕不會產生甚麼效果。

但碎木之中，竟然又夾着七八根毒銀針。

如果齊拜刀稍一不慎的話，就會被獨孤與這種詭計所算。

但齊拜刀已今非昔比。

獨孤與發射毒銀針時，雖然儘量隱藏，但依然逃不過齊拜刀一雙銳利如鷹目的眼睛。

只見齊拜刀的獵刀，忽然揚起一片光



影。

刀光在半空中。

人却猶在刀光之上。

獨孤與這一次暗算，又告失敗。

齊拜刀下手不再留情，連續十八刀，

直逼得獨孤與手忙腳亂。

看來，獨孤與並不是齊拜刀的敵手。

但事情絕非如此。

獨孤與的劍法，是天下知名的，如果

齊拜刀如此順利就把獨孤與解決，那麼這

位神龍谷谷主，未免有浪得虛名之嫌了。

原來獨孤與老謀深算，他深知齊拜刀

不易對付，早已在豪勝堂中，伏下了另一

着棋子。

這一着棋子，完全是爲了要取齊拜刀

的性命。

不殺齊拜刀，獨孤與勢難安枕。

現在，齊拜刀已快要墮進獨孤與的陷

阱……

× × × × ×

豪勝堂是一個聚賭的地方！

當火併開始之後，賭客最少已散去了

一大半。但仍有一些胆大的留下。

仇絕手就是其中之一！

× × × × ×

江湖上有兩句很古老的說話：「天南

地北雙絕手，穿心鎖脈鬼見愁。」

江湖雙絕手，是指華山葉絕手，和墓

域仇絕手！

墓域殺手名震天下。

而他的師父，就是仇絕手。

仇絕手最少已有五十年未曾在江湖上

露過面。絕大多數的武林人物，都以爲仇

絕手已經死了。

事實上，仇絕手早就應該死了。

他五十年前便已患了重病，病得骨瘦

如柴，不成人形。

誰都以爲他的性命絕不會長久。

可是，仇絕手沒有死。

病了二十年之後，他的病況居然完全

好轉，變得白白胖胖。現在，誰都不會知

道，在豪勝堂中一個白白胖胖的老頭兒，

就是與葉絕手齊名的仇絕手。

葉絕手已經死了。

但仇絕手仍然活着。對於整個武林來

說，自然不是一件好事。

× × × × ×

獨孤與與齊拜刀的激戰，已來到了仇

絕手的面前，不足三丈。

突然間，仇絕手一聲大喝，道：「獨

孤與，還我徒弟的命來！」隨着一聲大喝

之後，仇絕手不顧一切地，闖前衝向獨孤

與，好像要跟跟他拚命的樣子。

齊拜刀一怔。他當然不知道這是獨孤

與預早安排好的詭計。

獨孤與冷冷一笑，道：「李仁義，當

日令高足自尋死路，今日到你了！」

齊拜刀更是大吃一驚。

眼前這個白白胖胖的老人，原來竟是

俠名滿天下的中州老神翁李仁義！

獨孤與的劍勢，突然大盛，逼退齊拜

刀！

齊拜刀一退盈丈。

獨孤與的劍，已直向李仁義刺去。

其實這人並非李仁義，而是仇絕手。

但齊拜刀又怎料到其中的蹊蹺，其父

齊師，昔年曾被李仁義在大風雪中救過一

命，現在李仁義有難，豈能不救？

「噯！噯！一連兩刀，直逼得獨孤與無

法再攻李仁義。

可惜這個李仁義是冒牌的。

當齊拜刀全心全意對付獨孤與的時候

，冷不防仇絕手竟然已一爪狠狠插在他的

小腹上！

× × × × ×

天南地北雙絕手。

穿心鎖脈鬼見愁！

仇絕手這一爪，力足穿胸洞腹，甚至

可以把齊拜刀的腸臟都勾了出來。

仇絕手的心意，正是如此。

他要取齊拜刀的腸臟勾出，替自己的

徒弟墓域殺手報仇。

齊拜刀悶哼一聲，臉上的表情，充滿

憤怒。

他一心救人，料不到竟然中了暗算。

「你……你是誰？」

仇絕手狂笑，道：「老夫並不是李仁

義。」

游疾舞的聲音在這個時候响起：「原

來是你這個老不死，他奶奶的，用這種手

段暗算後輩，你究竟還算不算個人？」

齊拜刀轉身問游疾舞：「他是誰？」

游疾舞嘆了口氣，道：「他就是仇絕

手！」

× × × × ×

仇絕手。

雖然齊拜刀從未見過這個人，但這個

人的名字，他絕不感到陌生。

齊拜刀的小腹在流血。

雖然他已受傷，而且傷勢不輕，但仇

絕手仍然並未感到滿意。

因爲他並未將他的腸臟勾了出來。

齊拜刀冷冷道：「仇老魔，你還有甚

麼看家本領，不妨使出來。」

獨孤與大笑道：「好狂妄的小子！」

大笑聲中，神龍劍已像雪花般捲到。

齊拜刀站着，動也不動。

因爲游疾舞已上前，與獨孤與纏鬥得

難分難解。

仇絕手嘿嘿一笑，乘勝追擊齊拜刀。

齊拜刀突然把獨刀用口咬着。

只見他伸出左手兩指，赫然擺出龍指

功的姿勢。

仇絕手轟笑道：「無論你用刀也好，

用指也好，你絕對活不過明天！」

齊拜刀冷笑道：「墓域殺手已在下面

等你多時，仇老魔，看招！」

雖然齊拜刀口裏咬着獨刀，但說話時

仍然清清楚楚，絕不含糊。

仇絕手厲聲狂笑，兩條鐵般的手指直

插齊拜刀的小腹。

齊拜刀的腹部已然受傷。

黃台之瓜，何堪再摘？

仇絕手若再在他小腹上插一記，齊拜

刀想不完蛋也不行了。

葉天印見狀，心中頗爲焦慮。

偏偏他正與神龍谷的高手殺得天昏地

暗，縱然想助齊拜刀一臂之力，也是分身

乏術。

驀地，一陣尖銳的破空聲驟响。

仇絕手急閃。

一支金箭，從他的臉龐上擦過。

仇絕手暗呼不妙。

雖然這一支金箭沒有射中他，但却已

擾亂了他的步法。

仇絕手身形一側，左脅間露出一個破

綻。

齊拜刀豈肯放過良機，左手雙指驟然

出擊，直插仇絕手的心臟！

篤！仇絕手變色慘變。

他聽到一種聲音。那是因爲他的心臟

已被齊拜刀的雙指戳破了！

仇絕手面想再戰。

可是，鮮血已從他的胸前湧冒。

他渾身猛然一震。

他突然笑了。

笑得像魔鬼，笑得完全不像個人。

齊拜刀想不出他爲甚麼會笑。

半晌之後，仇絕手倒下去，那魔鬼般

的笑容，仍然掛在他的臉上。

在此同時，獨孤與也傳來一陣慘叫之

聲。

齊拜刀循聲望去。

只見獨孤與的額上，深深的插着一支

金箭。

游疾舞大笑，道：「葉幫主果然好箭

法！」

只見葉天印已經解決了神龍谷的高手

，同時更立刻射出了最精采的一支金箭。

這一箭，直穿透獨孤與的前額，直貫

後腦。

獨孤與茫然地站在那裏，以劍仗地。

直到他喘氣的時候，他仍然站着。

× × × × ×

江南，暮春三月，霧中。

楊柳樹下，輕烟湖前，齊拜刀把獨刀

送給了一個年青人。

這一個年青人，只有十九歲。

但他十二歲的時候，便已經有勇氣去

行刺一個搜刮民脂民膏，做盡壞事的揚州

知府。

齊拜刀很欣賞他。

寶劍贈烈士。

獨刀是獨取江湖敗類性命的刀。

但齊拜刀現在的武功，已不必再靠獨

刀了。

所以，他把獨刀送了給這個年青人。

這個年青人的姓名，是司馬縱橫。

獨刀在齊拜刀的手裏，名噪天下。

他是獨刀的第三個主人。

現在，司馬縱橫已成爲獨刀的第四個

主人了。

獨刀在司馬縱橫的身上，又將會發生

些甚麼令人驚心動魄的故事？

沒有人知道。

但齊拜刀却有個預感：

司馬縱橫不是個平凡的人。

他將來的一生，也絕不會是平凡地渡

過。

不平凡的人，不平凡的刀，當然會產

生不平凡的故事。

楊柳迎風吹拂。

輕烟湖上，突然出現了一艘小舟。

齊拜刀微笑着，登上小舟。

小舟上有個很漂亮動人的少婦。

那是他的妻子葉飛燕。

司馬縱橫望着小舟，小舟又漸漸消失

在霧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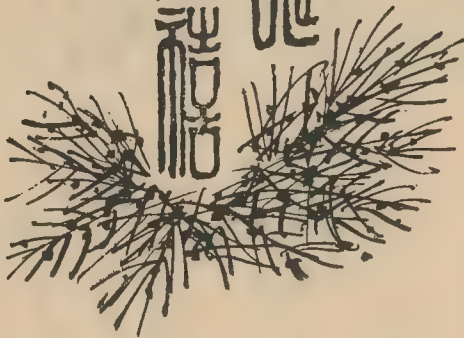
齊拜刀已得到了幸福。

但江湖上能够真正得到幸福的人，又

有多少？

（全文完）

武俠世界出版全人鞠躬







# 驚魂六記故事之四

黃 鷹·文  
盧 令·圖

## 粉骷髏

(六)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蕭七扛着昏迷的幽冥先生奔回衙門的驗屍房中，幽冥先生突然醒轉過來，和蕭七鬥了幾下後又復昏迷，像是中了迷藥……杜仙仙到驗屍房中認出死屍是她姐姐杜飛飛，正準備回家，遇到奇怪的骷髏頭，言稱是地獄使者，並說杜仙仙死期將近，杜仙仙一劍刺在骷髏的臉上，骷髏頭整個粉碎，冒出一團白烟！杜仙仙奔回家，另一方面董千戶的女兒董湘雲，到處追尋蕭七，這回奔至衙門前，遇上了蕭七，董湘雲性格潑辣，武功高強，蕭七每遇見到她都避開，這回却沒有避開……

### 酸風吹地獄 妒雨降人間

#### 殺機

風雨下蕭七身形箭射，竟然始終走在董湘雲之前。

這就連他自己也覺得奇怪。

——莫非湘雲那匹坐騎跋涉長途，已經很疲倦了。

他的推測並沒有錯誤。

董湘雲反而疏忽了這回事，看見坐騎越跑越慢，只道他不盡全力，立時就鞭如雨下。

這其實也並非全因為疏忽，她一氣之下，本來就什麼也會忘掉。

也是那匹馬遭殃，這一頓鞭子下來，一個屁股快要開花了。

幸好這個時候，蕭七的身形已停下。

他縱身躍上一戶人家門前，就停在那戶人家的屋簷下。

那戶人家毫無疑問是大戶人家，外表很華麗，門前石階左右還有兩隻石獅子。

董湘雲却没有理會那許多，一雙眼盯穩了蕭七，格格嬌笑道：「我看你還能够

跑到那裏！」

說話間又是兩鞭，哪匹馬一痛再痛，勉強再發力，衝上了石階。

也就在這個時候，那戶人家的大門突然在內打開，一個人手把雨傘，大踏步從裏面跨出來。

董湘雲一騎正就向那個人迎面撞去。

那個人滿懷心事，也本來就是一個粗心大意的人，開門就跨出，並沒有理會那許多，冷不防一匹馬迎面衝來，當場嚇了一跳。

幸好他武功高強，反應一向都靈敏之極，一聲：「大胆！」身形一頓，右手一抓，就抓住了那匹馬的鼻樑。

那馬匹也竟就硬被他截住了去勢。

董湘雲亦一聲：「大胆！」一鞭便欲迎頭抽下。

那刹那之間她忽然發覺那個聲音是如此熟悉，也同時看清楚了他，握着馬鞭的那隻手當場在半空停頓，一怔旋即失聲道：「爹！」

那個人不是別人，正是董湘雲的父親

——「奔雷刀」董千戶。

這戶人家也正是董家。

董千戶亦自一怔，脫口道：「怎麼是你這小丫頭回來！」

蕭七一旁看眼內，實在有些好笑。

董千戶跟着亦發現蕭七就站在一旁，「哦」一聲接道：「小蕭也來了。」

蕭七忍住笑，欠身道：「老前輩。」

董千戶「唔」一聲，擺出一副老氣橫秋的樣子，上上下下的打量了蕭七兩遍，說道：「你怎麼一身濕透，好像落湯雞一般。」

蕭七道：「風雨下奔來，豈能不變落湯雞。」

董湘雲插口道：「我在衙門門前看見他的時候，他已經是一身濕透的了。」

董千戶道：「是麼？」目光一閃，又問蕭七：「你真非已經找到了那個幽冥先生？」

蕭七點頭。

董千戶再問道：「人已送去衙門？」

蕭七道：「相信趙松現在已將他用鐵鍊鎖起來。」

董湘雲又插口道：「幽冥先生是那一個？蕭大哥為什麼要找他？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她一口氣問了三個問題，董千戶一個也不答，却叱道：「大人說話，小孩子不要插嘴。」

董湘雲瞪眼道：「誰是小孩子了。」

董千戶也不理會她，接問蕭七道：「那個幽冥先生是怎樣一個人？」

蕭七道：「很奇怪的一個老頭兒。」

「如何奇怪？」

「相貌肌膚，以至言談舉止，與常人都有些分別。」

「懂不懂武功？」

「相信不在我之下。」

「你如何將他抓住的？」

「手到拿來。」

「不是說他的武功……」

「我抓住他的時候，他已經昏迷過去了。」

「是你出其不意將他擊倒？」

蕭七搖頭，道：「另有其人。」

「是誰？」

「目前尚未清楚。」

「你在那裏抓住他的？」

「他那個地獄莊院的大堂。」

「一直沒有醒轉？」

「醒過一次，在衙門驗屍房之外，與我交手幾招，却又再度昏迷。」

「原因何在？」

「這真是奇怪也。」

「要清楚，目前惟有等他再醒轉，而神智又完全回復正常，問他一個詳細。」

「以你看，什麼時候才會再醒轉？」

「看不出。」

董千戶目光一掃，道：「你是離開衙門的時候，看見湘雲的？」

董湘雲道：「是我先看見他。」

蕭七一笑道：「但無論如何，總是我將你帶回家來。」

董湘雲一怔道：「你要去的就是我家嗎？」



蕭七道：「正是。」

董湘雲道：「爲什麼？」

蕭七道：「將你交給我爹爹。」

他轉向董千戶，道：「老前輩，湘雲我現在交給你了。」

董千戶連聲道：「好！好！」

蕭七道：「以後你得看顧她才好，再跑掉，可與我無干。」

董千戶大笑道：「當然當然。」

蕭七道：「那麼，現在我可以告辭的了。」

董千戶道：「急什麼？進去喝幾杯酒，我們好好的談談。」

蕭七道：「心領，我現在實在沒有空閒。」

董千戶道：「就是爲那件事？」

蕭七道：「不錯。」

董千戶問道：「可要我助你一臂之力嗎？」

蕭七道：「暫時我一個人還可以應付得來。」

董千戶道：「我們就好像一家人一樣，千萬別要客氣。」

蕭七欠身道：「是——晚輩就此告辭，改天再來拜候。」

董千戶道：「萬事小心！」

「是！」這一個「是」字出口，蕭七人已石階之下。

董千戶道：「我這柄雨傘拿去用！」

也不管蕭七接受與否，脫手將雨傘拋向蕭七。

蕭七只好接下，也不多說，手一揮，將雨傘撐開，身形亦同時展開，疾向左方掠去。

掠去。

董湘雲看在眼內，一聲：「蕭大哥！」

「便待將坐騎勒轉追下，可是她的手才一動，繩便已給董千戶抄住。」

董千戶笑問道：「你還要到那兒？」

董湘雲道：「跟蕭大哥一起。」

董千戶又問道：「你知道他現在幹什麼？」

董湘雲反問道：「在幹什麼？」

「查案。」

「哦？」

「是人命案子，也是一件很奇怪，很棘手的案子，單憑趙松一個人我看是絕對解決不了。」

「趙松是誰？」

董千戶未回答，董湘雲已省起來，道：

「是不是這兒的總捕頭？」

「就是那個趙松。」

「蕭大哥幹什麼這樣賣力去幫助他查案？」

「因爲這件案是我們同時遇上的。」

「我們？」

「蕭七趙松之外，還有你爹爹我。」

「怎麼爹爹反而留在家中？」

「還不是因爲你這個頑皮的丫頭。」

董湘雲奇怪道：「與我有何關係？」

董千戶道：「我是回家看着你可曾已平安回來？」

董湘雲搖頭道：「我不明白。」

「死者是一個年青的女孩子，但面龐破爛不堪，已根本分辨不出本來面目。」

董湘雲恍然道：「爹爹擔心那個女孩子就是我？」

董千戶道：「担心得要命，你丫頭一去半年，全無消息，本來就已經够我担心的了。」

董湘雲面上不覺露出歉疚之色，垂下頭。

董千戶笑問道：「我方才原待走一趙衙門，看看可有什麼結果，誰知道一開門，你丫頭就出現眼前。」

他大笑不絕，現在他總算已放下了心頭大石。

董湘雲看在眼內，更覺得歉疚。

她忽然省起了蕭七，回頭一望，長街上那裏還有蕭七的影子。

「不說了，我現在不追，蕭大哥又不知跑到那兒了？」她嚷着去扳董千戶抓着繩子的手。

董千戶那隻手却像是鐵鉗子一樣，笑着道：「担什麼心，小蕭既然回來，最少有兩三年不會再外出。」

董湘雲道：「他若是現在就外出，你得替我找他回來。」

董千戶道：「依你。」

董湘雲還是頻頻回顧，一面道：「你讓我去嘛，我答應你很快就回來！」

董千戶道：「他現在那裏去，你可知道？」

董湘雲搖頭，忽問道：「爹爹你莫非知道？」

董千戶道：「也不知道。」

董湘雲道：「那麼我沿途找路人問問，總會知道他的去向的。」

董千戶道：「這個天氣，街道上就是有人行，也無暇理會其他人，況且小蕭回來了。」

董湘雲道：「我現在不是已經回來了嗎？」

董千戶道：「可惜他現在却忙得要命呢！」

董湘雲目光轉向蕭七離開的方向，道：

「我……」

董千戶截道：「就是急，也不急在這一天半天，即使他現在答應你了，也得等一段時間來籌備。」

董湘雲的嬌靨更紅了。

董千戶目光一轉，道：「總之這件事，包在爹爹身上就是了。」

董湘雲嘆道：「一定的。」

董千戶說道：「爹爹幾曾跟你開過玩笑。」

笑。

這個人的自信心，也不可謂不驚人的了。

蕭七現在若是在旁邊，聽到這些話，只怕就不免有些啼笑皆非。

董湘雲有生以來，嬌靨最紅的一次，相信就是現在這次的了，她紅着臉龐，聲音也低了起來，道：「爹爹你真好。」

董千戶大笑道：「方才你不是說爹爹不好？」

董湘雲蹣跚，低語不言，一副女兒嬌羞神態。

董千戶還是第一次看見女兒這樣子，只瞧得怔在那裏，半晌才一聲輕歎，道：

「這丫頭其實一些也不難看，若不是平日像男人一樣，小蕭那方面，又何須我出馬呢？」

董湘雲方待說什麼，董千戶說話正接上，道：「不過以我看，他對你的印象真

來，還是今天早上的事情，知道他回來的人只怕沒有幾個，誰會特別留意他在街上走過？」

董湘雲嘆道：「都是爹爹不好。」

董千戶道：「爹爹不讓你追下去，有原因的！」

董湘雲道：「什麼原因？」

董千戶道：「小蕭急着離開，必然有所發現，又或者必須到某處一行，你糾纏着他，我只怕壞了他的正事。」

董湘雲道：「有我在旁協助他，說不定事半功倍呢。」

董千戶搖頭。

董湘雲不服氣的道：「我的武功難道一些也起不了作用？」

董千戶說道：「這不是武功高低的問題。」

「那是什麼？」

「他現在正需要腦筋冷靜的時候，你在他旁邊絮絮不休的話，叫他如何冷靜得了。」

「我可以不開口說話。」

「真的能够？」

「就算真的能够，現在也沒用了。」

董湘雲望着風雨下的長街，有點兒無可奈何。

董千戶笑笑道：「反正他有一段日子不會外出，多的是時間，那又何必如此着急？」

董湘雲啾啾不語。

董千戶看着她，搖搖頭道：「你不在外面走了半年，怎麼回來仍然是這個火爆的脾氣？」

實也不錯。」

董湘雲「嗯」的一聲。

董千戶的一皺眉，道：「現在我只担心一件事。」

「什麼事情？」

「就是你不是全無對手。」

「誰？」

「杜飛飛杜仙仙姊妹。」

董湘雲面色一沉，道：「這兩個丫頭就是喜歡糾纏着蕭大哥。」

「話不是這樣說。」

「一看見她們，不知怎的我心裏就有氣了。」

「她們姊妹其實也都很漂亮，若說到溫柔，你可就比不上她們了。」

董湘雲「哼」一聲，道：「娘兒腔，怪討厭的。」

董千戶笑笑道：「女孩子本該就是那樣。」

董湘雲悶哼。

董千戶接道：「她們的老子杜若與小蕭的老子是結拜兄弟，小蕭與她們可以說是青梅竹馬長大的，就是喜歡她們也不足爲奇。」

董湘雲只是悶哼。

董千戶又道：「事實她們姊妹也是很可愛的，尤其仙仙這丫頭。」

董湘雲忽然歎了一口氣，道：「我也不否認仙仙的確很可愛。」

語聲一沉，道：「但她若是喜歡蕭大哥，要將蕭大哥搶走，可就莫怪我對她不客氣了。」

董千戶一呆。

董湘雲道：「這可是學你的。」

董千戶道：「爹是男人，你可是一個女孩子。」

「都是人。」

「女孩子心要細，要有耐性。」

「我可不耐。」

「那麼最低限度，態度說話你也得學溫柔一些。」

「最討厭就是那種娘兒腔。」

董千戶不由歎息道：「現在我倒有些後悔一直教你跟在身旁。」

「爲什麼？」

「若非如此，你又怎會變成男人那樣。」

董千戶歎息道：「我好的壞的，你簡直全都學過十足。」

董湘雲笑道：「這才像你的女兒。」

董千戶道：「我本來也是這樣想，也很高興，現在却担心了。」

「你担心什麼？」

「担心你嫁不出去。」

「這有什麼好担心的。」董湘雲大笑道：「嫁不出去，才能留在你身旁，豈非更好。」

「一些也不好。」董千戶正色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再說爹可以照顧自己，那用你留在身旁。」

「既然如此，我就嫁人好了。」董湘雲大笑不絕，她笑得簡直就像個男人。

甚至比一般男人還要豪爽。

董千戶只聽得眉頭大皺，連連搖頭道：

「男人娶老婆，都是揀溫柔的娶，你現在這個脾氣態度，只怕第一面，人就給你嚇跑了。」

董千戶道：「這可是學你的。」

董千戶道：「爹是男人，你可是一個女孩子。」

「都是人。」

「女孩子心要細，要有耐性。」

「我可不耐。」

「那麼最低限度，態度說話你也得學溫柔一些。」

「最討厭就是那種娘兒腔。」

董千戶不由歎息道：「現在我倒有些後悔一直教你跟在身旁。」

「爲什麼？」

「若非如此，你又怎會變成男人那樣。」

董千戶歎息道：「我好的壞的，你簡直全都學過十足。」

董湘雲笑道：「這才像你的女兒。」

董千戶道：「我本來也是這樣想，也很高興，現在却担心了。」



董湘雲接道：「蕭大哥可是我的，誰要喜歡他，要在我身旁將人搶去，得先問我手中刀！」

董千戶輕叱道：「胡說什麼！」

董湘雲的右手不覺已握在刀柄之上，眉宇間不覺也露出了殺機，冷冷道：「不管杜飛飛也好，杜仙仙也好，要打蕭大哥的主意，除非她不要命！」

她完全不像在說笑。

董千戶脫口問道：「那若是小蕭的主意又如何？」

董湘雲剔眉道：「我連他也殺掉！」

董千戶又是一氣，竟然不由自主的打從心底寒了出來。

他一聲輕叱，道：「在爹爹面前儘管胡說，在別人面前，可不要這樣，你說笑別人當真，萬一杜家姊妹真有什麼失閃，你可就嫌礙大了。」

董湘雲道：「我才不管這些。」

董千戶道：「這種笑說不得的，記穩了。」

董湘雲道：「我是認真……」

董千戶斷喝道：「住口！」

董湘雲閉上嘴巴。

董千戶又叱道：「蕭七若是不喜歡你，那就是你不好，應該就好好反省才是，不反省倒罷了，還要殺人，那有這個道理。」

董湘雲不作聲。

董千戶再道：「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思想自由，有每個人的喜惡，自己喜歡的未必就喜歡自己也不能夠強迫對方來喜歡自己。」

董湘雲忽然一笑，道：「蕭大哥他又沒有說不喜歡我，現在我也沒有去殺人，爹你兇什麼？」

董千戶怔住那裏。

董湘雲接道：「不說了。」拉過繩繩往門內走去。

董千戶大喝道：「站住！」

董湘雲應聲停下，笑道：「你就是教訓我，也等我坐下再教訓好不好？」

董千戶搖頭道：「簡直目無尊長。」

董湘雲道：「我可是學你的。」

董千戶道：「胡說！」

一步跨前，又道：「你丫頭越來越大胆了，這一次若不好好的教訓你，以後真還管不了。」

董湘雲道：「你要我聽話其實也容易得很。」

董千戶笑道：「我明白你的說話，那也好，我管不住你，總不信蕭七也管不住你。」

董湘雲這一次不作聲了。

董千戶連連揮手道：「進去進去，換過衣服到內堂見我，那筆賬非要你好好的跟你算算不可。」

「那筆賬？」

「一聲不响，溜了出去，半年也不回家，就不管你爹爹擔心。」

「事先我問過你的了。」

「我可沒有答應。」

「誰叫你不答應。」

董千戶歎了一口氣，道：「我們父女相依為命，你這樣一個人走了出去，萬一遭遇不測，你說我這個做爹爹的將會怎樣？」

難過，九泉之下又有何顏面見你娘？」

董湘雲怔怔的望着董千戶，靜靜的聽着，她忽然發現半年不見，董千戶已蒼老了很多。

她開始感到難過，但沒有說話。

也不知應該說什麼。

董千戶又歎了一口氣，再次揮手道：「快進去換過衣服，着涼可就不好了。」

董湘雲有些哽咽，欲言又止，緩緩垂下頭，牽着坐騎緩緩走進去。

董千戶跟在後面，眉宇逐漸又開展。無論如何，女兒現在總算平安回來。

風雨未歇。

蕭七的腳步又停下。

這一次，他停在一幢莊院的門前，却没有走上石階，只是怔怔的站在那石階之下。

在他面前這幢莊院雖然沒有董千戶那幢莊院那麼華麗，但毫無疑問，也是一幢富有人家的莊院。

「美劍客」杜若事實是一個有錢人，對於這個杜家莊，蕭七絕不陌生，甚至可以说，與他自己的莊院同樣熟悉。

因為他自小就隨父親在杜家莊出入，在他的父親去世之後，他與杜家的人仍然保持着來往，逢年過節不在話下，就是平日，也很多時到來走走，問候一下杜老夫人，看看飛飛仙仙姊妹。

可是他現在站在門外，却不知道該不該進去，又如何進去才好。

——不進去見一見仙仙，實在放心不下。

——仙仙與趙松說的難保有遺漏，也實在非要去見她一面，問一個清楚明白不可。

——但若是這樣進去，少不免驚動老夫人，她看見我這般模樣亦不免動疑，到時候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與她說話，說真的，現在事情仍然未明朗，那個死者尚未能證實是杜仙仙，萬一並不是，讓她們擔心一場，固然是於心不忍，即使是，這樣說出來，又怕她病弱之身，受不起這個打擊，胡亂找一個藉口，一個不小心就會露出破綻，反而更令她生疑。

驚動老夫人目前還是盡量避免的好。

——回去換過衣服再來，時間又不容許，衙門那邊還得再走一趟，看幽冥先生可曾醒轉，又如何說話。

——那麼應該怎樣呢？越牆偷進去？

蕭七此念一動，身形一展，沿着圍牆走向莊院。

雨仍然是那麼大。

連串水珠從雨傘周圍瀉下，就像是一道晶簾，將蕭七包圍起來。

杜家莊後靠竹林。

一片小小的竹林，風雨下迷迷濛濛，就好像籠罩在一片濃重的烟霧中。竹葉在風中响，在雨中鳴，沙沙之聲，不絕於耳。

那聽在蕭七耳中，不由生出了一陣說不出的蕭索感覺。

他看準了位置，一收雨傘，身形一拔，飛燕般掠上了牆頭。

飛燕般掠上了牆頭。

牆內就是杜家姊妹房間所在的那個院落，很幽雅，植着好一些花木，還有一個小小的水池。

蕭七身形一凝便掠下。

院子中沒有人。

蕭七繞過水池，向仙仙的房間走去。

對於杜家莊他無疑是瞭如指掌。

他只希望仙仙現在在房間之內。

蕭七並沒有失望，仙仙現在的確在。

她也是越牆跳進來，只不過不是在蕭七那個方向。

因為她一身濕透，同樣擔心被母親看見追究究竟。

她回來經已多時，一身濕衣服現在却仍未換過，因為到現在她才驚魂稍定。

現在她正坐在妝枱之前，呆呆的望着妝枱上面銅鏡，整個人都陷入沉思之中，一動也不動。

她是在思索方才那幢荒宅的遭遇。

在她的眼瞳中，仍然有恐懼之色，有生以來，她還是第一次遇上那麼恐怖的事情。

一種難言的恐懼已滲入了她的骨髓之內。

——姊姊已死了，我也快死了，剩下娘一個，真不知怎樣傷心，真不知怎樣過活。

——蕭大哥現在也不知怎樣了，女閣羅怎麼那個也不喜歡？偏就喜歡他？瞧上他？

蕭七一步跨入，笑着道：「仙仙，是仙仙驚喜交集，急步迎前去，但走到

蕭七一步跨入，笑着道：「仙仙，是仙仙驚喜交集，急步迎前去，但走到

蕭七一步跨入，笑着道：「仙仙，是仙仙驚喜交集，急步迎前去，但走到

蕭七一步跨入，笑着道：「仙仙，是仙仙驚喜交集，急步迎前去，但走到

蕭七一步跨入，笑着道：「仙仙，是仙仙驚喜交集，急步迎前去，但走到

蕭七一步跨入，笑着道：「仙仙，是仙仙驚喜交集，急步迎前去，但走到

蕭七一步跨入，笑着道：「仙仙，是仙仙驚喜交集，急步迎前去，但走到

蕭七一步跨入，笑着道：「仙仙，是仙仙驚喜交集，急步迎前去，但走到

蕭七一步跨入，笑着道：「仙仙，是仙仙驚喜交集，急步迎前去，但走到

蕭七一步跨入，笑着道：「仙仙，是仙仙驚喜交集，急步迎前去，但走到

蕭七一步跨入，笑着道：「仙仙，是仙仙驚喜交集，急步迎前去，但走到

蕭七一步跨入，笑着道：「仙仙，是仙仙驚喜交集，急步迎前去，但走到

蕭七一步跨入，笑着道：「仙仙，是仙仙驚喜交集，急步迎前去，但走到

蕭七一步跨入，笑着道：「仙仙，是仙仙驚喜交集，急步迎前去，但走到

蕭七一步跨入，笑着道：「仙仙，是仙仙驚喜交集，急步迎前去，但走到

蕭七一步跨入，笑着道：「仙仙，是仙仙驚喜交集，急步迎前去，但走到

蕭七一步跨入，笑着道：「仙仙，是仙仙驚喜交集，急步迎前去，但走到



仙仙道：「那個人動機何在？」  
蕭七道：「我想不通這一點。」  
仙仙道：「還有我真正的是看見了那個地獄使者，並沒有說謊。」

蕭七道：「我相信你說的全部都是真的事。」  
「那你說，一個人怎會有一個骷髏頭的？」

「看清楚的了？那真的不是一個面具嗎？」  
「真的不是，後來我一劍刺上去，那個骷髏頭就真的整個粉碎，簡直就像是粉做的一樣！」

「粉骷髏？」蕭七沉吟了起來。  
「可是他沒有了頭，仍然能够說話，而且凌空飛起來，消失在白烟之中。」現在說起來，仙仙仍然有餘悸。

蕭七回憶着杜仙仙方才的話，道：「這個若是人，目的若是在殺你，在白烟之中既然已抓住了你的一雙腳，應該就下手了，沒有理由放過這個好機會。」

「我也是這樣想。」  
「難道這真的是地獄使者？」  
「我相信快要死了。」仙仙悲從中來，眼淚又流下。

蕭七道：「不管怎樣，你都要小心，」

## 飛躍的掌刀

麥海雲

空手道比較中國功夫更快一步的，進入美國，不但一般練武之人喜歡練習它，就算是女學生也是喜歡練習的，因為她們

的空手道學得最好，他很自負的說：「在我個人開設的空手道健身院當中，包括總院和分院在內，單是少女或少婦學習空手道的，數目已經超過兩千人，其中有半數是女學生，她們的樣子都很美麗，笑得很甜。」

從這番話看，他的確值得自豪，至於歌樂蒂斯的外型，相當神氣，頭髮是黑色的，低垂下來，加上了胖胖的體型，還有一撮小鬍子，看來很像畫家或者音樂家，很少人知道他身懷絕技，十年之內他苦練空手道的掌刀，掌根極厚，一直都是打沙包，打石，打瓦，堅實如鐵，如果給他一個掌刀斬在肩膀上面，任何人的鎖骨都會給他斬斷。

他會得苦練掌刀，因為他覺得自己的體型較胖，不宜飛躍，就算踢起一條腿也比較困難，他特別注意用掌作戰，把日本空手道飛躍出擊的高踢改為飛躍掌刀，他能够在很普通的站立姿勢當中忽然向前連衝幾步，飛躍起來，身體還在空中，雙腳沒有落地，他就一個掌刀斬下，有如飛刀一斬，不管他的掌刀打中對方頭部或肩膀，總是受傷的，至於他的掌刀施展之後，立刻連退兩步，或者向斜裏飛躍，使對方無法反攻，這是他的殺手鐮，稱做「飛躍的掌刀」。

他雖然擅長掌刀，但却在教授女學生空手道時候，剛剛相反，並非叫她們特別練習一雙鐵掌，而是叫她們特別注意一雙腳。

他認為十個少女當中就有九個人是指掌細小的，掌根也缺少肌肉，難以跟男人

千萬不要再一個人外出，即使在家中，也不要一個人躲在房內，最好在大堂人多的地方坐坐。」他一頓接道：「一會我還要走一趟衙門，然後回家一轉，換過衣服再來，好得拜候伯母，今天晚上我會在這兒留下，守候在你的身旁。」

仙仙道：「真的？」  
蕭七點頭道：「以後每天都會到來，等那個地獄使者出現，好歹也要與他拚一拚！」

仙仙大喜道：「太好了。」  
她隨之一怔，道：「你還沒有見過我娘？」

蕭七搖頭道：「我是越牆進來的。」  
仙仙道：「怪不得春梅秋菊她們一個不見跟來，以前她們看見你，總是要跟你出入的。」

蕭七歎了一口氣，道：「我若是這個樣子從正門走進來，伯母一定會知道，看見一定會查問到底，暫時我還不想驚動她老人家。」

仙仙道：「我也是有此顧慮，只好越牆走進來。」  
蕭七道：「稍後你別忘換過衣服過去見她，省得她老人家久候你，不着人到處去找你。」

知道空手道，而且秀麗多姿，就加倍的令到異性同學喜歡，另眼相看，此外，還可

以真的保護自己，走進電梯，不怕色狼出

的手掌互碰，如果她肯練兩三年，使一雙

手的指掌非常粗糙，掌根特別厚，恍如一塊磚頭，那就有可能擊倒堅強的對手，但亦有可能因此失去了她心愛的一個男友，原因是她的手掌太粗，而且一個少女給男友知道她苦練空手道，隨時打男人，可能發生反感，不敢跟她來往，因此之故，少女學習空手道仍是以腳為主。

再者，飛躍踢人應該是要身體比較輕盈的，女人的骨格細小，體重比較男人輕，跳起來容易，當然是盡量發展一雙腳較為合理。

他教授過許多很成功的女學生，能够飛躍踢一塊兩寸厚的木板，不管高踢或橫踢，又或穿心腿，總是很有效的。

由於空手道的腳法有許多種的變化，或者高踢或者低踢，又或掃腰，故此他因人而教，身段較高而且略瘦的女學生，特別適宜於高踢，反之，身型較矮的女學生便要專心練習低踢了，所謂低踢包括了掃把腳，低撐腳，或者用腳刀去踢折對方的小腿照面骨。

總之，低腳所踢的部位最高決不超過了膝頭。

如果那個女學生的體型中等，那就比較適宜踢橫腳，或者轉身踢出的穿心腿，他以為學習許多種腳法而沒有一種特別出色，倒不如苦練一種。

照他的看法，一個少女如果跟健男交手，最好剛剛動手就連踢幾腳，原因是她的手臂無論如何，沒有像對方那麼粗壯，兩手相交，任何一個少女的一條腿都比健男的手臂粗壯得多，絕對不怕對方以手

「嗯。」仙仙轉問道：「是了，姊姊的屍體是怎麼發現的？」

蕭七道：「關於你姊姊，我也有些話要問問你。」

杜仙仙告訴趙松的雖然並不是她知道的全部，也沒有什麼遺漏。

她現在補充的只是一些無關重要的事情。在她的說話中，蕭七並沒有發現任何的線索。

他甚至走進杜飛飛的房間，從杜飛飛當夜站立的位置往外望出去。

那個窗戶正對着水池，其間並沒有任何可以藏身的地方。

根據仙仙的敘述，飛飛當時是對着那個水池上的一團烟霧說話。

那團烟霧很淡薄，不可能藏人，仙仙事實也看不見有人在其中。即使有人能够藏在其中，又能够不被仙仙看見，但是又如何能够站在池水之上？

輕功之中有所謂「登萍渡水」、「凌波虛渡」，輕功練到爐火純青的人據說身輕如鴻毛。此外，還有種種已幾乎接近神話的傳說。

蕭七却知道那些都只是傳說而已，一個人絕對不可能站立在水面之上，無論是現。因此之故，美國的女學生練習空手道，愈來愈多，現時有些女學生改向中國功夫學習，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於日本空手道的中心，設在舊金山，由於日本空手道之王「大山倍達」當衆表演跟牛打鬥，打斷生牛的角度，令到美國

播腳！

他報導美國女學生練習空手道是一定要由淺入深的，不管在學校裏而指導，抑或在他們開設的空手道健身院教女學生，晚上依時抵達，進門之後就要脫鞋脫襪，站着伸拳踢腳，一定要在另外一個大堂之內用手拳姿勢打出兩百拳或者兩百掌，休息一會，又依照腳法的方式去踢若干腳，習以為常，目的是使自己的身體有反射作用，拳腳自然而然的會打出去，根本不必用腦子去推想然後決定怎樣打，正如一個受過高級訓練的球員，打足球的時候一雙腳能够自動踢球射門。

他認為學習空手道並非一定要蓄意傷人，目的只是自衛，再者，空手道有些招式是兩人一起練習的，舉個例說，兩個女學生背背背的坐着，互相把兩手向後伸出來，勾住對手的手，一齊發力，希望把對方拉過來，好像鬥牛一般，如果兩個少女經常做這種訓練體力的方法，就會得到健身的效果。

故此，空手道是多方面的，甚至結婚之後，她還可以跟丈夫一起以自由搏鬥的方式，一邊練習搏鬥，增加自衛的力量，同時可以健身。

他十分注意空手道發招的速度以及所發的拳腳是否準確，依照他的看法，不管出拳踢腳，一定要打到對方受擊之處前面兩三寸，便要停止，否則，擊中了對方仍是不恭喜的，因為這樣打法沒有人肯跟她自由搏擊，將來結了婚，丈夫更加不肯跟她過招。

至於女學生所練習的掌刀，也是另創

什麼人。  
難道飛飛當時是真的見鬼？在與鬼談話？

蕭七又實在難以相信。  
可是這件事又怎樣解釋？

還有仙仙的遭遇，幽冥先生的遭遇，也同樣難以解釋。

——難道竟真的有所謂地獄閻羅？有所謂地獄使者？有所謂地獄與鬼？

暴雨落在水池之上，沙沙的激起了無數水花。

蕭七的腦海同樣動盪不安。  
前所未有的不安。

他也從來沒有這樣擔心過，恐懼過。不是爲了自己，是爲了仙仙！  
他匹馬江湖，雖然說不上身經百戰，但儘管沒有一百，九十却少不了。

他遇過很厲害的敵人，也遭遇不下十次萬吉萬安兄弟那麼陰險毒辣的襲擊，可是他全都應付得來。

因爲那全都是人。  
只有這一次，他却是束手無策。  
就因爲這一次他要應付的似乎不是一個人，也不是一些人。  
是地獄的女閻羅，是來自地獄的粉骷髏！  
(未完)

人大感驚異，故此，有些美國人放棄了西洋拳，改學空手道，那種美國青年學會了空手道之後又把這種健身兼自衛的本領教給另外一些美國人，包括一部份靚女教師在內！  
現時美國當中以歌樂蒂斯這個小鬍子

一格的，他認為人體當中咽喉最弱，如果男人練習過空手道，掌刀堅實，可以隨意斬劈，打頭或打肩膀，同樣有效，不一定要向對方的咽喉發招，假如女學生練習空手道就要特別注意橫劈這一招了，即是說，她可以貼身用掌刀放橫去劈對方的咽喉，任何人的喉核只是一塊軟骨，不堪一擊，一經掌刀劈中，立即倒下來，劈頭是沒有用的，一定要把掌刀非常準確的劈在對方咽喉的喉核上面，想達到這個目的，當然是以橫劈姿勢最為可靠。

爲了使女學生能够很純熟的施展橫劈，用掌刀劈中對方的咽喉，他把日本空手道略為變化，創造新的招式，故此它定名「美國空手道」，表示這一派雖然屬於空手道，但跟日本空手道略有分別！

舉個例說，一個少女跟健男搏擊時，她可以向後衝去，衝到貼身為止，然後忽然把臉孔放橫，跟着把手臂橫劈，這樣打法，姿勢美妙，而且出招古怪，對方防不勝防，假如橫劈的掌刀落空，她就轉了半邊身，用左手以短拳的姿勢打擊對方胃囊，由於兩邊胸骨當中有一塊軟骨遮住胃部，它是十分脆弱的，任何人無法把那塊軟骨練到變硬，故此，一拳打落，可能把對方的軟骨打裂，發生劇痛，還有可能使軟骨插入胃部，那就身受重傷，因此門志全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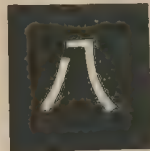
歌樂蒂斯創造許多古怪却有實效的招式，讓美國女學生在自由搏鬥當中，能够施展出來，擊敗強敵，那是他最成功的地方。





## 技擊鬥智傳奇故事

朱 羽·文  
盧 令·圖



(七)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龍不王告訴金開泰曹玲也涉及那件珠寶劫掠案時，心中實感嚇了一跳，却苦於不知曹玲的下落。童梨由於心裏預感到一場大禍的將至，所以要傳清和離鄉背井以避禍，只是傳清和拒絕了她的好意。一天早上起來，童梨在床頭找到一粒彩珠及一紙留言，說明彩珠乃是送她作為訂親禮物，金開泰來至關帝廟，見到孫琴和一男子在密談，那神秘男人並且說他關照金開泰是爲了曹玲，因而他是更加百思不解了，於是在城門遇到那個教他去關帝廟去被宰的女人時，請其代爲向曹玲傳話。及在茶樓巧遇龍不王，更向他追問曹玲涉及掠案的事兒……

## 樓頭設陷阱 陰溝裏翻船

金開泰道：「你老知道別人所不知道的事。」

「所以我才能活到這樣一大把年紀呀！」龍不王這句話有着強烈的暗示：如想活得命長，就要對身邊的人，事，物多作深入的了解。

誰都懂，可是，作起來可不簡單。金開泰道了謝，然後離座而去。

順着龍不王指引的方向，金開泰果然看到了龍鳳茶樓，小二引向他，他抬手向上一指，這一指，有很多可用的解釋：有人在樓上等他，或者他在樓上有了座兒。雅廂分兩排，各有四間，一上樓金開泰就感覺有一股靜得令人窒息的氣氛緊緊地逼向他。

這不像酒樓，簡直就是毫無生命的絕谷。

龍不王只說樓上第三間，沒說是右邊還是左邊，也沒說正數還是倒數，所幸那些雅廂的門口都是掛着半截布簾，他可以憑藉聽覺，視覺去加以搜尋，探索。

他的右腳剛抬起，又收了回來。這不像酒樓，酒樓怎會聞不到酒菜香味？

招牌明明寫着龍鳳酒樓，樓下散座也有食客，也有店小二，爲什麼一上樓氣氛就變了呢？

金開泰畢竟是金開泰，他就在樓梯口站定，高聲叫道：「有人嗎？」

沒回應。

「喂！有人嗎？」他再喊了一聲。仍然沒有回應。

孫琴不是聾子，她也不可能聽不出金開泰的聲音。

那麼，孫琴不在這兒？還是龍不王開了他一個玩笑？

他本來可以掀開門簾一問一問去察看，由於關帝廟的狙擊已經給予他嚴厲的教訓，他再也不敢冒失。

「有人嗎？」金開泰第三次喊叫。仍然是沒有回應。

樓上雅廂中不可能沒有人，若是沒有

，店小二一定會跟上來侍候，他是吃客，不是來看房子的。

這些人難道都啞了，聾了嗎？

他決定到樓下去坐等，看看有什麼花樣。

就在他剛轉身的那一瞬間，攻擊突然展開，右邊廂房中竄出無影刀，左邊廂房竄出一腳踢，男的手中似乎無刀，可是，金開泰却感到受利刀的威脅，無影刀真不是浪得虛名，忽的右腳飛也似的踢出，威力不在無影刀之下。

通道狹窄，閃避毫無餘地；回身迎戰也來不及了，金開泰只有一條路，衝下樓梯，脫離現場。

他只衝下三梯，有一個人卻像箭鏃似地射了上來。

是龍不王。

就在龍不王現身的那一瞬間，金開泰全明白了，這是龍不王設下的陷阱。

龍不王爲什麼要設下這樣一個陷阱？金開泰背貼牆壁，無影刀與一腳踢倒沒有繼續攻擊。

「老弟！」龍不王招招手。「既來則安，請呀！」

「這是怎麼一回事？」金開泰冷冷地問。

龍不王仍舊是笑嘻嘻地：「你老弟是大忙人，請也請不到，只得用了這個法兒，請！你們還不快些讓路？」

無影刀和一腳踢立刻就向兩邊讓開。金開泰只得「既來則安」，轉身登上樓。

是左邊的第二間，一腳踢挑起了門簾

，裏面一張圓桌，桌上已經擺滿了酒菜。「老弟請上坐！」龍不王逼在金開泰的身後，唯恐他會趁機逃走似的。

金開泰在靠裏面的上座坐了下來。龍不王在對面落座，無影刀和一腳踢左右落座，如果這是一場鴻門宴，金開泰就是三面受敵了。

「這位姓彭，」龍不王指着一腳踢說，「有人叫她彭娘子，也有人叫她一腳踢，因爲她腳尖上的功夫相當厲害……這位是江湖上有名的無影刀，誰也看不到他用的那把刀是什麼樣兒。方才他倆對你老弟有冒犯之處，我敬一杯賠罪，來！先乾爲敬。」

龍不王一仰脖子喝乾了杯中酒，還照了一下空杯子。

照理金開泰應該舉杯回敬，而他坐在那裏一動也沒有動，人是暫時屈服了，而他的意志還不肯屈服。

「龍老，我很敬重你。」金開泰語氣冰冷地說：「却想不到你也會玩出這種卑鄙的手段，說吧，目的何在？」

「老弟！兵不厭詐……」

「不必解釋，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目的何在。」

「向你老弟打聽一個人。」

「誰？」

「曹玲。」

「龍老！你明明知道我目前也在四處找曹玲。」

「老弟，還是那句話，兵不厭詐。」

「如此說來，你認爲我在找曹玲只是在故作姿態？」

「老弟，如果我如此猜測，也是沒有錯。」

「龍老，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既然你不信任我，那還有什麼好談的？告辭。」

金開泰說完之後，就站了起來，他是否安然走脫，他並沒有去考慮了，當然，他是絕對走不脫的。

無影刀和彭娘子也跟着站了起來。

「老弟！坐！坐！」龍不王滿臉笑容，火候真是到了家。「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對你用強呀！」

金開泰只得又坐下，不過，他的臉色相當難看。

「老弟，你和曹玲認識多久了？」

「很久。」其實，金開泰能够說出幾年幾月甚至幾日，但他不願說得那麼詳細，他感覺自己像受害的犯人。

「她有表姊名叫徐小蕙，想必你也認識。」

「徐小蕙？」金開泰想了想，然後搖頭。

「不認識。」

「龍老！說出來也不怕你見笑，曹玲的母親不喜歡江湖人物，所以到今日爲止，我連她家裏都沒去過。」

「老弟！你說話可就太不老實啦！」

「我說的都是實話。」金開泰吼了起來。

「老弟，不久之前你還和她見過面的哩！」

「誰？徐小蕙？」金開泰憤怒得幾乎要掀桌子，突然一道靈光閃過他的腦際。

「莫非就是小蕙？」

「老弟難道不知道她就是曹玲的表姊嗎？」

「不知道。」

「就算你不知道，你與曹玲保持了密切的聯繫，總是事實吧？」

「我懇求曹玲與我見一面，她堅持不肯。」

「老弟，你是真的不知道她匿身何處嗎？」

「真不知道。」

「令人難以置信。」

「龍老，你既然知道小蕙是曹玲的表姊，又知道她居間連絡，爲什麼不釘牢她？那樣不就找到曹玲了嗎？」

「唉！」龍不王嘆了一口氣，臉上浮現了苦笑，「說起來我這張老面皮真有些掛不住，徐小蕙那個小妮子活像一尾泥鰍，任我用盡渾身勁，都沒法子釘住她。」

金開泰真想趁機會奚落龍不王幾句，只因爲他一向不喜歡說刻薄話，而且又心存厚道，也就算了。

「老弟，讓曹玲見見我，對彼此都有好處。」

「如果有機會，我會將龍老的意思轉達。」

「可惜我不耐久等。」

「那又怎麼辦？」

「老弟，我龍不王在江湖上不算什麼好人，可是也沒人敢說我壞。不過，有時候我難免也會耍一點兒陰險，以我看，如今只有一個辦法可以引曹玲出面。」

「什麼辦法？」



「以你爲餌……」

那個「餌」字還在龍不王舌尖上滾動，金開泰突然感覺咽喉處一涼。

無影刀的那把刀從來沒教人瞧見過，如今可亮了相，是把三刃尖刀，正貼在金開泰的咽喉處。「無影」的功夫的確教人佩服。

「老弟，這是很不得已的法子，請包涵。」

金開泰除了怒目而視之外，他吭都沒吭一下。因爲一說話，喉節就會上下移動，他不想望他的頸項帶傷掛紅。

「老弟，就請你在這兒委屈一下，別動什麼歪心思，龍鳳酒樓雖不是我開的，而我說一句話比掌櫃的還管用。樓上雅廂被我包了，不會有任何人前來攪局的。」

金開泰知道他目前不得不服從。

龍不王離開了龍鳳酒樓，就向金門客棧走去。他好像對任何地方都很熟悉，毫無困難地進了金開泰的房間。

由於是大晴天，光線格外明亮，他將窗戶上的捲簾拉下，又放下了紗羅帳，躺上了床榻。

他玩的是「守株待兔」的把戲，不過，徐小蕙真會像一隻不知有獵人在等待的兔子嗎？

事實證明徐小蕙真的很笨，因爲她來了。

不但來了，她還沒有發現房中設好了陷阱。

放下竹簾，放下紗羅帳，這都是啓人疑竇的，而她並沒有發現。這也許不算是笨，而是疏忽。

說大話的人，又有什麼關係？

「妳出去！」巫婆婆喘喘叫：「聽見沒有？」

「好，我出去，」這小丫頭片子真會捉弄人，「龍老！你想睡到什麼樣的棺材，我去替你訂貨。」

龍不王笑着說：「有一張蘆席給我就成啦。」

「原來龍不王是個說大話，化小錢的人。」

徐小蕙走了，她似乎顯得很開心。

龍不王盤算着將有一場狠鬥，他不知道自己佔幾成勝算，但是他要他轉換笑臉求和，那他也辦不到。

萬萬料不到，轉換笑臉的竟然是巫婆婆。

雖然那胖子笑容在她臉上極不相稱，可是誰也不能否認那也是笑容。

「龍老，咱倆一大把年紀，被那小丫頭片子耍過來，要過去，傳揚出去豈不成了天大的笑話。」

「巫婆婆，我不明白這話的意思。」

「是那小丫頭片子把我搬來的，你還不明白。」

「她的目的何在呢？」

「她好坐山看虎鬥呀，難道你還看不出。」

「巫婆婆，若說打架，咱們未免就返老還童啦！」

「龍老，只有這小妮子知道曹玲在那兒，所以我處處將就她，幫個忙，把金開泰先放了再說。」

「這是徐小蕙向你提出的條件？」

在江湖道上行走，疏忽是致命傷。

「開泰，」她輕輕喊叫：「你倒睡起來了。」

帳子裏當然不會有回應，於是她伸手捲起了帳子。

一隻瘦骨嶙峋的手將她的手腕給扣住了。

兔子如果被鷹爪攫住，一定會蹦蹦跳跳，而她却紋風不動，她雖不比兔子聰明，却比兔子鎮定。

龍不王坐了起來，笑着說：「徐姑娘！冒犯了。」

「啞！」這小妮子的眼界倒很寬，「是龍不王呀！」

「徐姑娘，只麻煩妳一件事，轉告曹玲，金開泰命在旦夕，只有她能救命，跟我見面，彼此聊聊，時間，地點由她選，我是恭候回音，徐姑娘記住了麼？」

「龍老，你能不能先放開手呀？」

龍不王放開了手，若不放手，徐小蕙又如何能回去向曹玲傳達他的口信呢？

徐小蕙竟然搬了一張椅子在床前坐了下來。

「徐姑娘，我說金開泰命在旦夕，妳沒聽見？」

「我又不是聾子，怎會沒聽見？」

「那還不起快回去向曹玲報信？」

「別急。」

「人命關天，妳竟然還說別急。」

「龍老，你說金開泰命在旦夕，也許不是假話。可是，你在這兒呀，你還能遠隔一段距離取他的性命嗎？」

「有理，有理，妳真非還要問清楚一

些？」

「龍老，我是什麼也不會問，倒是有些事情要告訴你。」

「哦？」

「龍老！你可知道有多少人要找曹玲呢？」

「據我所知，金開泰他也想請曹玲的。」

「還有別人。」

「都是誰？」

「我只告訴你一個人就行了——巫婆。」

「哦？」龍不王的神情微微一變。

「巫婆婆想見曹玲，她也知道還有許多人在找曹玲。所以她很想弄個明白，那麼多人在找曹玲是爲什麼？」

「徐姑娘！你是想用巫婆婆來嚇唬我嗎？」

「這不是嚇唬你，事實上江湖道上很多人都怕她。」

「別人也許怕她，我卻不一定。」

「你吹牛！」

「我這麼大把年紀了，那會吹牛？」

「龍老！只要一眨眼的工夫，你就會後悔你曾經說過這麼一句大話。」

龍不王似乎發現情況有些不對勁了，他還沒有想到如何來應付這種情況，巫婆就從外面走了進來。

這是龍不王事先絕對沒有想到的事。

巫婆婆的臉上像戶外的冰天雪地，一雙眼睛卻像客棧灶房的熊熊爐火，不管任何人一旦接觸到她的臉色就會渾身凍僵，一旦接觸她的目光就會起火燃燒。

作個處理，看樣子，金開泰的囚禁將會比預定的時間要長。

打老遠，龍不王就看到了無影刀。

無影刀站在酒樓門口，東張西望，似乎再等待什麼。

龍不王連忙趕了過去。

「龍老，」無影刀氣急敗壞地說：「咱們栽了。」

「栽了？」

「是呀，我跟彭娘子竟然栽在一個黃毛丫頭手裏。」

「黃毛丫頭？莫非是徐小蕙？」

「想必是，她把金開泰帶走了。」

「彭娘子呢？」

「找你去啦，你沒有見着嗎？」

「無影刀，那個丫頭穿的是什麼衣服呢？」

無影刀形容了一遍，沒錯，就是徐小蕙。

行走江湖，當然會武功，若說徐小蕙的武功足以擊敗無影刀和彭娘子，那是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

「金開泰幫忙了嗎？」

「沒有。他似乎是有心挺着膀子看熱鬧。」

「她用的是什麼兵器？」

「粉拳玉腿。」

「無影刀，彭娘子腳上的功夫連江湖上一些老混混都胆寒，再加上你的利刀，怎會雙雙落敗？」

「龍老，咱們還會騙你嗎？這是丟人的事呀！」

「我當然知道你們沒有騙我，不過，

「龍老頭，今天倒是幸會啦！」

龍不王看看徐小蕙，心想：這小妮子在玩什麼花樣呀？她怎麼會和巫婆婆一起來到金門客棧，莫非自己的安排早已落進了她的眼中了嗎？

「龍老頭！」巫婆婆氣勢汹汹地問：「你找曹玲有何貴幹？」

龍不王見到巫婆婆的確有些胆寒，若說怕她怕到什麼程度，那倒未必，他畢竟也是一個老江湖。

「巫婆婆，這是我的私事，妳又何必過問？」

「龍老頭，只要是在江湖道上混混的，如今都待在這個縣城的，誰也沒有什麼私事，別要障眼法。」

「巫婆婆！妳的話太深奧我不懂！」

「龍老頭，自從我栽了觔斛之後，還沒有撒潑耍蠻，瞧瞧我的眼珠子，如果你逼我，有你好受的。」

「巫婆婆，妳說這話未免強詞奪理了，我可不是豆腐作的，一捏就碎，我總算在江湖道上混了幾十年啦！」

「怎麼？你還要在我的面前倚老賣老嗎？」

「巫婆婆，你我兩人的年紀加起來已經超過了一百歲，若說倚老賣老，誰也賣不了誰，是嗎？」

並非龍不王存心擺出強硬姿態，而是他在巫婆婆一現身之際就估透了情勢，一味示弱也許情況更難收拾。

「小丫頭！」巫婆婆對徐小蕙吩咐：「妳出去！」

「巫婆婆，讓我瞧瞧妳如何收拾吹牛

我以往從沒聽說過江湖上還有這麼一個厲害的丫頭，看起來，江湖道上的傳言不虛，那一箱價值連城的紅貨真的是被曹玲劫走了。」

「龍老，如今咱們怎麼辦呢？」

龍不王低頭沉吟，這時，彭娘子也氣急敗壞地趕了來。

「龍老，」她喘吁吁地說，「咱們這個觔斛栽大了呀，這口怨氣不出，以後咱們怎麼在道上混呀？」

「彭娘子，別說這種嘔氣話，」龍不王安慰地說：「勝敗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麼，如果咱們能搶先一步找到曹玲，咱們依然能佔上風，我有一計……」

龍不王低聲細語地將他的計策說了出來。

街角拐彎處有一雙小眼睛在窺探。

關帝廟靜靜地坐落在城外的曠野上，大寒天，誰也不會上這兒來，金開泰和徐小蕙倒是不怕被人打擾。

「小蕙，我不明白，曹玲爲什麼要躲我？」

「這你不需要明白……我問你，你爲什麼會乖乖地坐在那兒，一脚踢和無影刀雖然有點小名氣，難道你就當真怕他們了嗎？」

「我自量不是他們二人的敵手。」

「你太小看自己了，我不是輕易將他倆擊退了嗎？」

「小蕙，說句實話，我沒有妳那種功力。」

「開泰，你倒挺會捧人的嘛，聽起來怪舒服。」



「小蕙，我說的是真話，在此之前，我絕沒有料到你那樣的本事，以前也沒有說過，無影刀，一腳踢，單打獨鬥，我或許有幾分把握，以一對二，我就沒信心了。」

徐小蕙只是淡淡一笑，任何人都喜歡聽到別人的讚揚，她當然不會例外。

「小蕙！曹玲既然堅持不肯跟我見面，那就算了，咱們談談別的，好嗎？」

「好啊！」

「那一箱紅貨被劫，真的與曹玲有關嗎？」

「你說呢，」這小妮子真够精明，她來了一招反問。

「應該不可能，所以我當初聽到這個傳說時會一再為她辯解，可是，現在我的信心已經開始動搖了。」

「你的信心為什麼會動搖呢？」

「傳說愈來愈厲害，而且，曹玲的行跡也令人生疑，她為什麼一直不出面，這不是不打自招了嗎？」

「開泰，有三件事我要告訴你，希望你自已留心，第一，曹玲與那箱珠寶的被劫的確有關係，她牽涉到何種程度，我也不清楚，你以後也就不必再問了，第二，你和孫琴的關係很微妙……開泰，別皺眉頭，也別解釋，這種微妙的關係你必須繼續保持下去，第三，從現在開始，你必須注意你自己的安全，要自救，自保，更不能坐以待斃，不要增加曹玲的心理負擔……好了，你珍重吧！」

「小蕙，聽妳口氣，好像咱們短期內不會再見。」

「是的。三兩天之內咱們不可能再見面。」

金開泰是個具有獨立性的男人，他沒有結過婚，更沒有跟別人歃過血，他獨來獨往，自由慣了，現在，他突然有一種失依憑的恐懼和徬徨。

他沒有說，可是，徐小蕙却看得出來了。

「開泰，怎麼啦，好像要大哭一場似的。」

「小蕙，還沒那麼嚴重，不過，我感到害怕。」

「害怕？這倒奇怪了，這有什麼好怕的？」

「我兩眼漆黑，什麼也看不見，怎不感到害怕？」

「開泰，你以前又看到了什麼，你在江湖道上闖蕩了那麼多年，你看清楚了江湖路嗎？你看清楚了江湖人物的心嗎？你可知道在那些甜如蜜糖的笑容裏隱藏了一把淬過毒藥的刀？你還不是過來了，也沒有少一根汗毛呀！」

看上去，徐小蕙似乎稍稍比曹玲大過一兩歲，絕對不會超過二十五歲，還是一個年紀輕輕的姑娘家，而她的談吐却如此深刻，如此世故，遠超過她實際的年齡。

金開泰沉默着，他似乎在重新評估眼前這個年輕女人。

徐小蕙又說：「開泰！古人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這是一個磨練自己的機會。你必須憑藉自己的勇氣，毅力，機智去處理眼前的局面，開泰！我不該對你說這些老氣橫秋的話，由於你是曹玲的好

朋友，將來曹玲的終身都要托靠於你，我就不能不說了，可別怪我嘮叨呀。」

「小蕙，曹玲跟你談過她跟我的事情嗎？」

「談過！」

「她很認真嗎？」

「當然。她是一個對任何事情都很認真的人。」

「小蕙！替我轉告一句話吧，請她保重。」

「放心，我一定會替你轉達這一聲祝福的。」

金開泰向她打了一個手勢，打算先離去。

就在這時，徐小蕙的目光突然一亮。金開泰正想發問，徐小蕙以眼色制止了他。

其實，金開泰也不必發問了，他發現：這座孤零零的關帝廟來了不速之客，說來嚴重一點，這座破廟已經被圍困了。

「開泰！」徐小蕙的聲音壓得很低：

「我絕對沒有想到，咱們會聯手對一批強大的敵人。」

「小蕙！以妳估計，來了多少人？」

「不少。」

「那一路的？」

「不明。」徐小蕙的回答都很簡短。

「可能是龍不王嗎？」

「不是。」

「孫琴？」

「不是。」

「巫婆婆？」

「別亂猜。任何一方都不可能，都可

能。」

他們以極低的聲音交談，隨時都在注意週遭的情況，可是，四週依舊沒有任何動靜，他們好像猜錯了。

「小蕙！他們為什麼至今還不發動攻擊？」

「他們在等。」

「等什麼？」

「等我們分開，再予以各個擊破。」

「小蕙！他們來了很多人，還怕我們兩個嗎？」

「一加一並不一定等於二，你我聯手，恐怕不止兩個人的功力，對方可能將這種結果估計到了。」

「我們可以先發動嗎？」這是金開泰的習慣，他一向不喜歡被動；主動會使他勇氣百倍，生氣勃勃。

「走吧！咱們出去，你先，我後。」金開泰走了出去，一副若無其事狀，當然，他隨時準備攻擊的來臨。

出了關帝廟，並沒有任何情況發生。就在距離廟門十幾步遠的大路邊有一個人雙手叉腰在那兒站着。

是龍不王。

就只他一個人，那一批人是他帶來的嗎？」

如果是，為什麼埋伏着？據金開泰所知，龍不王一向不糾集行事的，而且，也不是個行詐使奸的小人。

金開泰回頭望望身後的徐小蕙，她給了金開泰一個眼色，那個眼色的真正意義金開泰實在弄不明白。

龍不王也在向他打手勢，那個手勢也

嗎？」

「怎麼？」徐小蕙故意提高了嗓門。

「還有人吃掉咱們嗎？」

龍不王大皺眉頭，也突然瞪大了那雙眼睛。

金開泰不用回頭，也知道背後有人出現了。

龍不王壓低了聲音說：「老弟！現在還來得及，你跟徐姑娘快走，我這把老骨頭還能替你們抵擋一陣。」

金開泰楞住了，他實在不了解龍不王此刻在打什麼主意。

金開泰雖不了解龍不王，却了解他自己，不管龍不王在打什麼主意，也不管身後來了多少人，他都不會走。

偏偏徐小蕙也無意作風聲，兩人就這麼湊合上了。

龍不王原來是非常焦急的，此刻臉色却又一變，焦急之色一掃而空，神定氣閒地站定了。

「龍老！莫非那批敵人現在又退走了嗎？」

「沒有。」龍不王的聲音壓得很低：「正愈迫愈近。」

「可是，你現在怎麼再也不勸我們逃走了。」

「來不及了，老弟！你喪失了最後一個機會。」

徐小蕙沒有插嘴，她默然在注視身後

的行動，此刻，她突地一旋身子。兩人似乎有默契，金開泰幾乎不差先後地也採取了行動，面對着逐漸逼進的「強大」敵人。

這些敵人的確強大，總共有十數個之多，在細看之後，金開泰不勝詫異，因為這些對手竟然全是女人。

除了其中一個穿着金絲閃光的長袍之外，其餘的都穿着拖地的黑色長袍，她們手裏沒有兵器，却有一張魚網，如果她們站在水邊，別人一定把她們當成漁夫。

穿金絲長袍的顯然是個頭目，她冷冷地說：「龍不王！這兒沒有你的事，請你站開一點。」

「怎麼？」龍不王毫不示弱。「我看熱鬧也不行嗎？」

「不行。」為首的女郎回答得直截了當。

「妳說不行也沒用，我是看熱鬧看定了。」

「龍不王！如果你存心要跟咱們為敵，咱們也不在乎。不過，咱們大哥一再交代，能讓你認識讓讓。」

「哼！」龍不王冷笑道：「這麼說，你們大哥還有點兒怕我？大姐兒，說說看，你們大哥是誰？」

「龍不王！滾吧！」為首的女郎的話氣極為狂傲。「你連咱們大哥是誰都不知道，還配站在這裏嗎？」

「江湖上的能人太多了，我那裏全認識？」

「哦？照你這麼說，你承認咱們大哥是能人了？龍不王！你真行！拍馬屁一點兒痕跡都不顯。」

龍不王氣炸了，這個女郎說話真够刻薄。

在這段時間裏，金開泰與徐小蕙在一

邊竊竊私語。

「小蕙！妳看她們是什麼來路？」

「不知道。以往沒有見過，也沒聽說過。」

「小蕙！妳說咱們三個對付得了？」

「不動手，見不了真章，誰又知道孰強孰弱。」

「小蕙！咱們眼面前還能走得嗎？」

「怎麼？開泰！妳又想溜了？」

「不，我覺得最少你要安全離開。」

「為什麼？難道我的命比你值錢？」

「妳必須活着回去見曹玲，她目前還需要朋友。」

「開泰！這可是你的真心話？」

「當然是真心話。」

「那我更應該留在此地了。」

「為什麼？」

「你對曹玲如此死心塌地，我當然要幫曹玲照顧你。」

那個穿金絲長袍的女郎招手向他倆一指：「你們站開一點。」

徐小蕙冷冷地反問：「為什麼？」

「嘿！小姑娘！可別不識好歹，咱們大哥把你倆當成貴賓，要請你倆過去坐坐。臨行之際，他下了一道命令，非到必要，不要傷害你倆，所以請你們站遠點。」

「二位站開！」龍不王向他倆打了一個眼色。

很顯然，龍不王還希望他們能找到機會走掉。

徐小蕙拉拉金開泰道：「咱們站遠一點。」

金開泰當然不肯，儘管龍不王在不久

「姑娘，請你趕緊跟這位老弟走，行的。」

「我沒有說笑，你這幾天一定用得着的。」

「說笑話的時候。」

「小蕙！我龍不王畢竟不是黑道上的壞蛋呀！」

徐小蕙突然插口了：「龍不王，你要的蘆席我已經給你買好了，什麼時候給你送過去呀？」

「姑娘！」龍不王沉着臉說：「這不是說笑話的時候。」

「我沒有說笑，你這幾天一定用得着的。」

「姑娘，請你趕緊跟這位老弟走，行的。」



之前還跟他要過手段，但他還是不願意放下龍王不管。

徐小蕙却硬把金開泰拉開了幾步。

「小蕙！妳……」

「你閉上嘴，讓龍王先動手，咱們好看看對方的武功路數，待會兒咱們才好對付呀，傻瓜！」

金開泰楞住了，他承認自己是傻瓜，在好些地方他都過份耿直，在面臨生死搏鬥時，這種個性是很吃虧的。

那十幾個黑袍女郎紛紛在移動位置，只等待她們的首領一聲令下。

穿金絲長袍的女郎終於打出了一個手勢。

黑袍女郎其中之一立刻撤出了手裏的網。

那張網看起來似乎很大，一撒開來却有二十丈方圓。而且編織的方法也不同於一般漁網，卻像一面蜘蛛網。

徐小蕙脫口大叫道：「八面蜘蛛郎一雄！」

「對！」金開泰也附和：「她們是八面蜘蛛的爪牙！」

龍王不看蜘蛛網，立刻閃身挪動。第一張網撒過了，可是第二張網又撒了開來，當第三張網撒開來的時候，龍王不成了一個金甲蟲，還是被蛛網纏住了。

收網的手法也非常奇特，輕輕一抖，蛛網就一層層地將龍王不王包纏起來，徐小蕙和金開泰只看到龍王那一雙驚惶的眼睛。

徐小蕙疾聲喊道：「開泰！你有利刀麼？」

「記住，這個只能拔刀破網，絕不能躲。」

「我知道。」金開泰左臂微微抬起，在左近的袖筒中他經常藏著一把百煉精鋼打造的鋒利匕首。

穿金絲長袍的女郎轉向他冷冷地說：「二位是跟咱們走去見咱們大哥呢？還是由咱們把你們也網了去？」

金開泰冷冷問道：「怎麼？郎一雄還沒有死嗎？」

穿金絲長袍的女郎神色微微一楞。

徐小蕙也接著說：「八面蜘蛛郎一雄的確是一個神秘人物，花樣也最多，不過咱們還沒有看眼裏。」

「姑娘要不要試試？」

「我倒想試試。」金開泰挺身而出。

「好！我讓你開了眼界。」她的手猛地一揮。

一面網子立刻在金開泰頭頂撒開。

金開泰仰面向上，拔出袖筒中的短刀，向落下的蛛網割去，看起來細細的錢，刀鋒碰上，卻像碰上了一座山。

破網的計劃失敗，金開泰成了網中的獵物。

「哈哈！」穿金絲長袍的女郎放聲大笑。「這是天蠶絲編織成的，你那把短刀還想破網嗎？哈哈……」

徐小蕙掉頭就跑，並非她怕，而是她想把這個消息告訴曹玲。

可是，蛛網一張張地撒了開來，那種情景如同「天羅地網」，徐小蕙是無論如何也逃不掉的。

現在，他們才發現那張蛛網的厲害，

緊緊地纏在身上，使他們的身子蜷成一團，幾乎連氣都透不過來。

他們被那些黑袍女郎扛在肩頭上，他們的心一定同時浮現著一個問題：八面蜘蛛的目的是什麼？

相信不久之後，他們就會得到答案。

縣是大縣，城是大城，如果有人想在這裏掩藏他的行跡，那是一件太尋常的事；譬如說孫琴吧，雖然巫婆婆派出了許多人去找她，却依然見不到她的影兒。

縣城裏有太多的深宅大院，只要她往裏面一躲，足不出戶，你又上那兒去找？

那兒去尋呀？

孫琴就是如此，不過她並非故意躲藏，她根本就不知道巫婆婆在找她。

大雪天，一爐火，一壺酒，一碟臘味，那的確是人生一大享受。

這座深宅大院不但够深，够大，而且陳設也是富麗堂皇，還有幾十個靈巧俊秀的俏丫環哩！在這裏，孫琴是什麼也不缺，如果真要挑剔的話，那就是還缺少了一個如意郎君來為他淺酌細飲。

這時，約莫薄暮時分。由於今兒個是個大晴天，西天竟然出現了一抹五彩斑斕的晚霞。通往西院的那排窗戶上，也映上了燦麗的彩色，一杯在手真是其樂無窮。

突然，有一個健壯的男人匆匆地跑了進來。

由於這裏他是唯一僅見的男主人，就格外顯出了他的健壯。大寒天，他只穿了一件夾襖，領口還敞開著，露出了桐油色的一段脖子。

「你了解我這個人，我是說一不二的。」

「好！我要借那十顆五彩珍珠。」

「你的消息恐怕不確實，那十顆珍珠不在我手裏。」

「孫琴！妳太不意思了，方才還答應得那麼乾脆，現在突然又來了這麼一手，對老朋友不是這種態度的啊！」

「你一定是弄錯了，真的不在我的手裏……」

「孫琴，」男人的臉色沉了下來。「我是從來不求人的，如果你不給面子，我也不客氣啦！」

「郎一雄！」孫琴繃著面說：「江湖上有許多人怕你，並不是因為你狠、你毒，而是因為你善於佈置，算無遺策。你號稱八面，却只有一命。如果你硬說那十粒五彩珍珠在我手上，那就表示你的消息來源不確，難以令人心服。」

原來，這個其貌不揚的人就是八面蜘蛛。

郎一雄笑了，那是由於他的嘴角牽動，所以猜測他是在笑，其實他的臉上根本就不見笑容。也許蜘蛛就是這種笑法。

「沒有十粒，一粒總該有吧！」

「郎一雄！你的折扣打得可真大。」

一進門他就行禮，他對孫琴顯得非常尊重。

可是，孫琴竟然連眼皮子也沒有抬動一下。

那個健壯男人就站在那裏一動也沒有動。

「說話呀？」孫琴仍然沒有抬動她的眼皮子。

「是一件非常，非常機密的大事。」孫琴揮揮手，那幾個俏丫環都退了去。

「說吧！」

「巫婆婆派人正在四處找妳，找得很急。」

「哦？」她的眼皮子終於抬動了。

「還有，八面蜘蛛在此地出現。」

「可靠？」

「當然可靠。他一出現就作了一件驚人的事：龍王，金開泰，還有一個不知名的年輕女人，都被他生擒活捉了，似乎存心要顯顯威風，給誰瞧瞧似的。」

孫琴突然站了起來，吃驚的程度實在難以形容。

健壯的男人靜立不動，似乎在靜候指示。

「有賞！」她徐徐地吐出了兩個字。

「謝賞。」

「立刻給我打探兩件事情。」

「請吩咐。」

「先查巫婆婆找我究竟爲了什麼？」

「是的。」

「再將八面蜘蛛的梁子窩探出來，如果能夠將那三個人囚禁之處探聽出來，那

「我既然給你打了折扣，妳就不能再打折扣了。」說著，郎一雄伸出了手。

「我的手是從來不空回的。」

「有時也會例外。」

「哦！」郎一雄的雙肩似乎震動了一下。

「郎一雄！」孫琴突然媚笑起來。「這是幹嗎呀？把氣弄得這麼緊張，來！喝酒，喝酒！」

「孫琴！別忘記我的手還向妳伸著的呢。」

「請問一聲：你那隻手能够摘星、撈月嗎？」

「那當然不可能。」

「如果你伸向空中抓一把，還不是要空回？」

郎一雄坐在那兒沒有動，而他那隻手伸得筆直的右手却動了，只見他微微一翻，已經就抓住了孫琴的衣領口。

孫琴快速地轉身後退，只聽嘶地一响，她身上所穿的皮筒子竟然被撕裂了，露出腥紅色的肚兒。

這是很令人窘困的事，可是孫琴竟然在笑。

「郎一雄！你的手並沒有空回，它終於還是抓到了一樣東西……」

「孫琴！別裝腔作勢，妳就是把那件紅肚兒也去掉，把妳的胸部露出來，我也不會看上一眼，識相點，把那粒五彩珍珠拿出來，我只借用，方才我就把話說明白了。」

「那粒珍珠已經先被人借走了。」

「誰？」

（未完）

是最好不過。」

「是！」健壯男子彬彬有禮地應著。「我這就去。」

他說完後就行禮告退。可是，當他一轉身，又立刻呆住了，並沒有往外走。

爲什麼？

只因爲門口突然又出現另一個男人。

這個男人簡直不能跟那健壯的男人比，他又瘦，又矮，即使穿上了那麼臃腫的皮裘，看上去還是那麼一丁點兒，他還生了一張黑臉，可以稱爲其貌不揚。可是他也有吸引人之處：那就是他一雙閃亮的眼睛。

他那對眼睛就像一對閃亮的明珠。

孫琴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緩緩後退。由此可見，她不但認識這個人，而且還怕這個人。

健壯男子只呆了一眨眼的工夫，他很快就看清楚了孫琴畏懼的神色，當然他也明白這位不速之客爲他的女主人帶來了多大的威脅。

他的手微微一動，手中就多了一把金光閃亮的斧頭。

斧頭是外門兵器，用這種兵器的人必定孔武有力，也必定非常快速。

金光乍現，人已到了對方的面前。

他的臂力，加上金斧的鋒刃，這一斧劈下去，那瘦瘦精精的不速之客，不被劈成肉醬才怪。

錯了。

在江湖道上，永遠不能以外表的強弱，大小來分高下，瘦男人只是很隨意地一揮手，執斧頭的健壯男人就躺下了，而且

這一躺下，就再也沒有動過。

健壯男人的身子，四平八穩地躺在那裏，一動也沒有動，但他體內的東西却有一樣在動，那是他的血。

他的血正緩緩地從嘴角處流出來。生命竟是如此脆弱，他那麼年輕，那麼健壯，方才還那麼鮮活跳的，現在竟然變成了一具屍首。

那瘦小的男人，仍在向前逼進，孫琴繼續後退。直到她的背脊貼上了牆，再也無處可退爲止。

瘦小男人也不再逼進，保持了一個相當的距離。

「你……你……」孫琴是一個多麼潑辣刁鑽的女人，此刻說話竟會發抖。「你……到底要什麼？」

「我什麼也不要，」男人的語氣很溫和。「老朋友了，路過探訪總是應該的，想不到妳是如此迎客。」

「那並不是我的指示，而是他自作主張……」

「所以他該死！」

「是，他該死，該死，死有餘辜！」

「孫琴！坐下呀！」男的自己坐下了，「有酒、有菜，咱們可以暢飲，暢談，只是旁邊有具屍首太煞風景。」

「那……那我教人把屍首拖下去。」

「不必！」這兩個字說得非常有力。他一副很有權威的樣子，他似乎有信心別人一定會服從他。

的確如此，孫琴就不敢有絲毫反抗。

「來！坐下！」

儘管孫琴在渾身發抖，她還是乖乖地





俠義傳奇故事

高 阜 · 文  
盧 令 · 圖

# 邊城風雲

(五)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蘭泉要上太和頂和點着派的徐曉天比鬥，卜墨珠因瘴氣所侵而不能和他前行，司馬蘭泉獨自策騎北上，到神舟渡時遇見狄萍的小白龍，但並不見狄萍，已知狄萍出事，司馬蘭泉急著尋找狄萍的下落……在鎮內的小酒店，司馬蘭泉遇上了一位怪老者，老者和他交朋友，但又不願道出姓名，老者還答應爲他找回狄萍，沒多久真的把狄萍帶回來了，原來這老者姓段，是大理王的兄長段思義，人稱段大爺，司馬蘭泉和狄萍又趕路去太和頂，到達大理城門外時，司馬蘭泉正和人糾紛之際，秦游楓剛好來到，並替他解圍……

## 力圖拯國運 誓作殊死鬥

司馬蘭泉道：「正是。」  
綠衣少女道：「小婢替公子帶路。」  
司馬蘭泉道：「姑娘請。」

他沒有問去何處，見何人，以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情，跟隨着綠衣少女走去。

一路分花拂柳，穿房越戶，最後在一座廳堂之上停了下來。

廳堂的壁間懸着幾盞風燈，強烈的光線將一座五丈見外的大廳照得纖毫畢現。

大廳的中央擺着一張紫檀方桌，兩旁是八把紫檀木椅，陳設雖是不多，却具有古色古香的風味。

方桌的右側，立着一名雲髻宮裝，身材健美的麗人，她雖是面向廳內，仍能察覺她風華不凡。

她身側立着四名綠衣少女，與引導司馬蘭泉前來的二人都是一般的秀麗。

「稟娘娘：司馬公子到。」

引導司馬蘭泉的二女單膝一屈，向宮裝麗人恭聲稟報，然後才起身分立廳門兩側。

宮裝麗人緩緩擰轉身形，一片耀目的艷光，立即充塞着整個廳堂。

她必然就是南天國的天香妃子了，果然國色天香，世無其匹。

司馬蘭泉向她長長一揖道：「見過王妃。」

宮裝麗人目光如電，向他打量一眼道：「你很狂！」

司馬蘭泉淡淡道：「當真麼？在下並不覺得。」

宮裝麗人身旁的一名綠衣少女面色一變道：「你好大胆，見了娘娘不拜，居然還敢自稱在下！」

司馬蘭泉微微一揖道：「此處並非南天國，在下也不是南天國的臣民，在下長揖相見，已經盡到待客之禮了！」

宮裝麗人面色一沉道：「聽說馬幫橫行江湖，看來傳言果然不虛，好，咱們先不談彼此的身份，我要瞧瞧馬幫憑什麼橫行無忌。」

司馬蘭泉冷冷道：「這就是王妃要見

在下的目的？」

宮裝麗人道：「可以這麼說。」

司馬蘭泉道：「那是說王妃要以武功來對付在下了？」

宮裝麗人道：「你害怕了？」

司馬蘭泉道：「在下只是不慣與女人動武。」

宮裝麗人道：「這個只怕由你不得，上！」

綠衣飄飄，人影若矢，剎那之間，他已被四名綠衣少女所圍困。

別看他們年歲不大，身法的輕捷，決不在一般成名的高手之下。

司馬蘭泉不敢大意，取出紫竹簫卓然而立，他的面色雖是平靜，但雙目之中却露出困惑之色。

這也難怪，雙方素昧平生，他不明白為什麼見面就要動手？

也許因爲他長揖不拜吧，女人的心眼較爲狹窄，必然認爲他輕視了天香王妃。

不管是什麼原因，這一場搏鬥已無可避免，因爲晶芒迫體，兩柄長劍已向他的攻了過來。

雙劍聯攻，所指之處是他的要害大穴，如他不以紫竹簫招架，就非閃避不可。

但勁風如矢，另兩隻劍已從他的退路攻來，勁道之急，較前兩劍更凌厲幾分。

司馬蘭泉心頭一凜，想不到綠衣四女劍道的造詣如此之高，這聯手一招，就使他連閃避也無法辦到。

他冷冷哼了一聲，紫竹簫吞吐之間，一連揮動四次，揮動雖有先後，却能一氣呵成。

噹噹四聲脆响，劍芒突歛，綠影倒飛，四名功力不弱的綠衣少女，被他一舉震得倒退五尺。

他如若繼續追擊，四名綠衣少女可能會傷在他的手裏，因爲天香妃子相距較遠，縱然出手搶救，也有點鞭長莫及。

不過他沒有追擊，紫竹簫向胸前一橫，舉步逕向廳門走去。

「站住。」

「王妃還有甚麼指教？」

「你應該知道我没有叫你走。」

「那你不聽我的吩咐。」

「你確實太狂了，狂人並沒有什麼好處。」

「最少不必當頭受氣，不必聽女人指揮。」

「你真有骨氣，你敢不敢跟我打一賭？」

「在下不喜賭，尤其不喜跟女人打賭。」

「可是你却非賭不可。」

「爲甚麼？」

「因爲它關係馬幫……」

「哦，妳說明白一點。」

「憑你一人之力，不只要不回馬幫的失物，今後西南一帶也不會再有你們那批馬幫，你信是不信？」

「這個……」

「如果咱們打賭妳贏了，既可取回失物，還能爲馬幫獲得平安，這是十分划算的事，你爲甚麼不願？」

「這……好吧，妳說說看，怎麼個賭法？」

「咱們來一場公平的搏鬥，誰輸了誰就輸去賭注。」

「賭注是甚麼？」

「三件事，誰輸了就要替對方做三件事。」

「這太籠統了吧？如果妳叫我見人就殺，如果妳叫我毀掉我自己……」

「你放心，我決不會叫你爲惡或是毀掉你自己。」

「不賭不行麼？」

「除非你不管馬幫的死活。」

「這是威脅？」

「不，是忠告。」

「好，請命題。」

「你是簫王門下？」

「不錯。」

「那咱們就比賽吹簫吧。」

練武的人比吹簫，倒是十分少見，不過司馬蘭泉是簫王的弟子，一管紫竹簫從不離身，如果說他不曾吹簫，只怕任何人也不會相信。

其實司馬蘭泉也當真會吹，而且還是箇中的高手，天香妃子的提議他自然不會反對。

於是他點點頭道：「好吧，那麼妳先吹。」

天香妃子一招手，一名綠衣少女立即取來一隻玉簫，她微微一笑，馬上就嘴吹奏起來。

裝淡雅，看楚女纖腰一把……」

她吹的是周邦彥的「解語花」，音韻抑揚頓挫，有如高山流水，時如龍吟，時如鳳鳴，縱然是吹簫引鳳的蕭史也不過如此。

司馬蘭泉既是箇中能手，自然也頗懂音律，這一曲解語花竟使他如痴如醉，連身在何處都不知道了。

他的確忘了身在何處，還做了一個十分綺麗的美夢。

夢是漂渺的，空虛的，只是當他夢醒之際，他却有一種真實的感覺。

佳入入懷，溫香在抱，他懷中擁着一個活色生香的美人兒，這那能不真？

可是他卻驚愕得跳了起來，再也不敢向她瞧一眼。

「王妃……妳……」

「啊，我怎麼啦，你是佔了便宜賣乖，還是過了河拆橋？」

「這個……」

「別這個那個的了，難道你當真要始亂終棄？」

司馬蘭泉頂天立地，豈能對一個女人始亂終棄？不管這項孽緣是如何造成的，他都无法擺脫這個責任，於是他長長一嘆道：「我不明白，在下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

「你的確不明白，因爲你自己不是女人。」

「此話怎講？」

「你先躺下來我再慢慢告訴你。」

「不。」

「不？你忘了咱們的賭約了，難道你



不肯認輸？」  
「這個……咳，就算我輸了吧，輸了也不能這樣。」  
「爲甚麼不能，你輸了就得依我三件事，這只是其中的一件而已。」  
「王妃……」  
「我叫賈玲，別王妃王妃，的多生份。」

「可是，南天國的王妃，身份何等尊榮，妳這樣不是在糟蹋妳自己？」  
「我說過，你不是女人，對女人的事有些你不會明白的，再說，我甚麼都給了妳，妳不能這麼無情，快躺下來，對賈玲派的事，咱們還要研究研究。」  
司馬蘭泉暗嘆一嘆，不得不躺下來。

「蘭泉……」  
「你可知這賈玲爲甚麼要劫你們的貨物？」  
「那是因爲徐曉天敗在咱們華大哥的手下。」  
「這只是一個藉口。」  
「哦，妳是說另有原因？」  
「不錯。」  
「是甚麼原因？」  
「南天國需要軍餉。」  
「甚麼？是南天國在暗中指使？」  
「也可以這麼說，因爲南天國的丞相是賈玲掌門的師兄。」  
「那是說在下要與南天國爲敵了。」  
「南天國你惹不起。」  
「既無土地，又無人民，這樣的南天國有甚麼可怕的？」

「哦……」  
「也許你不太相信，皇上身染重病，南天國的大權實際上已落在丞相胡三門的手裏。」  
「咱們除掉胡三門。」  
「不……」  
「這位偷情的王妃，此時竟然嬌軀一震，那個「不」字也衝口而出。」  
司馬蘭泉大爲訝異，冷冷的瞅着天香王妃道：「爲甚麼？妳怕他？」  
天香王妃將嬌首埋在司馬蘭泉的胸膛上道：「不要逼我，我不知道。」  
司馬蘭泉托起她的香腮，以柔和的語氣道：「肖玲，大理最爾小邦，怎能與中原相抗，一旦挑起戰爭，不只是大理王朝難保，而且生靈塗炭，死亡載途，如此悲慘之事，咱們焉能忍心不管！」  
天香王妃幽幽一嘆道：「不是我忍心心不管，是我有心無力。」  
司馬蘭泉哼了一聲道：「人各有志，我不便勉強妳做不願做的事，時間不早了，在下就此告辭。」  
他不再理會王妃，匆匆穿上衣衫，逕自奪門而出。他剛剛躍出後院，莊重的聲音也由暗影中傳來。

「老弟：到這兒來！」  
司馬蘭泉奔到一株樹蔭之下，只見莊重，倪成，秦游楓都等在那兒。  
司馬蘭泉面色一紅道：「莊大哥：你們……」  
莊重道：「王妃爲了與老弟一會，曾經作了萬全的佈置，但我兄弟仍然放心不下，所以……」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南天國雖然失敗，仍有東山再起的可能，何況段王爺已答允出兵相助，賈玲派已由胡丞相直接指揮，西南部份武林高手，也與咱們互有往還，這些力量豈能等閒視之！」  
「這麼說馬幫收回失物是完全絕望的了？」  
「差不多，不過如果有人求我……」  
「妳？」  
「怎麼，不相信？」  
「肖玲：請妳原諒我，我對妳所知不深。」

「妳應該相信我，一個女人將她的一切都交給另一個男人，她要求獲得信任不算是過份。」  
「肖玲：我不懂，妳到底爲甚麼要這樣？」  
「你忘了五年前，在洞庭湖裏……」  
「啊，妳是那個失足落水的姑娘？」  
「是的，救命之恩，無以爲報，更重要的是打從那時起我就喜愛你了，這次咱們湊巧來到雲南，總算得以天從人願。」  
「那時妳就是南天王妃？」  
「不，一年以後才由……咳，咱們不談這些，有件事希望你照我的話去做。」  
「很重要？」  
「十分重要。」  
「妳說。」  
「收回失物之後，解散馬幫，隱姓埋名，不要再到江湖上混了。」  
「哦，爲甚麼？」  
「不要問理由，我是不會害妳的。」  
「我知道妳不會害我，但爲甚麼要解

司馬蘭泉一嘆道：「小弟有辱使命，王妃她……」  
莊重道：「別急，老弟，咱們先回去再說。」  
回到莊府，司馬蘭泉將天香王妃的態度加以扼要的說明，然後眉峯一揚道：「只要除掉胡三門，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莊大哥意下如何？」  
莊重道：「胡三門武功極高，除了大王爺，在大理只怕難找三合之敵，而且無論他走到甚麼地方，必然帶着一批死黨，其中一個是南天國的御前一品帶刀侍衛夷倉，此人身高力大，刀槍不入，咱們要除掉胡三門，的確十分不易。」  
倪成道：「這些咱們可以慢慢想辦法，不過我認爲天香王妃的態度也是值得研究。」  
司馬蘭泉道：「小弟也有同感，她似乎知道武林之中有一個神秘的組織，却心存畏懼，不敢說它出來。」  
倪成道：「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你想想看，天香王妃她爲什麼會害怕？」  
司馬蘭泉道：「據小弟觀察，天香王妃功力不弱，她那幾名侍女也都具有一身不俗的武功，她如果害怕，必是那神秘組織之中有一個十分可怕的人物。」  
秦游楓道：「那位可怕的人物必然就在大理，否則她就不會連司馬老弟都不敢直言相告了。」  
莊重道：「那人可能在南天國中具有無上的權威，甚至連倪智高都要讓三分。」  
倪成道：「咱們這一討論，那人是誰

散馬幫，隱姓埋名呢？」

「我說過，叫妳不要問理由。」  
「我相信妳，可以不問理由，但我二叔他怎會相信？再說，先父被人所害，我連仇家的影子都沒有見到，如若隱姓埋名，勢必寢食難安。」  
「聽我說，蘭泉，妳不可能找到仇家，縱然找到了也不可能報得了仇，識時務者爲俊傑，妳何必定要往牛角尖鑽？」  
「妳知道我的仇家是誰？」  
「不知道。」  
「那妳怎能說我報不了仇？」  
「我只是猜忖而已，不過我隱隱覺得江湖之上，有一股十分龐大的神秘力量在主持一切，當代武林的任何門派都無法與他抗衡，馬幫只是一種經營上的組合，力量實在微薄得很，憑妳一人之力，這個仇如何能報？」  
「哦，妳能够說得明白一點麼？」  
「我只是有這一種預感，又怎能說得明白？」  
「咳，肖玲，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只憑妳一點預感，就叫妳放棄父仇，隱姓埋名？」  
「這個……」  
「肖玲：妳似乎有什麼事在瞞着我，妳既然真心喜愛我，就應該推心置腹，坦誠相見。」  
「不要誤會，蘭泉，我並未存心對妳隱瞞，實在因爲我所知不多。」  
「妳究竟知道多少？」  
「這……」  
「肖玲：不要吞吞吐吐，知道多少說

已經呼之欲出，只是兄弟却想到一個問題，心中十分害怕！」  
莊重一怔道：「是什麼問題，會使倪成兄也感到害怕？」  
倪成道：「由天香王妃與司馬老弟交談的語氣中琢磨，那神秘組織似乎無所不在。」  
秦游楓道：「倪兄可是懷疑咱們大理國中也有奸細？」  
倪成道：「秦兄認爲沒有可能麼？」  
秦游楓道：「如果真有，那又該是誰呢？」  
倪成道：「這個就很難說了，我想咱們只要留點心總會發現的！」  
莊重道：「各位，咱們大理國未來的安危，全繫在天香王妃的身上，她如若遭到不測……」  
司馬蘭泉的道：「莊大哥，她當真會遭到不測麼？」  
莊重嚴肅的道：「老弟：如果那神秘組織知道她曾經與妳相會，不只是她遭到不測，連妳老弟他們也不會放過。」  
司馬蘭泉怒哼一聲道：「那很好，小弟正要鬥鬥他們。」  
莊重道：「老弟，不是我說洩氣的話，令尊一代人傑，竟也遭到他們的毒手，妳的功力與見識難道會高過令尊，再說他們是誰？是怎樣一個組合，咱們可以說毫無所知，妳又怎樣跟他們去鬥？」  
司馬蘭泉道：「可是咱們決不能讓王妃遭到他們的毒手。」  
莊重道：「不錯，咱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保護天香王妃，讓她能够繼續跟老

多少，我相信對我是有幫助的。」  
「其實勿須我說妳也應該明白，譬如令尊，令師……」  
「什麼，先父先師都是他們害的？」  
「這是我的猜想，當今天下武林各派，不願接受他們控制的，只怕都會落得如此的下場。」  
「他們到底是誰？」  
「我實在不知道，蘭泉，我不會騙妳的。」  
「好吧，不管他們是誰，只要我有三寸氣在，就會跟他們周旋到底。」  
「不要一意孤行，難道妳的武功機智高過令尊令師？」  
「父仇不報，何以爲人？無論前途如何艱險，我必須走我應該走的道路。」  
「看來我是無法勸阻妳了，好，咱們先不談這些……」  
她果然不再勸說，只是她的一雙玉手却採取了一些挑逗性的行動。  
一個初嚐禁果的少年，是經不起挑逗的，於是……

「肖玲：妳願不願幫我？」  
「願。」  
「那麼我有兩點要求。」  
「你說。」  
「第一點幫我找回馬幫的失物。」  
「好，明天我派人送到莊重的家裏，第二點呢？」  
「不要讓南天國牽連大理，他們不會有希望的。」  
「這個……只怕我無能爲力。」  
弟往來。」  
司馬蘭泉道：「保護她可以，繼續跟小弟往來就不必了。」  
莊重道：「老弟，縱然你不爲大理着想，難道你也不想報殺父之仇了？」  
司馬蘭泉道：「可是她……」  
莊重道：「她有顧忌，不敢說，但她却真心喜歡你，只要你下點工夫，她會跟咱們完全合作的！」  
司馬蘭泉道：「看來小弟不得不聽莊大哥的安排了。」  
莊重微微一笑道：「狄姑娘的酒喝得多了，早已睡了，時候不早，咱們也歇息去。」  
翌日整個上午，司馬蘭泉都沒有見到莊重，問他的家人，說他見大王爺去了。狄萍見他一副着急之色，不由訝然道：「你是怎麼啦，有什麼事急着要見莊大哥？」  
司馬蘭泉道：「妳忘了，明天就是我跟徐曉天約鬥之期。」  
狄萍道：「我還以爲什麼事呢，咱們原本就沒有打算找人助拳的，難道你改變了主意！」  
司馬蘭泉道：「我並未找人助拳，找莊大哥是另有他事。」  
狄萍道：「什麼事？」  
司馬蘭泉道：「這個，其實也沒有甚麼，莊大哥曾說點蒼派願意歸還咱們的失物，要是真的這樣，約鬥就沒有必要了，所以我要問個明白——」  
狄萍道：「點蒼派爲甚麼肯歸還咱們的失物？」

「哦……」  
「也許你不太相信，皇上身染重病，南天國的大權實際上已落在丞相胡三門的手裏。」  
「咱們除掉胡三門。」  
「不……」  
「這位偷情的王妃，此時竟然嬌軀一震，那個「不」字也衝口而出。」  
司馬蘭泉大爲訝異，冷冷的瞅着天香王妃道：「爲甚麼？妳怕他？」  
天香王妃將嬌首埋在司馬蘭泉的胸膛上道：「不要逼我，我不知道。」  
司馬蘭泉托起她的香腮，以柔和的語氣道：「肖玲，大理最爾小邦，怎能與中原相抗，一旦挑起戰爭，不只是大理王朝難保，而且生靈塗炭，死亡載途，如此悲慘之事，咱們焉能忍心不管！」  
天香王妃幽幽一嘆道：「不是我忍心心不管，是我有心無力。」  
司馬蘭泉哼了一聲道：「人各有志，我不便勉強妳做不願做的事，時間不早了，在下就此告辭。」  
他不再理會王妃，匆匆穿上衣衫，逕自奪門而出。他剛剛躍出後院，莊重的聲音也由暗影中傳來。

「老弟：到這兒來！」  
司馬蘭泉奔到一株樹蔭之下，只見莊重，倪成，秦游楓都等在那兒。  
司馬蘭泉面色一紅道：「莊大哥：你們……」  
莊重道：「王妃爲了與老弟一會，曾經作了萬全的佈置，但我兄弟仍然放心不下，所以……」

「哦……」  
「也許你不太相信，皇上身染重病，南天國的大權實際上已落在丞相胡三門的手裏。」  
「咱們除掉胡三門。」  
「不……」  
「這位偷情的王妃，此時竟然嬌軀一震，那個「不」字也衝口而出。」  
司馬蘭泉大爲訝異，冷冷的瞅着天香王妃道：「爲甚麼？妳怕他？」  
天香王妃將嬌首埋在司馬蘭泉的胸膛上道：「不要逼我，我不知道。」  
司馬蘭泉托起她的香腮，以柔和的語氣道：「肖玲，大理最爾小邦，怎能與中原相抗，一旦挑起戰爭，不只是大理王朝難保，而且生靈塗炭，死亡載途，如此悲慘之事，咱們焉能忍心不管！」  
天香王妃幽幽一嘆道：「不是我忍心心不管，是我有心無力。」  
司馬蘭泉哼了一聲道：「人各有志，我不便勉強妳做不願做的事，時間不早了，在下就此告辭。」  
他不再理會王妃，匆匆穿上衣衫，逕自奪門而出。他剛剛躍出後院，莊重的聲音也由暗影中傳來。

「老弟：到這兒來！」  
司馬蘭泉奔到一株樹蔭之下，只見莊重，倪成，秦游楓都等在那兒。  
司馬蘭泉面色一紅道：「莊大哥：你們……」  
莊重道：「王妃爲了與老弟一會，曾經作了萬全的佈置，但我兄弟仍然放心不下，所以……」



司馬蘭泉說道：「是大王爺出面調停的！」

狄萍道：「可是咱們馬幫傷亡十餘人，難道就這麼算了不成？」

司馬蘭泉道：「殺人不過頭點地，只要點着派歸還失物，咱們兄弟已爭足了面子，其他的事只好不再追究了。」

司馬蘭泉的話半真半假，有些事他必須瞞着這位野性未脫的姑娘。

自然，狄萍不是他的妻子，對他的行為無權約束，不過女人的心眼較為狹窄，對男女間的事尤為認真，他帶回來一個卜墨珠已經使狄萍整了一肚皮的悶氣，如果再來一個天香王妃那還了得！

好在狄萍的思想比較單純，司馬蘭泉說得有理，她也就不再追問！

午間過了不久，莊重匆匆趕回了，見到司馬蘭泉，他以興奮的語氣道：「老爺！有一件事想跟你打個商量。」

司馬蘭泉道：「什麼事？」

莊重道：「王爺要請老爺担任王府一級侍衛，希望老爺能够屈就。」

司馬蘭泉一怔道：「小弟生性疏懶，對功名不感興趣，王爺的好意小弟只能心領了。」

莊重道：「聽我說，老爺，這是大王爺的安排，此舉完全是為老爺着想。」

司馬蘭泉道：「小弟不太明白……」

莊重說道：「馬幫的失物，以及追查老爺的仇家，與此舉都有着十分密切的關連。」

司馬蘭泉沉思半晌道：「小弟不諳官場禮節，而且又才疏學淺……」

莊重道：「不必担心，老爺，官場禮節十分簡單，至於才能嗎，你就不必客套了，老爺身負兩家之長，在大理，像你這樣的人材並不多見，別辜負大王爺的期望，走，跟我見王爺去！」

司馬蘭泉一怔道：「現在就去了？」

莊重道：「大王爺正在王宮相候，咱們走吧！」

司馬蘭泉隨着莊重進入王宮，接受了王宮一級侍衛的職位。

現在他才知道莊重是侍衛的頭兒，兼任城防兵馬司之職，至於倪成，秦游楓，蘇祿，周昶等全是一級侍衛。

王宮的侍衛有三十餘人之多，但以莊重等五人最為出色，在大理，人們稱他們為五大高手。

司馬蘭泉在受職之後，接着一連串的拜會活動，直到夜幕低垂，他才與莊重回到莊府。

狄萍見到司馬蘭泉，噘着嘴抱怨道：「一去就是大半天，讓人家等得急死。」

司馬蘭泉道：「對不起，我實在抽不開身！」

莊重道：「司馬兄弟如今是大理王宮的一級侍衛，有時會身不由己的，狄姑娘今後要學着忍耐。」

此時一名家人前來稟道：「稟大人：南天國仁惠皇帝派人送來一批東西，還有一封書信請大人過目。」

莊重接過書信瞧了一遍，然後交給司馬蘭泉道：「你瞧！」

司馬蘭泉接過一瞧，原來是由胡三門具名，送給莊重的一封信，內容十分簡

單，只說退還馬幫的一批貨物，請莊重代為處理！

司馬蘭泉道：「貨物呢？」

家人道：「存在廂房。」

司馬蘭泉回答道：「知道了，你下去吧。」

待家人離去之後，狄萍以困惑的目光睨着司馬蘭泉道：「大哥：你現在當了官，咱們的貨物怎麼辦？」

司馬蘭泉道：「小萍：你知道大哥對名利二字是十分淡泊的，這次接受王宮侍衛之職，實在是情非得已。」

狄萍道：「我知道大哥有不得已的苦衷，但咱們總不能丟下這批貨物不管！」

司馬蘭泉道：「小萍：我看只有妳辛苦一趟了。」

狄萍道：「甚麼？你要我一個人運貨回去？」

司馬蘭泉道：「當然不是一個人，我會請莊大哥派人幫妳。」

莊重道：「狄姑娘放心，我會派人幫妳將貨物運交馬幫，保管萬無一失！」

狄萍道：「既然如此，我就不必去了，大哥，我不要離開你。」

司馬蘭泉道：「不行，妳必須回去，否則二叔會担心的。」

狄萍撇撇嘴道：「爹知道我跟你在一起，他才不會担心呢。」

司馬蘭泉道：「可是……」

狄萍道：「別可是可是的，老實告訴妳，妳想攔住我，哼，作夢。」

碰到這麼一個蠻不講理的姑娘，司馬蘭泉真個啼笑不得，當着莊重的面，他感

到，只聽到彼此濁重的呼吸。

良久……

「泉哥哥，妳好忍心……」

在一聲淒切的呼喚之後，她一頭鑽到他的懷裏，一滴滴清淚，像斷了線的珍珠一般向他的藍衫之上洒去。

他緊緊的擁着她，長長一嘆道：「肖玲：妳這是何苦！」

「還君明珠雙垂淚，恨不追隨未嫁時，泉哥哥，我好後悔！」

「不要說傻話了，肖玲，這一切都是命。」

「不，泉哥哥，我不能再失去妳。」

「我也很喜歡妳，妳是我真正接近的第一個女人。」

「當真麼？泉哥哥，快……快抱我到床上去。」

一顆盛開的花朵，是需要雨露的滋潤的。

雨露會使她益顯嬌艷，份外迷人。

「肖玲：這是什麼地方？」

「大王爺府。」

「段思義大王爺？」

「不錯，如非大王爺成全，咱們怎麼會有今日。」

到尷尬萬分，其實，縱然沒有第三者在場，他又怎能將野丫頭怎樣。

好在莊重世故極深，他知道這當兒決不能火上加油，如果把局面弄僵，他這位莊大哥也會吃不了兜着走的！

於是他微笑着道：「老爺：這件事不必急在一時，反正貨物在我這裏決丟不了，遲早運回去都是一樣。」

狄萍道：「大哥，我想起來了，咱們何不通知貨主到這兒來取，咱們原是替他們運到大理來的！」

司馬蘭泉啊了一聲道：「有這麼巧，妳可記得是那家行號？」

狄萍搖搖頭道：「那我不記得了，我只知道是一批珍貴的皮貨及藥材。」

莊重道：「這好辦，大理有名的皮貨商及藥材店只有幾家，待我派人問一下一定可以找出一點眉目。」

司馬蘭泉道：「多謝莊大哥！」

莊重道：「自己兄弟何必客套，現在時間過晚，咱們早點歇息吧。」

司馬蘭泉見狄萍還有糾纏之意，不敢再招惹這姑娘，急忙雙拳一抱道：「小弟也的確累了，莊大哥，小萍，明天見。」

身形一轉，逕向寄宿的西廂走去！

到達西廂，狄萍並未跟來，他才輕輕吁出一口長氣。

西廂並未點燈，朦朧的月色，使房中的視線頗為昏暗。

他剛剛踏進房門，忽然生出一股警惕之心，目光向暗影中一瞥，冷冷道：「出來吧，朋友，既然有胆量來到此地，又何須藏頭露尾。」

引起別人的懷疑？」

「不會的，因為仁惠皇帝現住的行宮，也是大王爺的住宅，兩宅之間有一條秘密相連，我不必拋頭露面也就可以來到這裏。」

「妳離開行宮之後，如果臨時有人找妳那怎麼辦？」

「妳放心，我有安排的。」

「看來我不用替妳担心。」

「是的，妳不必為我担心，我會為妳而珍惜我的生命的。」

「那……肖玲……」

「我知道，泉哥哥，我會告訴妳的，縱使……」

天香王妃駱肖玲語音未落，一陣清脆的銀鈴之聲忽然在床頭響了起來。

司馬蘭泉一怔道：「這是什麼？」

駱肖玲道：「告警。」

她一面穿衣衫，一面安慰司馬蘭泉道：「不會有事的，妳放心。」

司馬蘭泉道：「我跟妳去瞧瞧。」

駱肖玲道：「不，你在此處等我，千萬不要走開。」

她按動一個隱秘的按鈕，壁間立即現出一道暗門，玉手一揚，向司馬蘭泉打了一下招呼，嬌軀一擰，逕自閃身而入。

司馬蘭泉怔怔的瞧着那道已經關閉的暗門，心中有點替駱肖玲擔憂，他想跟進去，又怕因他的跟入而誤了大事。

他正遲疑之間，一聲叱喝忽然遙遙傳來，同時微風輕拂，燈光一閃而滅。

他猛一翻身，雙掌一錯，作好了應該的準備，雙目炯炯，向黑暗中冷靜的搜索

司馬蘭泉並非無的放矢，一名綠衣姑娘果然由暗影中緩步而出。

「葵花生見司馬公子。」

「啊，原來是姑娘。」

葵花生是天香王妃的六名侍女之一，昨晚曾經見過，自然一眼便可認出。

「葵花姑娘晝夜光臨，不知道有什麼指教？」

「不敢當，公子這般客套，豈不折殺小婢。」

「好說，姑娘究竟有什麼事情來找在下？」

「公子你好忍心！你昨晚絕袖一走，可害苦咱們王妃了！」

「這話怎麼說？」

「咳，小婢有點想不明白，人心都是肉長的，男人的心腸為何會如此之硬！」

「姑娘……妳……」

「對不起，公子，小婢言語冒犯之處，希望你不要見怪。」

「我不怪妳，妳說說，王妃究竟怎樣了。」

「王妃整夜悲泣，茶飯不思，如今已病倒在床榻之上了。」

「啊，這是在下的罪過。」

「後悔了吧，公子，她如此真心對妳，妳却半點也不為她顧慮。」

「姑娘責備的是，不過，每個人都有他的立場，都有他的苦衷，王妃如是真心愛我，她就應該推心置腹，無話不說才對呀。」

「這就是公子不講理了，你有苦衷，難道她就沒有？」

「姑娘似乎忘了一點。」

「哦，那一點？」

「咱們的社會是以男子為中心……」

「可是她並非妳的妻子。」

「這就是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了，姑娘來找在下，豈不是多此一舉！」

「這個……」

「姑娘請吧，在上要歇息了。」

「不，王妃希望見到公子。」

「有這個必要？」

「當然，公子去見王妃，是兩相有利之事。」

「有利？哼，偷片刻之歡，冒生命之險，這個利不要也罷。」

「不，小婢保證決無危險。」

「妳如何保證？」

「王妃與公子相會之處，是經過萬全準備的！」

「天下沒有絕對萬全的，就算沒有危險吧，這對在下又有什麼好處。」

「難道公子就不念王妃賜還馬幫貨物的好處？再說公子殺父之仇，除了王妃，只怕無人能够幫妳。」

「不錯，她的確是可以幫助我，可是她……」

「也許她已經回心轉意，公子不再去試試？」

他的確應該試試，為了父仇，為了大理，為了天下蒼生，縱然犧牲一點也在所不惜，於是跟着葵花生，又來到他舊遊之地。

「稟王妃，司馬公子到。」

「啊，快請。」



着。

「是我，公子。」

「葵花？」

「是的，公子，外面有警，咱們不能讓燈光外洩。」

司馬蘭泉散去功力，長長一吁道：「妳爲甚麼不跟王妃回去？」

葵花道：「是王妃叫小婢留下來侍候公子的。」

司馬蘭泉暗了一聲，再凝神注意外面的動靜。

這時叱喝之聲此起彼落，而且逐漸向他的住處接近。

由此可見來人功力頗高，可能還不止一個。

司馬蘭泉劍眉一揚道：「看樣子好像衝着咱們來的。」

葵花道：「縱然是衝着咱們來的，公子也不必現身，小婢相信來人決難討得好處。」

司馬蘭泉道：「此間也有戒備麼？我我兩度來此，却一點也未發現。」

葵花道：「他們藏身隱秘，表面上決難發現……」

她頓了頓又道：「其實此地戒備之嚴，決不在大理王宮之下，否則大王爺就不會讓王妃與公子在此相會了。」

他們說話之間，房外不遠之處忽然傳來一聲叱喝：「站住，朋友。」

「哦，想不到段思義居然養了這麼多看門狗，可惜，嘿……都是一些沒有長牙的獃皮……」

「大胆。」

轟一聲巨響，跟着是枝葉斷折之聲，想是雙方對了一掌，勁風所及，附近的樹木也遭到池魚之殃。

掌力橫溢，勁風斷樹，這兩人的功力，必然都是一流的身手。

葵花忍不住悄聲道：「公子：咱們到窗前提醒。」

司馬蘭泉道：「好吧。」

外面月色朦朧，視線並不太佳。但他們仍然能瞧出兩條人影在兔起鶻落的搏鬥着。

論身手，這兩人都當得是一時之選，不只是內力強勁，招招如同巨斧劈山，招式的玄奧詭異，也算得江湖少見。

葵花道：「公子：你瞧出他們是誰了麼？」

司馬蘭泉道：「一個是大理王宮的一級侍衛蘇祿，另一人黑衣蒙面，在下就不知道他是誰了。」

葵花道：「小婢知道。」

司馬蘭泉道：「哦，他是誰？」

葵花回答道：「他是皇上的侍衛長阿德。」

司馬蘭泉奇怪地道：「妳是怎麼知道的？」

葵花哼了一聲道：「此人時常找機會向王妃糾纏，他那副討厭的嘴臉，縱然燒成灰我也認得出來。」

司馬蘭泉道：「糟了。」

葵花道：「怎樣糟了？」

司馬蘭泉道：「妳想想，他爲什麼會來到這裏？」

葵花道：「不必擔憂，王妃的寢宮他回。」

「由秘道往返，約需多少時辰？」

「秘道長約一里半，片刻即可去一個來回。」

「我想請姑娘去一趟，妳看可好？」

葵花叮囑道：「好吧，小婢去一趟就是，不過公子千萬不要離開，以免咱們又找不到你。」

「好的。」

葵花去了，這一去却杳如黃鶴。

他到達此間原已很晚，此時已經金雞報曉，晨曦微露了。

一聲長嘆，他由床榻之上站了起來，兩度纏綿，使他興起一股徬徨之感。

天香王妃駱肖玲艷比花嬌，熱似烈火，在男女情趣方面來說，是值得令人留戀的。

只不過她是南天國的王妃，名花有主，不論她與僕智高之間的感情如何，出牆紅杏總是有着罪惡之感的。

但江湖板蕩，風濤險惡，撇開個人恩怨不說，爲千萬生靈計，司馬蘭泉必須與那神秘組織作殊死之鬥。

只是那神秘組織究竟是怎样一個組合？誰是首腦？總壇設在那裏？分壇以及在江湖上的分佈等等，他根本就毫無所知。

以無知對組合，必然註定是一個敗字，所以他不得不越東牆而棲處子，作他不願做的事了。

不管怎樣，天色已亮，駱肖玲是不會來了，他只得抱住惆悵的心情，期諸異日了。

他正想離開之際，門忽然响起一陣剝啄之聲。

不敢闖，縱然他當真去闖也闖不進去，他所以來到此地，無非懷疑而已。」

司馬蘭泉道：「他懷疑王妃與我在此相會？」

葵花道：「不是，是王爺。」

司馬蘭泉道：「王爺？」

葵花道：「公子不要誤會，咱們王妃眼界極高，當今之世，除了公子，沒有人能够獲得她正眼一顧。」

司馬蘭泉道：「阿德爲甚麼會懷疑小王爺？」

葵花道：「王妃接見過小王爺兩次，據小婢所知，他是奉大王爺之命爲王妃與公子之會預作安排。」

司馬蘭泉道：「此事爲什麼要派小王爺去？」

葵花道：「這一點也曾引起王妃的懷疑，後經小王爺說明，才知道大王妃早已去世，小王爺迄今尚未成親，王府之中，除了使喚之婢女僕婦，再也沒有其他的女人。」

司馬蘭泉道：「這就難怪了。」

他們交談之中，目光仍然瞧着後院中的搏鬥。

此時雙方惡鬥已近百招，蘇祿漸呈後力難繼之勢。

好在王府武士都已聞聲紛紛而來，阿德的武功縱然再高一招，也不可能討得好去。

他果然一掌震退蘇祿，身形拔空而起

「誰？」

「屬下張保，奉大王爺之命，請大人至書房一談。」

「哦！」

他打開房門，只見一名身着家丁服式的中年漢子在門旁躬身侍立。

他向張保打量一眼道：「大王爺這麼早就起來了？」

張保道：「是的，大人，大王爺習慣早起。」

司馬蘭泉道：「好，你帶路。」

張保道：「是。」

王府書房陳設雅緻，藏書甚多，可見大王爺段思義不僅武功卓絕，文學修養可能也頗爲高明。

司馬蘭泉跨進書房，目光所及，不由微微一怔。

敢情書房中竟是高朋滿座，除了大王爺，還有號稱大理五大高手的莊重、秦游楓、倪成、蘇祿、及周昶昱等五人。

在大王爺身旁，侍立着一名身着錦袍，年約三旬的青年，此人氣質文雅，書生的味道十分濃厚，但雙目神光迫人，可能是一位內外兼修的高手。

司馬蘭泉趨前幾步，向大王爺躬身一禮道：「參見大王爺。」

段思義點點頭道：「不必多禮，坐下來咱們談談。」

司馬蘭泉先向莊重等抱拳問候，然後才告個罪坐了來。

段思義向司馬蘭泉微微一笑道：「這幾天委屈你了。」

，以夜鷹摩空之勢，向黑暗中一閃而沒，一股極端輕蔑的狂笑，跟着在夜空中遙遙傳來。

好戲已經收場，司馬蘭泉却皺起了眉峯。

葵花微微一笑道：「怎麼啦？公子，事情已經過去了，你還發什麼愁？」

司馬蘭泉哦了一聲道：「我是想王妃她……」

葵花道：「放心吧，公子，王妃不會有事的，你先歇着吧，一會兒她必然會來陪你。」

其實司馬蘭泉並非爲王妃發愁，他是瞧見阿德的武功極高，認爲又是一個可怕的強敵。

再說，經過如此一開，他的情趣已然低落萬分，駱肖玲縱然再來投懷送抱，也很難提起他的興趣。

只不過他與駱肖玲的私會並非爲了貪歡，現在目的未達，不得不忍耐下去。

於是，他找些話題與葵花閒聊着。

司馬蘭泉道：「姑娘的武功不錯嘛，跟誰學的？」

「公子說笑話了，小婢跟王妃學了四年，論成就還差得很呢。」

「哦，王妃能於短短四年之中，調教出姑娘如此高明的身手，實在難得。那王妃的師門必然是當代名門了。」

「公子又猜錯了，王妃的師尊一葉師太，在江湖之上，算得是名不見經傳的人物。」

「原來如此，不過真正的絕代高人，多半是不慕名利，不求聞達的。」

司馬蘭泉尷尬道：「屬下無能……」

段思義道：「這不能怪你。」

面色一肅，接道：「王子引狼入室，要將大理學國君臣置於萬劫不復之境，本王不忍先王基業被毀，不得不奮臂而起，担當這個保國衛民的責任。」

莊重道：「大王爺放心，屬下等雖是赴湯蹈火，決定追隨大王爺。」

段思義一嘆道：「如若人人都能像你們如此忠心，大理就不會陷於今日的危局了。」

莊重道：「南天國四十八鐵衛是咱們心腹之患，王子竟引誘四名入宮，充當王爺的貼身侍衛，他究竟是何居心，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秦游楓道：「如今王爺等於被南天國所控制，大理國祚已危若累卵，咱們要挽救大理，必先除去宮裏的四名鐵衛。」

倪成道：「除去四名南天鐵衛並非難事，但不能爲咱們解決問題。」

莊重道：「倪兄之意是……」

倪成道：「天香王妃對司馬蘭泉兄弟透露過的一點消息，莊兄當不至如此健忘吧？」

莊重道：「倪兄是說那個神秘的組織嗎？」

倪成道：「不錯，他們控制整個江湖，幾乎無所不在，除去宮中四名鐵衛只不過打草驚蛇，讓他們加強警惕而已。」

段思義道：「倪成說的是，要解決大理的危機，必須從根本上着手。」

莊重說道：「查明神秘組織在大理潛伏之人，然後連同南天國的君臣一網打盡

會……」

「不會有事的，公子儘管放心。」

「公子說的是。」

「聽說南天王宮之中，以丞相胡三門的功力最高，這話可是真的？」

「是真的，胡丞相出身點蒼，後來他又在塞外獲得奇遇，習得陰風門的不傳之秘。」

「陰風門？在下倒沒有聽說武林之中有這一個門派。」

「小婢也從未聽人說過，不過的確有這麼一個門派。」

「姑娘可曾知道陰風門練的是什麼功麼？」

「這個小婢就不知道了。」

「不要緊，我只不過隨便問問罷了，唔，除了胡丞相，南天王宮之內，只怕要以阿德的武功最高了。」

「不錯，阿德排名第二，第三就是倉夷。」

「哦。」

「其實王妃的功力並不在倉夷之下，只是此人天生神力，混身刀槍不入，所以王妃不得不讓他三分。」

「除了他們還有誰？」

「南天國仁惠皇帝的侍衛共有四十八人，除了阿德、倉夷，其餘四十六人都具有一流身手，如果與大理國五大高手相比，每一個都不會比他們遜色。」

「這是一股驚人的實力，大理國將難以應付。」

「是的。」

「啊，王妃怎麼還沒有回來，她會不會是……」



嗎？」

倪成道：「小弟之意正是如此。」

莊重道：「那就要借重司馬老爺了，除了天香王妃那點線索，咱們對那神秘組織毫無所知。」

司馬蘭泉道：「小弟當盡力而為，不過如果天香王妃所知不多，或是所知之事對咱們毫無幫助……」

倪成道：「這個也有可能，否則它就不會如此神秘了。」

莊重道：「那怎麼辦？」

倪成道：「咱們不妨雙管齊下，分兩面進行。」

莊重道：「那兩面？」

倪成道：「一面自然是司馬兄弟與天香王妃了，另一面咱們立刻派人跟踪南天國的每一個人，只要與他們接觸的，都應該列為嫌疑的對象。」

莊重道：「好辦法。」

司馬蘭泉道：「小弟認為還有一個人應該跟踪及監視。」

倪成道：「是王子？」

司馬蘭泉道：「不錯。」

段思義道：「王子引狼入室，他的嫌疑應該最大，說不定他早已加入那神秘組織了。」

莊重道：「此事由屬下與倪兄負責，保證他們逃不出咱們的手掌心。」

段思義道：「好。」

語音一頓，回顧司馬蘭泉道：「你就搬到這裏住吧，這樣比較方便一點。」司馬蘭泉道：「是，不過……」

倪成道：「老爺是不是顧慮狄姑娘？」

你不必為此事擔憂，咱們已經有了最好的安排。」

司馬蘭泉道：「哦，請問……」

莊重道：「是這樣的，馬幫的華少俠來到了大理，倪兄與他見過面，除了將馬幫的貨物交他處理，並說明老爺已任王宮一級侍衛，因為身負公務，無法照顧狄姑娘……」

司馬蘭泉道：「倪兄要華大哥帶狄萍回去？」

倪成道：「不錯，而且他們已經離開大理了。」

司馬蘭泉一吁道：「如此小弟就沒有後顧之憂了。」

段思義道：「好啦，你們分頭去辦事吧，莊重立刻叫人將蘭泉的行李馬匹給送來。」

莊重道：「屬下遵命。」

司馬蘭泉是王宮侍衛，段思義却請他住在大王爺府中，並以客卿之禮相待，因而他的生活行動並無半點拘束。

小王爺段思明與司馬蘭泉十分投緣，兩人時常在一起研究武功及文學，日子倒也過得頗為愉快。

司馬蘭泉發覺小王爺段思明雖是文學武功都有極深的造詣，只是厭惡名利，頗有出世的思想，也許這就是他最不尋常的地方。

輕視名利，不求聞達，司馬蘭泉何嘗不是如此，因而他對王府的生活十分不慣，如非另有目的，他怕早就離開王府了。一幌三日，不只是天香王妃駱肖玲音

訊杳然，連她的侍女也不見到人影，這怎能不叫司馬蘭泉份外担心？按理，駱肖玲縱然無法分身，也應該叫侍女來知會一下的。

莫非她們遭到什麼不幸？」

忽然，他一躍而起，目光炯炯的注視着牆壁。

他沒有聽錯，牆壁上的暗門果然在緩緩開啓，它由小而大，終於現出了一道門戶。

俏丫頭葵花滿面春風，第一個躍出那道暗門。

天香王妃駱肖玲跟着跨了出來，口中一聲嬌呼「泉哥哥……」兩滴淚水，使俏俏的洒了出來。

司馬蘭泉握着她的玉手長長一嘆道：「肖玲：幾天小別，妳好像瘦了許多！」

駱肖玲幽幽道：「這幾天渡日如年，我怎能不瘦？」

司馬蘭泉道：「出了什麼事，肖玲，妳不來也不叫人知會一聲。」

駱肖玲道：「就因為我時時想來，所以沒有叫人告訴你。」

司馬蘭泉道：「那妳為什麼不來？幾乎叫我望眼欲穿。」

駱肖玲一嘆道：「如非大王爺設法請走胡三門，到現在我還是不能前來。」

司馬蘭泉道：「胡三門只是一個丞相，妳為什麼如此怕他？」

駱肖玲道：「此事說來話長，待會我再告訴你。」

此時俏丫頭葵花已退回暗門，牆壁也緩緩恢復了原狀，駱肖玲媚眼如絲，向着紗窗瞧了一眼，口中嘟囔一聲，嬌軀便軟綿綿的倒了下來。

她為涼夜帶來了春意，那不知情趣的月色，偏偏要透過紗窗，作一個大胆的旁觀者，無怪駱肖玲要給它一記白眼了。

良久……

「肖玲：妳說過要告訴我的……」

「是的，泉哥哥，我要告訴你。」

「那妳就說吧。」

「妳知不知道快意園？」

「快意園？不知道。」

「那神秘的組織就叫做快意園，他們的首腦就是快意園主。」

「快意園主是誰？」

「不知道。」

「那妳是怎麼會知道快意園及快意園主的？」

「因為我曾經聽過他的令諭，署名就是快意園主。」

「妳是快意園主的部屬？」

「是的。」

「妳為什麼投效快意園？是誰介紹妳進去的？」

「沒有人介紹，我投效他們因為我爹被他們所擄。」

「總有人跟妳接頭吧？」

「沒有，我只見到我爹從不離身的一塊漢玉……」

「妳就接受他們的控制了！」

「當然可以，葵花與我親如姊妹，我想她不會拒絕的。」

「好，我等妳的回話，現在妳該回去了。」

「不嘛，泉哥哥，你別趕我，咱們的房間有秘道相連，往返方便得很，該回去的時候，葵花會用金鈴告訴我的。」

「好，好，我不趕妳就是。」

經過一夜纏綿，司馬蘭泉內心的歉疚似乎更加深了幾分，大丈夫應該光明磊落，而駱肖玲却是別人的妻子。

因此，當午夜夢迴，甚至伊人已去之後，他的眉頭仍緊緊的鎖在一起。

駱肖玲的美麗是出眾的，她的成熟，她的風韻，連嬌小可人的卜墨珠也難以比擬。當兩情纏綿之際，司馬蘭泉是真愛着她而付出真感情的，但在事過境遷之後，他又有着深深的懺悔。

禮教，罪惡，在困擾着他，直待有人走到他的身後，他還渾然未覺。

「怎麼啦？兄弟，一夜纏綿，餘香猶甘，是麼？不要緊，今晚她還會來的。」

「啊，是莊大哥，我……」

「不要想的太多，兄弟，大王爺要見你，咱們走。」

在書房，他見到了段思義，這位文武兼資的大王爺神情上仍是一片冷漠。

「參見大王爺。」

「不必多禮，坐。」

「謝大王爺。」

司馬蘭泉落座之後，段思義再度向他打量一眼道：「蘭泉：有沒有收穫？」

——未完——

「我不能不顧爹的生死！」

「應該顧慮，只不過漢玉不會講話，它又不能證明妳爹仍在人間。」

「你說的對，但我不能冒險。」

「那妳就聽他們的擺佈了，是嗎？後來呢？」

「他們要我嫁給儂智高，並聽從胡三門的指揮。」

「這麼說在快意園中，胡三門還是妳的上司了。」

「所以我很怕他。」

「妳加入以後胡三門叫妳做作了一些什麼事？」

「慫恿儂智高造反，誘惑大理王子段啓聰……」

「妳做的好像都十分成功。」

「我却良心難安，萬分歉疚。」

「妳也不必自責，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泉哥哥：你這麼說是小看快意園的了。」

「哦！」

「在快意園，胡三門的地位並不算高，他不過聽命於人而已。」

「有這等事，他聽誰的命令？」

「這個就不知道了。」

「妳還知道甚麼？」

「快意園中之人，行動飄忽，來去若風，他們就像鬼魅一般，每每使人捉摸不定。」

「妳瞧到過他們？」

「我若能夠瞧到他們，快意園就失去它的神秘性了。」

「噫，妳不是說他們行動飄忽，來去若風麼？至少妳已經瞧到他們一點了。」

「不，我一點也沒有瞧到，就拿來到大理以後來說吧，我曾經收到三次令諭，每一次都是神不知，鬼不覺的在梳妝台上發現的。」

「哦，不是胡三門交給妳的？」

「胡三門的地位比我高，但也只能協助或督導，下達令諭的是另有其人。」

「瞧到令諭以後，妳有沒有檢查過門窗？」

「查過，而且十分仔細，但却找不出半點蛛絲馬跡。」

「這就怪了，哦，妳那六名侍女是否可靠？」

「絕對可靠。」

「好吧，咱們先不談這些，我有兩件事需要妳的支援。」

「那兩件？你說。」

「第一件，設法延緩大理出兵，第二件，查出神秘組織在大理的首腦。」

「儂智高身染重病，在未痊癒之前是不會出兵的，這一點妳不必顧慮。」

「妳錯了，肖玲，儂智高大權旁落，只不過是一個傀儡罷了，如若胡三門要出兵，南天國誰敢反對？」

「可是他必須利用南天國仁惠皇帝的名義。」

「不錯，唉，咱們如若無法挽回出兵，就只有除去儂智高了。」

「好的，不過第二件事我只怕無能為力。」

「我知道，第二件的確是一個難題，

但是辦法總是有的，咱們可以多花一點腦筋。」

「那麼……你說，我該怎麼辦？」

「胡三門對妳如何？」

「表面尊敬我，因為我是仁惠皇帝的妃子。」

「背後呢？」

「板起面孔充上司，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神色。」

「在私人關係方面，妳無法與他改善關係？」

「不可能，此人陰險狡詐，心機深沉得令人可怕，除了他的死黨倉夷，任何人都無法獲得他的信任。」

「對美麗的女人也是這樣？」

「是的，他不愛女色。」

「對於王子段啓聰呢？難道他也不信任？」

「這就難說了，我想他要大理出兵，必須依賴王子，縱然不信任，至少不會對他懷疑。」

「妳有沒有見過王子？」

「見過，此人佻薄無行，我對他並無好感，泉哥哥，你該不會要我犧牲色相去遷就他吧？」

「這個……當然不會，我只是想利用他的弱點，以達到咱們的目的罷了。」

「這有什麼兩樣？他的弱點就祇是好奇。」

「這個我知道，我只是說妳那六名侍婢……」

「我想起來，他打過葵花的主意。」

「那……妳能不能跟葵花談談？」

駱肖玲道：「此事說來話長，待會我再告訴你。」

此時俏丫頭葵花已退回暗門，牆壁也緩緩恢復了原狀，駱肖玲媚眼如絲，向着紗窗瞧了一眼，口中嘟囔一聲，嬌軀便軟綿綿的倒了下來。

她為涼夜帶來了春意，那不知情趣的月色，偏偏要透過紗窗，作一個大胆的旁觀者，無怪駱肖玲要給它一記白眼了。

良久……

「肖玲：妳說過要告訴我的……」

「是的，泉哥哥，我要告訴你。」

「那妳就說吧。」

「妳知不知道快意園？」

「快意園？不知道。」

「那妳是怎麼會知道快意園及快意園主的？」

「因為我曾經聽過他的令諭，署名就是快意園主。」

「妳是快意園主的部屬？」

「是的。」

「妳為什麼投效快意園？是誰介紹妳進去的？」

「沒有人介紹，我投效他們因為我爹被他們所擄。」

「總有人跟妳接頭吧？」

「沒有，我只見到我爹從不離身的一塊漢玉……」

「妳就接受他們的控制了！」



## 黑心尤物 (六)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從馬光口中知道張春霞可能到高而堅那裏工作，經一番挫折找到高而堅，但他却說阿霞在半年前已離去，現不知在何處，司馬洛從高而堅處準備離開時忽被囚在小房中，司馬洛在困境中想盡辦法逃了出來……

走遠了，然後他也開動車子，跟在他後面。那個阿全似乎並未提防有人跟在他後面，祇是急急地開車，經過了那些交通繁密的地區，到達了水邊。他的車子沿着水邊駛了一段路，到了一個停滿了遊艇的區域，然後跳下車，跑上碼頭。當司馬洛也到達那碼頭時，阿全已經駕着一部摩托艇駛出海面了。

引上死亡路  
玩弄股掌間

「司馬洛已經逃走了！」高而堅囁囁地說。

「噢，真美妙。」張春霞說：「你不是自稱你有很能幹的手下嗎？怎麼會弄成這樣子的？」

「這個人的厲害程度超乎我所想像的！」高而堅有點難為情地說道。

「你早該想到的。」張春霞埋怨地：「如果他是好對付的，他就不會找到你的身上來了！」

「現在的問題是，他已經知道我可以告訴他一點內幕的，因此他一定要找我，所以我必須殺死他！」

「司馬洛這個人是沒有那麼容易殺死的。」張春霞說。

「如果早些時候你不阻止我——」

「別再提了！」張春霞不耐煩道：「總之，現在你要殺死他，你必須先找到他，但找到他時，却不一定是你的人殺死他的！因此，我看你還是躲起來好些！」

「我？躲起來？」

「你就當是渡假好了。」張春霞說：「到我這裏來渡假，作我的客人！」

這樣一說又不同了，高而堅露出一個得意的微笑：「到你那裏渡假？」

「是的。」張春霞說：「你幫了我這許多的忙，我招待你一下，似乎是很應該的！」

「很好。」高而堅說：「我沒有異議！我應該到那裏去呢？」

司馬洛有點尷尬和繼續說：「但問題却是，遲到的却是我而不是她。我兩個鐘頭之前就應該在這裏等她的！」

「這樣？」老人哈哈笑起來：「那麼你可以肯定她是已經走了。她們可以遲到，但當她們來到時看不見人，她們就會馬上走的！或者，你祇能希望她遲到兩個鐘頭，那麼她就隨時會到達了。」

「沒有這種運氣。」司馬洛說：「她從來祇是遲到正正一個鐘頭的！」

老人吃吃笑：「那麼可以說她一定是走了！」

「算了吧。」司馬洛聳聳肩：「這是一個拋棄女人的辦法！」

老人欣賞地看着他：「唔，原來你才是一個真有辦法的人！」

司馬洛微笑，靠在欄杆上，取出一包香烟（這是從那部偷來的車子上順手牽羊牽到的），給了老人一根，然後自己也要一根：「噢，我忘了帶火柴，你有嗎？」他的打火機也已經給高而堅的手下搜去了。老人替他點了火。經過了女人以及香烟的交換之後，他們似乎就變得熟落了。司馬洛用香烟向海面一指：「我聽說這裏最大的一艘遊艇就是高而堅的！」

「高而堅？」老人露出不屑的表情：「高而堅也許有很多錢，遊艇却不是他的最大！」

「那一艘是他的呢？」

老人回身，從他那間小屋子裏取出了一副望遠鏡。

他用這望遠鏡望向海上，找尋了一會，後來就把望遠鏡交給司馬洛，說：「那裏，那艘有紅邊的就是了。名字是『瑪茜娜』！」

司馬洛拿着望遠鏡，依着他所指的方向望過去，通過望遠鏡，他可以看到很多遊艇，不過祇有一艘是有紅邊的，這艘遊艇的名字果然就是「瑪茜娜」。這果然也不是港內最大的一艘遊艇，就在它的後面，就有一艘比它大一倍的另一艘遊艇。不過，它還是一艘很大的遊艇。錢少一點，也不容易維持這樣一艘豪華的遊艇，而在這強力量望遠鏡之下，那些細節都看得很清楚。

司馬洛現在剛好及時看到那個保鏢阿全的快艇到達遊艇的旁邊，看見他匆匆地爬了上去。他繼續用望遠鏡觀察着這艘遊艇，找尋着任何可以讓他偷偷摸摸地登上去的，但是却找不到。這艘遊艇的甲板上有不少船員在站崗，這可能是高而堅吩咐他們守在那裏，防備會有人白撞上來的。他看看這個阿全匆匆地登上了甲板，但是，並沒有機會進入船艙之內，因為船長在這個時候剛好正從船艙裏面出來。船長是神色嚴重的，他交給阿全一隻信封，又對阿全說了幾句話。阿全皺起眉頭，撕開了那個信封，從裏面取出一封信來，看了一眼，然後就把那封信撕碎了，丟進了海中。他轉身對船長說了幾句話，便匆匆離開了又回到那艘快艇上，向岸邊駛回來。

司馬洛的心興奮地大跳着，他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一定是高而堅已經離開了遊艇，到另一個地方去了，但是他留字給阿全，叫阿全跟到這個地方，與他會合。很可惜這封信已經毀滅了，沒有人能看得到信的內容，而船上人也不會看過的，因此問船上的人也沒有用。但是，好在，他仍然可以跟着阿全，不會全無線索的。阿全的快艇正在向岸邊駛回來，司馬洛覺得，他是不適宜繼續在這裏就下去了。於是他把那副望遠鏡塞回老人的手中。「見面不如聞名！」他說。但你也不能不承認，那是一條美麗的船！」老人說。好了，我也該走了。」司馬洛看看錶：「我還要趕去赴另外一個約會！」「另一個約會？」老人羨慕地看着他：「你真有辦法！你果然是一個很有辦法的人！」司馬洛也懶得再和他講話，就逕自走回他的車子去了。幾分鐘之後，那個保鏢阿全回來了。他也經過老人的面前。老人似乎太寂寞了，不肯放過每一個交談的機會。他搭訕着說：「你告訴高先生，有人在說他的遊艇聞名不如見面呢！」阿全走了幾步，忽然又停了下來，回頭看着老人：「誰說的？」

「那人剛剛來的。」老人說：「他還用望遠鏡向遊艇那邊望過去！」

「講得詳細一點。」阿全的眼睛閃動着。老人把司馬洛和他搭訕的全部經過都說出來了，很高興有這麼一個講這許多話的機會，後來，當他說完了後，阿全就露出一個兇狠的微笑。

「怎麼了？」老人問：「有甚麼不對的地方？」

但，司馬洛怎樣追上去呢？這座城市是他所不熟悉的，而他也不知道那一艘艇是屬於高而堅的。

碼頭邊一個老人正在好奇地看着他。司馬洛若無其事地退到他的身邊。那老人一定悶得發慌了，所以先和司馬洛搭訕了：「你找甚麼人嗎？」他問。

「噢，對了，老伯。」司馬洛說：「你有看到一個眼睛大大，長頭髮的女孩子嗎？」

「穿甚麼衣服的呢？」

「穿——我不知道。」司馬洛搖着頭：「應該是遊艇裝吧！她是約我來這裏遊河的！」

「哦，約了女孩子。」那老人了解地微笑：「那她遲到一個半個鐘頭，也不會算是一件很稀奇的事！」

「沒有甚麼。」阿全說：「這個時局，你不能不提防每一個人的。你不知道他們會打些甚麼主意！」

「但那人的樣子却不像壞人！」老人說。

「這很難講的。」阿全說：「知人口面不知心嘛！」

「這倒是真的。」老人喃喃着：「這個時代，誰知道呢？」

阿全沒有再理睬他，祇是逕自回到他的車子去，上車，開動了。這一次，他很小心地注意着，果然就注意到了，有一部車子正在跟蹤着他。這當然就是司馬洛的車子。

很小心地，司馬洛在後面跟蹤着他，而阿全也很小心地不表示知道。司馬洛祇是懂得跟蹤阿全到何處去的。因此，他也不知道阿全是引他進入一個陷阱。

阿全的車子離開了水邊，駛過了市區，後來進入了山區，走在一條狹窄的山路上。司馬洛遠遠地跟在後面。後來，他發覺這條山路根本通不到那裏去的，祇是在山上繞了一個圈子，便又回到路口。那時，阿全已經等着他了。阿全的車子既是先他而行的，當然也比他先到達這路口。現在，阿全的車子就擱在這路口，使司馬洛的車子不能通過。

司馬洛遠遠就看見了他，馬上打開車門跳下車，而這時阿全的槍就响了。司馬洛剛剛伏低，阿全的槍彈「嗤」一聲在他的耳邊掠過了。

司馬洛已經隱進了樹林中。阿全選擇的這個地點，實在也不算是一個很理想的



地點，也許，這是因為他抱着報仇的目的吧。他痛恨在屋中的時候被司馬洛所算，因此他很急於報復，很急於親手報復，也自信他是有報復的本領的。人總是對自己估價得高一點的，阿全毫不懷疑，再來一次的話，他可以壓倒司馬洛。

這實在也不算是怎樣的一個陷阱，他祇是利用這一個地方來逼司馬洛和他決鬥而已。

司馬洛一點也不擔心他。他看過阿全一次，自然可以再贏他。阿全選擇以一敵八的決鬥方式，那是阿全太笨了。祇要不是是一大羣槍手圍攻他，他就不擔心。反而，比較使他擔心的問題還是，他是否能把阿全活捉。殺死阿全並無好處，亦非他想做的事。他祇是希望知道高而堅現時的所在，希望阿全能告訴他。

司馬洛在樹林裏等着。在黑暗之中，阿全漸漸逼近了。不過，今夜並不是完全黑暗，天上有半個月亮。阿全的行動他是看得見的；阿全並沒有完全受到黑暗的掩護。

接着，阿全也進入了黑暗的樹林中去了。

阿全的腦中現在充滿了一些很危險的思想，是對他自已危險的思想。他的心中充滿了恨意，以及充滿了親手復仇的慾望，這就使他不够冷靜了。在這種鬥爭之中，輸的往往是不够冷靜的一方面。

他衝進了林中，才知道他是不善於森林中作戰的。那黑暗與及那虫聲使他很不安心。這黑暗使他無法用眼力，而逼於應用聽覺了，但是，那虫聲却又使他不能善

小孩子吧，司馬洛。」他不屑地說：「你以為一張鈔票就可以買到我了！」

「我不是買你。」司馬洛說：「我祇是想和你打賭一下！」

阿全轉過頭來看着他：「打賭？打賭甚麼？」

「打一個電話給你的老板吧。」司馬洛說：「如果對方還沒有作過殺死他的企圖，那麼這錢我是輸給你了！否則，你就賠錢給我！」

阿全不信任地看着司馬洛：「你祇是在哄我打這個電話吧？」

「不。」司馬洛搖頭：「我可以送你到一座電話亭去，你在裏面打電話，我在外面等你，這樣，我就沒有機會知道你打的是甚麼電話號碼！」

阿全仍然懷疑地看着他：「你真的想這樣做嗎？」

「是的！」司馬洛誠懇地說。他對這打賭是很有信心的。自他辦理這案件以來，他一直是在一條死亡之路上，有關的人都死掉，不管是高層人物還是低層人物，祇要是有可能提供線案的人，都一一死掉了。他不相信高而堅就會例外。

「好吧。」阿全說：「我反正不會有甚麼損失的！」他想不出假如他依司馬洛所說的去做的話，司馬洛又能騙得到他甚麼。

用他的聽覺。所以他感到不安了。

不過，憤怒使他繼續前進。似乎，除了虫聲之外，就甚麼聲音都沒有了。司馬洛怎麼完全沒有聲音呢？難道司馬洛是不會動靜的嗎？

他倒是猜得對了，司馬洛一動也不動地在林中等着他，就在竄入林中的那個地方。因此，阿全一直走過去，便到達了司馬洛所在的地方了。距離司馬洛祇有一呎的時候，他仍然不知道。這時，一根樹枝就猛然彈上去。這根樹枝顯然是早已彎彎低了的，等他到達時才放鬆，使樹枝彈上去。這根樹枝一彈就彈中了阿全的手腕。而這一彈是那麼猛，使槍脫手而飛了。阿全驚叫一聲，連忙企圖把槍抓回，但是司馬洛一隻拳頭已擊上去。

這一拳擊得很猛力，使阿全整個人都飛了起來，向後面跌去。他不但向後面跌去，而且還與身後的一棵大樹猛烈一撞！這一撞是撞得很重的，使他整個人都一時呆住了。

在樹葉縫間透下來的光影之間，他隱約看到一個人影向他撲過來，要抵抗已經來不及了。這個人影壓在他的身上，雙手扼住了他的喉嚨。阿全本已全身麻痺，還未來得及發力抵抗，就已遭到了如此的待遇，就更加難以復原的了。

那雙手在他的喉嚨間不斷捏緊，使到他無法吸到他現時最需要的氧氣。眼前滿天星斗，紅光亂閃，然後就變成了一片昏黑。他就這樣暈過去了，連最後掙扎的機會也沒有。他以為，司馬洛一定是要這樣把他捏死了的。但事實上却並非如此。當

他醒過來的時候，他發覺他並不是在地獄裏，而是仍然在人間。而且他就坐在他那部車子裏，司機位上，臉朝着前面的。

他費了兩秒鐘時間才記起發生過甚麼事，於是地慢慢地，小心地轉過頭去。頸子馬上就給一隻冰冷的槍咀抵住了，司馬洛的聲音在後面冷冷地說：「好了，就望着前面好了！」

司馬洛就坐在他的後面，正用一把槍指着他的。他祇好不回頭了。他動了幾動嘴巴，但喉嚨間祇能發出乾啞的「呀呀」之聲。司馬洛剛才那一陣緊扼，餘痛猶在。他伸起手來，痛苦地按摩着自己的喉嚨。

「好了，開口吧。」司馬洛說：「高而堅躲在那裏？」

那個保鏢再張了幾次嘴巴，仍然發不出甚麼聲音來。後來，他終於沙啞地說：「你又不是殺我，用不着——」他指指喉嚨，覺得很難繼續說下去。

「這個嗎？」司馬洛吃吃地笑：「對了，我本來祇需要你在你的頸上劈一掌，就可以把你弄暈了的。但我要捏着你的頸子，那是報答你們把我在那密室裏悶暈。缺乏空氣而悶暈，也同樣是一件並不舒服的事！」

「你問我是浪費時間了。」阿全說：「我不會告訴你的！」

「你似乎自認很愛得痛苦。」司馬洛冷冷地說：「你真的這麼有把握嗎？」

「我是非守秘密不可的。」阿全說：「我告訴了你，我便完蛋了，我以後都不能再幹這一行了，因為再沒有人肯信任我！而且，告訴了你，也等於叫你快點殺了我！」

「你問我是浪費時間了。」阿全說：「我不會告訴你的！」

「你似乎自認很愛得痛苦。」司馬洛冷冷地說：「你真的這麼有把握嗎？」

「我是非守秘密不可的。」阿全說：「我告訴了你，我便完蛋了，我以後都不能再幹這一行了，因為再沒有人肯信任我！而且，告訴了你，也等於叫你快點殺了我！」

「你問我是浪費時間了。」阿全說：「我不會告訴你的！」

「你似乎自認很愛得痛苦。」司馬洛冷冷地說：「你真的這麼有把握嗎？」

「我是非守秘密不可的。」阿全說：「我告訴了你，我便完蛋了，我以後都不能再幹這一行了，因為再沒有人肯信任我！而且，告訴了你，也等於叫你快點殺了我！」

「你問我是浪費時間了。」阿全說：「我不會告訴你的！」

我！」

「這個你完全猜錯了。」司馬洛說：「我並不是要殺你，也並不是要殺你的老板！」

「你在開玩笑！」阿全說。

「誰和你開玩笑？」司馬洛沒好氣地說：「你應該記得的。我本來並不是到這裏來和高而堅找麻煩，我祇是要向他問個訊，我祇是要知道張春霞的下落！你也聽到的！」

阿全不大願開口。

「別在我的面前假裝。」司馬洛說：「你雖然作不聽狀，但你實在是聽的，做這種工作，你不可能甚麼都不去聽！」

「老板不願意告訴你，你去找他也有用的！」阿全說。

「這一次，就不單是找尋張春霞那麼簡單了。你對這件事既不是全無所知，那麼，你一定知道，凡是知道張春霞的下落的人，都要被人殺掉滅口。你憑甚麼覺得你老板就能够例外？」

阿全又呆了一呆：「他不會的！他與別人不同！」

「有甚麼不同？」

他的態度是那麼強硬，司馬洛相信他是真不會招供甚麼的。

「高而堅是不同的？」司馬洛說：「唔，也許他是和我的對手同一路的了？」

阿全仍然不肯回答他的問題。

司馬洛掏出一張鈔票遞到阿全的面前，揮揚着。阿全又冷笑起來：「別當我是

「轉右一點！」司馬洛做着手勢，指揮着阿全，似乎他有所發現。

阿全依照他的指示把車子開動了。並且把車頭擺向略右一點。司馬洛又說：「開了車頭燈吧！」

阿全開了車頭燈。車頭燈現在是正對着屋子樓下的車房門口的，車頭燈一亮，就照見了有一個人伏在那車房門口的地面上。

「我的天！」阿全一跳打開車門，溜了下車，直衝過去。司馬洛仍然留在車中，趁着車頭燈光監視着，手中的槍仍對着他！阿全在那人的身邊蹲了下來，約略檢視了一下，便頹喪地站了起來，眼睛望着樓上。司馬洛感到一陣毛骨悚然，因為他可以明顯地看到，那人是已經死了的。

阿全開步走向屋子的門口。

「等一等！」司馬洛叫着，也下了車，走到他的身邊，蹲下來看看那屍體：「這是誰？」

接着司馬洛也看到了。那死者就是高而堅的另一個保鏢。一顆槍彈把他打死了的，死得很恐怖，槍彈從右眼進去，從腦後穿出來。

阿全又開步走向屋子的門口，司馬洛也跟着他。他們匆匆進了屋子的門口，在廳中巡視了一遍。那是一座很小的廳子，一眼就可以窺見全豹了。他們看不到廳中有甚麼異狀。樓上也是祇有一廳一房的。廳中沒有人，但是那裏的傢俱是亂七八糟的，似乎有人在那裏作過劇烈的搏鬥。睡房的門有幾滴血，這使他們立即衝進房中去。雖然，即使沒有血，他們也是要進去

「那麼開車吧！」司馬洛說。

阿全再遲疑了一下，便立即把車子開動了，向山脚駛回下去。因為剛才，他們是仍然逗留在他們「決鬥」的地方的。

車子下了山，再駛了一段短短的路，

便到了一座路邊的公共電話亭了。那裏仍然是荒僻的郊外。阿全回頭看着司馬洛。

「去吧。」司馬洛說：「去打這個電話吧！祇是，不要到電話亭以外的地方去！」他擺擺手中的槍：「你應該知道，我的槍法不會在這麼近的距離之下也射不中的！」

阿全忽然微笑：「假如我的老板在呢？假如他沒有發生過甚麼事呢？」

「那對他來說，我要跟他講講話吧！」司馬洛說：「很可能他會答應的。」

「好吧！」阿全推開車門下車，而司馬洛的槍咀一直對着他，跟踪着他的去向。阿全並沒有企圖逃走，他真的是進入了那電話亭內。很小心地，他故意用身子遮着電話，使司馬洛看不到他發電話的動作，因此也無從猜測他是撥一個甚麼號碼。

他這個電話打了一分鐘，司馬洛一直祇是看到他的背影，而沒有看到他的表情。但是，司馬洛似乎看到他的背伸得直了一點，而且肌肉收緊起來了。

終於，阿全把電話掛回了，推開電話亭的門，匆匆走回車子的旁邊來，臉上的神色嚴重的。

「怎麼了？」司馬洛說。

阿全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沒有人接！這是沒有道理的！這個電話，不應該沒有人接的！」

司馬洛一隻手拿着槍對着他，另一隻手的手掌卻伸向他，張開來。

「甚麼？」

「你輸了！」司馬洛微笑。

阿全沒好氣地瞪了司馬洛一眼，祇好



的了，因為這裏除了驢子之外，唯一的另一個去處就是睡房。

高而堅就伏在睡房裏的床邊，上身在床上，下身則在地下。就像他是跪在床邊祈禱時睡著了似的。但當然，他是已經死了。阿全把他拉轉過來，就看見他是喉嚨間中了一槍。血流滿了胸前。

「我的天！」阿全叫道。

司馬洛在床頭几上拿了一根香煙，點上了，深深地抽吸著，看著阿全。阿全祇是呆在那裏，看著高而堅的屍體。

「現在怎麼辦？」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阿全聳聳肩，半漠然地：「我已經失去了一份工作！」

「也許。」司馬洛說：「你現在可以告訴我一些內幕了！我猜高而堅的在天之靈也不會反對的！」

阿全聳聳肩：「張春霞殺死了他！」

「甚麼？」司馬洛的眼睛突出。

「張春霞，你所找的女人，一切都是她所擺佈的！」

「你的意思是，她本人不想我找到她？」司馬洛難以置信地。

「我不知道。」阿全搖著頭：「她做的事情一向沒有人能解釋的！她自己也不會向人解釋！」

「你最好對我說得詳細一點！」司馬洛說。

於是阿全把司馬洛來訪之後，和張春霞通電話的經過說了出來。

「在這之前她已經吩咐過高而堅替她做事了？」司馬洛問。

「是的。」阿全說：「她來了一個電

話，她叫老板提防你會來找我們，叫我們預先佈置好！」

「但沒有叫你們殺我？」司馬洛說。

「沒有。」阿全說：「她特別吩咐保存你的性命的，別問我甚麼！」

「那就奇怪了。」司馬洛說：「她以前是毫不留情地要我把殺掉的！」

「也許正如她所說，殺了一個又會再來一個的，所以不如佈一個假局，讓你查出她是已經死了，這樣便一了百了！」

「她殺死了那許多人，祇是爲了不想我找到她！爲甚麼？」司馬洛震驚地。

「我已經說過我不知道！」阿全嘆口氣，搖著頭：「總之，這個人心地不好。她的確很美麗，她是一個尤物，但是一個黑心的尤物！」

司馬洛祇是狂吸著香煙。張春霞是這件事背後的主謀人，這使他感到大爲意外。他一直以爲張春霞是被一個甚麼龐大的集團之類控制了，而這個集團不想她找到。但原來並不是如此，原來是她自己不想被找到！爲甚麼？她既然對司馬洛的行動知道得那麼清楚，那麼她一定知道司馬洛是替誰找她的，一定知道她的父親就是張根，富翁張根。世界上竟有人不願意和自己的親生父親團聚的，而且張根又是一位這樣的富翁。

爲甚麼呢？

司馬洛好不容易才把眼前的千頭萬緒推開，對阿全說：「如果你早些趕來了這裏的話，你也會和高而堅一起死掉的。你知道甚麼地方可以找到張春霞嗎？」

阿全說。他臉上的表情是很奇怪的，似乎完全無動於中，好像一尊木偶！

司馬洛凝視著他：「你不能供應我一點線索嗎？我不想這樣中止調查！」

「你還查得不够嗎？」阿全說：「告訴張根你所得的資料，保證他一定不再找了！這樣一個女兒是不值得找的！」

司馬洛露出一個猙獰的微笑：「現在變成不單是張根的事，而且也是我本人的事了！我不單是要向張根交代，而且我要向我自己交代了！如果不把張春霞找到，我是不會甘心的！」

「我不能再給你甚麼線索了。」阿全說道：「因爲我自己也要去找！我還是現在才開始去找！你知道的，以前我的工作祇是保護高而堅而已，並不是去找尋張春霞！」

「我很希望我們能保持聯絡。」司馬洛說。

「我也不反對。」阿全說：「有甚麼消息，我們互相交換也是好的！」

「好吧！」司馬洛說：「車子是你的，我該放在何處呢？」

阿全想了一想：「渡海輪碼頭那邊那座停車場吧！在那裏，你也很容易截到一部的士！」

「再見！」司馬洛說便離開了。

司馬洛再到醫院去一趟。那是接近中午的時候了。雖然臨別之時馬光聲音不再接見他，而且警告他不要再來，但是，馬光還是再度接見他。這一次，司馬洛用不着再扮演醫生的角色了，而那個保鏢也

「我猜現在你不會是在瞞我了！」司馬洛說道。

「如果我知道，我會很樂於告訴你的！」阿全說。

「但高而堅顯然對她的去向有一個概念！」司馬洛說：「不然，張春霞也用不着殺死他了，是嗎？」

「我猜是的！」阿全仍低頭尋思著。

「張春霞離開了馬光之後，就是到高而堅這裏來做事了。」司馬洛說：「正如高而堅所說，她祇是作一隻花瓶而已！」

「剛好相反！」阿全冷笑：「她做很多事！不少男人做不到的事她都做，而且做得很好！她是天生那種人才！如果她是男人的話，社會就多添一位天王了！」

「她後來又是怎麼走了的？」司馬洛問。

「這一點我却不清楚了。」阿全說：「也許高而堅逼得她太緊！但有一點我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她仍然幹這一行。她替我們工作時已經學到了很多，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這是很顯然的了。」司馬洛說：「不然，她怎能殺死這許多人呢？」

阿全也拿了一根香煙，在深深地抽吸著。司馬洛說：「關於她現在的下落，你有甚麼猜想呢？」

阿全皺著眉頭：「我不知道。有一點很奇怪。我知道她仍然是幹這一行，不過却很少聽到她的消息。」

「這是誰的屋子？」司馬洛問。

「她的。」阿全說：「照我所知，是以前高而堅送給她的，不過自她離開了之

再沒有把他拒於門外。

馬光靠在床邊上，瞪著那剛剛進門的司馬洛，但司馬洛則對他面無表情。

「你知道嗎，司馬洛。」馬光說：「應該有人把你殺掉！如果你死了，世界就不會那麼多事了！」

司馬洛微笑：「我不會死！高而堅死了！」

「我知道。」馬光不屑地說：「我會看報紙的，你殺死了他的嗎？」

「一定有很多人以爲是我幹的。」司馬洛微笑著：「但答案是：不是！」

「你來這裏幹甚麼？」馬光問。

司馬洛在馬光的身邊坐下來：「問你一些問題吧！」

「甚麼問題？又有新的問題了嗎？」

「不，是老問題。」司馬洛說。

「可以回答的我已經回答過你了！」馬光勃然地道。

「當我第一次去找高而堅也是這樣回答我。」司馬洛說：「但他實在是隱瞞住了一些答案。但到後來，就已經太遲了。他已經因爲這些答案而被殺掉！」

「但是，神道廣大的司馬洛仍然沒有找到兇手，就祇會來對臥病在床上的諸多恐嚇！」馬光不屑地說。

司馬洛仍然微笑著說：「我是想給你一些忠告，馬光，因爲兇手就是你們共同的心上人張春霞，這個女人的神經一定有點問題了！凡是知道她的下落的人都要死的！」

「這和我有甚麼關係？」馬光問。

「我祇是不想你重蹈高而堅的覆轍！」

後，這間屋子就空置下來，沒有人住了。想不到現在她還會再用一次！是最後一次了！」

「你有她的照片嗎？」司馬洛問。

阿全搖頭：「你也許不相信。美麗的女人，都是愛拍照片的，但她却相反，她從來不提這件事！」

「真奇怪的女人。」司馬洛說：「我這一輩子，奇怪的女人也見過不少了，但她是我所見最奇怪的女人之一！她一定有一個很特別的理由，不想她的親生父親找到她！」

阿全聳聳肩：「我希望你有機會問她本人！」

「但，高而堅一定知道一點線索。」司馬洛說：「否則張春霞是不需要殺死他的！」

阿全又聳聳肩：「如果他知道，他也沒有告訴我了！而且我也不相信他知道。張春霞走了之後，高而堅一直在想她，我知道他好幾次企圖找她，都找不到！」

「那麼，他說甚麼有堅強的意志力，會臨崖勒馬，這些都是假的了？」司馬洛說。

阿全輕蔑地微笑：「在生意上，在別的女人身上，這都是真的，但在張春霞的身上就不是了！張春霞是一個很特別的女人！」

司馬洛在屋中走來走去，搜索了一番。並沒有找到甚麼。來的時候，高而堅來得很匆忙，並沒有帶甚麼來，而這間屋子則是荒廢已久的，不會有甚麼線索存在。後來，司馬洛又在沙發上坐下來，發愣

「司馬洛說：『有甚麼還沒有告訴我的，你最好快點告訴我，趁張春霞還未回來殺死你！』」

馬光搔著後腦：「祇有一件事，我還是剛剛想起來！」

「那是甚麼？」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有沒有用。」馬光說：「但是——」他聳聳肩。可是，以他目前的情況來說，他卻是不適宜做這個動作，他的肩一聳，傷口便大痛起來：「呃——」

馬光的臉痛苦地皺了起來，一邊身子都傾側了。

「媽的，講呀！」司馬洛喝著道。

「她屁股上那塊疤痕。」馬光說：「她叫整容醫生整過！」

「爲甚麼你不早說呢？」司馬洛氣結地。

「我——祇是覺得這沒有甚麼重要性！」馬光說。

「誰知道甚麼重要甚麼不重要？」司馬洛說：「每一條線索都值得查的，這整容醫生也許會知道她到那裏去了！」

「這是一個姓薛的醫生。」馬光說：「你知道的，那種日本回來，沒有牌照的醫生，不過工夫還不錯！張春霞出賣了她的第一次之後，覺得那些疤痕是一種不便——她說她不能答應對方開燈！」馬光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似乎說起這些，仍然能引起他的衝動：「於是我便介紹這個薛某人給她。我們是和他經常有來往的，你知道，有些貨式，容貌上有些缺陷，我們就要加以矯正才能出手！」

「薛某人在何處？」司馬洛問。

「我盡量不牽連你好了。」那個保鏢

「謝謝你！」阿全說。他站起來，把香煙擦熄了。

「我在這裏等警察來好了。」那個保鏢阿全說：「你先走吧！」

司馬洛看著他：「你不會對警方提及我的吧？」

「我盡量不牽連你好了。」那個保鏢

「我盡量不牽連你好了。」那個保鏢



馬光說了一個地址。司馬洛站起來：「謝謝你，馬光。」他說：「你這一坦白，可能救了你自己的命了！」

「你現在要去找他？」

「當然。」司馬洛說：「這種事情是愈快愈好的！」

「別去。」馬光微笑：「你現在找不到他的！他要三天之後才回來！他到外埠去了！」

司馬洛沒好氣地坐下來：「媽的，真倒霉，我的運氣似乎不大理想！」

馬光吃吃笑：「年輕人，性子總是那麼急的！」

「好吧，我就來和你慢慢吞吞談一番好了。」司馬洛說：「現在，告訴我，你還有甚麼忘記了說的話嗎？」

馬光搖頭道：「我有過一段時間用腦，我相信，可以告訴你的我是都已和盤托出地告訴你了！」

司馬洛又站起來：「再見！」

司馬洛在醫院外面那條清靜的路上走着，由於他並沒有車子，而他又不想乘搭的士。忽然，他覺得很空閒了。現在，似乎他唯一的線索就是那個整容醫生，而那個整容醫生却是要三天之後才能找到的。他乘的士又趕到何處去呢？

當司馬洛轉了彎，看不見醫院的時候，忽然有一部車子飛馳而至。司馬洛的反應是機動的，他一跳就跳到了唯一的障礙物後面，就是一根街燈柱。那就是唯一接近他的一件障礙物了。司馬洛就轉到了這街燈柱的後面。這街燈柱當然也不能保護他的全身，但起碼遮住了他的身體的中部，那些就是最重要的部份了。如果有人向他放槍，也不能射中他的要害。

那部車子在街燈柱面前煞住，伸出車窗來的却不是一把槍，而是一個美麗的人頭，那個美麗的人頭張開美麗的嘴巴，叫道：「要不要我送你一程？」

司馬洛露出一個驚喜交集的微笑：「瑪莉！」他叫道：「你在這裏幹甚麼？」

「你要就站在路邊和我談話，還是要上來？」她啾着咀。

「好吧！」司馬洛繞到車子的另一邊，上了車上。

「你正是我目前最需要的人物。」司馬洛吃吃笑着。

「哦，爲甚麼？」瑪莉瞪了他一眼。

「因爲我有兩三天空閒時間，正不知如何打發！」司馬洛說。

「哦，原來我祇是一件打發空閒時間的工具。」瑪莉冷冷地：「這未免使我失望了！雖然，我老早已經知道男人是這種貨式！」

「這樣說是不公平的。」司馬洛的手在她的腿上輕撫着：「我一直都在想你，不過我總不能連工作都不做的！」

「我並不埋怨。」瑪莉微笑：「一個重視工作的男人，就是一個好男人。如果有一個男人不務正業，老是纏着我，我才頭痛呢！」

「你怎會到這裏來的？」司馬洛問。

「我來找你。」瑪莉說：「我請了假。我可以做你的助手，或者陪你打發這兩天時光的！」

「好了。」她說：「享受已經享受完畢，我也得顧及正經事了。工作的問題，你那件事做成怎樣了？你查出甚麼了？」

司馬洛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煙，又噴出來：「我很高興你來了，瑪莉，因爲我正擔心不知如何開口向張根報告這事！」

「你查出的一定不會是好消息！」瑪莉說道。

「當然了。」司馬洛說：「這件事一開頭就已經是不好的了，記得嗎？這件事是以死亡開始的！」

瑪莉點點頭：「正如我所說，你不該去做這件工作的。不過，總之，你沒有死，這已經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你且告訴我，也許我會給你提供一些意見呢！」

於是司馬洛把他的發現告訴了瑪莉。全部都說了出來。最後，沉默了一下後，瑪莉說：「噓！真是充滿了刺激緊張！」

司馬洛點點頭：「而且充滿神秘！」

「你不知道爲甚麼她不願意給她的生父找到嗎？」

司馬洛搖搖頭：「這也是一件我很想查出的事，但很可惜我就是查不出來。另一件我最想做的事就是見這個黑心尤物一面。我知道世界上有許多女人是面貌很美麗，但是心腸却很狠毒的，但是，狠毒到這個程度——」

「我也想見一見這位特別的美人！」瑪莉說：「究竟美到甚麼程度！但，我想，我們還是不見她的好！」

「爲甚麼？」司馬洛問。

「聽着。」瑪莉正色地說：「我來這

「這是我歡迎的。」司馬洛的手很慢很慢地沿着她的腿向上移，移到了無路再上的地方時，她顫了一顫，連忙打開他的手：「別胡鬧！你想我撞車嗎？」

「告訴我一件事，司馬洛的手回到她的膝上：「來找我是你自己的主意，抑或是張根的主意呢？也許是張根心急，想知道我查出了一些甚麼，所以派你來？」

瑪莉又瞥了他一眼：「似乎沒有甚麼瞞得過你的！」

「如果你祇是奉命而來，那我又有點失望了！」司馬洛說。

「你不應該失望。」瑪莉說：「因爲是我提議張根對我下這個命令的！」

「那麼，希望又回來了！」司馬洛說：「但你怎找到我的？我還自以爲行踪很够飄忽！」

瑪莉聳聳肩：「這就祇是碰運的了，我聽說這邊出了好幾件兇殺案，又知道這個馬光在醫院裏！我猜想你也會來這裏的，我果然沒有猜錯！」

「這是你的運氣。」司馬洛說：「也許，這更是我的運氣。如果沒有碰見你，我真不知道怎辦好呢！」

「你住在那裏？」瑪莉問。

司馬洛苦笑：「信不信由你，瑪莉，我還沒有機會住下來呢，雖然我來了這裏已經不祇一天了！」

「那麼，我們現在該去找一間酒店，租一間房間了！」瑪莉說。

「是的。」瑪莉說：「一間房間！我們用不着那許多房間的是不是？」

裏的任務，就是替張根探問你究竟查到了一些甚麼。張根的命令，就是盡量查出你所知道的。但現在，我要給你的却是一些私人的意見，不要把這些告訴張根！」

「那我該告訴他甚麼呢？」司馬洛問道。

瑪莉想了一會：「如果你一定要的話，其餘的部份你都可以告訴他，但是，就別讓他知道，這是張春霞所主使的。」

「爲甚麼呢？」司馬洛問。

「道理很簡單的。」瑪莉說：「告訴他，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你會使到一個孤獨的老人完全失望。讓他繼續活在希望裏吧！」

「如果我承認失敗，」司馬洛說：「張根會另外找人做這件工作的！」

瑪莉點點頭：「不錯，張根會另找一人做這件工作！但他不會再找到像你這樣本事的一個人。他再派去的人，可能祇會查出張春霞的所安排的那個故事——查出張春霞是已經死了的！」

「這不是一樣會使一個孤獨的老人失望嗎？」司馬洛問。

「不過這却勝於讓他活在痛苦之中。」瑪莉說：「你不是沒有和張根談過話的，你也知道，他這個人，祇相信他喜歡相信的話！那麼，你就對他說一些他喜歡相信的話好了！」

司馬洛沉默着：「爲了你的聲譽而擔心嗎？」瑪莉諷刺地道：「這件事做不好，你認爲很失面子嗎？」

「倒不是這樣。」司馬洛說：「我這個人是從不太重視面子的，我祇是覺得

當司馬洛已經忍耐到了無可忍耐的程度，正要爬起身來闖進浴室去的時候，她就從浴室裏出來了。這酒店的房中是並沒有亮燈的，祇有光線從她背後的浴室中射出來，因此祇可以看到她的輪廓，但已經看得出，她身上是沒有一絲一縷的。司馬洛很歡迎她的爽快。

她走到他的身邊，坐了下來，與他相貼。那是赤裸的肉與肉的相貼，因爲，司馬洛也同樣地是一絲不掛。他們就這樣在那裏靜靜地坐了一陣，然後，忽然以一下急促的動作緊抱了。沒有經過事前的調情或者愛撫，祇是忽然地就緊抱，……事先，在情緒上，他們已經有了充分的準備，因此，他們不需要再浪費那些動作。她完全接納了他，然後「呀！」一聲：「真舒服！」她說：「不，暫時不要動！」她祇是緊緊地套着，享受着那充實之感。

她並沒有開口要求他動，但後來她的盤骨動起來，他就知道她是不甘雌伏了。於是他就開始動作。

他們已不是初次了，他們知道對方的能力及需要，他們知道對方能支持多少，及需要多少。他們不必像盲人一樣探索，從容不迫地，他們動着，動着，動作由緩慢而急促，最後快到就像暴風雨，而她的呻吟也像一個處於極度痛苦中的人。極度痛苦和極度快樂，有時只是一錢之差，是很難分得清楚的！

她有時在說：「不……不要……不要……」但是言行卻並不一致，她的咀巴雖然還是這樣說，但是她却還是把他抱得那麼緊緊地

不大服氣吧了。我不喜歡給人玩弄於股掌之間！」

瑪莉在黑暗中凝視着他：「那你想怎樣呢？自己把她找出來？」

「是的。」司馬洛固執地點點頭：「即使不讓張根知道也沒所謂，但我自己就一定要把她找出來！我是不喜歡接受失敗的！」

「這是很危險的想法。」瑪莉說：「這會使張春霞非殺死你不可了！」

「恐懼也是我所不常有的感情。」司馬洛說：「我在這世界上還沒有碰到過一個我真正害怕的人！」

瑪莉又凝視了他一會。

「不要求我放棄。」司馬洛說：「沒有人能說動我的，即使像你這樣美麗的一個女人也不能！」

「我不會求你。」瑪莉搖頭：「我祇是提出我的意見吧了，你也有權照足你的意見去行事的！如果你決定把一切都告訴張根的話，我也沒有所謂的，不過，這就得由你自己去講了！」

「不要緊。」司馬洛說：「我瞞着張根好了，但我不會放手的，我會找到這個女人，我要看清楚她的心究竟是甚麼顏色的！」

瑪莉深深地吸了一口她那香煙，又長長地噴出來：「你需要甚麼幫忙嗎？」

「不。」司馬洛搖搖頭：「我一向都不喜歡接受別人的幫忙的。但，你留在這裏陪我，陪我這兩天，這已經很大的幫忙了！」

瑪莉把香煙揀熄了，丟進痰盂裏，伏

很久沒有過這麼好睡了！」她說。

司馬洛微笑：「這樣說來，我變成是催眠師了！」不過，他知道她所說是真的。一個女人，如果得不到這方面的滿足，就很難睡得好，尤其是那些年紀已不太輕

，而且迎擊的動作也還是那麼急勁呢。

後來，在一陣劇烈的摩擦中，她整個人像一條拱橋似的挺了起來，把對手承高了，而她的內部在收緊着，收緊着，吸收着。後來，她慢慢地慢慢地鬆弛下來，躺平了。

司馬洛的手仍然在她的身上輕撫着。他不能不承認，她果然是一個很理想的對手，一個罕有的對手。在這方面，一個理想的對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個理想對手不一定要持久或者熱烈，而是要配合，完全地配合，當你不需要甚麼時候對方就供應甚麼，當你不需要甚麼時候對方就剛好停止。兩方面都是如此。這就是配合了。司馬洛和瑪莉就是這樣的很配合的一對。

終於，瑪莉開始發出了勻停的鼻息。她已經入睡了。司馬洛並沒有騷擾她。他本人也是需要睡覺的，特別是在精疲力竭之後，睡眠更是一種甜如蜜的高度的享受。

他們差不多是在同一時間醒過來的，司馬洛先醒一點，他點上了一根香煙，抽了一口，瑪莉就伸手上來，迅速地把他這根香煙取到自己的咀巴上去。瑪莉也醒過來了。

司馬洛另外點上了一根。

瑪莉伸了一個懶腰，也坐了起來：「

很久沒有過這麼好睡了！」她說。

司馬洛微笑：「這樣說來，我變成是催眠師了！」不過，他知道她所說是真的。一個女人，如果得不到這方面的滿足，就很難睡得好，尤其是那些年紀已不太輕



在他的身上：「很好，我陪你這兩天吧！現在，正經事已經談完，我們別再提了！吻我吧，司馬洛，吻我！我很需要你！」

這一次，司馬洛吻得很徹底，就像剛才缺乏事前的調情，他現在來加以彌補似的。而他的吻把她心中已經再度升起了的火燄燭得更熱烈，使她像一條離開了水的魚一般，在不斷地扭動着，騰跳着，渴望得到那銷魂可愛的，男性的充實。

直到她最渴望的時候，司馬洛才真正地給她以充實，而由於她是那麼渴望，那麼熱烈，她的爆發點也來得更快，一發就像不可收拾似的，把司馬洛擁得那麼緊，差把他的肋骨都撞碎，把他的背部皮膚都抓破！

然後，她就軟了下來，祇是在那裏喘着，喘着……

× × ×

司馬洛第一次感覺到他在受到監視，是當他從水中回到沙灘上的時候，高高的崖上，一個細小如蟻的影子一閃躲回石縫之中，隱沒了。司馬洛相信那人是在監視他的。如果要監視這片僻靜的海灘，那崖上就是一個最理想的地方！因為居高臨下，海灘上的任何活動都可以一覽無遺。而且，那崖頂距離公路也並不遠，很容易就可以回到公路上離開的。

很可惜距離太遠了，司馬洛無法看到這人的面貌。事實上，祇是一個小點，連究竟是男是女都無法看清楚。

瑪莉躺在沙灘上，閉上了眼睛，享受着那已經沒有了餘熱的斜陽。司馬洛若無其事地走到她的身邊，輕吻一下她的眼皮。她的眼皮好像蝴蝶一樣一抖就張開了：「你的嘴唇真冷。」她埋怨着說：「而且又是鹹的！」

「那是因為天快黑了。」司馬洛說。「一會兒會更涼的！我們還是進屋裏去吧！」沒有意思讓她知道有人在監視着他們。他不想給她不必要的恐慌！

她打了一個呵欠，坐起身來：「如果太陽永遠都是這樣斜着那么多好？我簡直可以一直睡上一百年！」

「那屋子裏也不見得就很不舒服！」司馬洛說着，拉着她的手，他們一起走向那間小小的海濱別墅。

那是他們租來渡過這兩天時光的屋子，而現在，兩天已經過完了，今夜是最後一夜，明天，瑪莉就會假滿回到張根的身邊去，繼續管理張根的賭場，而司馬洛也會去找那個姓薛的整容醫生，希望這位醫生有一點錢可以給他。

直到幾分鐘之前，那個姓薛的醫生似乎還是唯一的錢索，但是現在，那個在崖上監視的人，又給了他一錢新的希望。如果他能捉到這人，他也許可以得到一些新的錢索。

進了屋，瑪莉就進了浴室去洗澡，當她出來時，天已經差不多全黑了，但是廳子還沒有亮燈，她伸手開燈掣的時候，司馬洛制止她：「不要！」司馬洛說。

「為甚麼？」

「不為甚麼。」司馬洛說：「我祇是喜歡黑暗！」

「很好！」她坐到他身邊來，輕輕地擁着他，把頭枕在他的肩膀上：「這是我們的最後一夜了！」

司馬洛笑起來：「短期之內的最後一夜！這又不是生離死別！我以後會再去找你的！很快，我就會再去找你！」

她的吻首先落在他的耳朵上，然後沿頸而下。司馬洛深吸一口氣，用兩隻手捉住她的肩，把她推開一點：「聽着，瑪莉。」司馬洛誠懇地對她說：「你還是先回去吧！」

瑪莉的眉頭皺了起來：「為甚麼？有甚麼不對嗎？」她的手伸到司馬洛的腿上，摸到了一件東西。一把手槍。

「槍。」瑪莉吃了一驚：「為甚麼把槍放在腿上，發生了甚麼事嗎？」

「沒發生甚麼。」司馬洛說：「還沒有，但是可能發生，這就是為甚麼我要你先行離開！我不想你遭遇到甚麼危險！」

「我——不可以留下來幫忙嗎？」瑪莉在那昏暗中凝視着他。

「不。」司馬洛搖搖頭，微笑：「你不是小孩子了，瑪莉，你不是拿槍的那一派，是幫不了我甚麼忙的！」

「但——」

「別婆婆媽媽！」司馬洛把一隻手指伸到她的嘴唇前面：「千萬不要！你是一個特別的女人，你不應該做普通女人所做的事！」

（未完）

## 郭雄虎猴拳勝鷄拳

麥海雲

中國的功夫門派甚多，有一門派是五祖拳的，其中有一名高手叫做「郭雄虎」，福建閩南的一條村落生長，身型極雄偉，後來打出了名堂來，綽號鐵老虎，他曾經代表華人在檳城跟暹羅高手展開生死鬥，結果獲勝，新加坡全國的國術總會裏面第一任總教練就是他，現時我寫郭雄虎學習武藝的過程，再談他以猴拳的絕招打贏鷄拳的武林高手。

郭雄虎九歲就開始學習武功，這是很難得的，因為他從小就體型壯健，肌肉飽滿，較為年長的孩子也鬥不過他，一直都給人稱做「小虎」。

九歲的一年，那是清代末葉了，郭家村忽然來了一個走江湖的人，打鐵賣藥，兼賣藥，有許多村民到該處圍觀，郭雄虎看見他不但拳打腳踢，十分威武，還要弄刀棒，看呆了他的一雙眼，非常佩服，難得他有此忍耐

，賣武的傢伙收檔之後，仍然緊隨着在田野中行走，此人發覺背後有一名小童追隨，立刻停步，問他是否別有所圖，郭雄虎連忙跪下，大叫師傅，懇求這個江湖賣武之人收他為徒。就是如此他拜門學武，並且由郭雄虎的父母答應，讓兒子跟隨他一邊賣武一邊學技，後來郭雄虎知道他的師傅叫做「曹福標」，山東人，所練的拳腳屬於少林派。

郭雄虎跟着曹福標賣武，只有九歲，前後八年，學到不少的北派武功，另外學得一些跌打的醫術。隨後他到澳門來，與曹福標分手，偶然有聽到廈門有一個拳師姓翁，身型極為雄壯，貌若天神，綽號「翁大塊」，此人精於實用的太極拳，於是，郭雄虎拜門再學兩年，仍然未滿二十歲。

他到了南洋，偶然碰着南洋「太祖白鶴拳」的真正高手曾雷獅，跟這

加坡也是日軍勢力範圍控制之內，改稱「昭南島」，那時郭老虎也在新加坡，有一天，他到街上去，當時日軍規定每人每月之內只能買四包香烟，故此到了賣烟的一天，當然大擺長龍，郭老虎夾在人叢中，還未輪到他買烟，忽然發覺人聲嘈雜，在前面排隊的一個華人，不知如何跟維持秩序的日軍發生衝突，跟着四名日軍圍攻，此人被四個日本兵打倒，已經頭破血流，伏在地上求饒，其中有一名日軍還在他的背上踏下去，跟着拚命的跳，如果繼續的又跳又壓，這傢伙就會喪命，郭雄虎看不過眼，無法忍受，大喝一聲，撥開人叢，就由那堆人的後邊衝到前面去，連發三拳，先把踏在那人身上的日軍打到四脚朝天，然後以橫拳向其餘的幾個日軍出擊，跟着踢出穿心腿來，那幾個日本兵給他打到倒地昏迷，有一個還跌進溝渠裏面，那時郭老虎才發覺此事不妙，立刻轉身飛奔，到了日軍醒來想拔槍追殺，他已遠去。

自此之後，郭老虎就變成了民族英雄，得到新加坡的僑胞擁護。抗戰結束，他順理成章的變成新加坡國術總會的總教練，理所當然。

他能變成總教練，並非只是民族英雄的榮譽那麼簡單，還有一頁轟動檳城的一場比武，照當時的情形看，作為比武的對手是暹羅拳師當中最出色的一個，因為當時泰國的貴族為

了善舉籌款，把入場券全數擴充慈善事業的基金，至於比武的兩個人，輸的沒有獎金，贏的可以得到獎金二萬元，當然的，獎金多少還是其次，更重要的是爭取聲譽，因為泰國拳腳厲害，由泰國曼谷派出的泰拳高手卡波拿，腳法奇妙，能够一個橫掃腳打裂懸掛起來的真皮製造的沙包，體重一百七十磅，可以說是泰拳當中沉重的特級拳師，曼谷方面派他出戰，氣焰非常，無人敢斗胆應戰，當時郭雄虎正在檳城走江湖賣藝，毅然簽約，決心出擊。

當時對方輕視他，認為他只是一個賣藥佬，必輸無疑，消息傳出，郭子苦勸他不要參加這一場賽事，滿臉淚痕，苦苦哀求，可是，郭雄虎却認為有必勝的把握，叫他不必擔心。

比賽的一天，在「雜亭」演武場之內，人山人海，有千人過外圍觀，並由泰國貴族主持比賽，兼做公證人，郭雄虎赤裸上身，緊穿短褲，下面踏的是套鞋，曼谷來的拳師亦是同樣打扮，不過頭上繫了一條紅絲帶，看來比較醒目，僅此而已，至於體型和肌肉的堅實程度，兩人相差不遠。

由於泰國拳擅長飛腳出擊，貼身打鬥時，拳密如雨，至於那個拳師卡波拿使用的是鷄形拳，更加犀利，一跳就出腳，防不勝防，普通的拳師給他一脚踢斷筋骨者，已經有十多人，他也十分自傲，故此，落場交手時，

位高手學習武藝四年過外，他的身型愈來愈加雄壯了，加上了太祖白鶴拳的功夫，更加厲害，無人敢將虎鬚。

他仍以賣藝為生，打鐵開檔之後，就把一個剛剛重五十斤的鐵鎖拋上空中，起碼十尺過外，鐵鎖落地時，他單手抓住該鎖放橫的鐵條，往上再拋，跟着再接，一拋一接有十多次，不會失手跌落地，這種硬功並非普通拳師能够辦得到，因此鐵老虎的大名就逐漸響起來。

他賣藝到檳城，碰着一位太祖拳的高手郭榮良，內外功非常到家，郭雄虎認為自己的硬功拳腳仍未登峯造極，緊隨着郭榮良繼續學習，有十四年之久。

隨後郭雄虎再跟「阿順」這個師傅學習猴拳，希望多懂一些絕招，跟高手過招的時候，懂得較多的變化。屈指一算，他由九歲開始學習武藝，「真學了三十四年，的確是拳不離手，當然愈練愈精。」

抗戰時期，日軍攻佔東南亞，新

郭雄虎不敢立刻展開攻勢，只是順着身形轉動設法閃避對方的長腳猛攻。

這一次比武已經簽了生死狀，那就不必中途休息，一直到打完為止，故此，郭雄虎不敢太過消耗體力，只是設法閃避，對方連踢幾腳之後知道碰着強敵，不敢繼續用腳出擊，便以鷄形拳展開另外一種攻勢，十指有如雞爪，分別向郭雄虎臉上和身上各處亂抓，有兩次他險些抓住郭雄虎的一隻眼，終於郭雄虎懂得他的拳路，施展太祖拳應戰，破了對方的鷄爪拳，他忽然再度用腳出擊時，郭雄虎改用猴拳應戰，左手搭住對方的左腳，使他暫時無法活動，隨即進馬坐低半邊身，右手向他的下體使勁一拳，對方立刻倒下來，氣若遊絲。

公證人發覺卡波拿無法再鬥，俯下計算數字，由一數到十，卡波拿勉強掙扎，想站起來，但却辦不到，當然輸定了，於是歡聲雷動，郭雄虎給當地僑胞整個抱起來，繞着會場兜了三個大圈，表示華人奪取勝利，值得自豪。

卡波拿經過急救沒有喪生，仍是幸運，後來郭雄虎對門人說，他始終不忍下毒手，僅用三成的拳力，如果用盡氣力發那一拳，對方必死無疑。

郭雄虎威震新加坡，就由那一場比武開始，後來他跟十多名高手作友誼比賽，俱是他獲勝的，至今新加坡人仍然記得起那一場檳城會戰盛況。



「好吧！」瑪莉點點頭，在他的臉頰上輕吻了一下：「那麼，我就祇能對你說：小心一點！」

「我會很小心的。」司馬洛一捏她的手：「如果我不是那麼小心，我也不能活到現在！」

瑪莉離開了他的身邊，上樓去了。當她再下樓來時，她已經穿好了衣服。

「再稍等一下吧。」司馬洛說：「我已經打了電話替你召一部的士！車子留下來給我用！」

「好吧！」瑪莉說道。

他們有好幾分鐘的時間，而瑪莉就坐在司馬洛的膝上，嘴唇接觸着他的嘴唇。這一點點的時間，他們也不願意浪費。他們就這樣享受完了這一段溫馨的時光，然後，的士來了，瑪莉就離開了。她祇是一言不發地，轉身就走了。

司馬洛仍然坐在那黑暗中，玩弄着那把槍，等着，傾聽着。當瑪莉所乘坐的那部的士的聲音遠去了之後，別的聲音就很少了。

這座別墅所在的地方是很偏僻的，沒有甚麼聲音的來源，祇有輕微的蟲聲，以及遠處海浪在撫着沙灘，如果有人接近，以司馬洛的聽覺之靈敏，那是不難聽到的。司馬洛就是這裏等着，以逸待勞。他所在的位置是背着一大片牆壁，而可以看到門口及樓梯口以及每一個窗口的。任何人要進屋來，一定都難逃他的視線。也即是說，先行要進了他的火綫之內了。他覺得他是安全的。他也相信屋上那個人必定下來。正如瑪莉所說，張春霞是必然會

殺他，以阻止他再追尋下去的，而這個可能就是張春霞派來的人了。

接着，一隻腳在屋外踏着一塊小石，而使那塊小石更深地陷入沙內，發出一聲「悉索」一聲。好像身上一隻開關擊給踏着似的，司馬洛馬上伸直了腰，槍也提了起來。

那腳步聲繼續響，這一次却似乎不大神秘了。相當明顯地，這人一直走到了屋子那開着的門口。

有人乾咳一聲，似乎還是在宣佈自己的來臨呢！

司馬洛等着，槍嘴對着門口。接着，一把熟悉的声音說：「司馬洛，你在那裏面嗎？」

一把新近熟悉的声音。阿全，那個高而堅的保鏢。

「是的。」司馬洛說：「甚麼事？」

「我——可以進來嗎？」阿全問：「我想跟你談談！」

「進來吧！」司馬洛說。

阿全踏了進來，手是拿着一把槍的，不過槍嘴對着地面。他站在那裏。眯着眼睛向黑暗中窺視。

「剛才才是在屋上嗎？」司馬洛問。

「屋上？不是！我是剛剛來的！」阿全說：「唏，爲甚麼你不開燈？」

「我還以為是你在屋上監視我呢！」

司馬洛說：「很好，你來得正好！也許你剛剛趕得及來幫幫忙，對付這一個不速之客！」

阿全在司馬洛對面的沙發上坐下來：「到底發生了甚麼？」

「我猜有人想來殺我！」司馬洛輕鬆地說。

忽然，燈光亮起來了。是阿全按亮了几上的座燈的燈掣。「不要！你這傻瓜！」司馬洛咒罵着，就說不下去了，因爲他看見阿全的槍已經提了起來正在指着他。

「不要亂動。」阿全警告道。

「阿全，你是怎麼了？」司馬洛驚愕地。

「張開你的腿子，讓槍跌在地上！」

阿全冷冷地命令。在燈光之下，司馬洛可以看到他的手在槍機上扣得很緊，指節簡直發白了。再扳一點，槍就會響起來的。因此司馬洛毫不遲疑地遵命了。他張開腿子，槍就跌在地毯上。

槍失掉了，也就等於失掉了他的抵抗能力。司馬洛苦着脸：「唏，阿全，別開這種玩笑好不好？因那上面有一個——」

「屋上的人實在就是我。」阿全狡猾地微笑着：「因此你可以不必擔心再會有甚麼人來了！」

司馬洛皺皺眉看着阿全：「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了，阿全？你不需要用槍對着我的！」

阿全的表情變得很猙獰。他瞪着司馬洛：「別再想甜言蜜語了，司馬洛，你騙倒了我們，你真的騙倒了我們，連高而堅你也騙倒了。但是，這一次，你却休想用甜言蜜語脫身了。」

「講得清楚一點好不好？」司馬洛莫名其妙地：「我甚麼地方開罪了你！」

「我親眼看見的，你還抵賴甚麼？」阿全不屑地說。

「阿全，我看你一定是瘋了！」司馬洛說。

「原來你們也是一路的！」阿全的臉扭曲着：「我已監視了你一天！現在祈禱吧，司馬洛，我給你十秒鐘時間祈禱！」

「等一等。」司馬洛焦急地：「我完全不明白你在說甚麼！你可以講得清楚一點吧！」

「好了。」一把女人的聲音忽然在門口傳來，略帶畏怯地：「放下槍！」

阿全的身子一震。司馬洛的眼睛向門口一瞥，發覺站在那裏的不是別人，就是那已經走了的瑪莉。瑪莉拿着槍的手抖着，似乎她是一個並不善於用槍的人。她的聲音忽然抖得更厲害，而且聲音提高得更高了：「聽見沒有！」她嘶着聲音叫道：「我叫你放下槍！」

阿全還是遲疑着，不知道應該向司馬洛放槍好，還是轉向瑪莉好。而，經過了這不到一秒鐘的遲疑之後，瑪莉手中的槍就忽然跳動了，而且轟然而鳴。子彈把阿全撞得從椅子上飛開，跌在地上。而在同一剎那間，司馬洛也向地上一撲，把他的槍擄了起來，滾到另一張沙發後面。他是必須躲起來的，因爲，如果瑪莉是一個不善於用槍的人，子彈橫飛，那麼，說不定他會遭殃的！

瑪莉現在整個人都抖得像一片風前的落葉，用兩隻手握槍，還是無法制止槍嘴亂擺。而阿全慢慢地在地上打了一個滾，支起上半身來，嘴巴已在吐着血。

「不要再抵抗了，阿全。」司馬洛警告道：「躺下來！」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文圖  
龍令  
古盧

## 大地飛鷹

(廿九)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呂三藏身於山坡樹叢間的木屋內，透過一具望遠鏡遙望對岸班察巴那及小方的舉動。小燕自從看到小方對奔呂三。小燕也從望遠鏡裏看見了班察巴那及小方，由於他熟識唇語，所以她讀出他們正在討論是否應該殺死呂三。呂三認爲下鷹可能已死，死於他最好的朋友班察巴那之手。因爲班察巴那是個天生的戰鬥者，他要利用下鷹的黃金來戰勝呂三。他們都是同一類人，俱是人之中傑，然而他們一生孤獨，所以他們會懷恨很多人都非常喜歡的小方……

### 調集總精銳 一戰決雌雄

#### 鬥智

(一)

班察巴那沒有醉。

他平常很少喝酒，也很少有人看過他喝酒，今天他喝的酒却比大多數人都多得多，大多數人都會認爲他一定會醉的。

可是他沒有醉。他清醒得就像是個剛從樹上摘下來的硬壳果。

小方就沒有他這樣清醒了，在微醺中還帶着幾分憂鬱。

他們走在一條很幽靜的山坡小路上，風中充滿了青山的芬芳和乾草的香氣。班察巴那忽然問了小方一個很絕的問題。

「呂三是不是條豬？」

「他不是。」小方說：「他比鬼都精靈。」

「那麼他爲什麼要平白無故的費這麼大的事，讓我們大吃一頓？」

「我不知道。」

「本來我也不知道。」班察巴那說：「但是現在我已想通了，他把我們留在那裏，一定是因爲他要好好的看看我。看看我究竟是個怎樣的人。」

「他能看得到你？」

「我們雖然看不見他，可是我相信他一定看得見我們。」班察巴那說：「躲在一個很遠的地方，偷偷的看，而且不是用他的眼睛看。」

「不用眼睛看什麼看？」

「用一種很特別的鏡子。」

「那當然不是我們平常用的那種鏡子，甚至不能算是個鏡子。」班察巴那說：「可是我只能這樣說，因爲我實在想不到別的名稱。」

他又問小方：「你還記不得製作那些蠟像的人，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是從一個非常非常遙遠的國度中來的。」

「我敢說在一個更遙遠的國度裏，有一種更聰明更奇特的人，已經創造出一種



神秘的魔鏡，能够在很遠的地方看到一些別人看不見的事，就好像我們神話傳說中的千里眼一樣。」

班察巴那說：「他一定就是用這種鏡子偷偷的看我們。」

「看我們幹什麼？」

「看我們的神態，看我們的行動，看我們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班察巴那說：「因為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他一定已經把我們當作他的對手。」

他看着小方：「尤其是你，因為他怕你！」

小方沉默。

「就因為他恨你，一定要親手殺你，所以他這一次一定會中我們的計，一定會暴露他的行蹤。」班察巴那道：「因為仇恨往往會讓人造成一些不可原諒的疏忽和錯誤。」

「哦？」

「呂三不是豬，他比鬼都精靈，我們故意宣佈要發動全面的命令，她應該想得到我們是要利用這法子找出他的行蹤。」班察巴那說：「這種事連你都應該能想得到的。」

小方承認。

「但他却還是一樣會中計的。」班察巴那說：「因為他也想將計就計，利用這個機會親手殺你。」

「哦？」

「所以他一定會將手下的精銳全部調集到他那裏去。」班察巴那說：「他想到逸待勞，把我們一網打盡。」

「我想也是這樣子的。」

「只可惜他對你恨得太深，所以難免會計算錯誤。」班察巴那道：「他至少算錯了兩件事。」

「那兩件事？」

「第一，他一定會低估我們的實力。班察巴那說得極有把握：「這幾年來我精心訓練出來的人，遠比他想像中厲害得多。如果我傾巢而出，和他的屬下放手一搏，我們佔的勝算遠比他們多得多。」

「第二呢？」

「他一定認為我也會去的，但是我不會去。」班察巴那道：「因為我們已勝算在握，我正好乘他集中力量來對付你的時候去做一些別的事，讓他戰敗之後連退路都沒有。」

「你真的認為這一次我們已經勝算在握？」小方問：「難道你忘了獨孤癡？」

班察巴那反問小方：「難道你真相信呂三的話，真的認為齊小燕和獨孤癡都已經投奔他？」

他又問：「呂三是跟隨他多年的奴僕，為什麼要把他的秘密告訴我們？我們對呂三有過什麼好處？」

小方沉默了。

「本來我也曾經想到過，獨孤癡很可能又已經投奔他。」班察巴那道：「可是我聽呂三這麼樣說了之後，我反而不這麼想了。」

他微笑：「所以我算計你這次一定會成功的，所以呂三這次已是死定了。」

× × ×

他們剛走到一個三叉路口，忽然有蹄聲響起，一匹快馬自斜路上急馳而來。

遠在數丈外，馬上的青衣騎士就已飛身下馬。

久經訓練的快馬驟然停下，久經訓練的騎士已拜倒在班察巴那面前，雙手奉上一個紙卷。

這個人的身手行動極矯健，看來却是很胖。

小方彷彿見過這個人，又好像沒有見過，等到他抬起頭來時，小方才想起他就是那天在那條熱鬧的長街上，用最有效的手法扼殺綢緞莊伙計的肥胖婦人。只不過今天他穿的是男裝而已。

這個人當然也就是班察巴那近年來精心訓練出來的殺手之一。

他帶來的紙卷就跟班察巴那給小方看過的那紙筒圖一樣，上面畫着呂三所有的秘密巢穴，只不過這張圖上用硃砂特別圈出了一點。還用硃砂畫出了很多箭頭。所有的箭頭都指向這一點。

——在圖上的一點，很可能就是一個很大的市集，也有可能是一條河，一片叢林，一道山脈。

班察巴那展開那紙卷道：「呂三是不是一已經將他屬下所有的精銳全都調集到這裏？」

回答是絕對肯定的！

「是。」

班察巴那立刻下令：「那麼我們的人一定也要在後天子時前趕到那裏去。」

「是！」

「子時前你們一定要在鎮外那片森林裏集合。」班察巴那道：「缺一個人，我就取你身上一樣東西。也許是眼，也許是鼻。」

鼻，也許是手，也許是腳。」他冷冷的接着道：「也許就是你的頭顱。」

「是！」

接過班察巴那的命令後，這個人立刻又飛身上馬，揚鞭急馳而去。

小方當然要問：「那個地方是什麼地方？」

「是個很熱鬧的小鎮，叫『胡集』。」

班察巴那道：「後天的子時前，你一定也要趕到那裏去，否則……」

「否則你也要取我身上一樣東西？」班察巴那搖頭：「如果你不去，恐怕我就要取下我身上一樣東西給你了。」他苦笑：「那樣東西也許就是我的頭顱。」

天色還沒有暗，可是這簡陋的木屋裏已經顯得昏暗。

（二）

呂三坐在一個黑暗的角落裏，沒有表情的臉上露出一種正在沉思的表情。

「現在班察巴那一定已經接到了他屬下的報告，已經知道我已將精銳全部調集到『胡集』去。」他慢慢的說：「他一定認為我也在『胡集』，因為我怕小方，正好將計就計，利用這次機會親自將小方置之於死地。」他笑了笑：「班察巴那一向算無遺策，但是我保證他這次一定會算錯一件事。」

「什麼事？」齊小燕問。

「他一定不會相信獨孤癡真的在我這裏。」

「獨孤癡真的在這裏？」齊小燕不等木。

對於這種事，他們幾乎已完全麻木。

呂三居然又等了很久。

也不知是出於他對一個人生命的憐憫，還是因為他對死亡本身的畏懼和尊敬，他的臉色遠比齊小燕和另外兩個人都嚴肅得多。

他甚至還在一個金盆裏洗了洗他那雙本來已經非常潔淨的手，在一個金爐裏燃上了一柱香。然後他才轉向十四號。

「我要做的事，一定要做成。」他說：「四號做不成，現在沒有讓你去。」

「是。」

十四號立刻接下這個命令。

他一直在控制着自己，一直控制得很好。可是在接下了這個命令後，他的身體，他的臉色還是難免因激動而有了改變。一些很不容易讓別人覺察到的改變。

然後他才開始行動。

開始時他的行動的確很緩慢，謹慎而緩慢。他先開始檢查自己——他的衣服，他的腰帶，他的靴子，他的手，他的劍。

他拔出他的劍，又放進去，又拔出來，再放進去，直到他將身上每一樣東西都檢查妥當，直到他自己認為已經滿意的時候他才竄出那條陰暗的甬道。他的行動同樣矯健靈活，而且遠比他的同伴更老練。

可是他也沒有回來。

（四）

這次呂三等得更久，然後才用金盆洗手，在金爐燃香，而且居然還在嘆息。

呂三回答，繼續又問：「你真的要我嫁給他？」

呂三沒有直接回答這句話，只淡淡的說：「婚姻是件很奇怪的事，有時不僅是男女間的結合而已。」

「那是什麼？」

「是種手段。」

呂三道：「貧窮人家的子女以婚姻作手段，來取得以後生活的保障，富貴人家的子女也會以婚姻作手段來增加自己的地位和權力。」

他盯着齊小燕，眼睛裏帶着種尖針般的笑意：「妳自己也該知道，我要妳嫁給獨孤癡，對妳對我一樣有好處的。」

「但是我由開始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見到他。」

「妳想見他？」呂三霍然站起：「好，妳跟我來。」

×

×

×

簡陋的木屋裏有個簡陋的木櫃，打開這個木櫃，按動一個秘密的鈕，立刻就會現出另一道門。走進這道秘門，就走入了另外一個世界。

一個輝煌富麗的黃金世界。

×

×

×

有三個人在這金光燦爛的屋子裏，一個仍然年輕，一個年紀比較大些，一個雙鬢斑白，已近中年。

年輕的身材修長，裝飾華麗，看來不但非常英俊，而且非常驕傲。

年紀比較大的一個風度翩翩，彬彬有禮，無疑是個極有教養的人。

兩鬢已斑的中年人，却和你在任何一

個市鎮道路上所見到的任何一個中年人都沒什麼兩樣。只不過身材比一般中年人保持得好一點，連肚子上都沒有一點多餘的脂肪。這三個人是絕對不同類型的，只不過有一點相同之處。

——三個人都有劍，三個人的佩劍都在他們的手邊，一伸手就可以拔出來。

×

×

×

獨孤癡居然不在這屋子裏，這三個人齊小燕都沒有見過。

呂三為她引見。「他們都是我的好幫手，也都是一等一的劍客。」呂三說：「可惜他們在我這裏只有代號沒有名字。」

他們的代號是：四號、十四號、三十四號，和「三、十三號、三十三號」只差一號。因為他們三人中的每一個人，和呂三派去刺殺小方的那三個人分別有很多相同之處，不但性格身世相同，連劍法的路子都差不多。

「我要他們在這裏待命，只因為我要他們去殺一個人。」

「誰殺？」

呂三也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

他又按動了另一個秘密的鈕，開啓了另一個秘密的門。

門後是一條長而陰暗的通道。

「你一直往前走，走到盡頭處，也有一道門，門是虛掩着的，有個人就坐在門後，只要一開門就可以看見他。」

呂三吩咐四號：「我要你去殺了他。」

他的命令直接而簡短：「現在就去。」

四號也和呂三屬下的其他那些人一樣



他面對三十四號，臉上的表情更嚴肅，發出的命令更簡短，因為他知道對三十四號這種人來說，任何一個多餘的字都是廢話。他只說了兩個字：「你去！」

三十四號默默的接下了這道命令，連一個字都沒有說。他當然不會像四號那麼，一接命令就立刻像火燒到眉毛一樣。他也沒有像十四號那樣先檢查他的裝備是否俐落？再檢查他的劍是否順手？

已經有兩個人一走入這條陰暗的地道後，就永不復返。這兩個人都是殺人的伙件，他已經跟他們共同生活了很久。

他知道他們都不是容易對付的人。可是他接下這個要命的命令後，就好像接到一張別人請他去吃飯的帖子一樣，而且是個很熟的朋友請他去吃家常便飯。

雨道裏還是那麼陰森黑暗，聽不見一點聲音，看不見一點動靜，就像是條上古洪荒時的巨蟒，靜靜的吞嚥了兩個人，連咀嚼的聲音都沒有發出來。

三十四號已經準備走進去。

他的神情還是那麼鎮靜，非但臉色沒有變，也沒有一點準備的動作。

他走得不快也不慢，看起來也像是要到附近的老朋友家裏去吃便飯一樣。

——他有沒有想到這次要被人連皮帶肉一起吞下去的，也許就是他自己？

現在他已經走到雨道的入口，無論誰都認為他會一直走進去的。

想不到他忽然停了下來，慢慢的轉過

身，抬起頭，凝視着呂三。

他的眼睛裏完全沒有表情，也沒有感情，可是他居然開口說話了。

「我從七歲學劍，十三歲時學劍尚未成，就已學會殺人。」他的聲音平凡單調，「而且我眞的殺了一個人。」

「我知道。」呂三微笑：「你十三歲的時候，就已將你家鄉最兇橫的陸屠戶刺殺在當地最熱鬧的菜市口。」

「可是我這一生中殺人並不多。」三十四號說：「因為我從不願意惹事生非，也從來沒有跟別人結仇。」

「我知道。」

「而最主要的是，我根本就不喜歡殺人。」

「我知道。」呂三說：「你殺人只不過爲了要活下去。」

「我殺人只不過爲了要吃飯而已，每個人都要吃飯，我也是人。」三十四號說：「爲了吃飯而殺人雖然不是件愉快的事，但是另外還有一些人爲了吃飯而做出的事比我做的事更痛苦。」

他淡淡的接着道：「我既然爲了要吃飯而殺人，所以我每次殺人都要有代價的。從來都沒有例外。」

「我知道。」

「你雖然在我身分暴露，被人追殺的時候收容了我，可是你也不能例外。」三十四號說：「你當然也應該知道我殺人的價錢。」

「我知道。」呂三仍然在微笑：「我早就準備好了。」

他走過去，把那塊他一直握在手掌裏

的十足純金塞入三十四號手裏。

「我也知道你的規矩，殺人前只要先付一半。」呂三說：「這塊黃金應該已經够了。」

「這已經足够了。」三十四號說：「這塊金子不但成色極純，而且金質極好，一般市面上是絕對買不到的，只不過一個人如果死了，黃金對他又有什麼用？」

他嘴裏雖然這麼說，還是把黃金藏入他的懷裏，忽然又說：「我還要求你一件事。」

「什麼事？」

三十四號淡淡的說：「如果我死了，求你千萬不要爲我洗手上香，因爲你已經付出了代價。」

這句話他好像還沒有說完，可是他已經轉身走入了那條陰森黑暗的甬道。

他的背影看起來遠比他正面挺拔得多，但是也很快就已消失在黑暗中。

他是不是也會同樣一去不返？

齊小燕看着他，直到他的背影完全消失在黑暗中，才輕輕嘆了口氣。

「這個人真是個怪人。」

「哦？」

「他好像已經明知道這一去非死不可，而且也明知道一個人死了之後，成份再純的黃金對他都沒有用了。」齊小燕說：「但他却偏偏還是一定要收下你這塊黃金，他這是爲了什麼？」

「這是爲了他的原則！」

「原則？」

「原則就是規矩。」呂三說：「他自

知必死也要去做這件事，既然要去就得先收下這塊黃金，因爲這是他的規矩。」

他的聲音裏絕沒有絲毫諷刺之意：「一個有原則的人，規矩是絕不可破的，不管他是死是活都一樣。」他說得很嚴肅，甚至還帶着三分的尊敬。

齊小燕問他：「你覺得這種人是笨？還是聰明？」

「我不知道。」呂三說：「我只知道現在這種人已經越來越少了。」

「你是否很喜歡這種人？」

「是的。」

「那麼你爲什麼還要他去送死？」

「你怎麼知道他是去送死？」呂三反問：「你怎麼知道死的不是我該去殺的那個人？」他盯着齊小燕：「莫非你已經知道我要他殺的是誰？」

齊小燕不說話了。

在這段時間裏，她沉默得就像是那條陰森黑暗的甬道一樣。

雨道裏仍然聽不到一點聲音，看不見一點動靜。三十四號也沒有回來，過了很久很久都沒有回來。

呂三忽然道：「我們應該吃飯了。」

「吃飯？」齊小燕好像很驚訝：「你要吃飯？」

「吃飯並不是件怪事，每個人都要吃飯的。」呂三說：「應該吃飯的時候就要吃飯，不管事情怎麼發展都要吃飯。」

「這就是你的原則？」

「是的！」

——本章終·全文未完——

## 摔角雜談

### 日本相撲視爲國寶

賴殿霜



還沒有中國功夫或者西洋拳術之前，人類打鬥的方式俱是互相纏繞着倒地打滾的，這種形式的搏鬥，叫做「摔角」。

三千年前，埃及印度或中國北方的游牧民族都盛行摔角，而且有正式的比賽。那時稱做英雄人物的傢伙，往往擂台歡迎各地英雄前往搏鬥。摔角在土耳其稱做「國技」，那是一種指定的健身運動，六百年來，仍是如此，往往在世界運動會裏面奪取摔角的冠軍。

摔角的形式有許多種，因爲古代的蒙古或印度作爲摔角冠軍的人，都是體型特別粗壯的，看來，好像巨無霸，那種巨人很難給人抓住整個拋開，故此，兩人相鬥，特別重視一抓手臂的力量以及兩腕之間的彈力，那時一般摔角好手，但是兩臂如鐵的，經常用一雙手在濕透了的海沙上面抓了又放，放了又抓，一來練習抓力，二來利用沙的刺激，使手掌非常粗糙，幾乎失去了原有的感覺，單是這種奇怪的鍛鍊方式，已經可以看出古代原始的摔角相當流行了，作爲英雄的人，往往俱是摔角名手。

日本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摔角比賽，在公元前二十三年，由一名叫做「鶴見」的高手獲勝，他立刻升做民族英雄，而且有

許多塑像，或者木雕的人像去紀念他，幾乎把他看做一個神。

到了第八世紀日本的聖武天皇時代，摔角之風極盛，秋收的節日，他們稱做「五穀節」，那時在日本舉行冠軍大賽，傳統的獎品是獅子親王御筆題贈的一把扇，並非用金銀珠寶贈送。

一百年後，即是公元八五八年，文德天皇的兩個兒子都是有威武的，皇帝不知道應該把皇位傳給那一個兒子，召集兩人談及此事，兩個兒子都同意以摔角的方式決定那一個繼承人。

結果陽成王子擊敗對方，榮登皇位，國號望王，很少皇帝是用摔角決定誰做皇帝的，這件事可以看出當時日本的摔角風氣如何厲害。

後來日本，皇權衰落，大權落在將軍府中，各處將軍鼓勵青年武士勤練摔角，視爲每天必做的健身操，如果不懂摔角，不准佩劍，於是有一個特殊的名稱叫做「摔角武士」。

五百年之後，摔角的風氣逐漸消沉了，原因是將軍府不繼，後來各地諸侯爲了爭取本族的威名，各有各訓練摔角好手，與其他各族挑戰，由於當時武士的體型有肥大的以及結實兩種分別，於是摔角分裂

成爲兩種形式，那就是「相撲」，以及「柔術」。

一六二四年，日本有一個人以冠軍姿態出現，橫掃全國，他叫做「志賀野塚」，後來他正式創辦全日本摔角聯盟協會，並且以體重分爲等級，不准越級挑戰，又在各地組織摔角道場，定期比賽。

那時摔角已侵入中國的拳術以及歐洲的羅馬摔角形式，並且只限於日本本土摔角了，但仍有一派人是擁護「相撲」的，甚至要指定相撲的摔角手，兒子必須選擇同等級數的摔角名手女兒結婚，保持下一代龐大的體型，作爲相撲好手必須體重接近三百磅，故此，他們不願意跟普通的男女結合。

那時日本雖有各種形式的摔角，但仍推崇「相撲」，的原因是相撲這種摔角方式僅得日本一個國家具有，世界上任何一處都沒有這種方式，他們認爲這種形式的摔角，足以代表日本的威勢，一般青年如果體型較巨大，都想做相撲的名手，爲了增加體重，不斷的喝酒，甚至不問情由的每天喝幾磅凍開水。

相撲有幾種等級，如果得到最高的等級，就可以光宗耀祖，佩戴有彩色繡花巨型腰帶，在街上大搖大擺的走動，並且由國家供應他日常一切生活費用。一句說話，名利雙收。至於普通的摔角名手，並無此種優待。

日本的摔角，如果是「相撲」那種形式的話，必須在一個直徑十二尺圓形比武場裏面搏鬥，到時選手穿着獅皮出場，除了獅皮，渾身裸露，不過，那塊皮却包住

了腰臀之間的重要部位，用獅皮遮住身體，不但是爲了光彩奪目，而且這種皮比較厚，可以保護男性最脆弱的一處，這樣就不容易給對方伺機展開違法的攻擊，以致打輸。

比賽的方式有兩種定輸贏的辦法，如果有一個人給對方拋出場外，當然是輸了，否則，他給對方壓住雙肩落地，無法站起來，也是輸的，由於比武的兩個人都有三百磅重左右，打鬥的時候，聲勢浩大，看來非常壯觀，故此對摔角迷有很大的吸引力，各地組織摔角迷俱樂部，引以爲榮。

比賽的時候，照例兩個摔角手先行俯伏，手和脚都要接觸地面，兩人的眼睛望着對方，公證人一聲號令，便即展開搏鬥，但是用手臂抓住對方的一隻手，把他拉跌，很容易就兩人糾纏在一起，不過，兩人的體重如此沉重，想把其中一人抱住拋出場外，那是不容易的，即使被壓到無法站起來，仍是相當困難，故此，日本相撲必須有名師指導，從頭學起，西洋拳術高手，要是受制於相撲條件之下，作友誼比賽，一定輸的，久而久之，他們就把相撲看做另外一種形式的摔角，並不列入正統的摔角之內。

中國功夫的武林高手一向就極端重視體型結實，步法有許多種變化，絕不崇拜二三百磅的胖子，故此，日本的相撲沒有流傳到中國來，反而中國的功夫傳給日本，在摔角和相撲之外，變成一個新的門派，叫做「空手道」。





民初俠義傳奇故事

朱盧 揚令 文圖

# 風起雲湧

(五)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秦風胸口中了淬過毒的劍，仗着一口氣，逼着血脈，使毒不致擴散全身。秦風要哈瑞雲承認自己曾練過武功，哈瑞雲起先斷然否認，並且一番狡辯，使得秦風不得不在口頭承認她不會武功，但心底却知道哈瑞雲手底下絕不含糊。秦風說一陣風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為行俠仗義而聚在一起，而他則是他們其中的一份子，此時哈瑞雲亦坦言一片雲是她為自己塑造的身份，目的是要破壞黑龍會及南滿會社，二人的出發點本相同，遂約定攜手合作，造就一番事業。此時秦風派在王莊臥底的內應含芳來找秦風……

## 保武德傳統

## 行正義光明

含芳道：「不，秦爺！情況不太對，有人疑惑上你了，正在合計着要對付你，我在園裏得了消息，忙着來告訴你，三格格去一查，知道你沒叫我條子，我丟下了屋裏的人來到你這兒來，八成兒是為給你送消息來的……」

秦風神色一動道：「妳是說要對付我在的人妳屋裏？」

「不！是桂花屋子裏的客，先是一個姓金的大鬍子在那兒開盤子，後來又來了兩個人，桂花叫我幫忙招呼，我就聽他們說什麼黑龍一號跟二號砸在你手裏……」秦風笑了一下道：「那不要緊，這多半是黑龍會裏派來的殺手，為着賣唱的周老兒跟他的徒弟小翠……」

「那師徒兩個真的是砸在你手裏？」

「不錯，這兩個傢伙就是黑龍一號跟二號，是黑龍會進出的高手，我相機除掉，這兩個傢伙在中國滿手血腥，有不少

江湖朋友壞在他們手下，我正好為東北除害……」

含芳的臉上露出了欽色：「秦爺，你真行，聽說那兩個人是日本有數的好手，你一個人就把他們給拾掇下來了，可是這一來，你的行蹤也就洩了底了，王莊跟黑龍會的關係很深，你在這兒殺了黑龍會的人……」

「那兩個人本是衝着王莊來的，我是替王莊出手除了他們，不會犯嫌疑的，至於其他的人要對付我，就交給王莊去招呼好了，他們既是在滿春園裏談論這事兒，王莊一定會知道的，不等他們來，就會把人給截下了！」

「不對！秦爺，因為後來又有個人來，把我們都給逮了出來，關上門悄悄商議事兒，我才得空來通知你，後來的那個人是王莊的總管鐵飛龍。」

秦風神色一動，他意識到事態不尋常

了，略一沉吟才道：「含芳，妳馬上去，追上哈瑞雲，把妳聽到的事情告訴她，叫她去問問哈王爺，那是誰的主意？」

含芳一怔道：「三格格！她會幫您的忙嗎？」

「會的，這次就是她邀我上王莊來，替她解決一些內部的問題，現在他們王莊的人要對付我，她當然該負責。」

含芳還要開口，秦風却用手一推道：「快去，快去，別就誤了，要是找不到哈瑞雲才真糟了！」

含芳在門口道：「秦爺！你這兒怎麼辦？」

「我？我在這兒等着，瞧瞧是何方神聖！」

「秦爺！你只是一個人，對方要來的話，絕不止是一個，而且也不會正大光明地跟你面對面擺下道兒來談，你應付得了嗎？」

秦風瀟灑地一笑：「沒關係，我若是不知道，說不定會着了他們的道兒，現在我知道消息了，心裏有了底子，就不怕他們暗中搗鬼了。」

含芳被秦風催着走了，秦風在屋子裏面靜坐了一下，喝了盅熱茶，又做了些瑣事，然後才把洋油燈心捻得很小，脫衣上炕睡了，他似乎很放心，沒多久，床上已傳出了輕微的鼻息聲，約莫過了半個鐘頭，窗外傳來輕微的聲音，很小很微，即使特別留心，也不容易發現。

來人最少有兩個，其中一個在輕撥窗栓的時候，另外一個人則用雙手托住了窗

扇，他們都是行動的老手，撥動窗扇的目的不是要把窗葉推開，而是把整扇窗子卸下來，那是很費事的活兒，他們幹得却很輕巧。

同時也有兩條人影，伏在暗處，留心地看着這兩個人的行動，終於其中一個忍不住了，低聲問道：「這兩個傢伙到底想幹什麼？」

「自然是想對秦爺不利的！」另一個低聲回答。

「那就怪了！要想暗殺，隔着窗子擲飛刀，打冷槍都行，幹嗎要把窗子卸下來呢？」

「格格，你沒闖過江湖，恐怕不懂得江湖上這一套。」

王莊沒有第二位格格，這當然是哈瑞雲，她聽見了含芳的報告後，很冷靜地思索了一陣，然後又把貼身的小丫頭玉墜兒叫來，吩咐了一陣，就拉着含芳一起上這兒來伏着了，這是一間空屋子，窗子對着秦風的屋窗，中間隔着四丈多寬的院子，距離是遠了點兒，但是無礙於觀察，雖然天很黑，可是對面的動靜仍是了了可見。

「含芳，我是不懂得江湖上的那一套，所以才問你，不過江湖上那一套也沒有這麼個行事的，那多笨！」

「格格，看起來很笨，其實却陰得很，這叫打草驚蛇，他們卸下窗子，目的在驚動裏面的人，等裏面的人有了響動，立刻就扔下窗子往外逃跑！」

「這是幹什麼呢？不是明着打草驚蛇嗎？」

「不錯！他們的目的就在此，他們一跑，裏面的人總免不了會探頭出來看看，於是他們埋伏在暗中的殺手正好看準目標，作致命的一擊！」

哈瑞雲怔了一怔：「這一手還真陰毒呢！」

「是的，這是黑龍會一貫的殺人手法，對方雖然有着一身好功夫，但是很難會想到他們這種安排而着了道兒！」

「秦風他……不會上這種當吧！」

「格格放心好了，秦爺對他們這一套早就熟知了，不會上當的！」

哈瑞雲輕吁了口氣，於是也有了一個短時間的沉寂，接着她又放心地問道：「如果屋中的人知道了，不貿然探頭出來呢，有些人是非常小心的！」

「不錯，大部份的江湖老手都不會那麼冒失，但是只要在屋子裏，就會有動靜，窗子被卸下了，伏在窗外的人仍然可以從容地對付屋子裏的人。」

哈瑞雲又輕輕地吁口氣，她開始覺得江湖並不像自己所想的那麼好鬧，因為她懂的實在太少，幸虧自己一直是王莊三格格的身份在外面活動，揹着那個大靠山，使得別人不敢得罪她，尤其是王莊所屬的那些分會，更把她敬若神明，才能掩護她一片雲的行動，否則的話，就靠自己那幾下子，不但早被人拆穿了，恐怕也很難安全地活到現在，從各種條件比起來，一陣風比自己強多了，無論是武功，機智，閱歷，膽識，甚至於班底。

儘管心中對秦風已經萬分佩服了，

但是她仍然無法消除那一份疑慮：「含芳！妳說暗中還埋伏着一個殺手，他在那兒呢，怎麼不見一點動靜呢？」

「埋伏是一定有的，藏在那兒却不知道的，他們經驗很豐富，必然會選一個隱蔽的地方，沒到出手之前是很難發現的，等到他們出手之後，多半已經得手了！」

「那秦風他……」哈瑞雲又焦急起來了。

「不要緊的，格格，妳放心好了，秦風是個非常的人，對黑龍會的那一套太清楚了，他有辦法應付的。」

秦風似乎真有辦法，而他的辦法就是以不變應萬變，窗子已經整個地卸下了，屋中的煤油燈捻得很小，很小，只有一點黃綠色的，豆大的光，像是荒墳間的鬼火似的。

這點光使得屋中的形像都呈現出一個模糊的輪廓，但也可以看出秦風甜臥在床上，被子蓋住了身子。

老江湖往往在發現了動靜後，在床上用東西做成個假人以誘敵。本人却藏起來守伺敵蹤，但床上的這個秦風却不是假的，因為他的頭露在外面，臉側向了外面，閉着眼睛，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且還可以聽見他的輕鼾聲，低低的嚙語聲。有時輪在被子的身子還扭動一下，那絕不會是用被子捲起來的偽裝。

意外的兩個人顯然很意外，這似乎太容易了，太簡單了，順利得使他們一時感到手足無措！

但也不過是一刻兒工夫，他們很快就



有了決定。四隻手齊揚，黑暗中光亮連閃，至少有十幾件暗器一起射了進去，而且大部份都是集中在秦風的頭部。

熟睡的秦風猝然受擊，身子只挺了一下，把被子往上掀了一掀，隨即不動了！頭也偏過一邊。

有兩隻飛刀插進了咽喉頸間，由於床單跟枕頭都不是白的，流出的血跡雖然看不出紅色，却也清清楚楚！

毫無疑問，秦風已經死了，要不是含芳拉住，哈瑞雲已經忍不住要衝出去了。但含芳對秦風的信心堅定不移，阻止了哈瑞雲的衝動：「三格格，妳放心，秦爺不會這麼輕易地叫人害了的，尤其是他明知有人會來暗殺，怎麼會乖乖地躺在床上等着挨宰呢？」

「妳是說床上的那個人不是秦風？」  
「看來雖然像秦爺，但是我不敢肯定，假如那個人確是挨刀死了，就一定不是。」含芳說的是一廂情願的話，但她的信心十足。哈瑞雲却不能這麼輕鬆：「那人若不是秦風，又會是誰躺到他的床上去？他自己又上那兒去了？那個人要是秦風的話，他挨了這麼些的暗器，流了那麼多的血，又怎麼會沒有受傷？含芳！妳倒是說看！」

「格格！我可說不上來，我只知道秦爺絕不會這麼輕易就叫人放倒了，這位爺的神通可大着呢，辦起事兒來神出鬼沒，連自己都不知道他究竟在玩些什麼把戲，但是大家都知道，秦爺親自出馬，就沒有辦不了的事兒，也絕不會把事兒給辦砸了！」

麼厲害，秦風應該早就死了，可是鐵飛龍說他還講了半天的話！」

「是！兵衛先生，不過秦風的家中是開藥店的，中國有很多治傷祛毒的秘方靈藥，的確效用神奇，小的想多半是秦風仗着身邊帶着解藥才保住了性命，不過傷復原，也很費體力，所以他才昏昏睡去，失去了驚覺性……」

這應該是最合理的解釋了，金兵衛笑了一聲：「嗯，也有道理，這麼說來，根本就用不到我來，你們兩個人也可以把事情給辦成了！」

二人連忙恭身行禮，同聲道：「不敢！不敢！」

較矮的那人接着道：「如果不是仗着兵衛先生神威，小的們根本就不敢前來，這還是兵衛先生的威風鎮住了他，將來在對付一陣風跟一片雲時，還得多借重兵衛先生。」

金兵衛十分得意，哈哈大笑道：「沒問題，鐵飛龍跟本人合作是最聰明的事，清水次郎不過是靠着他是會長的學生，才被派來主持南滿會社，其實他什麼事也辦不了，現在你們兩個人進去，把屍首給我抬出來。」

兩人不禁猶豫，金兵衛沉聲道：「去！我金兵衛殺人的習慣是一刀斷首，不全屍，秦風雖然死了，也不能壞了規矩！」

在金兵衛的第三次催促下，兩個人分前後翻進了屋子，摸進了屋子，逼近床前，金兵衛則昂首向天，不可一世，連屋子裏都不看一眼。

了！」

語氣是那樣肯定，態度是那樣的真摯，使得哈瑞雲情不自禁地問道：「含芳！妳認識他有多久了？」

「兩年了，自從認識秦爺之後，我才知道以前那段日子簡直是白活了，所以說我這一輩子剛開始的時候就認識他，一直到死也不會背棄他，這話也說得過去。」

情意是那樣的深濃，雖然哈瑞雲明知道不是那回事兒，但聽來也有點不是味兒，總算把這一段尷尬的低語給攔住了。

那兩個人見到床上的人已經中了暗器，而且也停止了抽動，大概是斷了氣兒了，其中一個回頭朝後面說：「兵衛先生，這小子已經斷了氣兒了，並沒傳說中那麼厲害。」

說完後另一個人也恭敬地道：「兵衛先生，情形經過您一直都看見了，人已經斷了氣了，小的看得很清楚，的確是姓秦的那小子，現在請您示下……」

兩個人都說的是中國話，說完後還彎腰鞠躬，像是黑暗中真有個人似的，然後像虛無中突然幻出一個人似的，只眨眼的工夫，他們的面前多出了一條人影，身材很高大魁偉，像一棵大樹插在地上，朦朧中可以看見那人的大概輪廓，滿臉的虬髯，粗眉大眼，含芳不禁低聲道：「他就是那個大鬍子，鐵飛龍叫他金大鬍子。」哈瑞雲却沉聲地道：「金兵衛，黑龍特級殺手。鐵飛龍還真有兩下子，居然能搭上這條錢！」

「格格！您認識這個金大鬍子？」

沒多久，一個人提着顆血淋淋的首級從窻子裏跨出來，暗中的含芳却忍不住要叫出聲音來了，她對秦風有着絕對的信心，却爭不過眼前的事實，不過哈瑞雲却比她冷靜，目力也比她銳利，一把掩住了她的口，低聲說道：「別衝動，看那個出來的人！」

朦朧中自然看不真切，但是體型上似乎略有不同，現在的這個人，比高的那個矮，比矮的那個高，比胖的略瘦，比瘦的又壯一點，其實這些微的差別是不容易一下子發現的，最主要的是她們兩個人對秦風太關心，太深切，所以對這個身影太熟悉，他像秦風，自然就跟別人不同了。

但是金兵衛卻沒有發現，連頭部不同地道：「你怎麼一個人出來了！」

「是的！兵衛先生，小的把秦風的首級給您提來了！」

「八格野鹿，我金兵衛殺人一向是自己斷首，尤其是秦風這樣的高手，更要把他頭挑在劍上才顯出我的威風，你这么大的膽子，難道要跟我爭功不成！」

「不！不！兵衛先生，小的不敢，人雖是我們殺死的，但是全仗着您的神威，所以這功勞當然還是您的，只不過秦風的腦袋跟別人不一樣！」

「哦！怎麼不一樣？」

金兵衛的目光由天上收回來，却落在那顆首級上，依然沒去注意人，那是因為這個人的聲音跟前那兩個人幾乎完全一樣，那是兩個人，一個尖喉嚨，一個啞嗓門，一聽就知道是誰，絕無弄渾的可能了！」

「不認識，可是聽過他的名字，南滿會社的社長清水跟我談起過他，說他是黑龍會的特級殺手，跟清水不和，很可能會派來接替清水的位子，想不到他既然已經來了，而且跟鐵飛龍搭上了錢，這個混帳東西，我非扒了他的皮！」

含芳瞧她很生氣，却不知道她是在罵金兵衛還是罵鐵飛龍，她也沒心情去想那些，因為哈瑞雲把金兵衛的身份說得如此重要，她開始替秦風擔心了：「這個金大鬍子還真有兩下子，沒聲沒息，也不知從那兒就冒了出來……」

「他是躲在那棵大槐樹上，由空中跳下來的，因為我們這邊被樹幹擋住了，所以才沒瞧見！」

「哦！格格倒是看得真切！」

「也沒什麼，妳說過外面還埋伏有人，我就一直在找，看看只有那棵老槐樹能藏人，就特別注意那兒。」

含芳壓低了聲音又問道：「那棵樹幹離地有四丈高呢，他居然落地無聲，連身子都沒頓一下，這份輕功真高！」

哈瑞雲撇撇嘴：「平平而已，不過他那麼大的個子，能練到這個程度，算是容易了！」

含芳伸舌頭，對這位格格的能耐總算有幾分底子了，只是她還不知道這位格格就是與她心目中敬為神人的一陣風齊名的一片雲哩，否則她伸出的舌頭可就縮不回去了。

金兵衛雖是穿着中國人的衣着，但行動間却不脫他島國浪人的習氣，長袍掀起

，這人的聲音怎麼會跟兩個人的相同呢？說來妙得很，因為他開口時，一下子尖喉嚨，一下子啞嗓門，一個人說了兩個人的話。

哈瑞雲與含芳聽得清楚，看得清楚，幾乎要笑了，但是金兵衛却仍然沒有發覺，因為那兩個聲音他都聽熟了，知道是一個人人在說話，聲音一樣，根本沒理會是那一個人，換了第二個人，或許就已經發現其中不對勁，但金兵衛不會，一向目中無人的人，除了自己之外，心中從沒有別人存在，所以他沒有聽出聲音的不對勁，繼續地追問：「說！快說，秦風的人頭怎麼會不一樣？」

人首還在滴血，看起來是秦風，沒什麼異狀。

「是！是！兵衛先生，是小的說錯了，人頭倒沒什麼不同，是秦風的屍體與人不同，小的在床下只找到這顆人頭，卻沒有找到秦風的屍體，所以只好把人頭提出來了！」

「那呢！」金兵衛不由自主地冒出了一句日本話，那是極端驚訝的語氣：「怎麼會有這種可能？」

「是真的，兵衛先生，不信您自己瞧，而且這顆人頭也有點怪，他好像還是活的，眼睛還在睜着，眼珠會動！」

他把人頭舉高一點，讓金兵衛看得清楚，大概他說的話沒有錯，金兵衛看得出了神，半天都沒有動，甚至於他自己的腦袋飛起離開身子，也沒有再動過！

其實這時間是非常短促的，金兵衛爲

，下擺結束在腰間是爲了行動方便，一邊揸着支手槍，右手邊却佩着一柄東洋劍。以對敵犀利而言，佩劍絕對不如手槍來得俐落，因為手槍可以射遠及四五丈，劍却只有在在一丈以內始能克敵。

但是金兵衛顯然把運劍放在第一位，他現身落地之後，手一直沒離開過劍把，雙腿所採取的姿勢也是隨時準備出劍，側頭朝裏面靜聽了片刻才沉聲道：「我不相信秦風會這麼容易就被你們收拾下了，清水次郎向本會的報告說他是很厲害的高手，不久之前，本會派出的兩位高手黑龍一號與二號都折在他的手中，而且還是赤手空拳之下將兩人殺死的，怎麼會如此差勁呢？」

「是，是，兵衛先生，小的也沒敢輕視他，所以才請您押陣來收拾他，可是一切經過……」

金兵衛擺擺手：「這話你已經說過一次了，我不要聽第二遍，我要的是一個解釋，一個合理的解釋！」

說話的那個人不敢開口了，倒是另一個人道：「兵衛先生，姓秦的小子雖然殺死了黑龍一號跟二號，但是據鐵爺的目睹，他自己也受了傷，胸前挨了一刀，手臂硬架了一鐵棍，雖不致於喪命，但還是相當重的。」

先前開口的那人似乎也得到靈感，連忙道：「對！對！兵衛先生，秦風如果挨了芳子的飛刀，就難怪他躺下不能動了，芳子的飛刀上是淬過毒的，見血封喉！」

「住口，要是讓芳子的飛刀真有那

人頭上的異徵出了神，那個人也開始了行動，他的身子極快地捲進，寒光一閃，掠過金兵衛的喉間，金兵衛的斗大頭顱已飛過一邊了。

「秦風！」

「秦爺，秦少爺……」

躲在暗中的兩個女人再也忍不住，而且也沒有任何顧忌疑問了，兩人幾乎同時的衝了出來，也同時的喊了出來，衝到秦風的面前，大家都想拉秦風的手，但她們把手伸出時，這才發現另外還有一個女人在！

含芳首先縮回了手，哈瑞雲可以不縮回的，但是她在含芳之後也縮回了手，秦風的臉上仍是帶着那股子什麼都不在乎的笑意：「你們兩個倒真沉得住氣，看着我，又挨飛刀，又叫人割下了腦袋，居然能不動聲色！」

含芳不安地瞧了瞧哈瑞雲，她却大方地笑道：「起先是我快沉不住氣了，可是含芳姑娘對你有充份信心，說你一定應付得了，我也就姑妄信之，可是後來，你的腦袋叫人提了出來，換成她沉不住氣了，差點沒叫出來！」

秦風笑笑道：「幸虧沒叫出來，否則我這個腦袋就算白掉了，雲雲，妳對我的信心倒是建立得很快，連我的腦袋叫人砍下來，妳都不相信我是死了！」

哈瑞雲道：「我是沒看那顆提着的腦袋，先看了出來的那個傢伙，他既然長着一顆秦風的腦袋，那被砍掉的一定是別人的腦袋了，我急個什麼勁兒？」



秦風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要是你先看看那顆被砍下的腦袋，我就慘了，因為這一顆真是我的腦袋！」

他把手中的人頭往上提一提，讓兩個女子都看清楚，換來的是兩聲尖叫！

這的確是秦風的頭，齊頸而斷，血漬模糊，但臉目宛然，是如假包換的秦風，而且眼睛還是開着的！

一個人手上提着顆自己的頭，脖子上又頂着顆相同的頭，這樣子當然嚇人。

秦風笑着拍拍自己的脖子道：「別怕！別怕！我的頭還好地長在這兒，沒叫人真砍下來。」

「那你手中提看的是什麼，你……有幾個腦袋？」

「真腦袋只有一個，但是我身邊隨時還帶着一顆假的，這顆假腦袋叫人砍了不止一次，也不止一次的救了我的命，今天它又代我死了一次！」

「什麼？是假的，怎麼弄的，竟像真的一樣！」

「我在北京天橋的路攤上，看見一個捏江米人兒的老頭兒，技藝之精，令人難以想像，能照着人的樣子，捏得維妙維肖，我讓他照我的臉模子捏了一個，然後又托人帶到了上海，找到一家橡膠工廠，用橡皮製成了這麼一具……」

哈瑞雲驚魂始定，膽怯地伸出手來，把那顆人頭接了過來，用手指按了兩下，軟軟的很有彈性，她才深吁了一口氣：「真好玩兒，居然跟真的似的，那天我也去做一個，放在屋裏嚇嚇人也是好的。」

是用一點手段，為我國人來消滅一個禍害呢？」

哈瑞雲瞠目不知所云，良久才一嘆道：「秦風！你真把我弄糊塗了，你說的話，聽起來很有道理，可是我師父要我立身正直，行事光明，那也沒錯呀！但是這兩種行事的方式却是完全背道而馳，到底是那一個對呢？」

秦風一笑道：「這個問題我也沒法答覆，我沒有拜過師父，我的武功很雜，都不是從名家那兒學來的，因此我行事也沒有什麼名家氣度，只問對不對，該不該做，其他一概不去理會，我從不考慮手段的對與錯，只要是一件要做的事，用任何手段去完成都不會錯！」

含芳點點頭道：「秦爺說得對，行事只求做得正，站得穩腳步，其他都可以不計較，否則像我這種操練職業的人，根本就不該活下去，可是秦爺開導了我，說我們這種人一樣可以行俠仗義，為大家做一點好事，尤其是我這個行業，可以接近很多人，知道很多難以刺探的消息，他指點了我如何着手的方法，果然做了很多大快人心的事。」

哈瑞雲忙問道：「有那些事？」

含芳一笑道：「格格！這很抱歉，我們有條規誡，對做過的事，從不向人提起，所以我不能說，我知道幹這一行是很賤的，沒人瞧得起，沒有把我們當人，可是我現在站在人前，一點都不感到慚愧，而且還深感驕傲……」

「深感驕傲，難道你是喜歡這個行業

秦風笑道：「雲雲，這可不是好玩兒的，我是靠着它來救命的，要是知道的人多了，戲法不靈了，就該我的真人挨宰了，妳做做好事等我死了再殺吧！」

哈瑞雲忍不住回了他一眼：「瞧你這個人，動不動就把死字掛在口邊，也不圖個吉利……」

秦風大聲地笑了起來：「要是說說就能把我咒死了，我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像我們這種人還忌諱這些？」

他很自然的一手擁着哈瑞雲，另一手擁着含芳，就這麼左擁右抱地進了屋子，哈瑞雲微感不安地掙了掙道：「秦風，別這樣，讓人看見了像什麼！」

「這會兒除了地上這個掉了腦袋的金兵衛，連鬼都找不出第二個了，妳家的那位鐵總管很能幹，也很會辦事兒，為了不落形跡，他早就把人都給撤走了。」

哈瑞雲咬咬牙：「這個混球，我一定要剝了他！」

秦風搖了搖頭：「雲雲，鐵飛龍的事兒不忙辦，我倒是想聽聽令尊大人的意見怎麼說，妳去告訴他沒有？」

哈瑞雲道：「找了，但沒有見着他，誰也不知道他上那兒去了，我問那個貼身的七姨太，她說爹在她那轉了一下，就走出去了，還不讓人跟着。」

「令尊大人在後宅，會沒人知道他在那兒？」

哈瑞雲苦笑道：「他有七房姨太太，個個都是醋罐子，如果說了要到誰的房裏，別的會不高興。」

嗎？」

「是的，有好幾次，我遇上了幾個很好的客人，要我從良嫁給他，都被我拒絕了，上半年，有個做生意的，大我四歲，人挺老實，還沒有娶過妻子，他答應把我接出去，明媒正娶去當掌櫃娘子，結果我還是回絕了。」

秦風哦了一聲道：「含芳，妳應該答應的！」

「是的，我應該答應的，因為這是我一個難得的機會，一個尋求歸宿的機會，可是我想了一想，有個正常的歸宿又能怎麼樣呢？相夫，教子，盡了我一個做女人的本份，這是正正經經的做人道理，也是我能做到的，可是他娶了別的女人，我也能做得到的，但去了我這個人，對您秦爺行事就可能有個不方便了。」

哈瑞雲也哦了一聲道：「妳是爲了秦風才留殘青樓的？」

含芳的眼睛正視着哈瑞雲，肅然地道：「可以說是的，因為秦爺的工作中，需要我這樣一個人，但也可以說不是的，我是爲了我自己，我能給秦爺幫的忙，是別的女人無法幫助的，就以格格妳來說吧，要妳去幹我那份行業，殺了您也不會肯幹的，我也不是說除了我之外，就沒人能幹得這份活兒了，但是這份活兒既是要人幹，又沒別的人適合或願意幹，我爲什麼不幹下去呢！」

哈瑞雲聽得很感動，情不自禁地握着她的手：「芳姑娘，妳真好，跟妳一比，我實在太慚愧了。」

停了一下，哈瑞雲又補充說：「所以他老人家無論是上那一房，都不跟別人說的，來就來了，坐坐又找個理由走了，那七處屋子隔又遠，繞一下得大半天兒，我心裏估着妳，來不及去細找就來了，反正沒關係，事兒完了，我一處處去找。」

秦風沉吟了片刻才道：「也好，屋子裏還有這一對活寶，妳就抓着他們去見令尊，讓他發落了。」他從床底下拖出兩個人來，正是先前啓窗的那兩個，軟綿綿的，閉着眼，一動都不動。

哈瑞雲道：「這兩個人死了？」

「沒有！我跟他們沒多大的仇怨，何必害人性命，何況他們都是中國人，只因爲窮極無聊，給日本人跑跑腿，罪不至死，我也沒興趣殺這種小角色。」

哈雲瑞恨恨地道：「這種人忘本背源，利慾薰心，尤其該殺，他們比日本鬼子更可惡。」

秦風一笑道：「雲雲，算了，妳未免責人過嚴，恕已何次，真要論該殺，排上一長串之後，也還輪不到他們！」

哈瑞雲神色一黯，她知道秦風說的排上一長串，都是王莊的人，而且她的父親哈王爺該排在第一個。

默然半晌，哈瑞雲只能用腳踢踢那兩個漢子，見他們還是不動，不禁詫然道：「秦風，你會點穴？」

「沒那麼大的本事，那門功夫太深奧，我也沒耐性慢慢兒去練，點穴只不過叫人不能動彈而已，我有簡單的法子。」

「那你是怎麼弄的？」

秦風笑笑道：「雲雲，妳也別太謙虛了，人只要盡自己的本份，憑自己的良知，求自己的本份，都沒有什麼可慚愧的，含芳並不是天生下賤，她只是早年不幸，淪入了這一行，可是她沒有自甘墮落，也沒有自怨自艾，努力地使自己活得有意義，有價值，可欽的是她的宅心，覺得在我們的工作中，少不了這一個角兒，她已經駕輕就熟了，不願意再要另外一個女孩兒來幹這份活兒，所以才繼續挨下去，可是妳也不差呀！妳在這個環境中長大，能够不同流合污，創下一片雲這名號……」

「什麼？格格就是一片雲？」含芳顯得無比訝異，秦風笑道：「不錯，就是她，要不因爲她是一片雲，我也不會輕易地洩了我們的底。」

含芳欽折無限地望着哈瑞雲，肅然道：「真難得！真難得！格格，您比我強多了！」

哈瑞雲却苦笑着道：「有什麼強的，我是在爲我爹贖罪，你們却是在行俠，兩下子根本不能比。」

含芳肅然道：「格格，話不是這麼說，我之所以豁出一切追隨着秦爺效力，是因爲自己早年身受其苦，飽經欺凌迫害，才想消除那些惡勢力，免得他們再去害別人，而您……」

哈瑞雲輕嘆一聲道：「我是生來迫害人的，對不對？」

含芳點點頭道：「是的，您是在迫害人中取得樂趣享受的人，您能從這中間辨出是非來，站到反對自己利益的那一方來

「我在他們鼻子裏彈進一撮粉末，吸進去後半聲不響就躺下了，又方便，又省事，不動他們能躺上三天三夜，要他們醒來，只須當頭一盆冷水，鼻孔裏用香火一薰……」

「秦風！你的鬼玩意兒真多，這也是你家的祖傳秘方？」

「那可不是，我家是幾代祖傳，賣的救人濟世，道道地地，正正經經的藥，從不賣那些下五門的邪玩意兒。」

「那你這些邪魔外道的玩意兒又是從那兒來的？」

「朋友送的，誰不知道秦少爺專好結交三教九流的朋友，學的十八般武藝俱全，身上什麼法寶都全。」

「但是妳至少不應該用這種下五門的邪惡藥物！」

「雲雲！這句話我不贊同，任何一樣東西，本身並沒有邪正之分，完全是因施者的心術而定，像我剛才，殺死金兵衛的手法，必然會爲一般修習正統武學的人所不齒，因爲我用的全是詐術，甚至還加上下五門江湖人，裝神扮鬼的手法，可是這種方法的確省事而有效，金兵衛是黑龍會的特級殺手，是日皇御前侍衛的技擊教練，一身武功詭異莫測，我要是憑着真本事跟他拚鬥，連一成勝算都沒有，但是此人被派到中國來，就是爲了消滅反對他們的人！」

秦風一下繼續說：「已經有不少武林好手，死在他的劍下，我是爲了武德傳統，向他公開挑戰，死在他的手下呢，還

，才是真正的不容易。」

哈瑞雲道：「照妳這麼說，生在壞窩子裏就沒有好人了？」

含芳道：「格格，不怕您生氣，是這樣的，這並不是說您生來就該壞，而是您自小耳濡目染，根本就踩在別人頭上當作是理所當然的，所以您的胸懷遠比我們可敬。」

秦風道：「雲雲，這話不錯，有人唸了一輩子佛，却因爲做了一件錯事而成了正果，有人殺了一輩子豬，却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非善惡，不在善惡的大小，而在立意存心，因此妳的作爲，遠比我們難得。」

哈瑞雲嘆了口氣：「我知道，我若不是因爲有個明白事理的母親，聽任我在王莊沉迷下去，我會成爲一個萬惡不赦的大惡人，我的兩個姐姐就是如此，她們雖然嫁了，聽說在外面仗着王莊的勢力，胡作胡爲，她們本性並不壞，只是這兒把她們教壞了！我……」

她沒有說下去，因爲秦風突然伸出手，把她的嘴掩住了，哈瑞雲也沒有問，知道有情況發生了，秦風放下了口，低聲道：「有人來了，雲雲，妳出去瞧瞧去！」

哈瑞雲詫異道：「會是誰呢？」

秦風道：「來人身手不弱，而且是悄悄地掩進，總不會是我的朋友，所以要妳出去把對方阻一阻，我好把含芳送走，免得讓人發現她在這兒。」

「那有什麼關係，讓人看見了也碍不着誰呀！」

是用一點手段，為我國人來消滅一個禍害呢？」

哈瑞雲瞠目不知所云，良久才一嘆道：「秦風！你真把我弄糊塗了，你說的話，聽起來很有道理，可是我師父要我立身正直，行事光明，那也沒錯呀！但是這兩種行事的方式却是完全背道而馳，到底是那一個對呢？」

秦風一笑道：「這個問題我也沒法答覆，我沒有拜過師父，我的武功很雜，都不是從名家那兒學來的，因此我行事也沒有什麼名家氣度，只問對不對，該不該做，其他一概不去理會，我從不考慮手段的對與錯，只要是一件要做的事，用任何手段去完成都不會錯！」

含芳點點頭道：「秦爺說得對，行事只求做得正，站得穩腳步，其他都可以不計較，否則像我這種操練職業的人，根本就不該活下去，可是秦爺開導了我，說我們這種人一樣可以行俠仗義，為大家做一點好事，尤其是我這個行業，可以接近很多人，知道很多難以刺探的消息，他指點了我如何着手的方法，果然做了很多大快人心的事。」

哈瑞雲忙問道：「有那些事？」

含芳一笑道：「格格！這很抱歉，我們有條規誡，對做過的事，從不向人提起，所以我不能說，我知道幹這一行是很賤的，沒人瞧得起，沒有把我們當人，可是我現在站在人前，一點都不感到慚愧，而且還深感驕傲……」

「深感驕傲，難道你是喜歡這個行業

秦風笑道：「雲雲，這可不是好玩兒的，我是靠着它來救命的，要是知道的人多了，戲法不靈了，就該我的真人挨宰了，妳做做好事等我死了再殺吧！」

哈瑞雲忍不住回了他一眼：「瞧你這個人，動不動就把死字掛在口邊，也不圖個吉利……」

秦風大聲地笑了起來：「要是說說就能把我咒死了，我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像我們這種人還忌諱這些？」

他很自然的一手擁着哈瑞雲，另一手擁着含芳，就這麼左擁右抱地進了屋子，哈瑞雲微感不安地掙了掙道：「秦風，別這樣，讓人看見了像什麼！」

「這會兒除了地上這個掉了腦袋的金兵衛，連鬼都找不出第二個了，妳家的那位鐵總管很能幹，也很會辦事兒，為了不落形跡，他早就把人都給撤走了。」

哈瑞雲咬咬牙：「這個混球，我一定要剝了他！」

秦風搖了搖頭：「雲雲，鐵飛龍的事兒不忙辦，我倒是想聽聽令尊大人的意見怎麼說，妳去告訴他沒有？」

哈瑞雲道：「找了，但沒有見着他，誰也不知道他上那兒去了，我問那個貼身的七姨太，她說爹在她那轉了一下，就走出去了，還不讓人跟着。」

「令尊大人在後宅，會沒人知道他在那兒？」

哈瑞雲苦笑道：「他有七房姨太太，個個都是醋罐子，如果說了要到誰的房裏，別的會不高興。」

嗎？」

「是的，有好幾次，我遇上了幾個很好的客人，要我從良嫁給他，都被我拒絕了，上半年，有個做生意的，大我四歲，人挺老實，還沒有娶過妻子，他答應把我接出去，明媒正娶去當掌櫃娘子，結果我還是回絕了。」

秦風哦了一聲道：「含芳，妳應該答應的！」

「是的，我應該答應的，因為這是我一個難得的機會，一個尋求歸宿的機會，可是我想了一想，有個正常的歸宿又能怎麼樣呢？相夫，教子，盡了我一個做女人的本份，這是正正經經的做人道理，也是我能做到的，但去了我這個人，對您秦爺行事就可能有個不方便了。」

哈瑞雲也哦了一聲道：「妳是爲了秦風才留殘青樓的？」

含芳的眼睛正視着哈瑞雲，肅然地道：「可以說是的，因為秦爺的工作中，需要我這樣一個人，但也可以說不是的，我是爲了我自己，我能給秦爺幫的忙，是別的女人無法幫助的，就以格格妳來說吧，要妳去幹我那份行業，殺了您也不會肯幹的，我也不是說除了我之外，就沒人能幹得這份活兒了，但是這份活兒既是要人幹，又沒別的人適合或願意幹，我爲什麼不幹下去呢！」

哈瑞雲聽得很感動，情不自禁地握着她的手：「芳姑娘，妳真好，跟妳一比，我實在太慚愧了。」

停了一下，哈瑞雲又補充說：「所以他老人家無論是上那一房，都不跟別人說的，來就來了，坐坐又找個理由走了，那七處屋子隔又遠，繞一下得大半天兒，我心裏估着妳，來不及去細找就來了，反正沒關係，事兒完了，我一處處去找。」

秦風沉吟了片刻才道：「也好，屋子裏還有這一對活寶，妳就抓着他們去見令尊，讓他發落了。」他從床底下拖出兩個人來，正是先前啓窗的那兩個，軟綿綿的，閉着眼，一動都不動。

哈瑞雲道：「這兩個人死了？」

「沒有！我跟他們沒多大的仇怨，何必害人性命，何況他們都是中國人，只因爲窮極無聊，給日本人跑跑腿，罪不至死，我也沒興趣殺這種小角色。」

哈雲瑞恨恨地道：「這種人忘本背源，利慾薰心，尤其該殺，他們比日本鬼子更可惡。」

秦風一笑道：「雲雲，算了，妳未免責人過嚴，恕已何次，真要論該殺，排上一長串之後，也還輪不到他們！」

哈瑞雲神色一黯，她知道秦風說的排上一長串，都是王莊的人，而且她的父親哈王爺該排在第一個。

默然半晌，哈瑞雲只能用腳踢踢那兩個漢子，見他們還是不動，不禁詫然道：「秦風，你會點穴？」

「沒那麼大的本事，那門功夫太深奧，我也沒耐性慢慢兒去練，點穴只不過叫人不能動彈而已，我有簡單的法子。」

「那你是怎麼弄的？」

秦風笑笑道：「雲雲，妳也別太謙虛了，人只要盡自己的本份，憑自己的良知，求自己的本份，都沒有什麼可慚愧的，含芳並不是天生下賤，她只是早年不幸，淪入了這一行，可是她沒有自甘墮落，也沒有自怨自艾，努力地使自己活得有意義，有價值，可欽的是她的宅心，覺得在我們的工作中，少不了這一個角兒，她已經駕輕就熟了，不願意再要另外一個女孩兒來幹這份活兒，所以才繼續挨下去，可是妳也不差呀！妳在這個環境中長大，能够不同流合污，創下一片雲這名號……」

「什麼？格格就是一片雲？」含芳顯得無比訝異，秦風笑道：「不錯，就是她，要不因爲她是一片雲，我也不會輕易地洩了我們的底。」

含芳欽折無限地望着哈瑞雲，肅然道：「真難得！真難得！格格，您比我強多了！」

哈瑞雲却苦笑着道：「有什麼強的，我是在爲我爹贖罪，你們却是在行俠，兩下子根本不能比。」

含芳肅然道：「格格，話不是這麼說，我之所以豁出一切追隨着秦爺效力，是因爲自己早年身受其苦，飽經欺凌迫害，才想消除那些惡勢力，免得他們再去害別人，而您……」

哈瑞雲輕嘆一聲道：「我是生來迫害人的，對不對？」

含芳點點頭道：「是的，您是在迫害人中取得樂趣享受的人，您能從這中間辨出是非來，站到反對自己利益的那一方來

「我在他們鼻子裏彈進一撮粉末，吸進去後半聲不響就躺下了，又方便，又省事，不動他們能躺上三天三夜，要他們醒來，只須當頭一盆冷水，鼻孔裏用香火一薰……」

「秦風！你的鬼玩意兒真多，這也是你家的祖傳秘方？」

「那可不是，我家是幾代祖傳，賣的救人濟世，道道地地，正正經經的藥，從不賣那些下五門的邪玩意兒。」

「那你這些邪魔外道的玩意兒又是從那兒來的？」

「朋友送的，誰不知道秦少爺專好結交三教九流的朋友，學的十八般武藝俱全，身上什麼法寶都全。」

「但是妳至少不應該用這種下五門的邪惡藥物！」

「雲雲！這句話我不贊同，任何一樣東西，本身並沒有邪正之分，完全是因施者的心術而定，像我剛才，殺死金兵衛的手法，必然會爲一般修習正統武學的人所不齒，因爲我用的全是詐術，甚至還加上下五門江湖人，裝神扮鬼的手法，可是這種方法的確省事而有效，金兵衛是黑龍會的特級殺手，是日皇御前侍衛的技擊教練，一身武功詭異莫測，我要是憑着真本事跟他拚鬥，連一成勝算都沒有，但是此人被派到中國來，就是爲了消滅反對他們的人！」

秦風一下繼續說：「已經有不少武林好手，死在他的劍下，我是爲了武德傳統，向他公開挑戰，死在他的手下呢，還

，才是真正的不容易。」

哈瑞雲道：「照妳這麼說，生在壞窩子裏就沒有好人了？」

含芳道：「格格，不怕您生氣，是這樣的，這並不是說您生來就該壞，而是您自小耳濡目染，根本就踩在別人頭上當作是理所當然的，所以您的胸懷遠比我們可敬。」

秦風道：「雲雲，這話不錯，有人唸了一輩子佛，却因爲做了一件錯事而成了正果，有人殺了一輩子豬，却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非善惡，不在善惡的大小，而在立意存心，因此妳的作爲，遠比我們難得。」

哈瑞雲嘆了口氣：「我知道，我若不是因爲有個明白事理的母親，聽任我在王莊沉迷下去，我會成爲一個萬惡不赦的大惡人，我的兩個姐姐就是如此，她們雖然嫁了，聽說在外面仗着王莊的勢力，胡作胡爲，她們本性並不壞，只是這兒把她們教壞了！我……」

她沒有說下去，因爲秦風突然伸出手，把她的嘴掩住了，哈瑞雲也沒有問，知道有情況發生了，秦風放下了口，低聲道：「有人來了，雲雲，妳出去瞧瞧去！」

哈瑞雲詫異道：「會是誰呢？」

秦風道：「來人身手不弱，而且是悄悄地掩進，總不會是我的朋友，所以要妳出去把對方阻一阻，我好把含芳送走，免得讓人發現她在這兒。」

「那有什麼關係，讓人看見了也碍不着誰呀！」



秦風笑道：「兩個活的，一個死的，都是不久之前在她屋子裏的客人，怎麼沒關係呢？」

含芳忙道：「格格，我還是躲一躲的好，就是打算在王莊混下去，我還要在別處給秦爺打個頭站去，要是讓人看見我，在這些事裏面，那時就只有真的從良去了！」

來人聲音更近，哈瑞雲不能再拖了，只有朝發音處一直迎過去，乍穿過那個院子，就已看見幾條人影都沿着牆角貼着，似乎避免給她看見，哈瑞雲却已經發現了，用手一指道：「誰？快出來，否則我就開槍了！」

「別開槍，別開槍，是小的我，毛六，毛老六！」

但見一個禿頭的中年漢子，張舞着雙手站了出來，哈瑞雲一看他就火上了，因為這傢伙正是鐵飛龍的心腹死黨，也是他揭開了王莊一連串紛擾的序幕，鐵飛龍叫他盤查小翠花跟那個琴師周老兒的底子，結果他却趁人在換衣服時摸進去，讓秦風給好揍了一頓。

這件事並不為過，因為後來秦風證明小翠花跟周老兒都是黑龍會遺來的殺手。火的是他在這個時候跑到了這兒來，不知安着什麼居心，而且他想一個人出來，把其他的人給掩住了，哈瑞雲神色不動，注意力却放在另外的幾條人影上，儘量用眼角余光罩定那些人的行動，然後才張着聲音道：「毛六，你鬼鬼祟祟地在這兒探頭探腦幹嗎？」

妳看不見，我從後面繞了過來，剛好在他們對面，看得清清楚楚！」

他把火摺子湊近地下的死者，可是那張臉已經血肉模糊，認不清楚了，秦風一哼道：「看不出毛六那傢伙腳底下還真有勁兒，不但殺人滅口，還能毀容滅跡！」

哈瑞雲冷笑道：「我知道他是殺人滅口，但是沒想到他還會毀屍滅跡，沒關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我再找到他的時候，就夠他受的了！」

秦風輕嘆了口氣：「這傢伙實在不夠聰明，以為這一跑就能躲過妳的追查了，却沒有想到他已經在妳面前亮了相，妳就是不再去追究他，那個暗中指使他的人又怎會放過他呢，我想妳是永遠別想再找到他了！」

「這是怎麼說，難道誰還能把他藏起來，本莊要是決心找個人，那怕他跑出五百里去，還是能在三天之內把人給抓回來，只看我願不願意勞動樂而已！」

秦風微微一笑道：「我知道王莊的勢力大，也知道妳三格格的威風，只是這個毛六，妳是找不到了，沒有人敢再藏住了，只有那個指使他的人，爲了怕他在妳面前漏了什麼，不但要滅他的口，而且連他的屍首都會毀得乾乾淨淨！」

哈瑞雲又是一怔，但是她知道這是絕對可能的，定神冷笑道：「那沒關係，毛六只是個小角色，我找他背後的那個傢伙說話，那就行了吧？」

秦風搖搖頭：「不行！毛六是唯一的人，不！還有那個傷了胳膊的傢伙，不

「沒有啊！格格，鐵爺叫小的四下留點神，別讓不肖之徒，溜進來驚擾了客人，因為聽說最近這幾天不很安靜，小的不敢懈怠，只好四下看看。」

哈瑞雲冷笑一聲：「鐵飛龍瞎了眼睛才挑上你這種渾球，白天裏你開的笑話還不够大？」

毛六陪笑道：「格格！那實在是冤枉，那娘兒根本就沒有問題，她是發現我進她的屋子，故意脫掉了衣服來坑我的，事實上證明她們倆都不是好來路的……」

「這麼說妳還是挺機靈的了？」

毛六挺挺胸，摸摸光頭道：「格格！不是小的吹牛，小的別的本事不怎麼樣，這雙照子是最亮的，就像是張天師手裏的妖鏡，不管是什麼人物，只要經過小的一看，準保能照出原形，絕不會有差錯。」

「哦！這麼說來，你悄悄往這兒來！準是這兒出了什麼岔子了？」

「沒有！沒有！小的只不過是隨便走走。」

「就是妳一個人呀，萬一要遇上什麼人招架得了嗎？」

「沒關係，一個人够了，最近沒什麼顯眼的人，就是那一對賣唱的師徒有問題，已經給秦老爺給除去了就……」

「這是誰告訴妳的？」

「是……是鐵爺，他在不久前告訴小的，說小的眼光還不錯，看準的那一對師徒不是好人，叫秦老爺給擺平了，要小的繼續留心莊裏……」

哈瑞雲微微一笑道：「毛六！想不到過這兩個人在我的計算中，不會再活過半個鐘頭，因此，無憑無據，妳知道那個人是誰？」

「當然是鐵飛龍了，毛六，跑走的孫三兒都是他的人，我早就看見了，你以為我找不出來嗎？」

哈瑞雲顯得得意，但是秦風却笑着搖頭道：「鐵飛龍當然脫不了關係，可不是那個指使的人。」

「不是鐵飛龍，那又是誰，李大叔，張法……」

「都不是，這人雖然身在王莊，但却不是妳也想不到的人，妳別往九天王裏去猜！」

哈瑞雲的心往下沉，痛苦地道：「這麼說是我爹了？」

秦風慎重地思索良久才道：「不是！雖然那個人看起來像令尊，但絕不會是令尊。」

哈瑞雲又寬心了：「只要不是我爹，管他是誰都沒有關係了，秦風，快把人告訴給我！」

秦風想了半天才道：「告訴妳也沒用，因為妳提不出確切的證據，就奈何不了他，既然奈何不了他，妳倒是不必知道的好，因為妳平時再也不會想到這個人，一旦對他起了疑心，反而會形之於色，打草驚蛇，於事無補，如果再引起他的情急反噬，那是更得不償失的事！」

你對王莊這麼忠心，居然敢一個人巡夜，不辭危險，明兒我告訴鐵飛龍，要好好地獎賞你一下！」

「格格太客氣了，這是小的應該做的，王莊養着我們是幹什麼的，不就是要我們維護王莊的平安嗎？」

「說得好，要是有人在這兒爲非作歹，那就是你們的責任了！」哈瑞雲狡黠地說道。

「當然，誰有那麼大的膽子，敢到王莊來撒野，敢情是活得不耐煩了，格格，您吩咐下來，小的這就抓他去！」

「抓人的事兒不用你了，自會有人去做。」

「那……格格要小的幹什麼？」

「埋人！有人在我面前鬼鬼祟祟的不懷好意，我招呼了幾聲，他們都不睬，我一氣之下，拔槍就給斃了！」

毛六一驚，連忙問道：「格格！在那兒？」

哈瑞雲用手一指，毛六隨着手指望去道：「沒有啊，那兒小的剛巡過，連個人毛兒都沒看見！」

他還在用心地搜索，但耳邊卻傳來「拍拍」的兩聲脆響，那是哈瑞雲藏在袖中的「小噴子」噴了火。

口徑小，聲響也不大，但是哈瑞雲的射擊很準，有兩個人哎呀出聲，一個是肩頭中槍，用手撫着肩頭，衝出來向外急竄，另外一個則是腿上了槍，才跑了兩步，已經不支倒地，雙手抱着腿在地上哎呀哎呀直喊。

秦風苦笑道：「我看見的那個人影確是令尊的樣子，但是我知道他絕對不是令尊……」

「爲什麼，看見是我爹的樣子，却又絕對不是我爹，秦風，你這說的是什麼話，難道是有人裝成了我爹的樣子？」

「是的，如果乍然一見，誰都以爲是令尊。」

「那妳又怎麼知道不是我爹呢？」

秦風拿出一縷灰白的鬍子苦笑道：「這是那個人匆匆離去時掉下來的，令尊的鬍子雖是這個顏色，但却是貨真價實地長在臉上，不會叫風刮了下來吧？」

哈瑞雲接過他手中那一縷灰白的鬍子，看了半天才道：「奇怪，這倒是跟我爹嘴上的模一樣，秦風，你認爲是誰呢，告訴我我也不打緊呀！」

秦風又把鬍子拿了回來道：「我也是祇有一點形象，還須要經過進一步的查證，現在我也無法肯定……」

哈瑞雲還要開口，秦風道：「雲雲，不是我信不過妳，我認爲妳不知道，反而容易幫他逼出他的真相，這個傢伙不但身手不弱，而且還是個絕端厲害的角色，有一點風聲，就會引起他的警覺，這傢伙我相信才是王莊的罪惡之源，因此，我們一定要把他給抓出來！」

哈瑞雲望望秦風，她發現了秦風倔強的一面，就是他不肯說一件事的時候，就絕對不會說的了！

哈瑞雲心中很氣，可是這股氣憤並沒有維持多久，因為她再想想自己，不也是

毛六臉色急變，快步上前喝道：「不長眼的東西，居然敢到這兒討野火，老子斃了你！」

他衝到那人身邊，抬起腳來就往下踹，哈瑞雲忙喝道：「別管他，把那個跑的給我抓回來！」

但毛六已經一脚踹了下來，地下的那個傢伙立刻伸腿攤臂，不再動彈了，毛六一腳把他給踢開了道：「格格！您放心，小的這就抓去，絕不會叫他跑了！」

一面說着，一面拔腿就追上去，哈瑞雲趕到那倒下的人身邊，但見黑呼呼的一堆，看不清臉貌，只是看樣子已經活不成了，哈瑞雲心中很火，大聲叫道：「毛六！毛六！」

毛六已經走遠了，身後刷的一響，亮出一溜火光，哈瑞雲連忙轉身，抬手就是一槍，對方動作很靈敏，隨着她舉手的同時就地向後一滾，使她那一槍擊了空，而且發聲急叫道：「雲雲！是我，秦風，別再開槍了……」

果然是秦風的聲音，哈瑞雲吁了口氣：「秦風，你是怎麼了，也不招呼一聲，突然在後面冒出來！」

秦風由地上爬了起來，拍拍身上的灰，而且把火摺子重新點着了，笑嘻嘻地道：「我要是打聲招呼，不是讓人家也知道，也抓不到主使者了？」

「主使者，誰是主使者？他在那兒？」

「溜了！妳在開槍的時候，他就儘空溜走了，因爲毛六擋住了妳的視線，所以這種性情嗎？自己不能改變，又爲什麼硬要別人屈服呢，何況秦風的顧忌並沒有錯，自己若是真知道那個人的身份時，恐怕很難再做到不形之於色，於是她笑笑道：「不說就算，看我自己有沒有辦法找出來，瞧你到時候還神不神氣？」

秦風微微一笑道：「對！我不告訴妳那個人，就是要妳去查，要妳去逼，把那傢伙給逼出來。」

哈瑞雲一怔，她本來只是說說氣話，並沒有認真追查的意思，怕反而礙了秦風的事，那知道秦風居然會鼓勵她去查，不禁惑然地問道：「你真要我去查？」

「怎麼不要呢，這兒死了一個，裏面院子裏還死了一個，趴着一對，出了兩條人命，怎麼能不查查呢？」

「那你要我從那兒着手查起呢？」

「照一般的情形，照妳現在所有的線索，該從那兒查就那兒查，這才顯得自然一點。」

哈瑞雲狠狠地白了他一眼，覺得這個人實在可惡，需要他的意見時，他就開始拿腔了，於是真賭上了氣，哼了一聲道：「我就不信邪，非把這件事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說完登登地向外走去，秦風也跟着出來，她停了腳步道：「你跟着來幹嗎？」

秦風道：「人死在我的窗子外面，而且在我屋裏還擊住了兩個人，那怕妳是要升堂問案子，也得有我一份兒呀，妳若是我把我撇開了，那不顯得太沒道理了嗎？」





練功秘訣

金剛·文圖  
盧令·圖

# 點穴先要 苦練指勁

中國功夫當中最為神秘却又特別有效的一種本領，叫做「點穴」，雖然現時精於點穴的人非常之少，但在武林方面稱述，古代確有一部份高手是懂得點穴的，大俠甘鳳池就有這一套功夫，能够僅用一隻指頭向對方身上重要的穴道插去，便使受擊之人登時倒下，如果他並非僅用一指點穴，而是五指撮合，形如虎爪，或者抓頭、抓腦，又或向對方軀幹中部撲擊，那就銳不可當，更難抵擋。

甘鳳池遺留下來的點穴功夫，有些道理，不過，古人往往躲在空門練習，一住十年，以長時間的功夫去鑽研，一種學問不管修文練武，都是很有機會得到最高的成就。今人忙於生活，早晚沒有空閒，即使有空閒的時間，亦無適當的環境練習，故此，難以練習得到點穴的功夫。

下面所述各點，循序而進，練習既久，必有所成，喜歡研究點穴的人，不妨把它看做參考。

從練習指勁說起，既然稱做點穴，當然是用手指向敵人身上戳，插，抓，做出一些傷害人的招式來，如果指上沒勁，或者皮肉太嫩，未能傷人，先行傷己，那就難靠着點穴功夫取勝，故此，入手學習點穴，不管從那一家的點穴功夫着想，都要設法使指頭結實，特別是指尖那一部份的皮肉，更加要厚而硬，否則，一切徒勞無功。

如果開始練習點穴，便即把手指向硬物又抓又插，很容易使指頭受傷，因此最好選擇比較脆弱的杉木板，把它刨平之後

，放在椅上，或者枱上，練習時有三種方式，一種是用中指和食指戳打，另外一種就是加進大姆指，還有一種練習方式僅用一隻食指戳去，刺完食指再刺中指，因為大姆指較短，不宜衝刺，可以用它壓在木板上面，逐漸發力。

任何人用指頭向木板撞擊，不過三個月一定結實得多，而且有可能把木板撞碎，那時自問指尖已經結實就可以練習較為進步的一種方式了，把杉木板改變為柚木板。

再進一步就是向並非特別結實的鑿石上面戳去，由輕而重，習慣了就不覺痛，然後改用麻石，如果僅用一兩隻指頭向麻石插去，並無痛楚的感覺，那就是點穴的第一步功夫。

只能碰着石頭而指尖仍不覺得痛楚，還是沒用的，一定要指尖本身有勁力，想練習指勁，有幾種方式，最簡單的就是用掌上壓，變為三指壓，再變就是一指壓，那樣做可以使渾身氣力貫注在一隻指頭的上面。

說到掌上壓，在任一間健身院裏面都看做主要的健身操，就算學校所教授的健身操，亦包括它。

做掌上壓，僅用兩隻手掌支持整體的體重，雙腳伸直，腳跟互貼，僅憑足尖壓地，至於兩手，用掌心壓地，發力的時候，要慢，而且要把腰部挺直，不能够腰部彎曲，頭和胸拉高，看來好像一隻蝦，如果能够做得渾身拉平，頭部與腰部成一直線，而且能够用手掌的掌心壓地，一起一落，隨意做得出一百次，那就是完成了

掌上壓的功夫。

再進一步，僅用食指中指和大姆指壓地，兩隻手俱是如此，當然是用手指壓地比較用手掌的掌心壓地去升高自己的體重困難得多。

不過，要練習點穴，那是必須要做的一種練功方式，不能拋開。

假如三指壓地去支持體重，覺得有些困難，不妨略為改變一下，只用五指塌地，仍然不可用掌心壓地，否則，只能練習掌功，無法練習指勁。

三指壓地難過五指壓地，但却仍有可能練習得很純熟的，到時就改為單指壓地，真正能够做得僅用兩隻手的食指壓地，可以支持體重，已不容易，倘若壓地之後還要拉高整個身體又再放落，放下來之後，腰腹和胸部都沒有接觸地面，跟住提升，那就難之又難，起碼要花掉五六年的時間，然後做得好。

既然做得好兩指壓地，能够把自己的身體拉高沉下，升降自如，指上一定有力，加上了平時練習用上述的方法，僅以指尖敲板打石，指尖最頂的一處，肌肉特別厚，有如骨頭，那就更加犀利。

每個人的體型不同，有些人手指特別粗壯，恍如芭蕉，另外一些人手指太細，如果練習點穴，雖然有勁，仍是擔心它不堪一擊。

故此，要練習指頭的肌肉，使它變厚，而且變大。

想達到這個目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練習鐵砂指，鐵砂指的練功方式，與鐵砂掌相差不了，所差異的是這一點，鐵砂掌

以掌拍打沙石，後來換過鐵沙，至於鐵砂指，從頭到尾，都是用指頭插進沙石之內，就算不插鐵沙，只插堅硬而且起角的石粒，已經十分厲害。

精於點穴之人，那一隻食指就是秘密武器，把它伸直，堅如鐵石，而且指頭粗壯，指尖的肌肉變厚，有如硬骨，憑着這一隻指頭，向對方身上戳去，無異於握着一條鼠尾棍向前刺出，真的有那么沉重的勁。

在練習各種指勁當中，必然同時練習抓勁，因為有些穴道不能單用一隻指頭出擊的，必須五指一齊抓落，有如虎爪，想練習抓勁，最巧妙的就是利用細小的酒缸，酒缸照例靠近缸頂之處有一寸左右的缸邊，它是相當滑的，不容易用五指指頭抓住它拉起來，練習較為長久，就一定辦得到，問題只是那個酒缸的重量是否適合自己用來去抓而已，倘若缸子較重，不必加進沙石，不然的話，就要酌量加進，而且要依照時間的安排，一個月加進一些較粗的沙，甚至再加進鵝卵石，較細的鵝卵石跟鵝卵石相差不了，即是冬季用來放在水仙花盆裏面的那種石蛋，由於缸內石蛋增加，當然更加沉重，如果五隻指頭放在相當滑的缸邊，仍然有本領把小瓦缸提升，而且是伸直手臂僅用指力提起它的，那就大功告成。

本來練習擒拿手，一定抓得十分出色，不過，僅練點穴，就不必太過注意抓勁了，指勁向前刺出，更加重要，故此，抓勁與指勁之間微有分別。

上述的缸瓦放置石蛋，那些石蛋仍是

有用途的，除了放進瓦缸之內，還可以把它放在闊達一尺的大缸裏面，假如大缸太深，不妨用海沙把下邊托高，然後放置三四寸深的石蛋，那是專供指勁插下時作為擋格之物。

如果僅用指頭插入裝滿了石蛋的大缸，一插能够把三四寸長的指插盡，那就更加合乎理想，憑着這種插勁向對方若干比較柔軟的穴道插下，當然有可能使對方受傷的，就算沒有練習過真正的點穴功夫，不知道穴道在那一處，看見軟肉就插，仍有奇效。

所謂軟肉包括了咽喉以及胸膛之間的地方，或者在胸骨兩邊當中夾着之處，又或在耳後後面，再不然的話，就是頸子旁邊左右兩處較深的小穴，此外，兩邊腰部，或者在腋下，都有軟肉，那些地方非常軟弱，不堪一擊。

由於普通人沒有練習過點穴功，指頭乏勁，且又不够粗壯，或者指尖的肌肉太薄，利用它去插傷對方，殊不容易，跟隨名師指點，練習十年八載，然後用指尖戳向一個人的軟肉，大不相同。

儘管如此，仍要認穴，所謂認穴，即是包括幾種情況，第一點，人體有七十二個大穴，另有三十六個死穴，此外，不大不小的穴道一共有百零八個，合共二百個穴道過外，因此，必須認真懂得它的位置，如果稍為向旁邊移開了半寸，就完全失效。

另外一種情況就是依照每天二十四個鐘頭的時辰去刺對方的穴道，由於每個時辰的氣血運行不同，穴道方面也有很大影

响，插中某一個時辰的穴道，那就便使對方受傷更重。

另外一些穴道是由薄骨包裹的，例如左右兩邊額角的太陽穴，那一處的骨質較薄，而且是幾塊骨頭併合，構成一個頭顱的，在合縫之處，那就更脆弱，如果用手指又敲又打，又插，經常向沙石練習，超過三年，能够一指擊破一塊柚木板，那就以一指傷人，向對方的額角薄骨之處出擊，相信能够打裂薄板的指勁，即可敲破太陽穴的薄骨。

就算硬骨，亦有問題的，因為骨與骨之間駁口之處就是空隙，人體的脊椎骨，根本上就是一個骨節扣住另外一個骨節，中間必有多少空洞，只是外邊還有薄薄的肌肉以及一層皮包住，不容易覺察而已，練習點穴之人，就可以一指戳去，剛剛插中對方兩個脊椎骨駁口的地方，就算骨頭堅實，經過這一下撞擊，也會破裂的，脊椎骨如被敲過，非常麻煩，此後那個人的活動力大減，甚至因而廢了武功，無法比武。

在兩邊腋下的地方就是肺尖，該處受擊，肺部積瘀，稍為活動或使勁一點，就覺得氣喘如牛，那個人當然無法再在武林稱霸。

書上說的：「廢了武功」，就指這種情況而言。

不管軟骨軟肉，或者骨節之間受到撞擊，都是相當危險的，人體的穴道那麼多，如果缺少真正的認識，難以把點穴這種功夫發揮出來，故此，練習點穴，應該訪尋名師指點。





# 長篇武俠故事

文·樓主·霞  
圖·令·盧

## 未央劍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飛天狐燒了顏如玉的家園後，更把張珏擄去。同時在鎮上放了一把火，把過去的官兵轉而目標。顏如玉心想那賊人爲了掩人耳目，是必打水路走，她來到運河邊，只見河中有許多艘船，不知如何辨認。忽見一官船駛近，船內躺着一美貌少女，顏如玉遂化裝爲一漁家女，混入船內，決定以此船爲餌，引飛天狐來上釣，原來那女子叫白玉，乃是離家多年的白雲叟的女兒，白雲叟當年因武功比不上妻子，感到臉上無光，便一去不回。白夫人遂派白玉與及兩師姊乘船四處訪尋。白玉與顏如玉二人一見投緣，有意一起北上尋親……

### 無相自無覺 遇強反更强

不大工夫，後到的船隻亦把岸邊都泊滿了，但岸上雖有官兵監視，却無人上船來檢查，不過半頓飯工夫，却已有兩起官兵，端着長矛，抱着刀子，在船頭來去巡查，但有人走到船頭的，立被喝斥。

白玉瞪得大大的眼睛，望了望，說：「師姊，這是做甚麼啊，怎麼這些人兇霸霸的？」

穆蓉道：「哼！這大陣仗，怕不是出了甚麼大案子了，這些官兵擺起樣兒來，倒真還似模似樣。」

忽聽站在窗前的穆虹道：「真怪，前面那隻大官船，也被搜查了，你們瞧，那個穿着補褂的官兒，氣得直吹鬍子，那官兵乃是定要搜查。」

白玉跑了過來，說：「我也要瞧，師姊，吹鬍子一定好玩。」

顏如玉早見到了，更知自己猜得不錯，那官兒大得過巡撫，也大不過尚書，却也因此安心了些，別瞧官兵們本領不濟，但這一來，若賊子們就躲在船裏，可就無

法遁形了，是以她倒留了神，暗中觀察水上船隻的動靜。

因那穿補褂的大官兒的船也被搜查了，誰還敢說個不字，前面打從那關卡起，少說泊着有四五十艘大船，又過了頓飯工夫，前面的河面上漸漸疏落了，是被檢查過的船放行了，這時才看到水上亦有巡查的船隻，一個武職官兒提槍站在船頭，那船兩邊是兩排跨着腰刀的弓箭手，刀未出鞘，弓却上了弦。

顏如玉暗自又點了點頭，那張珏隨行的人衆中，只死了個馬回回，這批賊子的武功如何，自然官方也知曉了，怎會不如臨大敵，但顏如玉漸漸失望了，皆因前面的船隻，並不見有走動，也不見有船隻想退出水道的，顯然都是些安份的良民。

忽聽那玉兒叫道：「噯呀！師姊，你聽，他們多兇啊！」

原來那查船的官兵，由一個武職官兒帶着，已上了隣船，只聽喝叫連聲，夾雜着刀拍船艙的聲音，驚聽嘩啦一聲爆响，

可搜查得緊了。」

吳護院道：「却是爲何？」

顏如玉向河上一指，道：「你瞧，賊船若在其中，進不能進，退不能退，只怕倒會送了張公子的性命。」

吳護院直搖頭，也直點頭，說：「姑娘說的怕不有理，但我們怎辦？」

顏如玉道：「那有甚不好辦，搜一定要搜，但非明搜，要暗查。」說着，隨把聲音放低了，道：「明搜，賊船必不敢過關卡，作賊的必心虛，豈不容易發現可疑的形跡來麼？若然迫得緊了，只怕……」

吳護院一拍大腿，道：「說得是，說得是，我這就去和守備說。姑娘若是有公子的下落，有勞知會一聲，我們來的人，都在縣衙落腳。」

顏如玉點了點頭，道：「何不請這位軍爺也回去，我想，活的人，還是暗訪爲是。」

吳護院連聲應是，忙回身對那官兒耳語了幾句，想是顏如玉單劍掃穴犁庭的事跡，已是傳遍了遐邇，那徐州府的文書上既然也有記載，這官兒豈有不知的，只見他聞言登時面如土色，駭得抱住腰刀，打了一拱，立即揮退了兵丁，退下船去。

吳護院向江中掃了一眼，這老江湖啊，一聲，剎那間，那面上的神色，由驚訝而疑惑，最後作恍然大悟狀，說道：「原來顏姑娘已佈下了牢籠，安排下了香餌金鈎，我等都幾乎誤了大事，有了姑娘這隻船，還怕賊人不現身，我這就去和守備說了。」

顏如玉大急，這老江湖吳護院雖然精

隣船的船篷裂開了一個大洞，原來是被擄起的船板，都被那個帶頭的武官擲破了，看來他真倒有點蠻力。

穆虹哼了一聲，那破洞中露出船家驚惶得發白了的臉，把一個小女孩緊緊摟在懷中。

顏如玉也把白玉摟在懷中，真不信她會有一身武功，那玉兒把臉埋在她胸前，顫聲的對顏如玉道：「他們怎麼會這般兇啊！」

那不過是一個小船，除了船家夫妻兩口外，就祇得那小女孩，小小船兒，又豈能藏得了多人，那幾個如狼似虎的官兵，倒也沒多爲難船家，隨即走過船來，不料跳上船頭，腳尚未站穩，啊呀！那船猛可裏一晃，往左面猛側，那官兒登時失了重心，偏是他帶領的三個兵丁，恰也跳上船頭，兩個腳下踏了個空，一個被跌倒的官兒一撞，四個人登時倒了兩隻。顏如玉若不是及時一挫腰，沉馬步，也幾乎站立不穩。

啊！那船本是往左面翻的，不料怎又猛地往右面翻轉，却因他地，那四個官兵滾到船邊，眼看要滾落水中的，登時却又向右舷滾了過來。

顏如玉也登時恍然大悟，原來是穆虹的兩條腿交替橫伸橫屈，偏是她那上半身，連晃動也不會。

早在船門口的穆蓉拍手笑道：「小姊師，快來看啊，你瞧這四個滾地葫蘆多好兒。」

總算那個官兒倒像真練過兩年功夫，首先爬了起來，却不料晃動得那麼厲害的

船，突然靜止下來。

這一來，那官兒反而又失了重心，皆因那在晃動的船該是向他面前一方傾側的，他爲了站穩，身子便後仰，那船霍地一靜止，他便又向後倒去，只聽啊哨連聲，是一個兵丁正爬起身來，那官兵便壓在他頭上了。

連玉兒也拍起手來，笑得格格連聲，那岸上巡查監視的官兵，只道出了事，登時奔來了十多個人，槍頭上的紅纓映日，像火一般紅，刀光也捲起片片寒濤。

再又爬起來的官兒大怒，拔出腰刀，呸！那才喝得半聲，却早如泥塑木雕。原來他這才發現船中是四個美貌的年輕姑娘，更令他目定口呆的是，那船中一片眩目的寶氣珠光，顯是這才那船劇烈晃動之故，那船門口的珍珠簾，兀自尙飄拂不止，在陽光下，發出萬道霞光。

四個美人兒已是罕曾見，他一個小小武職的官兒又何曾見過那麼多價值連城的珠寶，簡直連夢裏也沒見到過，何況既是嬌滴滴的美人兒，自不是人家能把船弄得晃動的，而且，如此富貴，必是王侯之家，他有幾個腦袋，敢對人家發惡。

剎那之間，由暴怒而成魄散魂飛，那握着腰刀的右手，也軟的垂了下來。

那岸上奔來的十多個官兵，也是一般兒到了船頭，也如痴似呆，却是顏如玉認定這番搜查，必與張珏失踪有關，這些官兵雖是令人惱，但生怕誤了大事，忙走了出去，說道：「軍爺，沒擄着他吧，想是你們多在陸地，少在水面行走，上來得急了一些。」

那些官兒喃喃地說：「是是，是我們心急了些。」

顏如玉道：「不知軍爺爲何要停船搜查，我們這船上可沒有壞人。」她正想詢問，早聽岸上有人高聲叫道：「那不是顏姑娘麼？這可好了。」

顏如玉吃了一驚，糟！早見奔來一人，跳上船頭，衝着顏如玉一拱手。

來的竟是那吳護院，原來顏如玉猜得果然不差，正是爲了搜尋失踪的張珏，但官兵可不認得張公子，因是那張珏跟隨的人便分作了幾起，凡山東的水陸要道，會同官兵搜查，這運河乃是最緊要的通路，故爾派這吳護院前來，只因不是官兵打扮，又站在岸上高處，故爾顏如玉沒見到他，但他一出船，吳護院可見到了，於是便立即飛奔而來了。

顏如玉一見他，便不用多問了，當下擺手，說：「不用說了，我都知道。」吳護院愕然，說：「顏姑娘你……知道……」

顏如玉一皺眉，道：「教你休問，我只問你，張公子失了踪，可有些兒蛛絲馬跡？」

吳護院一蹬腳，說：「要是有公子的下落，也不用這麼瞎摸瞎撞了，若是尋不到公子，公子有三長兩短的話，我們回京，可一定沒命了。」

顏如玉道：「你們放心……」

吳護院急道：「顏姑娘你……敢是有公子的下落！」

顏如玉搖搖頭，說：「雖是沒有，但賊子們若要害他，便不會擄他了，却是不



中了她的計劃，但當着穆家姊妹面前，這可是說得的？她顧不得再理會吳護院，回頭去見穆家姊妹正衝着她微笑，白玉正在睜大了一雙稚氣的大眼睛。

顏如玉心裏着慌，臉更紅了，正不知如何解說，那穆容已笑道：「小師妹，你瞧人家多大的面子，那麼兇霸霸的官兵，也給駭跑了，小師妹，今兒後有顏姑娘保護你，可不用再怕啦。」

顏如玉臉色更紅了，雖不知這三人的武功如何了得，但昨晚的玉兒無意中露的那一手，今日穆虹立身船上，僅憑腳上之力，就幾乎令這麼大的船傾側，那已是她望塵莫及的，是以穆容之言，使她句句聽來刺耳。

她雖沒回頭，但知此刻岸上的人羣，上下的船隻，必知有多少在凝望着她們，忙道：「且請入內，容我一言。」

待她進入艙中，却是那穆虹先向她開了口，道：「原來你是真姓顏，這倒也沒騙我們。」

顏如玉赧顏道：「兩位姊姊見諒，先時實不知三位武功蓋世，只道是官宦之舟，故爾不敢明言，這才扮作漁家女，懇求收留，但小妹並無絲毫歹意。」

那穆容冷冷一笑，道：「你若歹意，只怕早不會活着和我們說話了。」

穆虹喝道：「住咀！」白玉却眼巴巴望着顏如玉，瞧不見已挪近她身邊，握着她的手，說：「顏姊姊，你端的是誰啊？那些惡人都怕你麼？」

穆虹又已說道：「讓我猜着看，聽說濟南府近年出了位劍術名家，威震江湖，

那顏老英雄有位姑娘，劍上亦極了得。」顏如玉忙道：「不敢，在三位面前，那不過是雕虫小技。」

穆虹一笑說：「近年來有一夥賊子，橫行江湖，那巢穴在徐州境內，月前的一夜之間，突然去了個姑娘，單人匹馬，憑手中一把劍，就令二十多個賊子授首，為江湖上除了大害。」

白玉叫道：「當真，噫！師姊，她的本事一定大得很啊。」

顏如玉才退些熱的臉上，又熱辣辣起來，忙說道：「那不過是一時僥倖，說起來好生慚愧。」

陡然間，她額上竟見了汗珠，本是紅紅的臉，亦變成灰白，穆虹喝道：「小師妹，放開手！」

那白玉却睜大了一雙稚氣的怪眼，說：「顏姊姊，那人真就是你麼？那麼，你不是漁家女麼。那可好了。」

她顯然心下歡喜，抓住顏如玉的手非但不放開，而且連連搖晃。

穆虹忙不迭右掌倏伸，貼在顏如玉的胸戶穴上，緩緩說道：「顏姑娘，她是無心，別和她鬥力。」

那手掌一貼在她穴道上，顏如玉渾身百骸上像被針刺般的痛苦立解，原來那白玉昨晚亦是在喜極之下，手一被她握住，顏如玉便渾身勁道全失，故爾今日見她是一般伸手相握，便倏地提起一口丹田真氣，却不料兩股力道在她體內相遇，立覺如芒在背，却也真奇，她一散了真力，便又覺沒事人兒一般。

穆虹沉着臉道：「還不快放手，小師

是往前走，還是在這裏過夜？」

原來四人談談說說之間，那上下的停泊的船隻，已駛去了，只關卡前面的河道，仍然塞得密密麻麻，那下流頭雖有陸續駛來的，但顯然知道前路不通，大都是緩緩而行。

穆虹道：「顏姑娘，你一句話，看來還是真有效，連岸上的官兵也撤走了，走得一個也不見。」

穆容冷笑道：「瞧着他們欺壓善良，我心裏仍然有氣，可惜，先前沒好好教訓他們一頓，打着鑼兒捉賊，當真是好笑得緊。」

那穆虹道：「你這張嘴就是不饒人，却是顏姑娘，你說該如何？我也不瞞你，咱們為甚麼出來，小師妹也告訴你了，其實我們在太湖中，亦是布衣粗食，之所以故意把寶氣珠光外洩，可是真巧，倒和你的用心不謀而合，是因為我們少在江湖上行走，無從知道黑道中人的行踪，想用這滿船珠寶把黑道上的人物誘些前來，那飛天狐既是黑道的魁首，也正是我們要找的人。」

昨晚玉兒對顏如玉是說了，但那說得這麼明白，顏如玉大喜，道：「可是好哩，若然姊姊允許，退後個十里八里，那倒更妙。」

穆虹道：「好主意，那飛天狐一夥的武功再強，說甚麼也不敢明目張胆，與官兵為敵，若然真在這水面，也必把船遠遠就停下來。」

穆虹對那漢子吩咐了幾句，顏如玉可留了心，打另一個窗口探頭出去一瞧，只

妹，我如何警誡你來着，差點你沒傷了顏姑娘。」

那白玉才像記起了一般，慌忙縮手，但她臉上只抹過那間的惶恐，早又嫣然笑了，說：「你騙我，顏姊姊那大本事，才不會啦。」

說着，又挨近顏如玉身邊去，慌得顏如玉閃身躲開，那穆虹却笑道：「這番可不會了，不用擔心。」她眉頭一皺，說：「其實我這小師妹也不少了，但她一直生長在呵護寵愛中，以往從未離開過太湖，一些兒世事也不懂，真不知怎麼好，還像個一二歲的小娃娃。」

穆容見顏如玉面現茫然之態，笑道：「她是喜怒不分，高興起來時，激動也引動了真力，她可一些兒也不自覺，顏姑娘，你可真要小心她，她喜怒不分，也就分不出敵友。」

穆虹道：「你這話倒提醒了我，顏姑娘，難得她和你投了緣，你的話，只怕她還會聽從，其實我這小師妹心中那有甚麼敵友，壓根兒就不知有敵，她溫柔善良，以為世間人人都和她一般，她從小就隨師母練功夫了，但從來就沒用過，也壓根兒忘了她有一身功夫，更不知會在無意間傷人。」

顏如玉點了點頭，這話她可明白了，早幾年，她可也不是低地，只道練功夫是練來好玩兒呢？那是因她爹顏大剛，從不與江湖中人來往之故，何況那白玉無異從小就隱於太湖，從來不見外人，一直是生長在愛她的人身邊。

顏如玉這才輕輕拉她過去，對她更加

姊妹又攬又抱，玉兒却拖着顏如玉，要去岸上玩耍。穆虹道：「好啊！去去，平日任怎麼哄，就是賴在榻上不下來。」

也不知她聽入耳朵裏去了沒有，只是嬌憨地笑。顏如玉道：「小妹子，你手上可別用勁兒啊。」其實她已學乖了，這玉兒的甚麼無相功，遇強更強，威力奇大，不與相抗，豈僅無相，甚至無覺，那又有何可怕的。

顏如玉巴不得和她上岸，休道這玉兒望着她嬌憨的笑了，她就不信，這玉兒要求甚麼，要別人做甚麼，不信有人能拒絕，何況想單獨和她在一起。

那運河在德州的一帶，也還水秀山青，兩人走啊走，顏如玉想快快走得遠遠的，那玉兒偏是走得三兩步，就停下來問東問西：這是甚麼草兒啊？這野花兒怪可憐的，或是：顏姊姊，我去捧點水來澆澆它好不好？瞧着她走路怕踏着了草兒，令顏如玉笑又不是，愛又不是。

原來顏如玉想知道她們練的，端的是甚麼功夫，恁地神奇得驚人，但走來走去，回頭一望，那樹下的船仍然在望，還不是瞧見穆家姊妹向她們這面望，要問問的，可又問不出口。

到底要問的，終也沒問出口來，雖然轉到山崗後那密密的林子裏去了，但她又在和啾啾的鳥兒說起話來。啊！瞧她多傷心，那翩翩飛舞的粉蝶兒竟不理睬她，顏如玉捉了兩隻來放在她攤開的手掌上，但她那喜得像晚霞一般燦爛的笑臉，瞬又變得哀傷，想想啊，她有多傷心，那粉蝶兒竟不和她相好，總是放手就隨風飛去。

喜愛了，真想不到她天真純潔得令人驚訝，在她心中，只有愛而不知有恨，在她眼中，只有美好而不知有醜惡，難怪有蓋世武功亦不自知了。

顏如玉當下告了罪，才把昨晚見她們這船珠光寶氣，必可令賊子們垂涎，因而才假扮漁女前來之事一說，並把戶部尚書的公子被擄的前因後果相告，道：「我輩雖厭與他們富貴中人往來，我也曾千方百計避不與他見面，但這張公子被擄，可說多半是因我父女之故，我便不能置身事外了，而且……而且……」

說着，她面上紅了一紅，道：「說來更是慚愧，不瞞你們說，我是真自不量力了，是我昨晚一見這小妹子，真喜愛得很，心想：那惡賊可能就在這左近，既然連戶部尚書的公子也敢擄劫，可不會管你們是甚麼來歷，是以一者想借你們這寶舟引賊上船，二者……」

穆虹點頭道：「想暗中保護我們，顏姑娘，可見你的俠心義腸，你根本沒有甚麼慚愧的，却是令我好生感激才真。」

這穆虹年長些，也老誠懂事，既然同是武林中人，顏如玉既能單劍獨門羣賊，為江湖除大害，那武功胆識，怎會不令人佩服，何況武功各家各有所宗，各有所長，豈會小看顏如玉的，便穆容輕佻些，至此也和她改容相見了，只白玉不理這些，她喜歡這顏姊姊，可不用理由的，却是見兩個師姊都對這顏姊姊好了，她也更歡喜了。

這工夫，那已在窗外去了幾番的漢子，才又探進了頭來，說道：「虹姑，咱們

顏如玉到了能問的地方了，可又不忍問了，瞧她玩得那麼專心又可愛，怎能忍心打斷她的興頭，終於要問甚麼也忘了，因為顏如玉對眼前之相瞧得如痴如呆，當真好笑得緊，她要問甚麼是無相，她却無我了，無我念滅，還問甚麼？

若不是穆容尋了來，只怕月亮昇上來，她們也不回船。啊，怎生這麼晚了？穆容笑道：「咱們這小師妹啊，不用多久，你就曉得了，天黑不知晚，玩起來，不吃飯也不知餓。快回去吃飯吧。」

白玉道：「師姊，可有鮮魚湯麼？」

穆容道：「你瞧，這荒江野岸，可有打魚的船兒。」

白玉向遠遠的水邊一指，說：「那不是來啦。」

三人行走在山崗上，果見漁火明滅，一葉扁舟自那蘆葦深處搖了出來。

穆容道：「你的眼兒可尖得很，當真有是有福之人不用忙，果然是一隻漁家歸舟，它是回去德州的，待會過時，給你買兩尾來，那就快些兒走。」

顏如玉極目望去，雖是這裏離德州不過是一個河灣之地，正因在河灣裏，倒難見上流頭的船隻，那按水程而行的船隻，該泊碼頭的，已早泊了，自然也就後不見來者。她心下好生失望，看來想用這滿船珠寶來用誘敵之計，又落了空，難道飛天狐一夥賊子並非在這條水路上？

她們這裏回船，那漁火也來得近了，月下的碎波，也把那漁舟映得更清楚了，只見船頭與後梢，各有一個漢子搖槳。穆虹豈不知小師妹的喜愛，早在呼喚

見後梢的漢子用那鐵槳只一翻，船就離岸

怕不有兩丈，那槳再在水中一立，登時就掉了頭，竟然連舵也不用，如飛向下流頭駛去了。

顏如玉心下駭然，這是這兩個漢子，那功勁已是生平所僅見，端的這些人練的是甚麼功夫，恁地了得？

無論如何，她劍上雖有了造詣，可不能說見多識廣，甚麼無相神功？她真連聽也沒聽過，但多少也知道一點，這無相可是佛家的用語，那佛不是說無我相，無眾生相麼？心想：難道這是佛家功夫？

却聽穆虹喚道：「顏姑娘，請來用飯，我們的飯菜都涼快了。」

其實這時午刻早已過了，白玉竟然嘆起餓來，喜得穆容一把攬着她，對顏如玉道：「咱們這小師妹活像是個不食人間烟火的人兒，這可好了，你一來，她也知道餓了。」

白玉睜圓了眼，說：「誰說我不食人間烟火，昨晚我喝了好大碗鮮魚湯。」說得大夥兒都笑了。

四個姑娘這才才端起碗來，那船早在河灣裏一株大樹下泊定了。

顏如玉好生羨慕，這船上的四男三女，雖是一切由穆虹作主，但四男三女，全像是一家人，四個漢子中，只有兩人露過幾面，都忠厚寡言語，便是穆虹拿主意，像先時對手提鐵槳的漢子一般，亦極是溫言有禮，分明七人之間，並無主僕尊卑之別，只有愛與敬，難怪那玉兒就不知有醜惡與仇恨了。

玉兒當真吃了一大碗飯，只喜得穆家



來船，說：「可是漁舟麼，有鮮魚嗎，賣給我們幾尾。」

那船頭的漢子連忙應道：「有有，這就來了。」

漁舟漸近，顏如玉心中忽然一動：太陽早落了，河上有風無雨，怎麼那漢子的斗笠還戴在頭上，把臉遮去了大半？

且慢，她倒不是對這兩個漢子起了疑，而是心在盼敵，倒記起了她那柄寶劍還藏在船頭的甲板上。當下順手取了出來，佩在腰間。

不料她這裏抬起頭來，不禁嘆了一聲！漁舟已近大船了，却不泊過來，那船上分明有兩個漢子，怎麼只騰了一個？船尾的一個呢？難道下了水！

顏如玉驀然醒悟，叫道：「小心！」那知她叫聲未落，一聲狂笑，已跳上船來，刷的一聲，一柄拂塵似戈如劍，已向顏如玉前心點到！

是惡道飛天狐！顏如玉一閃身，劍也拔到了手中，只聽白玉道：「啊呀！他他……」

……「一瞥之間，穆家姊妹已出到船門口，但含笑袖手。」

顏如玉一劍八方風雨，迫退了飛天狐，那船頭上能有多寬，寬不逾丈，她身在船邊，只能閃身，不能退，就只有把飛天狐迫退。

顏如玉叫道：「三位小心，這就是飛天狐惡道……」她是想提醒船上各人：一賊已下了水，這惡道的毒鏢也令人防不勝防。

但穆家姊妹那把來人放在眼裏，顯然倒要瞧顏如玉的劍法如何了得，兀自袖手。

乍看便是一片黑，但一凝視，可就看出是一道道的了，顯然是因被飛天狐的塵拂掃中之故，幸是只傷及皮膚，僅肩頭有小片才見有血滲出，且因被涼風一吹，血已凝固了。

顏如玉放心了，這一歇下來，那疼痛也不那麼劇烈了，更因暴露於夜晚的涼風裏，由清涼而漸麻木，但試掄胳膊，也不碍用劍。

她的一雙眼睛沒離開過林邊，但只有風吹草動，清風徐徐，連樹的枝幹也不見搖幌，更不要說人了。

顏如玉心急如焚，先前河邊一場惡鬥，顯然賊子們全來了，那麼多聲呼，分明就是賊子們非死必傷，她雖沒瞧見，但絲毫不疑，休是穆家姊妹了，便那兩隻鐵槳，賊子們就沒一個能招架得住的，但那船？唉！那船！顏如玉愈想愈急。

船分明沉了，雖然泊在岸邊，不會沉沒水底，但船是毀了，這可是她給人家惹的禍，她，如何對得起人家穆氏姊妹，尤其是小白玉？

她目光沒離林邊，兩耳却凝神去聽身後。身後，那起伏的丘陵後的山崗外，就是泊船的河邊，相距在七八里外了，便有聲響，夜再靜也不可能聽得出來了，教她如何不急。

還有這飛天狐，若然逃了，那張珏公子仍在他手中，若然只他一人逃得性命，又也受了傷，會不會回去一怒之下殺害張珏！

她又急又怕，想到飛天狐今晚顯然沒

含笑。

飛天狐怒吼一聲：「丫頭，今晚你死期到了！」

刷刷刷，拂塵柔中帶剛，纏打刺劈，招中套招，凌厲無倫，那船頭狹窄，更兼搖幌，飛天狐何等身手，何況滿腔恨毒，一時之間，顏如玉招架得兩招，那第三招塵尾幾乎掃中顏如玉的肩頭，疾滑步，啊啾！腳已滑出船邊，只聽玉兒一聲尖叫：「快！快幫她啊！」

那危機如髮的瞬間，誰也幫不了她，幫也來不及了，顏如玉身形一倒，幸是船靠岸邊，她左腳在船舷上一登，不但躲過了飛天狐的險招，且落在岸上。

飛天狐叫道：「丫頭，你逃不了！」惡道若非內家功夫已造極登峯，豈能以拂塵作兵刃，要知那日他傷在顏如玉劍下，那時正當巢穴烈焰冲天，賊眾死傷疊疊之時，沒把顏如玉放在心上，分神又輕敵，這才傷臂，顏如玉劍法再高明，能有多大的年紀，論功力，論臨敵經驗，飛天狐無不遠在顏如玉之上，何況仇人見面，份外眼紅。

飛天狐一躍腳，那船頭轟地一沉，穆蓉叫道：「顏姑娘小心！」

那飛天狐尚未撲到，顏如玉的劍上已劃出一溜火花，好惡道，拂塵如戟，已在身先，毒鏢却已在撲出之頃，早已打出，但不用穆蓉示警，上過當的顏如玉豈會不提防，剛避過勁道奇大的毒鏢，飛天狐的拂塵已點到她的面門！

顏如玉身已到了岸上，可不怕他了，一字劍綿綿，登時如狂瀾疊波，再與惡道相遇，那自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性命。

料到船上的人竟皆武功超絕，船上的人一出手，他的人身非死即傷，這老道雖惡，也不由他自落，那惡道再恨她入骨，豈敢仍在林中停留？

不！惡道必然逃了，啊呀！不好，張公子必然沒命了！

她心下大急，那肩頭也不那麼痛了，她還有何顏面回去見穆家姊妹和小白玉。她站起身來，咬了咬牙，再又竄入林中，唉！飛天狐！滾出來！

她幾乎是奔跑搜尋，連聲喝叫，那寶刀揮出，遮道的樹枝，莫不迎刃而斷，那聲響更小了，但越過一道嶺，又一道嶺，飛天狐却踪跡不見，並不現身。

那肩頭又痛了，急怒之下，斬斷了多些樹木橫枝，她有多大的力道？待得攀上那最高的一道山嶺，早是手軟了，腳步也開始軟了，而且上氣已不接下氣，她的手才扶住一根樹幹，那脚一軟，登時滑坐下去了。

但她只緩了口氣，又掙扎着起來，無論如何，她也非找到飛天狐不可，要緊，那可是緩慢不得的，雖然飛天狐再沒現過身，但他可是打這方向去的，可見賊子們臨時的巢穴，便在這方向。

她掙扎着下了嶺，她不再呼叫了，想把遮道的樹枝斬斷，也有心無力了，那天色却漸漸亮了起來，林中漸漸可見灰濛濛的霧氣了。

怎麼一夜已盡，天已亮了？這就不怪她已力竭精疲了，只道歡愉才嫌更短，不料在急怒之下，也會不知東方之曙白。

之門，何況船上三個姑娘都瞪大了眼睛望着。

冷月，燈昏，聲聲空空說，船上的三個姑娘已上了船頭，船蓬上高高站着，那兩個手提鐵槳的漢子，只聽穆虹道：「小師妹，你放心吧，那老道不是顏姑娘的敵手，好啊，你瞧她這一劍多妙。」

不料話聲未落，岸上响起了一聲胡哨，白玉同時叫了聲：「啊呀！師姊，咱們的船！」

同一瞬間，船蓬上的兩個漢子已怒喝連聲：「好賊子！不好，咱們的船……」

顏如玉手中劍一緊，一連綿綿推出五劍，那正是一字龍騰劍按五行生剋之奧的推演出來的精妙招式，迫得飛天狐連連後退，再退，她忙不迭叫道：「小心船，有賊人下了水！」

但已不用她叫了，那船早已沉於水，幾乎在那同一瞬間，七八條人影如飛奔到，但幾乎以在那同一瞬間，已接連傳來兩聲慘呼！

顏如玉却因那瞬間的一分神，飛天狐的拂塵上威力也大增，啊啾，她右肩感到一陣火辣，飛天狐狂叫道：「丫頭……」

見人影一幌，她險險躲了開去，不料飛天狐竟悶哼一聲，也斜竄出去了一丈開外。

又是幾聲慘呼聲，白玉在尖聲大叫，夾雜着怒吼之聲，顏如玉忍住劇痛，她不用瞧，已知是穆家姊妹和那船上兩個用鐵槳的漢子已出了手，那還擔心甚麼，來的賊子再多，不逃就得送命，她可不能再放走飛天狐，這惡道好不容易現了身，要不再追趕蹤跡，如何能够救得出張珏來！

原來她已奔竄了一夜。不，她想，我得趕快歇一會，讓體力回復些，否則便追到了飛天狐，那也沒用。

耳邊傳來了淙淙的水聲，她也才感到口渴得緊，循聲找到水源，原來的山脚下的一條小溪，溪邊好一片綠草如茵的草地，與及好澄澈的溪水。

顏如玉捧來喝了幾口，却是渾身感到一陣清涼，也冷靜了些，當真她這麼沒命地追尋，便是真的找到，只怕救不得張珏，她自己倒先送了命。

她嘆了一口氣，賊子和她仇深似海，恨她罷了，那張珏可比得連城之壁，豈能無端的會便死去。

她躺倒在崖下樹後的草叢中，溪邊成堆的石頭，有的比人還要高，亂石堆中生長的亂草，把那崖下也掩蔽了，她一躺下來，那還能起得了身，兩眼一閉，就再也睜不開來，她太倦，睡得太熟了。

顏如玉終於醒了過來，是痛醒過來了，原來一綫陽光照射在她裸露的肩頭傷口上，像火炙一般。啊啾！日已當中，那麼是中午了，她怎會睡了這麼久？

但她只是把身子挪了挪，疲倦得不想起身，就在這工夫，忽聽一個嬌柔而清脆的聲音說道：「好啦，你可醒來啦！」

顏如玉登時得心花怒放，這不是小白玉麼？必是來找她，也找到她了，但小白玉在何處？怎麼像在亂石堆外說話？這倒怪了，那麼怎知她醒了來？

幸是她沒出聲答應，皆因立即有個男子的聲音入耳，說：「你……你是誰？啊？」

她劍交左手，拔腳就追，只聽玉兒在後面大叫道：「顏姊姊！顏姊姊……」

眨眼已追過一座山崗，月色迷茫下，前面現出一道綿延起伏的山嶺，雖不高大，但黑黝黝林密山深，夜風送來白玉隱隱約約的呼喚聲，但顏如玉咬着牙，忍住劇痛，可不敢回頭，甚至連發一下眼也不敢追！

飛天狐可是也受了傷？奔逃得並不快，三兩個起落就停下來，像喘息，但顏如玉也不能快，若不是她咬緊牙關，若忍不住肩上的劇痛，飛天狐怕不早逃得無影無踪了，只覺右肩又像火炙，又陣陣清涼，是夜風灌入她破裂的衣衫中，追！

她伏腰再追，但已到嶺下，飛天狐竄入密林中，便再也無踪影了，糟！

顏如玉心裏一急，那密林中黑得僅可辨得出樹幹的影子，不好！她在受傷之下，現又已敵暗我明，她要再往裏搜尋，可就是送死了！不，不能再追。

她立即退了出來，心想：「飛天狐看來也受傷不輕，我不追，他也得歇着，要暗算我，也就不會走，我又何必急在這一時，却是查看傷勢要緊。」

她退到一個樹木稀少的土坡上，飛天狐要是就此逃走，向林子那面逃去，她是莫奈其何，但飛天狐恨她入骨，必要得她才甘心，若然返身尋她，可就逃不過她的一雙眼睛。

她急忙查看右肩，只見衣服破了個大洞，像刀割的一般，她肩上了受了傷。慚愧，却也安心了些，皆因見黑而沒有流血。那是一道道的黑色，因是細而且密，

那一聲啊，顯露出驚駭，但雖然只說得幾個字，顏如玉不但駭極，而且魄散魂飛！她已聽了出來，是飛天狐？

不是怕惡道傷害她，現下她已體力復了大半，還怕他怎的，是替小白玉害怕，這個溫馴得像小綿羊兒一般的小白玉，落到了惡道手中，那……

顏如玉打了個寒顫，迅速抓住了寶劍，惡道剛才一聲的驚呼，這樣分明是已經認出她來了。

想想飛天狐一夥賊子既然老謀深算，先扮成漁翁，繼而把她誘到岸上，另一個賊溜下水去，把小白玉的船隻擊沉，那麼可知賊子把她們這隻船看得明明白白，除了不知三個姑娘都有一身超凡絕世的武功外，豈有認不得小白玉的！

這可糟了，飛天狐就是傷在穆家姊妹手中，她怎麼倒……

只聽小白玉道：「別怕啊，我是來救你的，怪可憐兒，你傷得好重啊？」

那惡賊的聲音不再驚惶了，但透着迷惑，遲疑地說道：「你！來救我？」

小白玉無限憐惜的聲音，說：「可不是救你啦，唉，誰這麼狠心，瞧你這內傷有多重，要是救得了遲了些兒，你可再也醒不來啦！你還痛不痛啊，試吸口氣瞧瞧。」

顏如玉不知自己是氣還是急，真真該……不，怎能說這好心腸的小白玉該死，惡賊是漁翁打扮，初見時又戴着斗笠，她自然是認不出他來。

那惡道像還不信，說道：「你真……真是救了我？」

她又急又怕，想到飛天狐今晚顯然沒



小白玉柔聲說道：「吸口氣啊，試一試，慢慢……慢慢兒的，吸啊？」

且慢，顏如玉霍地站起身來，但只是腿站了起來，心中一動，便不直起腰來，只因飛天狐的聲調，不像個受了傷的人，只不過有些驚惶，迷惑，還有些壓制下來的憤怒，她若陡然現身，那小白玉善惡不分，一些兒不提防，惡道若傷了她，那可就糟了？

她這裏悄悄探出頭去，只聽那小白玉喜道：「可不是好啦，雖不會即刻全好，但不要緊了，你好好兒休養幾日，就沒事啦？」

顏如玉悄悄撥開草叢，只見飛天狐坐在水邊的草地上，小白玉站在他身前，一臉欣喜之色，她救了個該死的萬惡的惡道，倒喜歡得很，哼！

不過，她放心了些，小白玉是站在她身前，惡道是坐着，那柄拂塵放在他身邊草地上，也不在他手中。

那惡道面上閃過一掠驚笑，但並未消除迷惑，說：「那麼，真是你救了我？」

小白玉眉兒皺了皺，但她的一雙眼睛却忽然抬高了，顯得也迷惑，像自言自語道：「可真怪啊，他們說這功夫只我家的人才會，怎麼他……」

「噢，道爺，今兒個既巧啦，我是出來找顏姊妹的，找啊，找啊，倒見你躺在水邊，我還以為你睡着啦……」

惡道說：「哼！你找接顏的……」

顏如玉幾乎連呼吸也停着了，皆因惡道已伸手摸着那把拂塵，目光好像噴出火來。

得快，不敢再起惡念，說道：「姑娘，你最好心不過，那你必能解救我的了，是不是，那你快替我解救？」

小白玉皺着眉兒，兀自喃喃地說：「好端端的，師姊怎會對這道爺……我會，道爺，準是我那兩位師姊傷了你，我能解救的，只是……」

她向左右瞧了瞧，又望望天，這個工夫只聽有人叫道：「玉兒，玉兒，你在那裏啊！」

那喚呼之聲此起彼應，分自兩面傳來，顯然是穆虹與穆蓉找來了，只不過呼喚聲微弱得很，也只是隱隱可聞，只見那飛天狐慌了，這惡道當真狡猾得很，才見小白玉一側頭，腳下已勾起一塊石頭，咚的一聲，落在水中，水花濺起好高，說：「你說，你能解救，只不過這裏不行，要找到有遮蓋的地方，是不是？」

小白玉說：「是啊，你要躺好半天，這曠野之中，要是下起雨來，你的衫濕了，着涼，噢！道爺，我好像，好像……」

飛天狐又踢起幾塊石頭落入水中，撲通之聲不絕，說道：「你聽到有人呼喚，是不是，那是在喚我，我的同伴在尋找我，姑娘，我們急着要上路，你替我解救，可得快些，來來，這邊走，不遠處就有遮掩的地方。」

小白玉點了點頭，道：「師姊怎可以！唉，道爺，好，我先替你解救，道爺，你一定好心腸，出家人，心腸一定好，是不是？」

「這邊走啊，這邊走。」惡道說：「出家人心腸再好沒有了。」

小白玉一面跟着惡道走，一面說：「

小白玉却毫無所覺，說道：「是啊，我想喚醒你來問問，見到我顏姊妹沒有，喚不醒，我就推你，推也推不醒，才知你受了內傷，要是不睡，那邊好些，一睡着，你體內的真力便逆行起來，自家逐次自閉脈道，待心脈一閉，可就沒命了，我啊，幸好遇到我，我啊，才立即替你打了玄關，推轉你的逆脈，你可不就醒來啦。」

惡道面露驚容，說：「這……這是甚麼功夫，怎會這麼霸道？」

小白玉不悅道：「誰說霸道，受傷的人一些兒痛苦也沒有，只不過睡着了後，便再醒不來。」

惡道更是駭然，說：「你！也懂得這種功夫？」

白玉說：「那自然懂，要不，也救不得醒來了，告訴你啦，這叫無相神功，中人而不着相，只不過當時會一陣暈旋，那是脈息逆轉之故，真的呢，一些兒痛苦也沒有，是不是啊，却是你現下才會感到痛啦，是麼？別動啊，要不然你關節上像針刺一樣，辣辣麻麻的。」

惡道眼睛睜得很大，把無相神功幾個字連唸了兩遍，道：「你說，我真會沒事了？」

顏如玉暗叫聲不好，皆因惡道的拂塵悄悄提了起來，分明要對小白玉猝下毒手，那料顏如玉才一長身，那惡道的手，已垂了下來。

小白玉一怔，說：「啊！你，怎不聽話啊，是啦，你想爬起來，是不是？不，別動，要是牽動了你的真力，你是個修練內功的人，是不是啊？那更不好，真

那你別告訴我媽，我師姊必不是有心要傷害你的，要不然，我媽曉得了，她們一定要受罰的！」

惡道忙說：「姑娘，你放心，我一定不說，不告訴你媽。來，這裏走。」

緊跟在兩人身側的顏如玉却明白，惡道沒話找話，因怕話聲一止，白玉就會聽出呼喚她的聲音，他先前不停踢落石頭入水，亦是這般用意。顏如玉一時打不定主意，她不能應聲，若是去知會白玉這兩位師姊，又怕失去了惡道的踪跡，而且豈可讓天真又善良的白玉留在這惡老道身邊。

顏如玉到底沒出聲，現下遠離了湖蕩，越過一道山嶺，那隱隱約約的呼喚聲也聽不到了，飛天狐噓了一口氣，白玉道：「還有多遠啊，你帶我去那裏。」

顏如玉可不是急於想知道，在她想來，那去處一定能找到張珏，不料這瞬間，如飛來了兩個人，一個是浪子石奇，一個是老道。石奇遠遠就叫道：「當家的，原來你在這裏，我們還以為你……」

顯然他一見飛天狐身後的白玉，嚇得一退步，那飛天狐也急忙瞧了白玉一眼，但小白玉却瞪大了一雙好奇的眼睛，分明認不出石奇來。

飛天狐對着他擺了擺頭，說：「別擔心她，咱們落水的人救起來了麼？有死傷沒有？」

但石奇一見白玉，立生驚悸，顯然認出她是那船上的姑娘，倒奇怪怎會和飛天狐走在一起。那老道接口說：「真沒想到，咱們竟被幾個女娃娃，她……」

飛天狐呵呵一笑，說：「她是個女苦

氣一牽動，渾身可就像刀割一般。」

那惡道可不是像刀割一般，登時額上現出黃豆般大的顆顆冷汗，只不過一瞬工夫，飛天狐已咬緊了牙關，打起抖來。這可把顏如玉喜極了，無相神功竟是這般神妙，當真妙極，惡道留下了命來，却又不敢作惡了。妙啊，顏如玉可就不即刻出去了。

飛天狐聽她的話，顯然就不那麼痛苦了，也好奇的驚疑的瞪着小白玉顯然不信世間有這麼天真善良的姑娘，對一個要刳殺她們的賊子，而且已把她的船隻毀了，沉入江中的賊子，反而真心仁慈，對他關心憐恤。

他滿心驚疑，但他不敢相信，却又不由他不信，只見飛天狐眼珠子一轉，又一轉，顏如玉心裏暗哼一聲，雖知這惡道一使勁，就是自找苦吃，但小白玉真良善得令人擔憂，惡道內功深厚，他的真力可能隨時復原，若遽下殺手，豈不可慮，故爾也暗中戒備不懈！且慢，他又在打什麼壞主意？惡道的眼珠子再轉，又轉了轉。

飛天狐開口了，說：「姑娘，原來這無相神功這麼厲害，你既能像眼見了一般，不用說你也會了。」

「不！」小白玉說，顏如玉可就一怔，不信她所聽到的，小玉兒倒會說起假話來，不可能。

果然，小玉兒已搖了搖頭，接着說道：「誰說厲害，一點兒也不，媽說，它是專對付大壞人，大惡人的，要是好人啊，可就一點也不厲害了，道爺，你瞧，你是好人，不是就一點事也沒有了麼？」

薩，天下間最好心的姑娘，快告訴我，咱們的人可有稍微一使勁，就身如刀割的麼？要就快抬到觀裏，這姑娘能救。」

「她會救？」石奇搖了搖頭，說：「只是吳良和吳吉落水後就沒再冒上來，吳桐還在岸邊等候，黑判官是救起來了，只是兀自痛得死去活來，身上又不見傷，喪門劍古元也只剩一口氣了？」

顏如玉心說：「至少又剷除了兩個，待到了地頭，說甚麼也要阻止小白玉救人！」

小白玉惶惑地望望這兩人，又望望飛天狐，說：「道爺，他說甚麼啊，可是師姊又……」

飛天狐說：「妳猜對啦，姑娘，妳姊姊又傷了咱們幾人，妳也一併兒解救了，妳放心，我一定不告訴妳媽。」

小白玉皺了眉頭，說：「那就快着些兒，那幾人在那裏啊，怎麼還沒走到。」

飛天狐向山坳一指，說：「就在前面，我們就住在那道觀裏。快，快去把兩人招來，吩咐他們渾身放鬆，使不得勁。」

那最後幾句，可是對石奇和那老道說的，顏如玉順着他手指處一瞧，果見山坳裏的叢林中露出一角紅牆，相距有兩三里地。

石奇和那老道雖然也迷惑起來，但都只是瞧了小白玉一眼，就轉身如飛去了，還好，這些人全沒料到近傍會有人潛伏跟踪，否則那丘陵地帶的一叢灌木，不可能把身形隱得嚴密，顏如玉見惡道又帶着小白玉往前走了，心下一動，現今既然到了地頭，不即刻下手，更待何時，難道真要等到白玉替他解救了，等他武功恢復了才下手麼？

飛天狐恨得又咬牙，不料才這麼一咬，那牙齒立即又打起戰來，明白這是連咬牙的勁也是使不得的，忙不迭渾身放鬆了。

顏如玉看得明明白白，心下好不高興，但也明白了，這無相神功原來竟是一種以柔制剛，以弱制強的功夫。

對方武功更厲害，神功的威力也愈大，若然是個不會武功的人，可就最平和不過了，受制於這無相神功的，倒是生不得歹念就真。想必是練功夫難免弄劍兒刀兒，小白玉這麼個良善的姑娘，自然會怕的，想必是當時連哄帶騙，才說得她肯練了，說甚麼專對付大惡人，要是，那麼所有練功的人，也都是大惡人了。

現下要殺這惡道，可真是易如反掌了，不，不能殺他，殺了這飛天狐，還從何處去尋回張珏，而且必把小白玉嚇壞了，她豈是見不得血，見不得人被殺的，只怕從此便再不和好了。

當真奇怪之極，顏如玉雖然明知饒不得這惡道，她這番從秦中東來，就是為了找惡道報仇，就是為了找惡道報仇，也要為江湖上除大患，但在小白玉面前，那對惡道痛恨之心，竟是一點也不強烈。

飛天狐柔聲道：「姑娘，你還沒回答我，這種甚麼神功，你也會，是不是？」

小白玉點了點頭說：「媽教了我，從小就教我練了，當然會，啊！當真是誰……」

「她的眼兒顯出迷茫來，像忘了老道在身，竟喃喃自語起來，說：『難道是師姊……媽說這功夫除了我家的人，誰也不會的！』」

惡道目中又閃過一抹兇光，但他警惕

下手麼？

她心念一動，跟着一掠身，那小白玉登時一聲歡呼，叫道：「姊姊，姊姊！」

飛天狐面露驚恐，啊了一聲，但只退得一步，就一個踉蹌，那額頭上黃豆般大的汗珠，又流了下來，顯然他一見顏如玉，不自覺連忙戒備，動了體內真氣，立即又渾身痛得如刀割一般。

顏如玉冷笑一聲，說道：「玉兒，你知道你伴着誰在走路麼？」

飛天狐如何不心胆欲裂，他便不受制於無相神功，要勝這顏如玉已難了，何況現今武功已失，便連縛雞之力也使不出來。他驚恐惶急，小白玉正要答話，驀聽一聲咬啞，原來是飛天狐一退身，必是惶急之下，腳下絆着石頭，栽倒在地，倒地必然慌忙躍起，自然是要用一點勁，登時痛得他滿地亂滾。

小白玉叫道：「姊姊，姊姊，別嚇壞了他，他是使不得勁的，道爺，別怕，姊姊，你……」

顏如玉一見小白玉滿面憐惜之態，不自覺停步，那手中劍也不自覺垂了下來。既然不怕飛天狐逃得了，倒和小白玉說明白才是，道：「小白玉，你知道他是誰，他就是萬惡的飛天狐，江湖上有名的萬惡的惡賊，被他殺死的無辜善良，不知有多少，你可知道，你師姊為何要傷他？」

小白玉的眼睛睜大了，瞧着顏如玉，又瞧着飛天狐，說：「他……是個出家人啊，怎麼會……」

顏如玉哼了一聲，說：「怎麼會，你的船怎會沉了？你們和他無冤無仇，他為



何要整沉你的船，若不是你兩個師姊功夫了得，只怕沉到水裏的，不僅是你們的船，連你們也沒了，若不然，你師姊豈會用神功傷他，哼，小白玉，你却反而要救他，還不站過來。」

小白玉說：「船沉了，真的？」瞧着爬起的飛天狐，竟然不信。

「不！」飛天狐叫道：「姑娘，別信她，是她殺了我們好多人。」老道果然厲害，已經看透了她的惡心而軟的弱點。

顏如玉把小白玉推過一邊，說：「你聽你師姊在喚你，你聽到麼，你要解救了他，那時他就會殺死你，也會殺死兩個師姊，來，答應啊，你聽到麼，快去找你師姊。她們在喚你不是？快去。」

可不是又傳來呼喚聲在呼喚小白玉，顏如玉劍尖一挑，又向飛天狐走去，老道不敢跑，也只是趁機走得幾步，顏如玉又把牠截住了，一面催促地說：「快去啊。」

她截住的是飛天狐，話可是對小白玉說，不，不能讓她見血，會嚇壞了她。心想，白玉一走就宰了這惡道。

但小白玉却不走，驚恐得把雙手蒙着臉幾乎哭泣的叫道：「姊姊，姊姊，別殺他啊，多怕人。」

顏如玉的劍尖已抵住了飛天狐的胸膛，聽到小白玉那麼驚悸的叫聲，她如何還得進劍去，她心急，皺眉，不料一回頭，啊！

只見一個老道，不知何時已立身在白玉身後，手中一把拂塵，指着白玉的後心，說道：「丫頭，放下劍來，否則，我先取這女娃娃性命！」

「師兄，你瞧見了麼，這女娃武功奇特，心腸更……可不由你不信。」

小白玉站起來，說：「我還沒解救他，現今他渾身血脈逆行，若是閉他的脈道，他就……沒命啦。」他怎會對惡道也憐惜起來，真氣人，小白玉的眉頭鎖緊了，又說道：「姊姊，多怕人，你怎麼拿劍把他……」

她把臉掉開了，怕見那鮮紅的血，阻兒竟高高舉了起來，氣得顏如玉沒了主意，要強迫她走，可又怕她的無相神功，豈僅敵友不分，而且對萬惡的敵人仁慈，但若容她替飛天狐解救了，她們可就沒命了，皆因她空有一身無敵神功，却不能用以對敵致用，但仍叫道：「小白玉，快，快過來，咱們找你師姊去。」

怎麼再不聞呼喚聲了？只怕是尋到湖蕩那邊去了，對小白玉，她知道不能用強，只能哄：「小白玉，來啊。」

那老道站在小白玉身後，拂塵半橫在胸前，目光落在她肩上，顏如玉倒抽了口涼氣，小白玉竟不知警，絲毫也不知在他拂塵之下，若然他向這方面走過來，只怕……

顏如玉打了個寒顫，却聽小白玉說：「不，顏姊姊，等我救了他，咱們再回去，師姊疼我，不會生氣的，道爺，勞你抱他回觀去。」

飛天狐已慢慢坐了起來，忙對他師兄點了點頭，又衝着顏如玉這邊，但目光仍對着老道，搖了搖頭，顯然是要他師兄聽小白玉的話，暫時放過顏如玉。

老道當下又把拂塵插在額中，把飛天

那老道說話時拂塵平舉，但塵尾卻筆直的揚了起來，顏如玉心頭一震，這人的內家功夫，若非已到了造極登峯境界，那麼軟軟的拂塵，豈能筆直得起來，這老道的功夫顯然在飛天狐之上，他要傷害小白玉，那可真是輕而易舉，她手中劍，登時緩緩垂了下來。

小白玉放開手，却緩緩轉過身去，顏如玉叫道：「小心！」老道一聲冷笑，脚下稍稍挪了挪，筆直的拂塵便成了指正她的前心。只聽飛天狐叫道：「師兄，別傷她，我還得……」

小白玉望望老道，老道鬚鬚已花白了，原來是飛天狐師兄，這就不怪了，顏如玉不禁一蹙眉，她怎會沒想到，這裏原不是飛天狐的巢穴，自然另有同黨，悔不該早早下手，但現下小白玉已受制於他，她空有一身絕世神功，但要她施展開來對敵傷人，那如何能够！

小白玉竟然也不瞧那拂塵一眼，說：「道爺，你是……他師兄麼，那可好了，你輕輕地托着他，抱回觀裏去，我來解救他，你瞧，他剛才又牽動了真力，又受了苦啦，怪可憐的。你！」

小白玉竟然對那兩袖隨時可傷她性命的拂塵，視而不見一般，反而對飛天狐受苦受罪，倒萬分憐惜，那顏如玉氣不是，急得也沒法兒。

說也不信，那老道的拂塵竟也緩緩地垂了下來，但只是那塵尾，塵柄仍然平舉，他那目中的冷焰，也在減退，當真像他的目光一落在小白玉的面上，戾氣不自覺立即就變為祥和了一般。

狐抱了起來。

「她會跟來的，放心。」飛天狐說，對那老道使了個眼色。

此時不走，更待何時，顏如玉冷不防一掠近身，向小白玉的肩膊抓去，不料刷的一聲响，老道一回身，閃電般已執了拂塵在手，向她臂上掃到，說：「要命的，就別管她。」

顏如玉沉眉暴退，那白玉竟叫道：「姊姊，來啊，啊呀！道爺，你怎麼恁地兇霸，你要傷了我姊姊，我可依你們。」飛天狐急道：「你放心，我們不傷她，你是個好心的姑娘，我們怎會傷害你姊姊，姑娘，走罷。」

小白玉說：「真要快些兒走，我還要找師姊哩，顏姊姊，來啊。」

就這麼幾句話工夫，顏如玉的心下已想了又想，便一躍腳跟隨了去，真拿這惡不分，對萬惡賊子也施憐恤的小白玉沒法兒，但想到此來原是爲了張珏，當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何況飛天狐又受了重傷，這老道雖然厲害，小心應付，也不怕他，何況小白玉的兩個師姊早晚會找來。

這一帶連人家也少見，只有這道觀，那穆紅穆容見到了，豈會不來尋找。

那老道得到飛天狐的暗示，果然不理會顏如玉，大踏步走向觀去，顏如玉其實並不知道小白玉的功夫究竟如何，除了無相神功之外，內外功夫究竟也練了沒有，不料那老道在前步步七尺，小白玉跟來却却似不沾塵一般，却是她，脚下還得加勁，才能跟得上。

一會進入觀中，顏如玉眼觀四面，耳

但老道仍然冷笑一聲，說道：「小娃娃，你休在我面前使狡猾，滾過來！」

他那拂塵一擺，顏如玉這面一指，說也難信，立即又筆直起來。飛天狐叫道：「師兄，那女娃娃說的不假，却是這個。這就是那個姓顏的丫頭，雲陽觀就毀在她手中，可不能放過她！」

老道說：「啊！甚麼，她就是！」

顏如玉一見老道的拂塵離開了小白玉的前心，那敢怠慢，叫道：「小白玉，兩個老道都不是好人，快過來！」話出口，個老道都不見了，飛天狐倒地一滾，但閃電般翻身，遞劍，飛天狐倒地一滾，但沒躲開，劍仍刺在他的肩頭，而且見了骨，只聽一聲怒吼，顏如玉已覺一股勁風襲到，來不及再傷飛天狐，斜刺裏竄了出去，只聽小白玉叫道：「啊呀，姊姊，姊姊！」但顏如玉才點地，那老道的拂塵已斜着掃來！本是相距一丈多遠，竟是如影隨形攻到！

顏如玉圈臂推窗望月，不料右臂一麻，震得她虎口火辣辣地，忙不迭挫腰旋身，滑步撤劍，她手中劍鋒利無比，竟不能割斷老道的拂塵，反而震得幾乎脫手，若不是她見機得快，怕不被纏住奪出手去。老道武功之高，顯然不祇勝飛天狐一籌。顏如玉却也不亂，斜刺裏再旋身，已搶到了小白玉身前。

却是飛天狐叫道：「師兄，別……別……」他一條胳膊被血染紅了，連牙關也不敢咬一下，那會不痛得他發抖，顯然是連話也說得明白。

老道便也不向顏如玉這面逼近過來，說：「你先止住血，待我殺了這兩個……」

聽八方，真不信惡道的道觀，竟會如此清幽，庭院中一株古柏把道觀隱蔽了一半，除了一間大殿之外，只得七八間房屋。

老道直把飛天狐抱入丹房，顏如玉一脚跨入，忽然心中一動，小白玉要把飛天狐逆行的脈息扭轉過來，必要一段時間，小白玉自然也不會有事，諒他們也不敢傷害她。那老道也必要在兩人身邊，她為何而來，不趁此時去搜尋張珏更待何時。

她一縮身，不是出房，而是如飛出觀，老道遲疑了一下，只冷笑一聲。

顏如玉繞到觀後，只見觀外都是參天古樹，分明是個清靜的道場，騰身上樹一瞧，一殿而外，只得十來間房屋，亦可一眼望盡，毫無可疑之處，但這夥賊子顯然就在此間為落腳之地，却也無可疑，正當她竄進觀去，驀見那丹房後的門戶大門，那觀中總共幾間房舍，自是一眼就認得出來。

不好，小玉兒在那房中！顏如玉撲進觀去，非但丹房中無人了，她前後一搜，連先前所見的兩個道童，亦不知去向，只有殿中神像前，一燈如豆，剎時間，清幽的道觀，陰森得令她毛骨悚然。

非但張珏不見，小白玉失了踪，連觀中人也突然無影無踪了，饒是她胆再大，那汗毛也根根直立起來，那勁風在山林間發出聲聲銳嘯，入耳也便成了悽厲的大叫，那陰森的觀中，在她眼前，便幻出了幢幢鬼影，她可不是幾番無緣無故地倏忽閃身，把背脊貼着牆壁，待她羞慚的明白，不過是心生的幻覺，相由心生，自由由心而滅，她胆壯起來了。

飛天狐叫道：「不不，不能殺……」老道愕然，說：「你不是說雲陽觀毀在這丫頭手中，現今又傷了你？」

飛天狐嘆氣說：「你要是殺了她，我是說那一個……那一個，我可也沒命，你休要小看了她，她的……無相神功厲害得很，我現今稍稍一用勁，渾身就像刀割一樣。」

他一口氣搶着說出來，那臉上是汗和血不分了，險險要暈了過去，但緩了一口氣，仍又說道：「師兄，你……先替我，止血。」

老道顯然也見飛天狐重傷得厲害，要不止血，那性命就難保了，拂塵一抖，向兩個姑娘一指，說：「你兩個丫頭要敢逃走，讓你們逃出兩里地外，我也擒得你們回來。」他把拂塵向額中一插，走近飛天狐，才一俯身，那意思顯然是先要閉住飛天狐的脈道，顏如玉忙不迭的一拉白玉，說道：「快走！」

不料白玉反手一掙，顏如玉一個踉蹌，却也不是她力道大，而是顏如玉生怕着了她的無相神功，知道她心急之頃，神功就會不自覺發揮出威力，故爾趕快躲開。白玉叫道：「別碰他！」顏如玉急得蹬腳，皆因小白玉向飛天狐那面跑去，老道不知究竟，只道來意不善，長身拔出拂塵，但小白玉輕輕柔柔地，運掌在飛天狐的傷口四周，相隔着半尺，抹了一圈又是一圈。

只見飛天狐吐了口氣，目光從小白玉的掌上，移到那愕然的老道面上，說了，話聲也不抖了，顯然痛苦也沒有了。道：

當真好笑得緊，她敢獨闖江湖，在她的劍亦殺死過那麼多惡賊，在這道觀中，她倒怕了？怕甚麼，真有鬼，她也不怕。但她心下才說不怕，驀地已打了個寒戰，只見那殿傍的一個出口處，現出了一個團白影，不着地的懸空的白影，而且移動，像倏然飄來，兀自在動。

她立即看清了，原來是個人，白影是他的白髻白髮，白鬚鬚又濃又長，飄洒過腰際，髮髻白，衣深色，乍然現身，便成了一團不着地的白影。

顏如玉兀自仍感到心在劇跳，這般無聲的倏忽出現在門口，真嚇煞人。『喂！』她橫劍當胸說：「你……是誰？」既在觀中出現，自也是觀中的人，就不會是好人！她向那人移挪了些，斜斜地滑步，一步，又一步，她也更看得清楚了，是個道人，顏如玉手中劍揚了揚，喝問道：「道觀裏的人那去了？快說！」

那老道不但髮髻皆白，連眉毛也白了，忽然嘆了口氣，但那嘆息聲有氣無力，也微弱得很，顏如玉霍地一上步，劍尖指住他的前心，喝道：「說！」

那老道渾身在顫抖，但顯然是由於年老之故，不是怕她的寶劍，因為老道看也不看她的劍一眼，他說了，話聲也顫抖，道：「女娃娃，你……走吧，快快走……」

顏如玉忙不迭一斜身，因為那老道緩緩抬起右臂來，但她的劍不自覺倒垂下來了，原來他不過是要扶住門邊罷了，並非是襲擊她，對於這樣一個道姑也站不穩，也不能久站的人，她怎能再用劍來指着？

飛天狐已慢慢坐了起來，忙對他師兄點了點頭，又衝着顏如玉這邊，但目光仍對着老道，搖了搖頭，顯然是要他師兄聽小白玉的話，暫時放過顏如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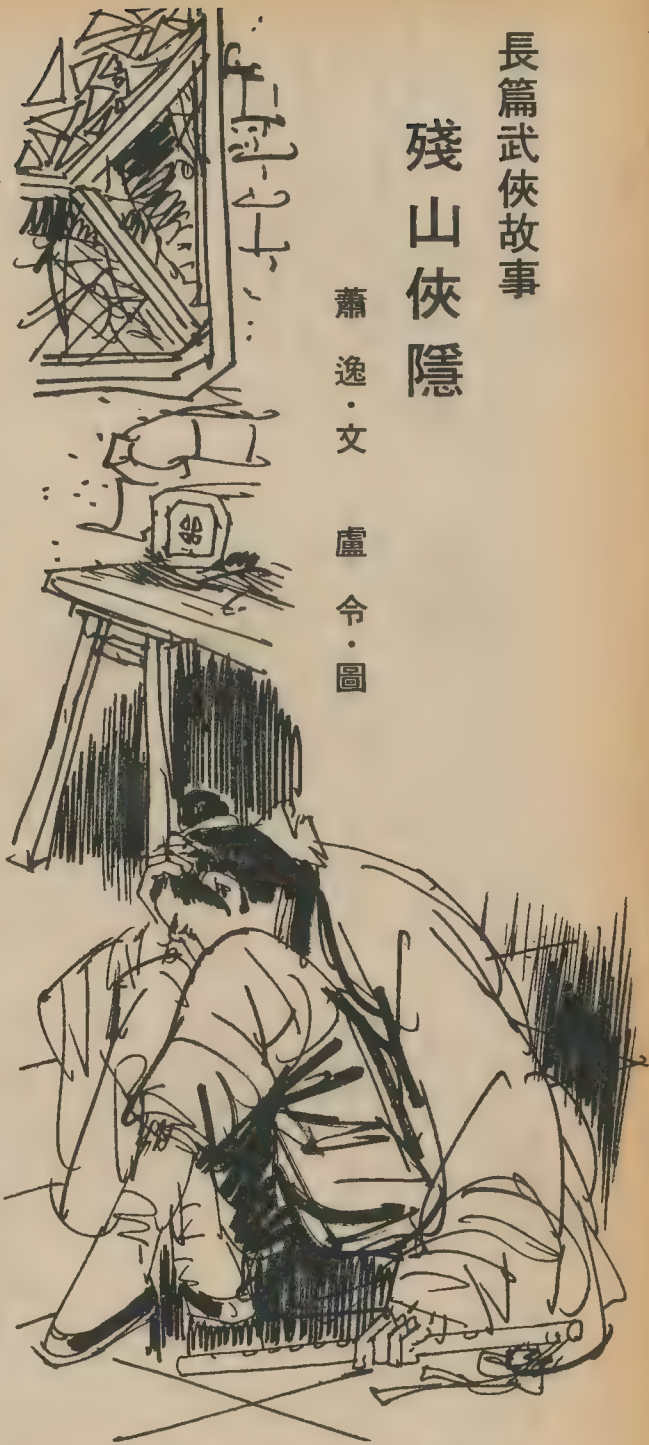
老道當下又把拂塵插在額中，把飛天



## 長篇武俠故事

## 殘山俠隱

蕭逸·文 盧令·圖



## 羣雄盡匯集

## 醞釀爭奪戰

只見阿難子三指向前輕輕一點，石明松如受敵襲，雙臂一振，拔起了七尺多高，身法姿勢，既美且速，很是驚人。

他在空中一個轉身落了下來，阿難子

阿阿笑道：「好了，我已經知道了！」

石明松莫明奇妙，沉聲問道：「老師父這是什麼意思？」

阿難子笑道：「你有一身極好的武功，絕不是沒是師父的人，剛才你出去搶筆之時，我已略有所悟，現在出手一試，就更是明白了！」

古浪這才恍悟，阿難子原來是試探人家的門戶。

石明松臉上有一層憤怒之色，以懷疑的口吻說道：「依老師父看來，晚輩是屬

於何門何派？」

阿難子把那隻小筆放入懷中，笑道：「如果我老眼不花，你師父當是個了不得的人物呢！」

石明松面色一變，說道：「是誰？」

阿難子說道：「看你方才的起縱之術，應該是琴先生的傳授才是！」

阿難子此言一出，古浪及石明松均是一驚，石明松更是面色大變，怔怔的望着阿難子。

阿難子笑道：「怎麼樣？老夫說得可對？」

不料石明松滿面怒憤，狠狠的咬着牙齒，說道：「我不認得什麼琴先生！我更不是他的徒弟！」

阿難子一笑說道：「好吧！就算我猜錯好了！」

石明松面上的神情，仍然充滿了憤怒，好似他與琴先生有着深仇大恨一般。

他靜靜的站了一會，狠狠的頓了一腳，人如飛鴻，極快的越上了那片山坡，一連幾個起縱，消逝在林木之中。

古浪問道：「老前輩，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阿難子說道：「我說的一點不錯，此人正是琴先生最得意的弟子，我在十年前，就聽說琴先生收了一個神童，傳授他的衣鉢，今日一看果然不差！」

他的話引起了古浪很大的興趣，問道：「他為什麼要否認是琴先生的徒弟？」

阿難子皺了皺眉頭，說道：「這一點我也非常不解，剛才我提到琴先生的時候，他滿面憤怒，好似他們師徒間有什麼仇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古浪得

教授他那套十七奇人聯成的劍法及阿難子的武功。又在他手臂上灸上門陀的標記。一天晚上，古浪發覺和尚獨自一人翻上山崖，似與人相約，遂尾隨其後，未幾果有一叫江十念的大漢飛馳而來，門陀命他離開青海，江十念拒絕，便為門陀所殺。一天早上，古浪被一老人搖醒，原來老人乃江湖第一奇人阿難子，是來解救古浪脫於魔掌的，原來門陀和尚乃阿難子的師弟，但生性惡毒。阿難子相約羣老至青海相會，門陀和尚乃費盡心機，要搶奪春秋筆。阿難子有意立古浪為春秋筆的傳人，接掌批斷武林事的任務，並傳他春秋筆法……

恨。」

他們談論了一陣，阿難子說道：「琴先生的弟子已經來了，想必他本人也就來到，我們的時間不多，趕快練功吧！」

古浪連聲答應着，心中却止不住疑付道：「看樣子，阿難子對琴先生也不敢輕視，難道琴先生能與他抗衡不成？」

阿難子再次取出小筆，說道：「這一次我動作更慢些，你要用心了！」

古浪連忙答應一聲，阿難子提高了聲音說道：「我說過這一招之中，含了三式變化，第一式變化名為『百鳥朝鳳』。」

他說道：右掌向上一托，小筆盤旋而起，但是這一次起得極慢，好似有一股力量在支持着它一樣。

古浪全神貫注，由於這次速度較慢，他本就聰明，又經阿難子事先把招式告知

，所以很容易便看了出來。

那隻小筆雖然筆頭亂轉，但是每轉向一處，便向外伸吐一下，好似有人在操縱着一樣。

古浪看得很清楚，這正是「百鳥朝鳳」之式，心中好不駭然。

突然，小筆猛然向前飛出，耳旁已聽得阿難子大聲喝喝：「注意，第二式變化『鳳尾仰風』！」

古浪連忙注意望去，只見那支小筆筆頭已不動，但是筆桿却是左右掃蕩，烏光油油，亂人心神。

緊接着又聽阿難子喝喝：「第三式『銀燕千啄』！」

古浪便見那支筆筆頭向下沉，這一式變化與上一式恰恰相反，筆頭却是一片亂閃，古浪耳旁可聽得一陣陣勁疾的破空之聲。

這時候的阿難子又喝喝：「快把它接住！」

古浪一時福至心靈，驀然悟透，他右臂一伸，以「雲佛手」的功夫，二指如電，向筆尾抓去。

這一次果然奏了效，那支小筆被他穩穩的接在手中，絲毫不感到吃力。

至此，古浪不禁大為感嘆，付道：「我真是福份不淺，遇上天下第一人了。」

阿難子見他把小筆接到了手中，顯得很是高興，笑道：「孺子可教，果然你已經領會到了，現在我再詳細的給你講解一下。」

於是，二人就坐在樹旁，阿難子把剛才的三式變化，詳細細細講解古浪聽。

古浪有此奇人傳授，心中既緊張又興奮，全神貫注，阿難子所說的要點，他都很快的便都吸收了。

阿難子見古浪已完全領悟，站起身來，說道：「好了，現在你自己練習吧！」

在阿難子從旁指點之下，古浪開始練習這使天下羣雄側目的「春秋筆」法。

至於這一代怪傑，為何如此匆忙的，把「春秋筆」法傾囊傳授，那就無人知道了。

他們一直練習到天近黃昏，阿難子才收起了那隻小筆，飄然而去。

古浪自己又練習了一下，也就回房休息。

不一會的工夫，哈門陀就回來了。

他一回來之後，立時把古浪叫了出來，面色嚴肅的說道：「古浪，這些日來你的武功雖然很有進步，但是與我的理想還相差很遠，現在時間不多，你要加倍努力才行！」

古浪口中答應着，心裏很是奇怪，付道：「阿難子也說時間不多，難道為『春秋筆』的大戰，就要發生了麼？」

他才想到這裏，哈門陀又接着說道：「你也很奇怪，這幾天表面上看來平靜無事，事實上，很多討厭的老傢伙都已來到青海了！」

古浪聞言之下，不禁很緊張地「啊」了一聲。

哈門陀接着說道：「哼，他們雖然不露面，但是誰也逃不過我的眼睛！」

古浪忍不住問道：「那個叫琴先生的

人來了沒有？」

哈門陀雙目一閃，兩道白眉向上吊起，說道：「他——我想他是來了，就算沒有來了，也已在此途中，因為我已看見了他的徒弟！」

古浪心中一動，脫口問道：「是不是石明松？」

哈門陀白眉一放，說道：「你怎麼知道。」

古浪心中一驚，知道自己說漏了嘴，連忙接口道：「我以前在江湖上，曾經與他有過一面之緣。」

哈門陀點了點頭，說道：「嗯——就是石明松，他是琴先生最得意的弟子，他既來了，琴先生必然也會來。」

古浪心中納悶，付道：「看樣子哈門陀對琴先生也是頗有戒心的，那琴先生果然是個了不得的人物。」

古浪想着，不禁對琴先生興起了莫大的好奇之心，又付道：「我見不着琴先生，總可以先會會他的徒弟！」

想到這裏，他下定決心，要與石明松一會。

哈門陀又接着說道：「在『哈拉湖』以東不遠，有一處叫『土丘』的地方，你可知道？」

古浪對這一帶地形非常熟悉，立時點頭道：「我知道。」

哈門陀點了點頭，說道：「好的，你現在即刻出發，趕到土丘去，為我打探一下情形！」

古浪奇道：「打探什麼情形？」

哈門陀面上現出一種異樣的表情，略為遲疑，用着急促的聲音說道：「我知道

一般。

今夜沒有月亮，却有滿天的星星。

石明松住在那裏，但不知道琴先生是否也來了，我因為有別的事情要處理，所以只好讓你代我去打探一下。」

古浪正想看一看琴先生是何許人物，同時石明松對他也有一種吸引力，當下立即答應下來。

哈門陀接着又說道：「琴先生若是來了，你一去就會被他發現，但是你不必害怕，好好的應付，必然無事！」

古浪點點頭，心中暗想：「看樣子哈門陀還在怕那琴先生……」

一念未畢，哈門陀又道：「如果琴先生尚未來，你就設法由石明松口中打探一下？」

古浪又點了點頭，返身欲行，哈門陀又道：「三更時分，我們在『哈拉湖』會合，你快去吧！」

古浪離開了「達木寺」，向「土丘」方面飛馳而去。

古浪懷着一顆充滿了驚疑的好奇心，離開了「達木寺」，轉瞬間，就繞過了哈拉湖。

一直到現在，古浪仍然在疑惑不安之中，這兩天來，由於阿難子及哈門陀都在加緊授技，使他意識到，不久便將有重大的事故發生。

由「哈拉湖」至「土丘」不過只有幾里之途，該處只有一片土墟，並無房舍，古浪心中付道：「奇怪，石明松怎麼會住在這裏？」

他一路上施展輕身功夫，快似飄風一般。

今夜沒有月亮，却有滿天的星星。

一般。

今夜沒有月亮，却有滿天的星星。

一般。



古浪猶如一個鬼魅般，在黑夜之中，御風而行，所過之處，草木無驚。

不大會的工夫，古浪已經來到了「土丘」，這只是一座小小的土坡，方圓不過兩三里，沒有一顆樹木。

古浪打量了一下地形，付道：「這裏怎麼會有人住？」

他正在猶豫，不知由何處找起，突然，一陣清越的笛音，隨着夜風，遠遠的傳了過來。

聽到這一曲笛音，古浪如同觸了急電一般，腦中立時浮現出那無頭石人的影子來。

「啊，琴先生果然來了。」古浪心中想着，精神為之一振，立時貫注全神，注意聽去。

但是那笛音却消失了，一陣陣清涼的夜風，使人有一種夢幻的感覺。

方才的笛音清清楚楚，古浪絕不會聽錯，他回想是由北面飄來，於是他提足了氣，一陣急行，已繞過這座小山轉到了北面。

出乎他意料之外，在土山的半腰上，一片窪地之中，居然搭着一小間的茅屋，圓形的小窗戶之中，透出了一片昏黃的燈光。

古浪不禁看得呆了，如果是江湖上的人，在此搭室而居，實在是件頗為怪異的事。

他細意的打量，由那圓形的小窗之中，並沒有看見一個人影，也聽不見任何聲音，心中不禁頗為懷疑，付道：「莫非室中無人不戒？」

但是剛才明明有笛聲，所以古浪仍不敢冒然進入。

他在夜風之中靜立了一會，突然，一曲極為高昂尖銳的笛音，破空響起。

由於古浪這時立處甚近，猛聽之間，不禁嚇了一大跳，付道：「這是什麼曲調，為何如此怪異？」

那笛音起音極高，聽來極為刺耳，所吹曲調又極度的淒厲，令人不寒而慄。

忽然之間，那笛音又突然中斷，恢復了剛才的寧靜。

可是古浪的心情，已經大大的受了激動，久久不能平靜下來。

在夜風之中，他足足的站了一盞茶的時間，那笛音也未再行吹起，小茅屋也是一片死寂，好像根本就沒有人一樣。

古浪的心情完全平靜之後，這才想到自己此來的任務，不禁一驚，付道：「我是來探底的，何以在此發起呆來。」

想到這裏，他壯起了胆子，提足了全身之氣，慢慢的向那小窗走去。

他很快的接近了那個小窗戶，由小圓窗中向內望去。

一望之下，不禁大為驚異，室中的景象，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

室中一盞昏燈，一個年青人，坐在一隅，正是石明松。

他坐在地上，雙腿半曲，把頭埋在兩腿之間，右手反抱着自己的頭，左手着地，手中拿着一支烏黑色的竹笛。

看他這情形，像是一個牢囚，又像是個傷心極度的人，淒清之情令人黯然。

古浪心中好不奇怪，付道：「如此看來，古浪沉入笛音之中，回憶起自己悲慘的身世，一時悲從中來，雖然一再的堅持，仍然止不住淚水長流，不可自禁！」

須臾，曲音又改，由悲轉憤，音韻鏗鏘，宛如敵人入侵，殺家擄人，妻號兒啼，慘絕人寰。

古浪心情激動，若不是強力支持着，早已大放悲聲了。

音調越來越高，恢復了剛才的怨恨之情，古浪沉迷在笛音之中，又情不自禁的興起滿腔悲憤。

他彷彿感覺到，整個的世界，都虧欠了他，每一個人，都欺負過他，一腔熱血，如潮沸騰，想要把每一個人都殺死！

突然，笛音戛然而止，大地恢復了靜默。

古浪淚濕衣襟，悲不自勝，久久不能恢復過來。

良久，石明松低沉的聲音在耳邊響起：「唉——如此看來——古兄，你也是傷心之人啊！」

古浪這才驚覺過來，睜開了眼睛，見石明松坐在床側，手持竹笛，面上掛着一絲淺笑，似乎一些也沒有感懷身世。

古浪有些不好意思，連忙用衣袖拭去淚痕，尷尬的說道：「石兄吹得好笛，小弟衷心佩服！」

來，他必定有一段極為傷心的身世，我何嘗不是？可是我並沒有像他這樣呀？」

石明松一直匍匐在那裏，雄壯的肩膀，不時的聳動一下，好似在哭泣。

俗云「惺惺相惜」，古浪莫明的對他產生了一股同情之心，鼻頭酸酸的，幾乎落下淚來。

他用着低沉的聲音說道：「明松兄，因何在此獨守孤燈？」

石明松驚然一驚，霍然站起，昏黃的燈光，照着他冷澀的面孔，一雙明亮的眼睛，注視着古浪。

他面上浮現着一種令人難解的笑容，說道：「哼，你好俊的功夫，我一些也沒有發覺。」

古浪微微一笑，說道：「並非我輕功好，乃是你沉思入夢了！」

石明松點了點頭，說道：「也許是的吧，你來此作什麼？」

古浪見他神情冷漠，有使人難以親近之感，當下微微一笑，說道：「明松兄，你可否容我入室一談？」

石明松略為沉吟，說道：「你既然來了，就進來吧！」

古浪立時離開圓窗，轉到正門前。這間小茅屋並無門扉，只掛了一塊布簾，古浪掀簾而入。

屋內只不過丈餘見方，除了幾件細竹編成的桌椅外，只有一張木板搭成的牀，別無他物。

古浪入屋之後，石明松擺了擺手，說道：「請坐！」

他的神情，依然是冷冰冰的，目光也天下之人，只有琴先生能吹笛不成？」

古浪不禁吃了一驚，付道：「怎麼一提起琴先生，他就如此暴怒？」

這時石明松的表情非常可怕，只見他劍眉飛挑，一雙星目閃閃發光，好似古浪提及之人，是他的生死仇敵一般。

古浪見狀說道：「不是琴先生所授就罷，石兄何必如此憤怒？」

石明松的怒氣，仍然未能平息，他咆哮着說道：「以後你在我面前少提起琴先生。」

古浪不禁有些不悅，說道：「石兄，你年紀輕輕，為人却是如此怪異，真使小弟不解！」

古浪話才說完，突聽屋外一個蒼老的聲音接口道：「孩子！這麼多年了，你那怨憤之氣，還未消滅嗎？」

古浪及石明松聞聲同時一驚，二人不約而同地，雙雙一見身子，由小門之中搶出屋外。

靜靜的黑夜之中，並沒有一個人影，古浪提高了聲音，說道：「什麼人？」

未見有人回答，古浪正要再次喝問，石明松突然低聲說道：「什麼人？」

未見有人回答，古浪正要再次喝問，石明松突然低聲說道：「不必問了，此人我認識！」

顯得死板，好似有着極深的心事，而無法開脫。

古浪坐到一張椅子上，石明松却走到桌邊坐下，說道：「古兄有什麼事，請直說無妨。」

古浪一時之間，反倒說不出話來，石明松閃亮的目光，一直注視在古浪臉上，使得古浪感到些微的不安。

石明松又說道：「怎麼？古兄此來只是為了欣賞夜色的麼？」

這時古浪已經想好了要說的話，微微一笑，說道：「今晨一晤，未暇暢談，小弟一人久居古廟，實感無聊，所以乘夜來訪。」

石明松發出一絲微笑，說道：「你如何知道我住在此地？」

古浪一怔，隨即道：「我只是順便找找，想不到果然找到了。」

石明松微微一笑，不再說話，古浪也覺得自己的話有點勉強，於是道：「石兄在此居住多久了？」

石明松用着低沉的聲音說道：「三天以前來到此地。」

他說話之時，一雙明亮的眼睛，始終注視在古浪的臉上，古浪感覺很不自在，一時再想不出什麼話來。

沉默了一陣，始又道：「如果我猜測得不錯，石兄你來青海，大概是為了春秋筆吧！」

石明松嘴角帶起一絲淺笑，說道：「不錯！目下不少江湖人，都是為了『春秋筆』來到青海，你大概也不會例外吧？」

古浪一笑說道：「不錯！我也為了春秋筆而來。」

於光綫太暗，只見他頭白髮，面貌却是一些也不清楚。

古浪大為驚訝，注目問道：「你是什麼人？」

那老人沒有立即回答，向古浪揮了揮手，古浪只覺一股莫大的勁風，撲面而至，不禁大吃一驚，連忙向旁閃開。

老人以不耐煩的聲音說道：「沒有你的事！我是來找我兒子的！」

古浪驚訝萬分，望着石明松，付道：「原來他有父親，為何還要如此傷感身世呢？」

只聽石明松說道：「老先生，你恐怕認錯了，我乃是無父之人！」

那老人發出一聲長笑，說道：「孩子！人生天地之間，焉能沒有父母……」

話未說完，石明松已然怒喝道：「老先生，你我素不相識，若再戲言，恕我要無禮了！」

古浪在一旁看着，心中好生不解，付道：「這是怎麼回事？世上豈有強認兒子之理？」

老人聽了石明松的話，沉默了一下，最後輕輕的嘆了一口氣，說道：「唉——我千里迢迢跟你到此，一路上諸般照料，難道你的心是鐵石鑄成的不成？」

石明松的臉，依然不帶一絲感情，他冷冷的說道：「你不必多說，多說也是枉費口舌！」



見一樣。

古浪很想問他兩句，見狀也問不出口，不料那老人突然對他說道：「喂！你叫什麼名字？」

古浪仰起了頭，說道：「我叫古浪，你是什麼人？」

老人把古浪的名字，低聲的念了一遍，說道：「我這麼大年紀了，還要名字作什麼？」

古浪心想：「怎麼這些老人，都是這般古怪？」

老人接着又說道：「古浪！這是我們的家務事，你在此大有不便，還是趕快離開吧！」

古浪內心甚是不悅，說道：「我才來不久，還有些話要與石兄交談，你憑何趕我走？」

老人大怒，提高嗓子叱道：「快走！不要惹我生氣！」

古浪也是烈性子的人，聞言不禁更氣，說道：「你們若是父子，他為何不認識你？」

老人聽了這話，立時暴怒起來，喝道：「大胆的小子！如果你再不離開，我要教你吃苦頭了！」

古浪不禁大怒，正要反駁，石明松突然壓低了聲音，向他說道：「古兄，你我萍水相逢，犯不上為我得罪他，還是離開此地吧！」

古浪搖搖頭，說道：「不成！現在已經成了我的事了！」

石明松還未說話，樹枝上的老人，已經叱道：「好狂野的小輩！你真要惹我發怒麼？」

怒麼？」

石明松面上有些焦急之色，低聲道：「不必與他爭，快走……」

古浪大聲叫道：「我從未見過這等無理之人，有什麼本事，儘管讓他使出來了！」

古浪話出如風，石明松想攔也攔不及，不禁皺着眉頭，說道：「這是你惹出來的事，我可幫不了忙……」

古浪心中很是憤怒，說道：「自然不干你的事，你回房去好了！」

話才說完，老人在樹上一聲喝叱，說道：「松兄少與他噓囉！」

說着，霍地站了起來！

他偌大的身子，站在小樹之上，夜風吹動着他的衣褲，發出了忽嚕嚕的聲音。他的上半身，整個的隱在樹枝葉叢中，看來很是恐怖。

古浪雖然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但是由他的身子看來，想必是一個厲害無比的人物。

這時的空氣突然緊張起來，石明松退至一旁，一雙明亮的眼睛，不時的望望老人，又望望古浪，好似在為古浪擔心。

古浪雙目注視着老人的一舉一動，防備他的突然出擊。

那老人由於頭臉隱在枝葉叢中，所以看不清是何表情。

這情形維持了約有半盞茶的時間，那老人始終是一動不動，但是石明松的表情却越來越緊張，古浪心中已是驚疑不定。

突然，一聲長嘯發自頭頂，古浪便聽石明松急道：「古兄留意！」

古浪抬頭望時，老人有如巨鶴凌空一般，疾如閃電，由樹幹上向自己撲來。

只看他這來勢，古浪就嚇了一大跳，還未端詳，老人已想來到當頭，兩隻巨掌，直向他頭頂按下！

古浪不禁大驚，一時之間，竟不知如何化解。

老人的一隻巨靈怪掌，離他的頭頂尚有半尺之遙，一股驚人的掌力，已經湧逼而至。

石明松在旁大叫道：「快向左遁！」但是古浪已經來不及照着他的話去作了，百忙之中，想起自己在湖畔所習的功夫。

於是在電光火石的一刹那，身子猛然向下一沉，矮下了半尺。

他並未向左閃避，身子一個轉，竟然閃向了右邊，右邊掌力最厚，但是由於古浪身法很快，所以絲毫未曾受傷。

古浪躲過了這一招，石明松大感意外，輕輕的啊了一聲。

那老人也很驚訝，身子一旋，落下地面，口中「噢！」了一聲，說道：「噢——孩子，你是何人傳授的？」

古浪悍然的搖着頭，說道：「我沒有師父！」

老人發出一聲怪笑，說道：「你們二人，一個自稱無父，一個自稱無師，都是自欺欺人！」

這時古浪才看清了老人的面貌，一張長長的臉，雙目如鈴，鼻子極塌，却有着大嘴，雪白的牙齒在星光之下閃閃發光。

他的相貌很是兇狠，不見一絲祥和之氣，古浪心中暗驚，忖道：「以他這等相貌，要說是石明松的父親，也確實令人難信。」

古浪想到這裏，那老人又說道：「你如果說出了師門來歷，我或能放你一命，小子！你可別胡塗了。」

古浪搖了搖頭，說道：「我一身武藝，均是無師自通，你若不信，我也無可奈何！」

那老人聽了，一雙銅鈴般的眼睛，立時又睜大了許多，令人感到一股寒意。他用着經過壓抑的聲音說道：「我是看你出手，有故人之風，故才想問明一下，你若再執迷不悟，少時就要後悔了！」

古浪向石明松望了一眼，見石明松一再的向自己使眼色，好似在勸自己依從似的。

老人又接口道：「你若真是故人之後，我或許還可給你一點好處，現在快告訴我，你師父何人？」

古浪一笑便道：「要我說出師父也可，但得你先告訴我，你是什麼人物？」

那老人的兩道白眉，本來已經放下來了，聞言不禁又吊起老高，叱道：「好個狡猾的小子！」

他一言甫出，巨靈般的手掌，再次拍出，排山倒海般的勁力，立時向古浪當胸湧到。

古浪那敢硬接，身子一晃，向右方閃出一丈多遠，冷笑着對他說道：「看你能逃我幾招？」

語畢，二指如電點向古浪的「眉心穴」。

要試你一試！」

古浪知道，對方再次動手，比起方才，必然更要厲害得多。

他加強戒心，全神注意着老人的一舉一動。

老人說完了那幾句話，雙目如明燈一般，注視着古浪，好似在等他說出實話似的。

古浪仍是一言不發，注視着老人，心中暗思應付之策。

老人等了一陣，見古浪一些也沒有實說之意，兩道白色的眉毛又漸漸向上聳起，眸子裏閃出了一點凶光。

最後，冷冷的說道：「好小子！我定要你說出實話來！」

語聲才一落，身子已如狂風一般，疾撲而前。

這一次他的身法更快，一雙巨掌以雷霆萬鈞之勢，向古浪頭頂壓下！

威勢之猛，真是驚天動地，彷彿山河倒傾，日月為之昏暗！

古浪如果不是身受，真不敢相信世上竟有這麼渾厚的掌力，一時驚嚇得不知所措。

在老人的預料之中，古浪是絕對難逃這一擊的，但是古浪自幼習武，天賦異稟，應急才能，每出一般人想像之外。

只見他身子猛然一個旋轉，足下「八卦步」，竟轉到老人背後。

接着，一舒猿臂，二指如電，反而點向老人的「志堂穴」！

這一來，老人更是又驚又怒，他暴喝道：「你居然敢還手！」

一語才畢，古浪的二指，已經點在他的背上！

古浪正要加點勁力，突覺老人穴道之中，一股極強的力量反彈出來，心中不禁大吃一驚。

他連忙收掌側步，已然不及，腰眼一麻，再也支持不住，撲地栽倒。

古浪倒地之後，便聽老人一聲冷笑道：「小子！這番要讓你多吃些苦頭。」

說罷，二指一駢，便要向古浪脅下點到。

古浪倒在地上，動彈不得，眼看老人二指如電，點了下來，只有閉目暗嘆：「唉！想不到……」

不料他一念未畢，突然一股急風來自後方，同時響起一聲喝叱道：「老頭兒，你好大的胆！」

緊接着，古浪但覺全身一麻，人便昏死過去。

天色將明之時，古浪悠悠醒了過來，發覺自己睡在禪房之中，身上只穿了一件中衣，胸間微微有些酸痛。

窗外淅淅瀝瀝落着細雨，寒風一陣陣的透窗而入。

古浪閉上了眼睛，默思了一陣，才想起了昨夜發生的事情。

他心中很是詫異，暗暗忖道：「是誰把我救回來了？那個怪老人究竟是什麼人物？」

正在疑思之際，哈門陀推門而入，他身上盡被細雨淋濕，進房之後，隨手取過一塊白布，擦拭着身上的水漬。

他一面擦身，一面說道：「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和他動手？」

古浪趁機說道：「他？他到底是誰呀？」

哈門陀哼了一聲，顯得很氣惱的說道：「鬧了半天，你連他是誰還不知道？他就是琴先生！」

古浪不禁驚然一驚，由牀上翻身坐起，說道：「什麼？他就是琴先生？」

哈門陀坐到椅子上，說道：「我騙你作什麼？」

古浪心中感到很失望，他原以為，琴先生必定是個文雅的書生，沒有想到竟是這樣一個怪人！

這時哈門陀又道：「我辦完事之後，見你還沒有回來，便趕了去，幸虧我有此一行，不然你就沒命了！」

古浪甚是氣憤，說道：「琴先生既是江湖上知名之士，難道他就這麼隨便亂殺人不成？」

哈門陀哼了一聲說道：「這年頭誰還講這些？你快起來，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訴你！」

古浪匆匆下床，隨着哈門陀來到了前殿。

他們分別坐下，哈門陀正色的說道：「現在時間非常逼急，各路人物都已到了『哈拉湖』，為春秋筆而起的一場大戰很快便將爆發了！」

接着又說道：「據我所知，阿難子也該到了哈拉湖了。」

古浪一驚，脫口道：「啊！你可曾見到他？」

「手法快得出奇。」

古浪心中大驚，因為這是他生平僅遇最厲害的點穴法。

二指離開還有老遠，已然強風壓頂。古浪被逼得只有後退，但是老人何等神速，一步跨上，五指箕張，又抓古浪前胸，這一招更有龍虎之威，古浪幾乎被他那顆大白頭嚇昏了！

這時石明松也嚇呆了，大叫道：「你還不快躲？」

就在這電光火石的一刹那，古浪上身猛然向後一仰，足下不動，整個的身子已經倒了下去，眼看就要摔在地上，却突又好似流星鎗似的，貼地直射，飛出一丈以外。

這一招可謂神妙快速，出人意表，老人面上霍然變色，說道：「啊！又是一招故人之技！孩子，告訴我，你師父到底是誰？」

原來剛才古浪施展的，正是他日夕苦練的「石影之技」，危急之下，自然而然的應用出來。

石明松顯然也被古浪的身手所震驚，他睜大了一雙明亮的眼睛，又驚又奇的望着古浪，一瞬不瞬。

老人見古浪不答，沉聲喝道：「我問你話，你沒有聽見麼？」

古浪心中一動，答道：「好！既然你一定要問，我就告訴你！我師父就是大名鼎鼎的琴先生！」

老人聞言先是一怔，隨即發出一陣狂笑，說道：「哈……就你剛才那兩招看來，倒確有些像是琴先生的弟子，不過我還



# 古龍 兩大鉅著

## 即將出版！

陸小鳳全套港幣27元·楚留香全套港幣18元



第一流印刷·  
第一流小說  
最低廉代價·  
最高尚享受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電話H-488261 (10線)

哈門陀臉上掛上一絲仇意的笑容，說道：「哼！我不必見到他，他今日不來明日必來，這一次，春秋筆的主人，勢必要易人了！」

古浪強自鎮定着，說道：「江湖上這麼多人，都是來搶春秋筆的嗎？」

哈門陀接口道：「你來此苦練武功，不也是爲了『春秋筆』嗎？他們又怎能例外？」

他說着，霍然站起，來回的踱着步子，情緒顯得很不穩。

古浪見這情形，知道他有重要的話要說，耐着性子等聽下文。

哈門陀踱了一陣步子，接着道：「我現在告訴你一個事實，無論來了什麼厲害的人物，那支春秋筆都必將爲我所得！」

古浪聞言又是一驚，哈門陀又繼續說道：「我告訴你，阿難子是我的師弟，我們二人的武藝是一師所傳。」

古浪雖早已知道，但也裝出驚訝的樣子，說道：「啊！原來他是你的師弟！」

哈門陀的面色越來越難看，接着道：「多年前，我因犯了師門之戒，被先師懲罪，十五年中，不准與人動武較技，所以『春秋筆』才落到他的手中！」

古浪驚道：「十五年……現在過了幾年？」

哈門陀目光望着簷前雨絲，說道：「十三年了！這十三年來，我受盡了欺凌，從不反擊，因爲我緊守着先師的遺訓！」古浪聽到這裏，付道：「如此看來，他倒是個頗有信守之人。」

哈門陀接着又道：「所以上一次『達

木寺』之戰，我沒有參加，這一次我本來也不想參與，因爲距我戒期屆滿之日，已不過只有兩年時間，我不願爲了春秋筆，而毀了我十三年的苦守！」

古浪問道：「那麼你現在怎麼到『達木寺』來了？」

哈門陀目光一閃，說道：「我正要去訴你……因爲我有一件未了之事，十三年來，無時不牽掛在心，現在事情有了變化，我已經沒有辦法再等兩年了！」

古浪睜大了一雙俊目，問道：「那麼——你可是要毀戒了？」

哈門陀踱到門口，望着灰濛濛的天，搖了搖頭，說道：「不到萬不得已，我是絕不毀戒的！想不到我初來『達木寺』的時候，就遇見了你！」

古浪聽到最後一句不禁精神一振，因爲哈門陀即將說出傳授他武藝的原因和目的了。

哈門陀回過頭來，以雙閃電般的眼光，盯在古浪身上，半晌才說道：「我一生未曾收徒，所以在此緊要關頭，找不着爲我效力之人，那天我一見到你，便知道你必是爲『春秋筆』而來，所以臨時想到了辦法，傳你絕技，由你動手，事成之後『春秋筆』借我一用，然後永遠歸你！」

古浪這才明白，原來哈門陀打的這個主意。

哈門陀見古浪沒有什麼反應，又接着說道：「可惜時間不夠，我無法把你造就出來，現在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你動手之時，我在暗中助你，不過這樣做仍是很困難的……」

他說到這裏，皺了一下眉頭，思索了一下，又道：「因爲這次所來的人雖然不多，但無一不是頂尖的厲害人物，尤其是琴先生……如果我自己能動手，自然沒有問題，但是借你之手的話，就大不相同了！」

古浪心想：「若是沒有你，我也要爲春秋筆拚死呀！」

想着，脫口說道：「我不怕困難！」

哈門陀嚴肅的臉上，現出了一絲笑容，說道：「好孩子！我知道你會盡力的！屆時他們一發現我出現，必定大爲吃驚，每一個人都會緊緊的跟着我，那時將是你的機會，不過……你得了春秋筆之後，若是不念我相助之情，另生二心的話，那你就……」

古浪裝出氣憤的樣子，說道：「你把我看低了！」

哈門陀道：「但願如此……現在唯一令我頭痛的，就是我師弟阿難子了！」

提到了阿難子，古浪心中一動，問道：「阿難子怎麼樣？」

哈門陀突然嘆了一口氣，說道：「唉！若說阿難子，對我倒是很好，他的一身武功，還在琴先生之上，自從得了『春秋筆』之後，比我也還要高上許多……」

古浪聽到這裏，不禁又驚又喜，但對於哈門陀也增加了不少戒心，付道：「如此看來，哈門陀的武功僅次於阿難子，而在琴先生之上！」

哈門陀又道：「我與他同門學藝，自幼一起長大，雖然性情不投，他對我倒是很敬重的，十三年來，格於師命不相往來

，但我亦不便爲『春秋筆』……」

他說着，似乎發覺自己說得太多，突然停了下來。

但是古浪原是聰明絕頂之人，已然悟知了哈門陀的意思，是想借自己之手，把阿難子害死。

他在暗中這樣想，表面一些也沒有露出，仍聚精會神的聽哈門陀繼續講下去。

哈門陀說道：「好了！大致的情形你已知道，往後一切看我指示行事，昨日你已與琴先生交過手，應該知道厲害，此外況紅居等人，也無一不是江湖上最厲害的人物，弄不好便要丟性命送掉，萬萬不可大意！」

古浪口中連聲答應着，心裏却盼望哈門陀趕快離開，好與阿難子會面，聽取對策。

但是哈門陀今日却不出外，命古浪練習所傳功夫並特別不厭其煩地詳細講解。古浪着急也沒辦法，只得耐下心來。

一直到了正午，哈門陀才叫他停止，說道：「休一會息，吃完午飯再來！」

上午的時間，古浪不但練習了「石影之技」，同時也把哈門陀所傳的功夫，練到得心應手，心中很是高興。

但是他一直惦念着與阿難子見面，有哈門陀在此，阿難子是不會出現的。

古浪正要除去濕衣再行進食，哈門陀說道：「作什麼？換了乾衣服，少時還不是淋濕，不要換了，快吃飯吧！」

未完



# 金牌馬爹利

## 送犀飛利大班筆



凡買大號金牌馬爹利  
V.S.O.P.干邑拔蘭地一枝，  
隨即附送美國犀飛利  
大班筆一枝，可換筆芯，  
香港零售價超過\$10。  
美國犀飛利大班筆，  
夠型夠醒，飲金牌馬爹利，  
即可先得為快！

飲金牌馬爹利，心想事成